

說部叢書

第一集第二編

經國美談

商務印書館

譯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279B

說部叢書 第一集
第二編

經國美談

中國商務印書館印行

經國美談目次

前編

- | | | |
|------|-----------|-----------|
| 第一回 | 老儒者高談史事 | 小兒童大觸熱腸 |
| 第二回 | 二強國日就衰頹 | 兩英雄密商國事 |
| 第三回 | 英雄避難走阿善 | 壯士傷心哭故人 |
| 第四回 | 入公會名士就縛 | 借外兵奸黨橫行 |
| 第五回 | 明月夜漁父救恩人 | 公會堂壯士憶亡友 |
| 第六回 | 灑熱血鼓動會民 | 阻援兵偷安旦夕 |
| 第七回 | 巴比陀古殿談逸事 | 安度俱夾道遇歹人 |
| 第八回 | 佳人遇名士分外留情 | 奸賊戮正人神人共憤 |
| 第九回 | 美人暗救英雄 | 志士潛居村野 |
| 第十回 | 眈眈虎威強迫阿善 | 侃侃正論鼓激會民 |
| 第十一回 | 英雄熱心走險計 | 壯士鄉村擊不平 |

第十二回 山中春雨隱士高言

月下歌聲主僕相遇

第十三回 英雄獄中修理學

安重牢內救志士

第十四回 比留利奉使入阿善

巴比陀李府會故人

第十五回 賢士說治亂往復寄書

英雄察機宜數言決計

第十六回 名士決死歸國都

懦夫發書阻危計

第十七回 志士都門遇難

奸人星夜馳書

第十八回 志士扮喬粧入席

英雄傳假使呼門

第十九回 都民夜半驚警鐘

賢士廟前定都署

第二十回 行功賞國內歸清平

奮霸威大舉伐齊武

後編

第一回 議戰守大開軍政局

聯邦交重爲異國遊

第二回 齊武使臣歸國

阿善暴民作亂

第三回 入公會慷慨就難

得急報倉卒退兵

第四回

蘭摧柳折名士傷心

鬼怒人怨梟雄得志

第五回

弗拉太甘言說斯將

蘇方度夤夜襲阿都

第六回

智猛周村中訪隱

解武利河畔駐軍

第七回

傳檄遠近義正詞嚴

轉戰街前正與邪仆

第八回

國微兵弱都城重被圍

弱從強衡同盟初起點

第九回

佈死陣阿軍逸待勞

突重圍齊將寡破衆

第十回

英雄湖上遇奇人

慈母燈下誡少女

第十一回

斬驍將奇計奏功

爭東海水師獲勝

第十二回

憐薄命兩結偕老緣

開邊釁忽來不測禍

第十三回

愛壯志老王釋虜

徵軍費兩國啓隙

第十四回

志定乘亂敗斯兵

齊武藉端滅弗國

第十五回

各國厭亂弭兵

英雄奉節赴會

第十六回

亞世刺氣凌列國

威波能面折斯王

第十七回

陰人乘機肆邪言

強國藉端逞野志

第十八回

神武軍喪服出都門

副總督帳中夢冤鬼

第十九回

齊將誓死決戰

斯王負傷喪命

第二十回

新興國一戰張霸威

老霸王數言振國氣

第二十一回

斯波多無力鎮南部

烏卡舊乘勢結聯邦

第二十二回

報舊怨聯軍圍都

望軍容老王興嘆

第二十三回

英雄定計築新都

名士公心犯國法

第二十四回

壯心冒險英雄陷危地

敗軍需救踐卒統兵權

第二十五回

王后多情英雄解難

霸威遠振名士成功

經國美談前編

第一回 老儒者高談史事

小兒童大觸熱腸

却說昔日希臘國齊武都有個學堂，那學堂的教習鬚眉皓白，年約六十餘歲，學生七八人，都不過十餘齡，一日夕陽西下，學課已完，那些學生一齊向先生道：「今日功課既完，閒暇無事，請先生講一二故事聽聽。」時學堂塑有幾個偶像，先生因指著內中一個道：「這人名叫格德，乃我鄰阿善國的賢君，他那些事跡，膾炙人口，真可羨慕。今講其大概與你們聽聽。」這些學生都齊聲道好。那先生講道：

自今八百年前，我鄰阿善國因有小故，和那個斯波多國開戰，斯波多軍威強大，連戰皆捷，直逼這阿善的都城。那時阿善之危亡，近在旦夕，爲阿善國王的卽是這格德。格德性質善良，臨此危亡時候，想起國民如何方能不被他人滅亡，保守獨立，越想越憤，心膽俱碎。那時有個神廟，最有靈驗，百姓無不尊敬。這廟在山林深處，幽邃無比。諸國有大事時，常向這廟神問吉凶的。原來這斯波多舉兵時，亦曾向這廟神問來，神降下一占，乃云不殺阿善王，可獲大勝的意思。這回格德聞知此事，心內自

己思量道、我爲君王、不過是替民謀安樂而已、若這事果眞、擲我一人之命、即可令敵人違了神占、不得獲勝、豈非捨我一人、得救許多國民麼、以我一身、比較阿善全國得獨立之利、不啻九牛一毛、甚麼要緊、今堅意與敵決一死戰、豈不好麼、又怨我若是和他們開戰、倒有許多軍士衛護、不容易死、不如我一人入敵爲妙、躊躇片時、卽於這夜密穿賤人衣服、單身臨敵營、那斯波多兵士、不知是誰、只道是阿善的甚麼偵察奸細、紛紛殺來、可憐千古未有的賢君、爲這些兵士殺死、明早、敵營察知有異、檢視他的身體、殊不是賤軀、有人認得是阿善王的、于是舉軍大驚、都以爲殺敵的國王、上違了神讖、恐不能取勝、又以爲他的國王、尙這般拚死、他的軍兵、更不待言、故軍氣大挫、軍心先亂、這邊的將士、見國王尙且這樣、無不激厲、士心益振、勇氣百倍、那斯波多料不能取勝、收軍而還、因此阿善得免滅亡、反漸漸國富兵強、不數年仍爲列國的盟主、如此豈不是出這格德王的恩惠麼、我們國人、見他捨身救國、慕他的美德、也爲他立個像放在這處、眞個可羨可佩、

這先生說畢、又指著一個新的偶像道、這叫士良武、也是阿善國的名士、你們想都

知道這阿善數百年前是、好好一個共和政治的民政國後、來慢慢衰弱及、至距今三十年前、執國柄的都是不正的人、三十餘奸黨、聯爲一氣、廢古來的民政、倣與國斯波多的弊法、照他的樣子、改作寡人政體、把那些企望古來民政的人、一一處以嚴刑、那些富有財產的人、無端又被籍沒入官去了、暴惡無道、至於此極、真正是阿善人不幸、忽遇此黑暗的時代、那三十奸黨、專政柄不過八月、所冤殺的人、比前回披旁列沙大戰、更爲殘酷、那時候阿善有志的人、都逃脫本國、避難他鄉、來慷慨到我們齊武的也很多、那三十奸黨、威勢更加大熾、那時有個偉人、就是這士武良、有大節、以救濟人民爲己任、常想救國人於塗炭、恢復舊來的民政、這回遭此變故、落魄他國、也到我邦、那三十奸黨、仗斯波多的威勢、脅逼我邦、要我邦交出士武良等、那時我邦人憫他們的志氣、仗義不許、那士良武等日夜籌畫恢復的計策、熱心難遏、卽捨性命、與同志七十餘人、揭竿舉事、襲阿善邊境、出其不意、破比利天的小砦、傳檄四方、那些有志者漸漸聚集、卽得七百餘人、那三十奸黨、聞著這事大驚、倉皇率軍禦擊、這義兵不過數百人、何能抵禦、士良武乃鼓勵各人、感動義憤、無不一

以當百、大敗奸黨、更傳檄遠方、志士來助、日益增加、直進兵至阿善的都城、三十奸黨發兵在路上要擊、又大敗之、乘勝直取比留都城、恰好離城不遠、那城內人民、一齊舉事、迎士良武等入城、共剪除奸黨、再復舊政、仍變爲共和民主國、你們看他的功業如許偉大、手段如許高強、所以慕他敬他愛他佩服他、也新爲他立像於此、大凡人生在世、總要立些功業、施些惠澤於後世、你們看這兩個人、本國的人尸祝他、外國的人羨慕他、百世以後猶懷然有生氣、較之那些草木同腐的妾婦賤丈夫如何、你們試想想、還是爲英雄好、還是爲妾婦賤丈夫的好、這先生說畢、見日已西沈、天色近暮、即便放學歸去、不題。

且說這些童子、聽聽先生所講許多英雄豪傑的事跡、不覺心花怒發、觸起熱腸、無不振奮、內中也有笑的、也有憤怒的、也有默然無言的、原來這笑的、想起名士成功、奸逆翦滅、國成民主、不禁大快而笑、這憤怒的、想起那時奸黨橫行、殘酷無理、恨不一口吞了他們故、不覺憤怒這、默然的、想起那時我處其境、將如何布置、故默然沈吟、這些童子各自出神、不表、單說內中有一個年紀最幼的、因此感觸、不覺懷然道、

諸兄、這兩個人中、我所最佩服的、尤莫過這士良武、若我成人後、遇三十奸黨這般的事、一定捨身救人民、如這士良武、諸兄、以爲何如、諸童齊聲應道、不錯、我們大家都應學士良武這般方好、內中那始終默然的、徐徐向各人道、萬一不幸遇這般的奸黨、固想要學士良武立些功業、然自己想立功業、便要國內有亂、則未免悖於道理、與其我們立功業、甯可國家不生奸黨、原來這羣學生中、祇有一個年紀略長已十六歲、識見稍高的、他見各人已打動豪傑的心腸、恐因此生幸有機會的念頭、遂道、祇願國家亂、不願國家治、那更不好了、原來此人發這議論、也是補其不逮的意、思、這人說畢、又有一個略魯鈍的、大聲言道、要立功業、卽願國有亂、固屬違悖道理、然何國沒有國難、沒有奸黨出來、祇要我們肯捨身救國、怕沒有事情麼、這幾個兒童、且講且笑、各自出神、也有拍案的、也有怒目的、也有俯首的、其神不一、別人看了這樣、無不好笑、他們不知不覺、評論這宗史事、也不管無心肝的人竊笑了、

看官、你道這些童子是誰、那起先發言的那個童子、叫巴比陀、才略拔羣、人品優美、後來和各名士、芟除齊武的好黨、振興齊武的國勢、使齊武立於列國盟主的地位、

那第二發言的叫威波、能寬厚深沈、善於用兵、後來與各名士擴張國勢、破強敵、歷史稱爲希臘第一流人物、盛德的名士、那第三個發言的叫瑪留、樸素質直、從善如流、視死如歸、武藝絕倫、勇力無比、與各有志的人、共振興國勢、其餘一叫勢應本、一叫邊利仁、一叫彼留利、一叫加倫、一叫圭皮度、一叫多莫俱、都是後來奔走國事、奏偉功的人、原來天生這般名士、原欲興隆齊武的國勢、使他立於盟主的他位、你看他們當童子時、聽著先生一番議論、感動熱腸、後來都能建功立業、可知是非凡的了、正是

獨立之氣、人所自有、一遇感觸、不能遏止、

這是他們小兒時的事、他們後來的功業、都因這番熱腸提振出來、故這便當個起點、欲知他們如何建功立業、受苦歷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二強國日就衰頹 兩英雄密商國事

却說那些人所生的地方、不俱係希臘國的齊武麼、後來他們所立的功業、也在齊所、武以要先說明希臘是個怎麼的樣子、那希臘國自古來卽有無數小邦、不相統

屬內中最強盛爲盟主的，是斯波多及阿善兩國，這阿善是百姓作主的政體，那行政部有九個行政官，由人民公舉，那立法部有五百個代議士，分公會及人民公會二種，這般樣子叫作共和政體，這斯波多不同，古來是人君作主，百姓也可以參議的政體，那行政部有兩個國王，又有世襲的國老院，那司法部有幾名彈正官，由人民公舉，也能彈劾百官百司的過失，也有大權，那立法部，雖有人民的公會，祇能議政法可否，這般樣子叫作立憲政體，這是他們兩國的制度不同處，兩國的國情風俗，斯波多人民質樸武勇，最長於陸戰，阿善文物技術極盛，他的學問、工藝、美術，都爲他國的模範，又以船隻在海上貿易，所以他的百姓，又長於水戰，當時兩國同作盟主，在希臘列國中，最稱強盛，與我春秋時晉楚兩國相類，誰知盛衰興替，國之常態，這阿善人心漸浮薄，國勢也次第衰弱，祇因和斯波多爭作盟主，在披旁列沙地方大戰，自是更加衰頹，爲斯波多所壓服，僅能保自己獨立，不敢作列國的盟主了，他的文物亦日就衰弱，恰如當天紅日，漸漸西沈下來了，這斯波多雖制服阿善，獨稱盟主，也亦次第萎靡，不過僅留下那種武勇的性質，從前所定禁止奢侈的法令，

今慢慢廢弛、如錢幣法、自來除銀錢外、不准用金銀、今日金銀皆用、其餘各法、無不敗壞、比從前那斯波多、相去甚遠了、並且立憲王政亦腐敗、一變而爲寡人的專制政體、一國的權、皆歸國王一人、所以那時候、外面雖有強盛模樣、裏面衰耗已極、那同盟的列國、也多離心離德了、有一個譬喻、最切於阿善斯波多二國的光景、斯波多像一個強壯男子、慢慢變成個精力衰耗的老翁、阿善像一個絕世佳人、慢慢變成個容華消滅的老媪來了、這希臘北方有一國、叫齊武國、他的政體、也是共和民政、和阿善差不多、百姓壯武、重德義、因爲與阿善毗連、文物典章、也極開明、別國爭鬪、他常守局外、那回披旁列沙大戰、他也未曾與聞、所以他次第富強盛大、恰如旭日東升、雖蒙隱樹林間、早曉得他照臨宇宙的時候到了、

看官聽說、大凡人要先除身內的疾病、方能強壯、方能擴充身外的事物、國亦相同、也要人民智力充足、內政整齊、國內安甯無事、方能向外面擴張國勢、那時齊武的內政、還未整頓、天要是令他至霸國的地位、必先令他除了內部的疾病、你道這時齊武的內政怎麼樣、齊武本是個民政國、那行政部、置九個行政議官、以有門第人

任之、在這九個、內選兩個總統官、是行政官最上的職分、那立法部有四百名公會、(會名)議員由國內各省郡縣選舉的、這會之下、還有一人民公會、大略與阿善差不多、這時國中分兩黨、一正黨、一奸黨、這奸黨要做斯波多腐敗時候的樣子、改作寡人政體、撤四百名公會及人民公會不用、這正黨不以爲然、要維持古來的政體、把一點政權與百姓、不得專歸一人、兩黨人互相傾軋、不能一毫相容、那時奸黨中最出名的人、叫令溫知、皮貞亞、留知、比律布、令溫知是第二位總統官、比律布是四百名公會的議員、餘都是行政議官、這正黨最出名的人、叫以斯明、安度俱、巴比陀、威波能、圭皮度、多莫俱、以斯明是第一位總統官、安度俱、巴比陀、是行政議官、其餘皆四百名公會的議員、內中那以斯明聯合暴知亞各邦、以抗斯波多、尤爲斯波多最疾視的人、這時齊武的內情、是這個樣子、你道不整頓、何能振張國勢、立於霸國的地位呢、下不表、於今且說這齊武都中、有一排屋宇、華麗宏大、也有舊的、也有新的、那屋後有一帶花園、栽著各種樹木花卉、自後園望去、看見主人所住的書房、那房內擺著許多書籍、也有許多武器、及文房各物、清潔異常、這室內有二個人相對

議論那主人年紀大約二十五歲、身材不甚肥大、也不甚羸瘦、動作又嚴正、又弛緩、一望卽知其爲文武俱全的人、眉目清秀、眼珠甚大、炯炯放光、面方而長、頤圓而尖、凜然帶英秀氣象、時或微笑、和氣溢於面頰、卽令世界頂好的畫家、畫古今第一流人物的容貌、令巧手雕個形像、祇能肖其外貌、不能得其神采、那客大約二十七歲的樣子、身體長大、狀貌魁梧、顏面扁平、鼻準隆高、兩目細長、筋骨飽滿、殊少言笑、看官你道這兩人是誰、就是前回所講的、那主人是巴比陀、客是威波能、兩人的性質寬嚴相反、是政事上刎頸的朋友、常共商量國家的事情、交情極篤、有一宗事、可證他們兩個的交誼、那三四年前、這巴比陀戰敗被圍、不能出來、這威波能爲朋友上起見、出萬死一生、救他出圍、又這巴比陀是世家名族、祖上富於資產、威波能祖上雖係大族、後來漸漸零落、反極貧困、兄弟二人不能過活、巴比陀見威波能救了他的性命、便分幾分家產與他、報他的恩惠、這威波能那裏肯受、依舊貧苦、自甘這巴比陀也奢侈自戒、不以富貴驕人、這威波能雖貧困、也自己身上放道德的光明、不以貧賤自恥、這回兩人在巴比陀的府內相會、談論國家的事情、祇聽得那客說

道斯波多的舉動、近來大有想併吞列國的樣子、前日使他的將軍幽多美征斯良、今又使弟法美、率兵八千幫助、假道於我齊武、現離都城不遠了、若他征服斯良轉來、餘禍一定及我齊武、這怎麼了、我們國內是這們的樣子、外面又遇這們的事情、怎麼處置好呢、豈不是極不好的際會麼、那主也點頭歎息道、實如君言、國內還未安甯、何能用心於外面的事、今日正黨勢子漸盛、慢慢把奸黨壓服下來、卻古語有道、窳窮乃百計之父母、注意他們的舉動、正在他窳窮時候了、兩人正在議論、祇見外面進來報道、邊利仁有信來、主人叫取進來、拆開看道、

奸黨近日之私謀、欲潛通斯波多政府、其形迹爲弟所探知、特此奉聞、宜查明其證據、張揚於公會方好、小人詭僻無常、恐將不利於國及吾等也、伏乞留意、餘俟面陳、

巴比陀看畢、卽與威波能商量道、他們小人不顧廉恥與國家的利害、難道做這事不出麼、他們既謀不軌、四百名公會、宜遣員專打聽他們的好謀、搜查他們的證據、好早作處置、斷斷不可任他們胡行了、威波能道、弟不幸作了四百名公會的會員、

值今日正是開會時候、弟即發明公議、遣委員查他們的證據、以防變亂於未然、豈不好麼、計算定了、威波能即便苦辭回家、自去料理自己應作的事情去了、

且語巴比陀自威波能歸後、還想要探聽奸黨的委細、寫了一二封書信與有志者、又豫先計畫公會開時、怎麼用計的手段、當下有一箇人、在後園默然打算、祇見那當家的老主管、年齡六十餘歲、向主人告訴種種事情、又回明許多家務、主人一一發落了、那老主管又道、某承某君（指巴比陀之祖父）不棄、令某管理家內各種事務、又託郎君於我身上、要我照料、敢不竭力、郎君自長成以來、世上的聲名、比祖先還好些、惟家計一事、倒比祖先差了許多、我近年算算、比數年前要減了幾分、多半是郎君好施的緣故、我勸郎君、自後總要省儉些纔好、國內名家大族、願與郎君結婚的不少、郎君也宜早婚娶、方可慰先人於地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郎君想也知道、這箇道理、原來這主管、是巴比陀祖上用下的人、忠厚誠實、他不知主人豪傑的心腸、英雄的性格、見主人那們的行爲、大不合意、故以這話勸勸主人、也是他一片忠心、這主人也不惱他、含笑喻道、我本因施捨的緣故、減了幾分家產、還非濫費可

比、不過是看了那些孤寡廢疾的人、過意不去、所以動了愛憐的念頭、今既承忠告、自宜留意、至於婚娶一事、也是待我想再行罷、說畢、那主管自去了、不題、却說那時是夏天、日子極長、巴比陀那天做了許多事情、夕陽還沒下山、兀自在那園裏散步細思、祇聽得外面脚步響動、似有兩三個人進來、祇聽得外面氣喘喘的喊道、巴君巴君、立功業的機會到來了、正是

變出不測、禍生意外、天忌英雄、百端窘害、

欲知這些人是誰、所言又是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英雄避難走阿善 壯士傷心哭故人

却說巴比陀接著這數人進來、乃是瑪留勇具貞須杜倫三人、皆正黨裏有志的人、瑪留憤怒之中、又有喜色、也不管怎麼、一直跑進來、在室外即大聲叫道、巴君巴君、機會到了、你道這機會是誰、祇聽見三人向主人說道、今奸黨出我們的不意、據了政府、拏以斯明波莫忠兩人、又斯波多的兵隊、四面侵入城內、原來這奸黨料自己的力量不足、故藉他國幫助、覆我齊武的民政、這是確事、我們宜早定處身之計、捕

率卽刻就來拏我們了、說畢、勇具貞還要報知別些同志、卽急忙去了、瑪須兩人、因與巴比陀商量處置的法子、原來巴比陀年紀雖輕、他的門第才略、都爲衆人所推許、所以凡事都找他商量、這回巴比陀得了這信、也不張皇、也不言語、卽喚家中一個新執事來吩咐道、奸黨覆了政黨、我邦大亂、我要謀恢復之計、必先脫離這地方、我現在與同志要走阿善、你可跟我同行、快拏我們護身的兵器來、我們好起身避難、這執事聽得大驚、忙去準備武器去了、却見瑪留在旁、大有失望的形像了、原來瑪留是個素樸正直、極其性急的人、這時他的本意、要與巴比陀商量、募些有志的人、與奸黨接戰、決一勝負、忽聽得巴比陀說要走的話、他豈不大失望麼、然他平日却極欽服巴比陀的、料巴比陀總有遠見、也不言語了、

却說巴比陀在那茫然呆想的時候、卽向那老主管託了許多後事、又準備了許多路費、原來他想起這個情形、看來總不免是要走向外國避難的、所以豫先定了手脚、也是他才識過人的處所、只見那新執事早捧出四個輕鎧、四張弓矢、四條長槍、四個楯出來、任各人揀擇、巴比陀須杜倫新執事三人、皆攜了弓矢、獨瑪留止拏槍

楯、不要弓矢、因他勇飽力强、生來是不喜用弓矢的、又巴比陀這回、所帶的新執事、名喚禮溫、自小在巴比陀家服役、和巴比陀共生長的、天性利發、文武雙全、又習熟各種技藝、尤長音樂吹唱、巴比陀因這們的人、到處可用得著、故帶他同行、當下四人各穿旅裝、正欲起行、祇聽得前面一片聲喊、知是捕卒已到、不好走前門出去、只得開後門逃走、這捕卒已進前門、見四人已遁出、卽一齊發喊趕來、這四人各持兵器、且戰且走、時天色正近黃昏、不大分明、行不數里、不知捕卒怎麼又把須杜倫拏去了、這捕卒見他們勇猛、不能近前、又那當前的、爲禮溫射死了幾個、知是難捕獲、祇得把須杜倫回命去了、巴比陀瑪留禮溫三人、攀城壁跳出郭外、三人商量道、我們走這大路往阿善、途中必遇捕卒、反爲不美、不如走那條路去罷、三人卽投東南村路而走、這時一輪明月、漸昇東嶺、夜色清涼如水、卻忘了日中苦熱、反覺心身輕快起來、三人便在路上打算、將來到了阿善、訴自己的國難、請發援兵、爲回復計、若他們公會開時、必去演說、訴我們的心事、一面想、一面行、不覺走了好幾里路、心中少安、正走間、祇聽得前路馬聲啾啾而來、明月之下、遠望之、見一隊騎兵、大約有十

餘名的光景、三人商量道、若他果是捕騎、卽襲他不意、奪了他的馬騎、豈不好麼、卽潛伏那傍邊的小蔭內伺候、原來那是斯波多騎兵、奸黨要他巡邏間道的、在這月亮之下、緩緩行來、正走間、祇聽得弦聲響處、有兩騎落馬、急忙不知何故、又是一響、又一騎落下馬下來、各人事出不意、正不知敵人多少、祇得棄馬而走、三人卽自小蔭中出來、也不追趕、也不顧那負傷的、一躍上馬、乘著月色、齊向東南小徑跑去、不一時、跑了二十里的光景、祇見前面一帶川河、阻住去路、那河名喚波甯、水面雖不甚寬、水勢尖突如矢、兩岸險峻非常、巖石削立、這處有一條橋、寬不過數尺、騎馬過去、狠極危險、那橋旁有屯兵把守、三人遠遠望見、心內好生失驚、這橋又不好過、又有兵把守、又不能從別條路走、正在躊躇、祇見月光之下、有騎兵起來、原來是先那隊人、回去邀了好些人、依路趕來、三人前後受敵、這退維谷、祇得拚著性命、向橋邊跑來、恰好離屯不遠、三騎馬似狂飆疾風、直對屯兵衝過、那蹄聲人影、射入屯兵眼裏、耳裏、知一定是逃走的人、卽隨後跑來、那時三人捨死而走、瑪留當先、一騎馬跑過小石橋、徑達彼岸、巴比陀在中、隨後跑來、距岸不過一二丈遠、祇見一枝白

羽箭向巴比陀飛來、祇聽得高嘶一聲、馬與主人、一齊倒落水內去了、卻說禮溫在背後斷後、也躡著主人的馬跑來、忽見主人陷於水中、那時後是追兵、下是流水、如何能救得主人、祇得飛跑過橋來、趕上瑪留、落荒而走、早走過十來里路、追兵方漸漸退步、瑪留心內稍安、聽得背後馬蹄響聲、知是同行的人、即回頭一看、果是禮溫、忙問道、巴君怎麼還沒來到、我們且勒住馬等等他、禮溫含淚道、嗚呼、瑪君、天慘地裂、我郎君渡橋時、不料中了一箭、連人和馬、陷於水內、那時事急、我不能救他、於今想起來、即使有暇救他、那樣的川流、待我救時、早已撞著巖礁死了、嗚呼、郎君幸脫虎口、免了捕獲、又爲流矢所中、死於這裏、豈天喪我齊武麼、嗚呼、郎君我不能救你、叫我怎麼有面目對郎君麼、禮溫痛哭不已、這種悲慘的形狀、卽鐵石鑄就的人、也難堪受、却說瑪留聽著這話、放聲大哭道、嗚呼、巴君、巴君、我齊武也隨你陷入河中去了、除了巴君、我齊武回覆民政、救全國的國民、誰能如你、嗚呼、我過小橋時、聽得水聲響動、原來是你落水的聲音麼、那時愛國的熱心、悼友的真情、併作一種哀情、兩行血淚、一滴一滴、落於襟上、這眼淚藏在瑪留身上、平日是沒出來

過的、今一齊流出來了、哭得禮溫反倒勸起瑪留來、叫他不要如此傷心、當下兩人欲回舊路、探聽巴比陀的死生、搜求他的遺骸、卻又想這波甯河離都城不遠、奸黨的防索、必定嚴密、那時死的已經死了、捉的又被捉了、反是不好、當下瑪留又奮然猛省、說道、天既奪我巴君、我從今一人成濟民的功業、有何不可、我隨巴君的心算計畫、向阿善演說道、出我們的意思、請他的援兵來、成就回覆的事業、那巴君也就和不死一樣了、禮溫知他素來是質直沒有知慮的性格、又恐他誤了大事、便道、君所說正是、但君武術過萬人、文事恐非所長、到了阿善、恐不能獨自行事、我邦有志、走阿善的必多、事事商量計較而行、不必一人任意行事、我方纔力戰、微有傷損、不好隨你向阿善、今變了像目、去索主人的遺骸、待主人遺屍得了、自己身體好了、再來阿善不遲、這裏離阿善不遠、不上數十里路了、我今與你在這裏分手、各行各事、各盡各力罷、瑪留從其言、又謝了他忠告、當下心裏想起單身怎能成事、又不免有帶愁的顏色、不表、夏夜不長、明月西昃、知是半夜的光景、兩人遂各拜別、一箇投阿善、一箇轉舊路去了、看官聽說、這巴比陀英雄蓋世、智勇無匹、一定是後來能建功

立業的人、天既生了他、如何又叫他落水而死、且這齊武、天既是要他立於霸國的地位、又把他第一流的名士死了、據此看來、那彼蒼是最可鄙的了、不知正是

阻力愈大、立功愈高、萬死一生、方成大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詳述、

第四回 入公會名士就縛 借外兵奸黨橫行

卻說威波能自別巴比陀歸後、要調查奸黨的舉動、即訪問一二個同志、商議了一切、即急忙入公會堂來、這會堂是齊武古來會議的處所、在國都的中央、那堂的外面、建築得十分壯麗、那堂的裏頭、正中築著一座小臺、是會長及書記的坐位、所在兩旁、有衆多衛士列立的席位、又設方形的發言臺、比會長的席略低、會員的席略高、凡會員想發言的、即登那上面演說、又設平面席、是會員的坐席、左右側設比平面略高的層級席、亦是會員的坐席、那左右兩邊迴廊、是人民聽講的地方、這齊武舊來的習慣、凡政黨同一個主義的、或共占右邊、和他們反對的、即同占著左邊、互不混雜、又那些曖昧中立的、即左右隨意、所以主義相同的、即列成一條直線、一望

他們所占地位的寬窄，便知道他們勢力的強弱，那時這國分爲兩黨，正黨裏頭的人卻多些，所以這一天右邊一帶，盈盈擁擠，極占到平面席的中央去了，那奸黨占滿左邊的層級席的一半，所餘一半及平面席的中央，皆曖昧中立的占了。

卻說威波能入公會來，便昇那右邊的層級席坐了，因先時作了許多事情，所以來遲了一步，入公會堂時，別些會員卻先到齊了，當下威波能進來，那右側平面席的中央，卻大放歎聲，動搖一堂，原來這時發言臺上，立著一個辨士，在那裏演說，這人是奸黨裏的論士，叫比律布，口滔滔如懸河，說專制的益處，暗暗煽動會民的心事，正將說完，那正黨中有志的人，即至於曖昧中立黨，皆知道他的話不大合道理，然祇能心裏不以爲然，口裏不能講出個道理破他，那時正黨的人，個個心內著急道，這人說完，我們一定要個人駁他的狂言纔好，祇是那個纔能麼，正在交頭接耳，互相商量，見威波能進來，這是他們黨中第一個論辨家，恰好來了，大家無不喜悅，所以歡聲雷動，這時大家聽著比律布論物結局，有一層尾聲道，人民參政的弊病，國中有政黨競爭，執政的人，屢屢交迭，執政的人，既屢屢交迭，政略必然不定，所以政

府薄弱、政府薄弱、政略不定、那國勢何能振、國威何能張、歷、列公、你看那阿善從前幾多強盛、現在忽然衰弱、那衰弱的原因、都是人民爲政的弊病、若我國也要學阿善的樣了、那一定是要蹈阿善的覆轍無疑了、這時滿堂的皆動搖、似有不滿所言的意思、這論士還接續說道、要救國勢的衰弱、防執政的人不交迭、必要定執政的爲一人、那是一定的道理、我愛國的人民、要想國勢強大、莫過於學斯波多、採用寡人專制的政體、所以余願選幾個委員、速速改正憲法纔好、說畢、滿堂寂然、不作一聲、因爲這論士的僞辨、一時能擾亂會民的思想、搖搖不定、所以不做聲了、這論士演說已畢、自下發言臺來、威波能卽下層級席、用著比前日略快些的腳步、卽刻上臺來、那右邊層級席上、及平面席上的人、又一齊放歡聲、心內都默神道、虧得這個人出現論戰場裏、那人的僞辨、可以破了、這時無論同志的反對的、凡滿堂會民的視線皆注於威氏身上、這威波能最長論辨、又語氣簡明、不比尋常有甚麼口給的人、他當大事時、卻口如懸河、平日卻狠沈默、不大說無益的閑話、所以人人敬他、他說一句話、比得似金科玉律一般、後世有箇史家叫季陸能評道、

於此之時、所最佩服者威氏也、既有才略、復明道理、既善論辨、復甚沈默、蓋豪傑也、而聖賢矣、誰能及哉、誰能及哉、

據這話看來、可知威波能的可敬可愛處了、閒話休題、於今且說威波能入公會來、他本有他的心事、因是接著比律布演說、不得不先破他幾句、況且這們的偽辨不破、那更不好了、所以先駁比律布的話道、我愛國的會民、想都能知道阿善、所以衰弱的原故、決不是民政的弊病、乃是人民德義衰頹所致、你看那時他的國勢煥赫、立於盟主的地位、豈不是民政麼、至於執政的、屢屢更迭、那是人民得參政權、是便於民的、假使執政不更迭、與民相背的、也常常執了政柄、那時我國民纔知道不好麼、這時滿堂又大放歡聲、無不喝采、威波能自己的本意、是想把近日變亂的風說、發明出來、查舊來的例案、選幾個委員、調查這事項、當下便欲接續往下說去、只聽得會堂外面、人馬騷然、衆會民皆不知何故、祇見無數兵士、早亂入會堂裏來、那些會民、一齊立起、大家叫道、這不敬、這不禮、不准、不准、滿堂喧擾、恰如鼎沸、原來齊武自古的國憲、凡會堂周圍數武內、不許兵隊進來、一進來的、即是犯了公會的神聖、

大逆不道、與謀叛同罪、那時生長於自由政治下的人民、忽看見這個樣子、不解何故、又不知是何人、一齊大驚、所以也有叫這是甚麼緣故的、也有叫快些退去的、也有即要持兵器抵抗的、一時混雜不清、內中早有一箇將官、率着一隊兵士、突進會長那席前、自懷中取出一令、大聲高讀、那時堂內紛擾喧騷、不能十分清楚、僅僅斷續聽得幾句道、

一政府之命、即時解散公會、

二政府欲次第審問、凡在左者、皆可捕獲、那定宜捕獲者之姓名、

三第一世良名、第二仁羅知、第三威波能、

各會民因欲聽那將軍所宣的令、會中一時稍靜、及聽得這幾句話、知道是非禮的處置、即有人說道、這是謀叛、又有人說道、這是無禮、又有人說道、這是侮慢國民、各有各說、或呼或罵、又是如前紛擾起來、那時自裏面突出的會民、自外面進來的兵隊、互相格鬪、各有損傷、那時威波能立於臺上、屹然不動、雖有全身的武藝、也不使出來、從容就縛、正黨中那些有志的、亦一同就擒、可憐多年自由的國民、立著這個

自古無事的公會、一朝遭此奇變、哀哉、看官你道這是何故、這事的顛末原委、到底是如何、原來奸黨看見自己的勢子、日日窮迫、便時常謀振興的計策、總因國民衆多、不能如何、卽生一條買國的計策、與那變了寡人政治的斯波多國私通、想仗也援助、變齊武的國政、恰好斯波多攻斯良第二軍、共有八千兵馬假道齊武、在齊武都城的面前過、奸黨乘這機會、和那將軍法美合謀、引軍隊入城、決意大行改革、又恰好那天是齊武一個節氣、齊武的風俗、每年到了這一天、便要祭那箇穀神、那祭例也奇怪、凡這回祭祀、男子不得干預、祇把些婦女們、集城內一個處所、執行祭祀、又這天的例、凡城內防守的兵、都要撤去、不留一人、所以奸黨乘這便利、又可以拏人家婦女抵質、令他不敢與我爲難、當下奸黨的首領、令溫知、他本是一位總統官、預先拏收本城及外郭的鍵鑰、密和那些同黨商量、卽於這一天午後時分、傳令開了城門、引斯兵入城、卽據了那些婦女、又分兵先捕在政府爲行政議官的以斯明等、及那些有志的領袖、又分兵入巴比陀的第宅、又解散四百名公會、蹂躪會場、那進會堂來的兵士、卽是斯兵一大半、這回的變亂、也有人知道了的、所以有些人逃

走或躲避了，以斯明威波能等，卽束手就縛，當時國中有權力的人，雖都憤奸黨所爲不義，然妻女都質別人處所，料不能敵他，祇得忍聲吞氣罷了。那奸黨自有許多羽翼，卽拏出辣手段來，比卽巴那些有權力的官職，都選了自己黨人，把威力壓伏人民，那人民不能抗拒，正黨又敗滅了，所以國內任他們胡行亂擾，不出數年，齊武民國，便變成一個寡人政體了，祇可憐了齊武的志士，并那些國民，正是

奸賊柄權、

世界黑暗、

哀哉生民、

遭此塗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明月夜漁父救恩人

公會堂壯士憶亡友

卻說那波雷河、發源暴知亞兆境、經齊武邦內、直向幽美海流去、所以從齊武國都、到阿善國都的道路、有這河在中間橫斷、這大路上流、還有一條間路、也可以通阿善的、兩條路每條修著一橋、大路的橋在下流、小路的橋在上流、相距不過數里、那兩橋中間的河水、因河幅沒有好寬、急突如矢、及流到大路的橋下面、始漸漸寬廣、所以水勢也略緩、時常有漁舟往來游泳、那夜月明如水、有箇漁翁、年六十餘、乘

著月色、泛舟水面、一面網魚、一面放歌、好不暢快、至夜半、忽見水中有物浮來、觸著魚網、那魚翁怪道、這是甚麼東西、月明之下、收網一看、祇見箇屍骸、并且年輕、那漁翁是個忠厚長者、看見這個模樣、卽動了愛憐的念頭、把手摸著心窩和那臍下、還有些溫氣、大喜、卽收網迴舟、泛過一二里路、到自家門首、提著所網得的魚、及死屍、上岸來、入了門、卽呼那五十餘歲的老婆、共用些救死的法術、因這老夫婦慣住水邊、拾得死屍、把他救活轉來的事情很多、所以這個手段、是用慣了的、當下過了數刻、那死屍漸有生氣、雙眼微微閃開、祇是不能動揮、這漁翁大喜、卽把那濕衣服脫下、交老婦去烘炕、又解下所佩的寶刀、祇見那刀環刀鞘、卻用金銀裝成、知這不是常人、仔細看時、那刀上面鑄著姓名、纔知道是巴比陀、便喚那老婦近前、講了幾句話、這時巴比陀神氣回復、甦醒轉來、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方要謝那老翁救命之恩、祇見那老翁先說道、巴君、巴君、你怎麼遭了這難、巴比陀聽了這話、好似耳邊起霹靂、好生驚惶、心內著急道、我的姓名露出來了、儻奸黨得知、如何是好、一時失措、不好回答、那老翁又道、方纔見郎君的刀、知道郎君的名姓、原來便是我救苦的大

恩人、那年老漢遭逢不幸、長子死去、老漢家道貧困、我兩夫婦又臥病在牀、因此棺材都難備辦、幸蒙郎君大惠、埋葬了長子、又賜了這醫藥財費、救活老命、到了今日、存積下百十貫錢、安閒過日、盡是郎君的恩惠、我們時常祭祀祝頌、願郎君榮華富貴、不料今日在這裏救了郎君性命、祇是不知郎君怎麼遭了這難、巴比陀聽了這話、方纔放心、想道、不料我滅了幾分家產、也得這個報答、即便告知自己怎麼避難、國中現在大亂的事情、又道、我在河邊、遇著捕卒、即疾忙策馬過橋、恰將近岸、忽馬中箭、斷了後足、與人共落水中、我本略識水性、即順水流下、被水所押、在那巖礁上面、這們一撞、那們一撞、苦楚異常、猶是忍著、附了一塊浮木、順流下來、那時身體次第軟弱、後來神氣恍惚、不知是怎麼樣了、這回若無賢夫婦相救、定死水內、感激已極、那老人道、老人要報郎君的恩惠、沒有門徑、今日遇了郎君、真是天幸、那捕卒即連夜趕來、這時亦該到阿善境內去、斷不至沿河來到這裏、郎君請放心了、正談話間、祇見一個後生、挑著擔、唱著歌、從月地上回來、便是這老翁第二個兒子、年紀不過二十二三歲、骨飽肉肥、頗甚勇健、那老翁即叫他拜見巴比陀道、這是我們的恩

人、我今夜在水中救上、又對巴比陀說道、從這裏到阿善、走海路本來要遠些、祇今
郎君纔自水中上來、走陸路怕很費力、又須防備追趕的人、依我說來、不如沿河出
幽美海灣、由海路到阿善爲好、可惜老漢年老、不能親送、郎君到阿善、這兒子年已
長成、想也可能任這微勞、郎君心下如何、巴比陀道、很好、祇宜在今晚動身、方好、怕
有人曉得我在這裏、反累及你們、那老翁又對兒子說道、國都亂了、我百姓也該盡
些心力、回復民政、今叫你隨巴君去、始終盡心爲國、不要念及我們兩個、這回不單
是報郎君的恩、又是盡你爲國的職分、郎君要在今晚動身、快些準備船隻去、看官
聽說、這齊武的鄉民、也知愛國、也曉得自己有爲國的職分、所以興盛的緣故、即在
這些上面、這卻不表、於今且說這老翁教完了兒子、又和巴比陀說了些閒話、那老
婦早捧所炕的衣服出來、巴比陀好好整束了一番、那兒子也收拾了行李船隻、即
請巴比陀上船、巴比陀謝了老人、又與了幾兩銀子、那老堅辭不許、祇得受了、即送
巴比陀上船來、又勉勵了兒子幾句話、這巴比陀和那後生別了老人、於這晚四更、
開船向幽美海灣、飄飄而去、那時當頭明月、欲墜西山、清風細細、涼露沾衣、想起今

天自與威波能談話以來，這身體作了許多事情，這心靈歷了許多境界，又經了些變故，受了些苦難，不遇這老人救起，即幾乎喪命，這盡是今日二十四點鐘內的閱歷，昨日這時，酣然高臥，夢想亦不能到這境地，又想起威波能及各同志，不知如何，自後齊武國民受奸黨凌暴，不知如何，我到阿善不知如何，一時不覺憤怒，不覺憂悲，又覺得天下皆是空的幻的一樣，萬緒千端，併作一處，因身體困軟，不覺沉沉睡去，至次日午刻方纔醒來。

卻說那老人的兒子，名喚安重，奉著父母的命，搖著一隻小船，載著一個名士，向阿善來，出波甯河，沿著海岸，向東南而進，恰好遇著順風，張起帆來，不過五日，即到阿善都城面前，依著一個港灣，泊住了船，那港灣離阿善祇有數里，從前士良武他們回復阿善民政的時候，在這處留下一個記念，巴比陀對景感觸，不覺有所禱祀，無非是我與你們所作的事相同，所處的境遇也同，你們已經達了目的，祇不知我們將來怎麼樣，這一種思想，這也不必題起。

卻說巴比陀即於這裏上岸，這安重因父母的命，強要隨從他，巴比陀說道，你今與

我一齊流落阿善，也無益處，不如歸去侍奉父母爲好，如奉父母的命，要替國家出力，我托你一件大事，你可幹得下麼？安重道甚麼事，巴比陀道：我出國的時候，聽得以斯明、陀仁布兩人被奸黨拿下，今定在獄中，你生長村落，奸黨不曉得你是甚麼人，斷不防備你，你可潛入城內，乘個機會，救了他們出來，那就是盡力國事，算是你的大功，你隨我在這裏，沒有好處，不如去罷。安重道很好，祇要是有益於國的事，我自用心去幹，敢不聽你的話，即便辭了巴比陀，搖著小船，由原路回去了。

却說巴比陀在船上這幾日，看了這人，很有義氣，并且敏捷，所以授與這箇計略，又在船上打算到了阿善，該怎麼怎麼，方能感動他們，借我援兵，前回士良武等回復阿善時，曾受過齊武的援助，今日齊武志士去求他，諒也不爲唐突，又想著阿善是希臘第一文明國，我們從沒到過，不知畢竟是怎麼樣，今回奸黨把我送來，正要感他的惠了，這日打發安重回去，卽於這港上岸，這是阿善第一等商埠，船隻往來不絕，市街異常繁盛，巴比陀看了，把自己的齊武比較，不覺一面走路，一面稱歎不絕，正走間，祇聽得背後有人喚我名字，回頭一看，歡喜非常，原來是正黨裏一箇有名

的人、叫安度俱、兩人互祝無事、卽問遭亂的顛末、及國內的景象、這安度俱當那天國亂的時候、幸匿藏了身體、至次日方纔出頭、也脫身赴阿善來、因此國內的事情、略曉得些、卽一一告訴了、又問了巴比陀陷水的事、兩人遭了國難、那一片憤懣情狀、自不待言、又安度俱先到阿善、這國內的事情、也聽得些、卽把阿善今天要開大會的事情、也說給他們聽、原來阿善的人民、多年得參政權、是習慣了的、那些國民、喜好議論、無事的時候、也要開回大會、議議政事、那有事時、自不待說、所以除例應的公會、又時常開大會、當下巴比陀聽得這消息、便與安度俱商量、要乘這機會去、施展一點手段、看會民是怎麼樣、再作道理、當下兩人揀好區處、歇憩閒談了一番、料是開會的時候、卽趕赴大會堂來、這比留離阿善不遠、不過十里上下、那路兩旁、築著兩條長壁、把兩處貫連聯絡、因爲那年披旁列沙大戰、這壁被破壞了、數年纔修理復原、當下兩人在這兩條長壁裏走過、便進阿善都城、兩人也無心在觀玩上面、問了公會所在的地方、跑過幾條街、卽登一箇高丘、這高丘叫作夫季、在阿善都內地勢雖不甚高、卻也能看見廣遠、自丘上望見阿善、比留相連那兩條長壁、蜿蜒

如長蛇、那些商船出入、比留港、飄飄然水面上現幾處黑點、又遠遠地望見殺吶米、近傍的海面、在東南角上、浩浩蕩蕩、毫無涯畔、那人民的公會堂、卽在這丘上、那築到這箇上面、也有箇原故、因爲阿善海上貿易繁盛、又長於水戰、要國民時常記憶海事、所以把箇大會堂、築在這高丘上面、國人一入議會、對著這景象、不由他不感觸起來、那年三十好黨弄權的時候、曾把這會堂改了方向、背後民政回復、這會堂方向也還了原、這是閒話、於今且說巴比陀兩人、上了高丘、走到會堂面前、看見會民衆多、堂內不能滿站、有些站在堂外聽講的、真是濟濟多士、不愧希臘第一名國、兩人有自己的心事、直從人叢裏、進會堂來、早望見發言臺上、立著一位論士、大吃一驚、好似我齊武的瑪留、兩人又更進至發言臺下、聽那論士論議、祇見那人確是瑪留、兩人早打了兩把汗、心內想道、且看他說些甚麼、那論士在發言臺上、早張著圓目、發著虎吼、發言道、諸君、我要救齊武、祇這兩句話、和那幅形象、別人看了、便明白、這人是舌劍場裏、全沒慣熟的、說話又沒倫次、又沒首尾、不知他要救齊武、又要

在阿善的議會的發言臺上說出來、又要告知諸君、今日發言臺上、半日說不出一

句話說出兩句，又是這般，到底是到發言臺上來做甚事，這會民心內，真是怪極，那安氏巴氏，冷汗越流得多了，祇見那論士的顏色，從前早是紫紅色，於今又加染了一番，越發紅得不像，那眼睛半日還沒一閉，又熬出句話來道：諸君我不可不救齊武，那時會民聽了，更忍不住笑來，便有暗笑的把他暗笑，可憐的見他可憐，又有說他或者是箇熱心志士，短于論政的人，卻說瑪留在發言臺上，滿腔熱淚，欲向阿善借幾千援兵，今日在大會堂演說箇道理出來，畢竟一句都說不出，嚶嚶其口，閃閃其目，漲紅滿面，在那裏非常著急，心內想道：我是槍礮隊裏不動聲色的人，怎麼這些會民，又不殺我，又不怎麼反急得我到這田地，又想我是這們樣，何能借得援兵，救得齊武，又想我那巴比陀，在這裏他長於議論，何能至此竟落水死了，一時如萬箭攢心，又痛又急，忽瞥見臺下立著一箇人，很像我那亡友巴比陀，定睛熟視，見安度俱也在旁邊，這是無疑了，怕還沒死麼，那時把演說的事情，忘卻在九霄雲外，大叫道：呵，你是巴君麼，不是麼，即飛身躍下臺來，那會民一齊笑起來，大聲道：今天怎麼來一箇外國瘋子，在我發言臺上出醜，這瑪留到巴比陀面前，與巴比陀、安度俱

相見了、便在會堂上高聲問道、你到底還沒死麼、巴比陀方欲告訴他、倒是安度俱道、剛纔兄長在發言臺上、把齊武出醜極了、我們若被他們看輕了、回復的事、還有望麼、請快些上發言臺、說箇道理、求他援助、何必在這裏私講甚麼、巴比陀以爲然、卽對著會衆發言道、小子是齊武一個亡命、叫巴比陀、因爲國步艱難、奸黨擾政、遭千古未有的奇禍、欲對諸君有幾句話說、不知諸君肯許可否、說畢、那些會民連呼可以可以、巴比陀卽上發言臺來、那些會民、寂然無聲、聽他演說甚麼、先看見這人的形神、便知是一箇拔羣的論政家、便生出尊敬的意思來、咸道、這斷非先前那人的可比、正是

各有所長、不能強勉、
論戰場內、勇者敗績、

欲知巴比陀所說如何、且聽下回詳述、

第六回 灑熱血鼓動會民 沮援兵偷安旦夕

卻說巴比陀、見衆人允了所請、卽登發言臺上、發言道、熱心愛國的會民、我有幾句話問你、當年毀那阿善與比留接續的長壁、不准人修築的、是那一國、那會民齊聲

答道、是斯波多、巴比陀又道、干涉阿善的內政、把那爲列國模範的民政廢了、改正憲法、制其自由的、是那一國會民連叫道、斯波多、斯波多、巴比陀又道、阿善在地中海的屬地、今不服已有、是那一國奪了去的、會民又齊叫道、是斯波多、是我國的仇敵、萬不能忘的、巴比陀道、據此看來、斯波多是諸君的國仇了、現在貴國仇斯波多、又肆鯨吞的念頭、干涉齊武的內政、助我奸黨、覆我自由政體、把他前日對於阿善的殘暴手段、轉加我齊武、然則斯波多是阿善往日的國仇、齊武今日的國仇、卽我與諸君所共同的國仇了、當時會民齊聲喝采道、是是、瑪留又在旁邊、大聲叫道、請諸君主張發兵應援的議論、救我齊武、巴比陀又說道、今斯波多、既得志於齊武、豈便滿他鯨吞的念頭、然則阿善豈能猶存麼、今日無阿善、明日無齊武、今日齊武亡、明日阿善滅、故齊武國難、是阿善國難之先聲、救齊武便是救自己一樣、何況昔日士良武回復民政、敝邦也曾有微力、今卻坐視齊武的國難、不一援手、我料諸君斷不如此忘背、所以我願諸君助一臂之力、回復我齊武、料諸君善爲國計的、必不見卻、還有一層、斯波多不喜人民參政、是虎狼的邦國、我二國貴人民參政、是有道理

的邦國、故斯波多、阿善、齊武、三國的盛衰、不止是三國的盛衰、實是專制政體自由政體的盛衰、今日不幸、不止是阿善、齊武、兩國不幸、實是希臘全土國民不幸、然則希臘全土國民、爲自己計、爲子孫計、皆宜與斯波多作對、救我齊武、不止是防自己的患難、報齊武的恩惠、實是爲希臘全土盡力了、今日若起數千兵、臨我境上、我邦甲志士必舉義兵、內應、合阿善、齊武兩國力量、壓倒斯波多、回復民政、維持希臘自政治、實在這一次了、這實是諸君權力所能爲的事、願諸君留意、說畢、滿堂無不叫絕、無不喝采、那些會民、被巴比陀一番爽快、巧妙的理論、枚舉斯波多怎麼的暴虐、齊武怎麼的應救、怎麼的利害、把他們那奮激國恥的熱心、和憐憫與國的至性、都打動起來、又敬慕巴比陀、是箇豪傑名士、見巴比陀下了臺、出堂外來、卽有幾箇熱心的人、擁著圍著、一一出來、口中都說道、這人實是可敬可愛之至、安度俱、瑪留、也齊到會堂外面、那瑪留更爲喜悅、心內想道、我先回演說、被衆人取笑、受了恥辱、今幸得友人代我出了氣、叫他不敢小覷齊武、說齊武無人、獨自得意揚揚、滿心歡喜、那先的羞慚的念頭、丟在東洋大海去了、這巴比陀與那些圍擁的人、應酬了一番、

即便脫身與瑪氏安氏同赴旅店來，路上看見那街市怎麼的繁盛、房屋怎麼的壯麗、那屋上的雕刻、亦精巧異常、三人互相稱歎道、難怪他文物美術、爲列國模範、卽據這些上面看來、我齊武還是不如、巴氏瑪氏、又各告訴別後的事情、那時紅日西斜、天色欲暮、三人便擇一個旅店住下、又談論些回復的計策、又說今天阿善的會民、都動了愛憐的念頭、回復的事、倒有幾分可望、不免各帶些喜色、正談論間、聽說有箇人來訪、道是方纔在會堂聽了巴氏議論、特來相訪的、三人卽接他進來、互通姓名、知那人是阿善民政黨裏的人、叫阿慈頓、年紀三十上下、像是箇熱心之士、當了阿慈頓、問他遭難的原委、及回復的胸算、巴比陀也略吐露大概、看了那人、似動了憐心的樣子、卽訪問了阿善行政議官有名的人、又問現在國內的情形、把要求援助的話、也對他說了、那阿慈頓道、阿善自古卽是政黨最多的國、現在也有三派、一民政黨、一專制黨、還有一黨看勢而爲進退的、叫曖昧黨、三種中最強盛的、是民政黨、專制黨也有幾分權力、民政黨爲行政議官的、是李志、法馬禮他們、專制黨爲行政議官的、是亞留、智比壯他們、這回諸君要乞援時、止有民政黨可賴、至於專制

黨怕與貴國奸黨、是相通的、於回復齊武這事情、反有大礙、依我看來、諸君要請應援、在政府裏真能盡力的、怕沒有過李志的了、這阿慈頓、把自己國情、詳細細述了一遍、又說了些閒話、自去了、巴比陀他們、本來曉得阿善內情的大概、今聽了這話、越發明白、三人即打算到了明日、要見李志一番纔好、當夜即收拾安息、無話、卻說次日巴比陀、留瑪留一人在家、與安度俱、同到李志家來、這李志當三十奸黨專權的時候、以一個少年、奔走國事、作了許多功業、現在年紀五十有餘、膽氣甚壯、年紀雖老、語言笑貌間、時形遠大想頭、古人所說的騏驥雖老、志在千里、即是他的好贊語、當下與兩人相見了、兩人通了姓名、說明來意、及自己的國難、李志安慰了一番、說我當三十年奸黨得權那時、也經過怎麼怎麼的苦難、祇要我自己不爲挫折、便是贊成我事業的材料了、兩人齊聲道是、也謝了他的教誨、那李志見巴比陀言語舉動、卓爾不羣、是箇大有作爲的人物、即便喜悅異常、說道、我自替你們盡力、我們那時、受遇齊武的援助、正該報服、況且我們是自由主義、要以進人民幸福爲心、即是他國民受了壓制苦難、還要救的、況是你齊武麼、即便一口應承、許借給他

五六千人、入齊武國境、斬除奸黨、又替他們計算道、恰好齊武人心洶洶、不服奸黨、奸黨的權力、還沒大行、即宜乘時舉事、方望成功、若要遷延時日、奸黨權力、次第飽滿、那便難了、初然之火易撲、燎原之火難滅、齊武回復、除了現在、便要難萬倍了、故現在一刻、價重千金、我便要在政府裏、極力爲你主張、事成不成、過日給你箇信罷、

巴安二人聽了這話、甚是歡喜、心內想道、我國民有福、遇著這箇熱心的人、真是與他自國的事一般、這李志又與二人應酬了幾句、二人自辭行回寓去、

卻說李志即日把那齊武人民不幸、我們受過他的援助、這回宜發兵援助的議論、在政府發明出來、祇是那專制黨亞留智等、和民政本是反對的、聽了這話、不論怎麼、便大加攻擊起來、說阿善自披旁列沙大敗以來、創痍沒有復原、自己尙且衰弱、何能管外人的事、阿善今日的急務、祇能自己生聚教訓、增長自己國勢、何能因毫無關係的事情、再與斯波多開戰、齊武本是可憫、前日本有恩誼、究竟自己國家要緊、自己還怕難保、何能援助別人、這亞留智等、也把這話在政府發明出來、與李志爲難、李志又百端陳說利害、說據現在希臘列國形勢看來、齊武阿善是唇齒相依

的、齊武一亡、餘波一定及我阿善、我們宜乘齊武危難的時候、與齊武合力、報我國仇、又豫防將來禍患、又扶助與國獨立、實有數便、那專制總是力辨不從、這時阿善承大亂以後、人人苟且姑息、偷安無事、所以曖昧黨也服從那種議論、說出兵應援齊武、不止不能救他、反於自己有害、兩黨既不從、那與李志作對的人、便差不多佔去三分之二、原來阿善的制度、凡行政議官有提出案件出來的、先從政府九名行政議定可否、再招集五百名公會會議、議定了、再付人民公會會議、這回李志提出的應援齊武案、既有大半人不依、政府裏便不行了、若要再招集五百名公會開議、那開會卻有定期、并且這箇時候、阿善人民的政治思想、不比從前、有事時只看政府的趨向、行政議官是怎麼樣、他便是怎麼樣、李志既被亞留智等所阻、眼見得是難以爲力、祇得退出政府、心內歎息道、我國偷安旦夕、不顧利害、大難恐將在目前了、又先許諾了巴比陀所請、今多半是難成了、便寫一函、告知巴比陀等、卻說巴比陀三人得了這信、甚是失望、憂色愁容、不可言狀、真是萬難交加、挽回無術、巴比陀獨道、這國的好黨、與回復齊武事件爲難、這國的人民、豈沒有慷慨熱心的人、依我

見來、我們在此地百端陳說利害、感動他們的義心、回復的事還是有望、不再生計較、空自嗚呼歎息、有何益處、兩人依言、自此仍依舊思索別些計策、按下愁腸來、看官聽說、天下有許多沒用的人、一經挫折、或忍耐至再至三、卽意冷心灰、不是醇酒婦人、便是斂手坐待、不是終日歎息、便是滿腹牢騷、到底仍是無成挫折、還是被人挫折了、看巴比陀他們、國內遇了對頭、跑到他國、又遇了晦氣、此回之後、還遇了種種苦難、源源而來、層層相逼、他們仍是如常、毫不介意、所以苦盡甘來、終要成功、這不畏阻力、便是他們過人處所、便是他們定要成功的左券、正是

事不如意、英雄之常、惟彼能者、不遭挫折、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巴比陀古殿談逸事 安度俱夾道遇歹人

卻說巴比陀、那天的演說、字字熱血、言言至理、卽時便誼傳遠近、那巴氏演說筆記、購閱者爭先恐後、便一時傳布全國、因此國民大憤、巴比陀的聲名、也轟轟於阿善國內、那齊武志士、逃亡在外的、知道巴比陀在這裏、便爭來相就會議、於是巴比陀、

所住的旅店、爲齊武亡命的聚會處、卽爲齊武罪人的逋逃藪了、齊武志士、旣日集日多、天天相會、作種種請應援的主意、在政府的人、旣求他不允、便一心對那些人、用種種手段、或赴會堂演說國難、或赴鄉區鼓勵人心、或與志士交通、或與權要往來、總要回復齊武、埽除奸黨、方始甘心、真是處處秦廷、天天泣血、箇箇包胥、卻總不得如願、這些志士、有時閒暇了、卽到本城內有名的美術館、書籍館、或政事堂、議事堂等處遊玩、一則散散心靈、免生煩厭、二則訪訪阿善的風俗、與自己國民做樣、這阿善都城、是希臘境內的第一文明區域、一切學術、都從這裏發源、又在這裏總滙、是百工技藝的淵藪、聲明文物的賽會、當年政治家兵理久執政、在這周圍、築著城郭、凡公私大小的家屋、都包括在內、這時城內雖承大亂凋零以後、到底非別國所能及、齊武的人來到這裏、恰似滇黔等處的人到著楊子江一帶地方一般、又似昔日的東洋人到著今日的倫敦一般、自然羨慕驚歎、自覺弗如、且說巴比陀、瑪留、安度俱、三人、一日、訪問阿慈頓、談論一番、卽便回車、三人商量道、今日天氣過早、我們何不尋訪幾處名區玩玩、方纔歸去、三人無不興高采烈、卽信

步行來先登著一箇高丘、叫枯綠坡里、在都城中央、又登落帕泥、也是一箇高丘、在枯綠坡里西南方、高等裁判所、建設著這上面、又到夫季、卽人民公會堂所在的地方、這三邱都是阿善都城的名區勝地、極壯觀瞻、這三人遊畢、餘興未盡、日色過早、便又互登一箇小邱、在枯綠坡里北面、比先那三邱略低、三人遠遠望見一座廟宇、甚壯麗、及到面前見著塊扁額、寫著鐵雪林幾箇大字、知卽是這廟的名字、安度俱、卽與瑪留、閒話道、這廟真是壯麗、我在齊武沒有見過、祇是廟怎麼建的、是箇甚麼原故、你知道麼、瑪留道、不知道、巴比陀道、我倒聽得說過、我便告訴你們、這是阿善一箇國王、叫鐵雪子的遺骨、埋葬在這裏、所以爲他建著這廟、安度俱、又問鐵雪子是怎麼樣、巴比陀道、這人的事跡、歷史上也略有些、今天尙早、我們在這裏坐談數刻不妨、我便說他的逸事消遣也好、卽說道、阿善古時有箇國王、名二修斯那、王后名二吶、當那時國內大亂、這國王不安於位、便與王后同投止那岳家避難、後國王把妻子託岳父照管、自己一人歸國、謀勘定騷亂、那時二吶已懷妊在身、二修斯王卽與二吶到一高山、那山上有箇石穴、二修斯王卽把一口劍、一雙靴、埋放穴裏、叫

十餘人運一大石頭蓋著，對二叻后道：將來若生得男子，能舉起這塊石頭，卽是我的兒子，我傳位把他。若未能舉起，卽叫他休來見我。這劍和靴，便是證記，說罷，便在上山與王后相別，徑自歸國去了。後來二叻后分娩，果產一男，大喜，命名鐵雪子。及長，沈勇多力，不讓父親。二叻后叫他去取那塊石頭，便輕輕舉起，卽把二修斯王的話，述與他聽，叫擎著這證記，去見父親。那時盜賊橫行，旅人來往，狠爲危險。鐵雪子也不懼怕，大著膽，自陸路單身歸阿善來。途中不但爲不盜賊所傷，反殺了許多惡賊。內中有箇最強悍的，常用人身作寢床，悍勇殘暴，所向無敵，都爲鐵雪子所殺。鐵雪子慄慄飄飄，歸國見父。二修斯王呈上表記，二修斯王大喜，告訴百姓，說我得著一箇大力的兒子，這些百姓，也聽說他沿途如何的驍勇，便無不敬他愛他。這是阿善因戰敗，與苦列土國訂約，每年應送童男童女七箇把他。原來這苦列土國，昔年有箇智巧家，叫特達禮，修著一棟廣大的迷室，房屋灣灣曲曲，僅有一條路，可以出進。若些微走錯了，卽不能出門，不遭害也要餓死。這迷室裏，有一箇妖魔居住，那妖魔的形狀，半人半獸，好喫童男童女。這苦列土國恭敬他，每年送七箇童男與女，給

他受用、因阿善戰敗、便向阿善取索、阿善無可奈何、祇得依他、這回鐵雪子、聽得這話、便不由不大怒、卽自己與童男女、同到苦列土國來、照例從阿善送到的童男女、要先送入王宮、待國王親自查看一番、這時鐵雪子、入了王宮、也是宿世有緣、那國王有一妃子、叫李多憐、是箇絕世佳人、年方二八、怎麼一見鐵雪子、便生愛慕的想、思相敬相愛、甚是多情、便送鐵雪子、一網絲線、也是表他情意、這鐵雪子、與各童男女、入迷室來、卽用這絲線、自室外直牽進裏頭、逢柱逢灣、便繞一卷、直入室中、正逢著妖魔、卽拔劍斬死、因有線作記、便不錯了道路、一徑出來、這時通國無不服他神勇、嘖嘖稱道、那國王也怕了他、又愛他、便賜李多憐、給他爲妻、自此阿土兩國、互通婚姻、格外和好、那阿善人民、免了歲貢男女的苦處、更自感激、後鐵雪子、登了大寶、說還有許多偉績、噲炙人口、及至死後、國人便立這廟、作他的記念、那與童男女赴苦列土所乘的船、還有說存著在這裏的、巴比陀說畢、安氏瑪氏二人、甚拜服他博學、那瑪留、更加打動念頭來、心內想道、怎麼現在沒有那們的妖魔了、若有、我也好立些功業、一時沈吟起來、呆想不語、這也是他急於作事的熱心、然想找出箇妖魔

來、卻未免熱腸有餘、而智慧不足、若是巴比陀、便沒有這們想頭、閒話休題、且說三人當下閒談了一回、又眺覽了一回、覺得天已不早、便一同回去、這時他們到阿善、已二月有餘、巴比陀、雖聲名赫赫、回復的事、任是一分沒就、心內狼不自在、一日、三人正在無事閒談、聽說勢應本也到阿善、在某處購著一所房子住下、三人即往相訪、果然來了、四人相見、談論許久、無非是些與回復齊武有關係的話、也不題了、巴比陀、又說在我旅店裏議事、狠不妥當、不如到這裏會議爲好、勢應本是富家、所購房子狠大、便一口答應了、自此志士密議會、又移到勢應本家來、

卻說齊武好黨、好容易請得斯兵、握了政權、今幸得如願、便任意胡爲起來、把四百名公會及人民公會廢了、改作完全的寡人政治、把立法行政二權、都歸自己掌握、不准人民干預、把自己黨類、選幾箇作行政議官、自捉拏威波能那一天後、不出三月、凡有權力的官職、盡是自己黨內人、又知人民必想回復民政、便禁止人民聚會、如我中國歷代所謂偶語者、棄市腹誹者、刑的禁令一般、又嚴捕密查、凡有志的都逃避他國、否即定遭捕拏、如我現政府嚴捕新黨一般、種種暴虐、無所不爲、早經二

三箇月、見國內還沒有動靜、人民及各些志士、祇敢怒而不敢言、心內好不喜歡、忽聽得巴比陀等在阿善、到處訴說國難、感動了全國人心、若沒有亞留智等死力相阻、卽有兵來討賊、便大驚駭、忙與自己黨羽商量、著十數名刺客、到阿善暗殺巴比陀一班志士、那些刺客、也是豬一般的、不管那箇好那箇歹、止要有銀兩官爵把他、便替他出死力、當下奉了奸黨差使、同到阿善來、這阿善行政議官亞留智、與齊武奸黨亞留知、有些葭莩、又臭味相投、所以保護從齊武來的刺客、又告知各名士的住處、可憐巴比陀及一班志士、性命之憂、近在眉睫、還不知不覺、每夜集勢應本家會議、一夜、巴比陀三人、例應赴勢應本家來、出門不過數十步、忽瑪留腹痛、越痛越緊、苦楚異常、巴比陀無奈、祇得對安度俱道、我今晚不得不送瑪留回寓、眼見得是不能入會了、你且先行、替我對衆人說明一聲、說畢、卽親伴瑪留回寓、招醫下藥、歷數時久、方纔略好、巴比陀心內少安、忽見幾箇志士、慌忙進來、巴比陀問有何故、那些人吁喘喘的道、今夜例會、你們三人、祇有安氏一人在列、會議還未完、便要辭歸、說是瑪留有疾、不能放心、祇得依他、他卽伴二三志士同回寓來、到著中途、忽遇四

箇歹人、出於不意、刺中安氏胸膛、登時身死、餘兩人捨命逃走、也負著重傷、始得回歸密會所、把這事說知各志士、大驚、忙各執兵器、跑尋原處來、早已四箇歹人、不見一影了、可憐祇有安氏死於地上、這四歹人、想是奸黨遣來的、也不止四箇、安氏既已身死、不能救回、總是我們後來、要好好保重、又對著巴比陀道、你是奸黨最注意的人、尤宜慎之又慎、今回若不逢天幸、瑪君沒有病、便早爲齊武國殉難了、兩人聽罷、大驚、又痛哭安氏不已、那幾箇志士、勸慰一番、自回去了、自此志士深加戒慎、到處留心、甚至門都不敢亂出、次日阿善人民、也曉得這事了、便覺得齊武志士、更自可憐、均要政府捕拏刺客、政府逼於公論、祇得勉強依允、卻是亞留智一班人暗中保護、何能容易就擒、并說有三箇藏匿亞留智府內的、那李志聽說這事、替巴比陀甚是擔憂、卽遣書巴比陀、請他到自己府中來住、巴氏甚爲感激、便與瑪留同搬李志家來、那安度俱是已死了、正是

大業未就、

良友先亡、

對景感觸、

能不悲傷、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佳人遇名士分外留情

奸賊戮正人神人共憤

卻說巴瑪二人、知道有刺客行刺、到李志家中住下、便各變名姓、巴比陀改名洪農、瑪留改名明倫、那主人李志、接待極爲恭敬、另撥府中深處一所房子、給他們住下、叫幾箇精細婢僕服事、又令自己內眷與客相見、也是所謂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的原故、那李志卻無兒子、早喪妻室、單生一箇女兒、名喚令南、這令南小姐、風姿美麗、性情利發、是一箇絕世的佳人、聰明的女子、芳齡僅十九歲、這時代女子教育、卽有音樂裁縫等類、所以又長於詩歌吹彈、因是箇傾國傾城的絕色、要得頂天立地的丈夫、方能相配、所以還沒婚嫁、這時巴瑪二人、住在李府、那主人李志、是得了一箇談友、每回政務閒暇、卽與巴比陀談論政治、或理學、甚是佩服、這瑪留不能作高尚談論、便時時談些武藝、或劍術、也不寂寞、這李志每日下午、退朝歸第、常到客房、與二客談論、所以每日是主客一處晚餐、因敬重二人是箇豪傑、也叫女兒一處會餐、所以每日晚餐、是四人同食、有時令南高興、還奏一番音樂、相助清談、當時那席上、卻很有趣味、一箇鬚髯壯士、一箇風流名人、一箇五十餘歲的老翁、一箇窈窕

欲仙的淑女，恰好似老杉怪柏，同著二株天桃嬌李，共樹一處，真是又奇又趣，祇是這時希臘風俗，卻與近來的西洋不同，凡一箇女子，不是大禮，不能與男子交接，除自己親類外，和男人談話，都是該稀疎的，這李志叫女兒令南，與生客巴比陀他們相見，還是愛敬他們，當作自家人一般看待，方肯這們樣，畢竟除了尋常應酬外，是沒交過一語，卻是人類交接，與偶像不同，凡男女相對，另有一種自動的活機，若兩相愛慕，更是不同，這回令南遇著巴比陀，一箇絕代國色，一箇優美名士，恰是天生就一對伉儷，自有一種不然而然的感情，祇是巴比陀心目中，都是回復齊武幾箇字，那里念及甚麼男女的情緒，這令南卻不同，對著巴比陀，另有一種心事，也不是甚麼懷春的妄想，不過是那自然的愛慕情，欲丟丟不下，欲割割不下，橫豎在心头來往，又說不出來，祇在有意無意中含情而已，這巴比陀那里知道，這且按下不表。

卻說齊武好黨，自顛覆政府以後，惟恐人心不服，既得了政柄，又復失去，便處處探偵，防禁人民舉動，又怕過於急刻，激出事變出來，便也存留幾分舊政，把來撫慰人

心這也是小人患得患失的常態，祇是以斯明陀仁布威波能吳兒多，他們卽被禁在獄，背後又捕得幾名志士，共是二十餘人，奸黨恨他們不過，若直把他們處刑，又怕激起事變，祇得把他們禁錮一處，不敢放輕，又不敢下手，早經了五六箇月，至第二年春季（按齊武政變，是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二年，卽中國周秦之間，這是紀元前三百八十一年），那國內有幾名志士，想刦牢獄，救出他們來，卻因作事不密，被奸黨探知，所以以斯明這一班名士，仍在黑暗牢獄裏，這奸黨見有人刦牢，恐怕走了各名士，甚不敢放心，又不能卽刻把他們怎麼樣處決，左思右想，想出一條計策來，仍是要仗斯波多權力，挾到自己國民，便著幾人到斯波多來，說想把以斯明等，作列國公犯處辦，請斯波多出來干預，那斯波多因去年援助奸黨，覆了齊武政府，卽有許多與國，不以為然，說斯波多堂堂一箇盟主，不應有這卑劣不正的舉動，便暗地生了離心，這斯波多政府，狠是憂心，想除去這箇惡名，卽歸罪於將軍法美，說這事情是他一人做的，不是政府本意，卽革了他官職，又罰了許多財帛，卻不久又復起用，那罰金也不過是一句話，并紮著幾千戍兵，在齊武都城，沒有撤回，這何

能掩盡天下耳目，所以希臘全土，皆鄙薄斯波多的行爲，斯波多也受輿論不過，見這回齊武奸黨，有所請求，直拒絕了，怎當那些奸黨相請至再至三，便不好推辭，祇得遣使告知各國，表明以斯明他們的罪犯，請各國使臣，公會審說，齊武審問犯人，本屬自己內政，他人不得干涉，祇因這回犯人是對於希臘列國的罪狀，凡希臘列國，可以從中干涉，這使臣把這話傳到各國，便有那同盟內十一國，不敢不遵，各打發一箇裁判官，到齊武來，斯波多也遣三箇裁判官，同赴齊武，這齊武奸黨，見斯波多允許了，與各國共遣使臣到來，得意揚揚，先傳布國中，說在某日內，會某某等國，公審某某等罪人，這話一出，驚動了許多人民，來趕傍聽，原來齊武古來舊法，凡關於國事的罪人，官吏處斷不當的，人民即可趕來旁聽，這是自由制度，歷來的習慣，所以這日，便有許多替正黨含冤，及要看他們如何處置的人，趕入裁判所來旁聽，祇見堂堂大廈，高聳半空，四門有許多衛士守把，中堂正面排著公案，那一十五名法官，一齊坐著，像貌皇皇，威儀堂堂，在那上面，兩旁站著幾箇書記，是錄罪人口供的，公案之下，有平面席，即囚人所的地方，兩旁列著許多衛士，以備不虞，還有廣

閣迴廊即人民旁聽的所在了，不是齊武國的裁判所，那有這們壯麗，不是審對於列國有大罪的犯人，那有這們緊要，祇聽得漏鐘一響，會審時刻已到，呼聲一出，引出兩箇犯人來，都是正黨裏琤琤卓卓的，一箇是以斯明，自去年國變那天被捉，監在黑暗獄中，半年不見天日，又受了種種不堪的苦楚，所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又那天是在政府著朝衣被捉的，今衣則如故，其形已非，污垢無狀，蟣虱成堆，比那在政府辦事時，覺得昔則如火如荼，今便令人欲嘔，然一片憂國愛民的熱心，一一鬱積胸中，今顏色雖悲憤不堪，雄心自勃勃欲露，又一箇是陀仁布，與以斯明一同被捉的，也受過多少苦難，惟顏色既枯，心氣亦暮，早現出一種疲勞樣子來，那時旁聽的人民，看著兩箇名士，那種零落衰殘的形狀，真是難堪，淒然欲淚，祇聽得堂內叫一聲肅靜，滿堂寂然無聲，那齊武一箇法官，高聲數說二人的罪狀道：波斯是希臘列國的世仇，你們受他的賄賂，便連合慕知亞諸洲，替波斯盡力，是你們對於列國的大罪一，你們連合慕知亞以後，便出兵侵掠列國，擾亂希臘全土，平和，是你們對於列國的大罪二，法官說完，那些旁聽的人民，頗帶怒意，心內想道：欲加之罪，何患

無詞，這真是冤屈他們了，祇見那囚人中的以斯明，反帶著旁若無人的氣概，對著十五名法官冷笑道：「我們辨明這罪狀，先要向最上位的斯波多法官問一聲，昔斯波多受波斯賄賂，出兵侵略列國，是世人所共知的，不知什麼時候，問明斯波多的罪了，這時滿堂旁聽的，無不動搖，似有抵掌稱快之勢，以斯明又道：『說我們受了波斯賄賂，難道沒有證據？若有證據，我們是甘死不辭，今不見證據，不是誣我是怎麼？我爲行政官時，連合慕知亞諸州，實有那事，祇是我欲保齊武人民獨立，勢不得不連合慕知亞諸州，以與敵國爭抗，是盡我護國職分，若說我盡護國的職分，是擾亂希臘平利，爲列國罪人，那我是求爲列國罪人而不得，若求不是列國罪人的，應是怎麼樣纔好呢？』說畢，那旁聽的人民，更忍不住，便一齊咄咄稱快，那警固官便叫衛士馳逐閒人，不許誼擾，裁判所堂上，便生一番大混雜來。這時各法官都沒有句話可講，那同盟十一國法官，更覺得以斯明二人，格外可憐，祇礙著斯波多的法官，不好說話，那斯波多法官，忽然對犯人道：「你們作行政官時，聽說你們國內失政，人民怨苦，那都是國憲的弊病，你們反主張民政，不改舊法，這便是你的大罪，以斯

明聽得便大怒道：我國人民怨苦民政，是那里得來的話，我國民在這裏，便可問我，并且這是屬齊武內政，齊武的法官，或可糾彈你，斯波多法官何能干涉麼？說畢，這斯波多法官漲紅滿面，無言可答。別些法官又與以斯明問答了幾句話，以斯明總是有理不能折他，祇得退堂。次日，各國法官便開箇罪狀判決的會議，議定以斯明二人罪名，那十一國法官懼怕齊武斯波多的威武，都唯唯諾諾，定了死罪，即日不管皂白，不分曲直，把以斯明二人斬首號令，可憐這以斯明自壯年盡力國事，內謀人民的幸福，外連合慕知亞諸州，以與斯波多爭抗，又誘導後進，壓服奸黨，實是齊武國內數一數二的人物，不圖遭這些奸黨無罪無辜，喪了身命悲哉。

卻說這奸黨自殺了以斯明二人以後，人民越發不服，愈激愈高，便勃勃欲動起來，奸黨見人民暴動，便不敢再向別些志士生事，那斯波多也因殺以斯明二人以後，各國都斥他無狀，他自知理短，祇得告知奸黨，叫他不要急躁，生出事來，斯波多不好幫助，所以威波能及同志十餘人，得在黑暗獄中，過辛苦之歲月，這是後話。且說奸黨見人民越發不服，便知彌縫苟且，不能了事，把那收拾人心的念頭丟下。

純用壓服手段、凡國中要處、都叫人守把、嚴防志士交通出入、自己常帶許多衛士、一來護身、二來可以隨時捕拏形迹可疑的人、所以志士在國內的、一刻也不能留、陸續逃奔外國來、祇有阿善最多、也有許多變節、趨附奸黨的、就中如比留利、本是正黨中出色人、與巴威二人、是極相好的、今反變了初心、諂媚奸黨、得了顯職、又如加倫、全拋國事、毫不與聞、住在一條小巷子內、日日閒遊取樂、任他甚麼回復事情、總不掛著心頭、試看正黨盛時、他們是怎樣高興、今比前是兩箇人了、真是不解、這時齊武國內、不見箇志士的影子、祇有奸黨一夥、得意洋洋、任情暴虐、所以齊武國內、是黃霧漫漫、天日無色、純是一股邪氣、罩滿國中、若不經各志士後來大改革一番、還說甚麼漸漸興盛、立於盟主的地位麼。正是

國之興衰、存乎政府、奸賊立朝、不亡者鮮、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美人暗救英雄

志士潛居村野

卻說以斯明二人被殺後、齊武志士、越不能在本國安身、都逃奔阿善來、所以志士

在阿善的、日集日多、將近三百名以上、內中既有富的自然也有貧的、初次還大家通融互用、後便漸漸告罄、各志士又因深避刺客、不敢出外張羅、人數既多、錢數日少、各人之囊中有限、坐食之日月無窮、早過五六月、卽不能生活起來、因此那一夥志士、有些能以手藝謀生的、祇得打算箇自立之計、不論下等賤業、也降身苦幹去、回想在國時、高車駟馬、豈不尊貴、因爲國爲民、受這樣苦難、真是可憐、祇有巴比陀兩人、承李志厚意、在李府住下、還沒有憂苦、這李府中令南小姐、對著兩位客人、祇是一種敬愛心、沒涉半點邪念、可見他家家訓、素來是嚴正的、後來因他父親時時欽贊齊武巴比陀、人品如何優美、器量如何高大、是世界稀有的男子、令南聽了、便有些疑心、每與客相會、卽隨處留心巴比陀的舉動、凡言語、容貌、進退、應對、無不注意、便覺得這人、又嚴正、又溫和、既不險烈、復不放縱、格外有種可敬可愛的別致、與父親所欽贊的人、若出一轍、便把那恭敬心、變出一種愛慕情來、卻是李府房屋廣闊、客房與內室、相隔遠甚、那時候的風俗、又不許婦女出入男人房室、所以令南與客、不止接談甚少、卽會面也是稀疏、那家內園庭、雖任男女出入遊玩、卻是中間隔

著鐵欄杆、男女各在一邊、不能通行、有時巴氏二人、在園庭遊玩、令南也率著侍女、由那邊出來、遠遠地花卉樹木間、望見依稀人影而已、分明數武地、顯是萬重山、其情之苦如何、是可想見、一日、令南在庭園遊玩、見箇客人、也在那邊閒遊、卽有一箇侍女、名喚比存、善窺主人意見、想討歡喜、便對令南說道、我代小姐去問一問、看洪農（巴比陀之假名）伉儷沒有、令南止是含笑不答、那比存見主人沒有強止他、卽繞道走到男人遊玩的那一邊來、卻不見洪農、祇有明倫（瑪留之假名）一人、在那裏散步、這明倫本是他們平日所罵爲粗莽漢子的、祇是既奉小姐、命到這裏、不得不問他一聲、便走近前來、恭恭敬敬的說道、願君恕我唐突、不知這洪農君、可曾婚娶沒有、瑪留素來不喜婦人、忽然來箇女子、卒然問他、很不快意、答道、巴君若是英雄、不喜歡婦人的、比存聽得、又好氣、又可笑、卻又再問道、怎麼是英雄、便不婚娶了麼、瑪留更不耐煩、大聲道、洪農君是箇不喜女色的豪傑、祇這一句、把比存嚇了一大跳、耳膜也驚破了、再看明倫那幅臉、是要殺人了、便不好意思又問、忙跑回令南身邊來、心內罵道、那裏來的這箇人、不止容貌討嫌、連氣質都是粗暴已極、就是亞

府某某的姐夫一般，真是可惱可恨，原來這比存與行政官亞留知家一箇女婢相友，這女婢所嫁的丈夫，極其粗暴，所以他們時常把來作話柄，這回受了瑪留一頓槍白，好不煩惱，卻又沒問明洪農娶親沒有，不好對令南說出，祇好暗地咒罵便了。又過數日，那比存有事，要會他那箇女友，子到亞留知家來，許久，方纔歸去，令南問是何故，比存一一告了，又說，我在那裏聽得件好事，令南問是甚麼事，比存說道，我在亞留知家，聽得隔壁有人暗地議論，說今晚要在某處殺那箇在公會堂演說得大聲名的齊武巴比陀，那巴比陀我也聽人說過，是很有才略的，誰料要遭這奇禍，豈不可惜，這比存影影響響說了一遍，當婢僕的人，原好扯幾種不要緊的事件，說是甚麼奇事新聞，以與主人攀談，討主人快活，卻不料令南聽得這事，是極關心的，當下令南聽了，若是別人，便要驚慌起來，他卻不然，仍靜鎮如常，細細問在甚麼地方，又甚麼時候，比存一一回明了，令南又道，爾去客房問，看兩位客人在家沒有，比存答應了，便到客房來，那時已是點燈時分，去那些人約殺巴氏的時刻，不過一二時了，比存卻那里知道令南心事，慢慢步到客房，祇見二箇客人，祇有一位在家，

卽前日所遇的那箇粗莽漢子明倫，好不有氣，卻是主人叫我來的，祇得問瑪留道：不知還有一位貴客洪農君，都在家沒有？祇見瑪留圓睜著眼，大聲喝道：洪農君是不近女色的豪傑，一生不娶妻室的，你來作甚麼？快些出去，不要惹我性發。比存受了這幾句話，好不有氣，祇得回內房來，告明令南，令南聽了，又著急，又好笑，急的是這人命在頃刻，還不知道，笑的是明倫不曉人情，好意問他，反這們踢踏別人，卻也無法，祇得自己跑到客房來，把比存聽得的話，一五一十，對瑪留說了，又道：若不快些赴救，巴君性命，祇在頃刻之內了，還沒說完，瑪留便大怒道：這們樣麼？卽提著劍，大踏步出門而去，也不交付令南，也不道一聲謝，自去了，令南看著樣子，呆了一呆，也自回房，那時已是三更時分，朦朧秋月，隱約雲間，既不大明，復不大暗，阿善都城街上，略略看見人影，瑪留氣暴暴跑到刺客所約的地方來，果見有三箇人影，也不管是真是假，大叫一聲：奸黨！伸手把兩箇人的衣襟結住，卻不料一人沒有結著，早先走了，又結住別人的衣襟，何能捉住別人？所以又有一人，扯斷衣襟，捨死逃命而去。這時瑪留手內，祇剩得一箇，那一箇走不脫，便拔出短刀，想把衣襟割斷，瑪留在

朦朧月影之下、見著劍光、急把那人一交推翻、提起右腳、對準頭上攝去、那人何當得瑪留神力、不過二三腳、便嗚呼死了、瑪留見那人已死、便跑到密會所來、（卽勢應本家）一把以上的語、對各志士說了一遍、手舞足蹈、甚是得意、內中有幾箇細心的、忙問道、你所殺的、確是我國的刺客麼、瑪留經這一問、彷彿自失、原來那時我祇圖殺箇快活、卻沒尋出他確是刺客的證據出來、便呆然不答、那些志士、見瑪留沒有認明真假、一齊大驚道、儻或是殺了阿善人民、卻怎麼是好、便有幾箇志士、同瑪留赴回原處來、忙把死人懷中一搜、搜出兩封書信、用燈火照著看時、第一封是齊武奸黨與刺客的、是誇獎他們辦事用心、以後宜更加努力、并還要再派刺客以相幫助的意思、第二封是亞留知一張字條、是現在政府嚴捕刺客、叫這夥人隨處留心的意思、志士得了這兩件證據、方纔放心、又深恨本國奸黨、太無道理、又賞贊瑪留殺得有功、這瑪留先前見些志士、箇箇擔驚、便也恍然大悟、後來得了證據、始喜悅非常、又近來幾箇月內、沒有殺過一人、悶得很不快活、今在這刺客身上、少少試回手脚、好不得意、當下那些志士、又問瑪留怎麼得知這箇事情、瑪留恰要說出令

南的話、忽又悟道、我說出令南來、不是與巴君有些關礙麼、記得那天、巴君所說的鐵雪子與李多憐的事、兩人未成夫婦、私下有情、是暗中的事、令南有情在巴君身上、也是暗中事、我不能把他說出來、祇得含含糊糊、敷衍兩句、這些志士、都明白瑪留平日爲人、言語有些不安、也是常事、所以不詳細窮問、誰知瑪留有時也聰明麼、這些志士、有了兩封書作證、便不怕別人誣他誤殺良民、都放下心、祇是他們既知道奸黨有這們惡舉動、卽愼益加愼、因此三百餘名志士、分了幾組、一組居阿善與本國毗連的地方、奸探聽本國動靜、一組散居阿善都城、餘幾組都在阿善各村落雜住、外派幾名通信委員、專通幾組的消息、凡各志士、均匿身各處、不通往來、有甚麼事要商量時、祇通知通信委員、這通信委員、再通知別些志士、所以自後、各志士的住所姓名、連自己同志中、都不知道、何況奸黨、所以這些志士得免刺客患、且按下不表、

單說、巴比陀這晚和瑪留自密會所歸來、方知令南救我、心內很感激不淺、又不知令南怎知我卽是巴比陀、很摸索不著原由、祇是巴比陀既保全有用的身體、瑪留

既已殺了刺客，救了良友，二人心內，很自歡喜不迭。然二人之外，還有一人幫著歡喜，看官試猜猜，是誰人？次日巴比陀欲對主人謝他弱女，昨天晚上的厚意，卻主人早已清晨上朝去了，要日暮方纔歸來，便欲親對令南道謝，又是乘主人不在，與他家內眷相見，未免有些嫌疑，便想出一計，不如遊玩庭園，或者可以相見，便信步往庭園中來，這令南見昨晚巴氏無恙，很自歡喜，知巴氏今日或者可在園中相會，早打扮停當，出樹草間閒遊，果見巴氏立著鐵柵邊，隱隱呼我名字，這令南與巴比陀，雖相處數月有餘，究竟是沒有在無人說過話，況且平日卽或交語，也不過應酬常禮罷了，所以得巴氏輕呼名字，這是頭一次，令南聽得，比甚微妙音樂，過攢耳些，好不愉快，便嫋嫋婷婷，步往鐵柵邊來，兩人各低著頭，不好仰視，巴比陀便謝昨天的厚意，并問如何知道我的真姓名，又說承小姐美意，救某患難，若要某作甚麼事情，或要某的甚麼物件，某自盡心盡力，不辭煩苦，那時把眼偷看令南神采，真是春花秋月，羞比嬌妍，神女天仙，無茲妙麗，較之平日，格外斷我心腸，消我魂魄，不知是甚麼緣故，這令南聞著巴氏一言，已是達了志願，便欲有所陳啓，還未開口，那巴氏

也恰欲說完、那時兩心蕩漾、兩意纏綿、假使兩人之中、有一人有所請求、那一人自連聲諾諾了、正欲語未語間、祇聽得瑪留在那邊大叫洪農洪農、兩人無奈、祇得別去、令南還猶自在鐵柵邊立了許久、見巴氏去遠、方纔歸房、自這番後、巴氏也不能忘情令南、那感恩的情意、便慢慢變出愛戀心來、及至日晚、主人李志、始自政府歸家、已聽得齊武志士殺刺客事情、便直進客房、恭喜兩人無恙、并囑後來善自保護、兩人都謝了、又當面對主人謝令南厚意、李志又說道、你二人久住都城、雖隨時小心、到底總有不虞、不如搬去鄉下爲好、恰好我有一所村莊、在城外村裏、你們何不在那裏暫避幾時、二人都說很好、次日李志便設饌行筵席、與二人分手、數月同居、一朝離別、甚是戀戀難捨、那令南見巴氏忽要離別、更是淒涼無趣、便覺自己神魂、也隨巴氏搬去別處了、正所謂

離多聚少、

古今之常、

盈盈遠望、

亂我心腸、

自此巴比陀二人、便在阿善鄉村住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眈眈虎威強迫阿善

侃侃正論鼓激會民

卻說與巴比陀瑪留二人，同出國門的，不有箇禮溫麼？那禮溫自齊武國變那晚，與瑪留分別以後，便在波甯河邊往來找尋了許多次，總不見主人蹤跡。後奸黨搜索日嚴一日，便不能再在河邊往來，祇得歸自己家裏來。那左股既受了傷，初次還不緊要，後來傷創漸漸發作，動作不能自由。天天坐在家中納悶，及聽得巴比陀在阿善演說，感動會衆的話，始知主人無恙，方略略歡喜，便想趕入阿善找尋主人，卻足疾不癒，行步艱難，祇得暫在鄉村住下。一面醫治足傷，後又聽得本國發遣刺客，在阿善殺著箇志士，鄉中消息不確，恐怕便是主人，好不著急，卻足傷還未癒，仍是無可如何。光陰如矢，歲月如駒，早冬盡春來，已是齊武國變的明年。禮溫住在鄉中，已過五六箇月了，足傷稍癒，即決計要到阿善尋他的主人，卻是家中貧困，那天主人所分的路費，本不甚多，六七箇月內，伙食醫藥，已將用盡，祇好勉強強，半飢半飽，自鄉中赴阿善來，到了阿善，便向公會旅店各處探問主人消息，總不得見，連主人的同志，也不會著一箇。那時阿善都城內，風傳齊武志士，因避刺客的原故，早赴哥倫去了。禮溫便想主人也在哥倫，又離阿善國境，赴哥倫來。那時路費早已用盡，渺

渺孤身、有何法可想、祇得把餘下的錢、買一張琴、把主人平日所作的一首短歌、且唱且彈、乞食度日、於是乎聰明伶俐的禮溫、變成箇姑蘇市上的伍員、大名城外的燕青了、這吹彈歌唱、本是禮溫長技、所以沿途往來、倒有許多施主看顧、便由阿善到了哥倫、又在市街四處找尋、仍不見主人及一箇主人的同志、在哥倫握了三四箇月、聽哥倫的風評、又說齊武志士、還深匿阿善境內、不在哥倫、卽又回阿善來、遍鄉遍野、到處找尋、總是不知主人下落、原來禮溫初到阿善、是巴比陀因安度俱被殺、深匿李府的時候、及再回阿善、又是瑪留殺了刺客、移住李氏別莊的時候、他們二人、既變了姓名、又深避刺客、不常出門、禮溫那裏遇得著、所以費了一片苦心、苦志、總不能找得、禮溫既找不著主人、又鼓著琴、唱著歌、一面乞食、一面行到阿善北方的法須斯來、

卻說巴比陀瑪留二人、因避刺客、在李氏別墅住下、離阿善都城十餘里、山深野靜、甚是深密、刺客都不知道、所以勉強強、還過得日子下去、卻光陰迅速、又是新年、(紀元前三百八十年)阿善人民、都迎新送舊、互祝太平、祇有齊武三百餘名志士、

想起國內變亂、已有二年、歲月既過、大功未就、好不悲憤、那裏還有心在慶賀上面麼、這時齊武志士想回復本國的計策、祇有二條、第一是倡舉義兵、攻入國都、第二是潛身入國、乘機翦除奸黨、卻相時度勢、兩計都不能行、因爲舉義入國、不是三百餘人能濟的事、那時士良武等回復阿善、有齊武作了後援、常言道、冒險總要靠背處、士良武等有靠背處、雖祇七十餘人、也可舉事、這回齊武志士、倡舉義兵、阿善是不能作應援的、沒有靠背處、輕率舉事、以三百無援之孤軍、深入齊武內地、是必敗無疑的、所以第一策不能濟事、那第二策也因齊武國內、搜索甚嚴、凡有人往來、都要一張旅券爲憑、沒有旅券、總難進境、并且奸黨知道自己作惡太過、人民一定不肯甘心、故不准人民攜帶弓矢、自己出入、常常用著許多衛士保護、這回這些志士、若想用第二策、那國境卽難以進去、便或進去了、又不能攜一弓、拏一矢、遇著奸黨、祇好望他一望、何能近身殺他、所以第二策也是不濟事的、卻是這一羣慷慨悲憤的志士、苦心熱血、日積日深、恨不得即刻吞盡了奸黨、祇強要在兩條計策內、揀一條做去、便日夜商量、看那一條少些危險事情、內中便有勢應本多、莫俱的議論、說不

如先把一兩箇人潛入國內、看看國內光景、再作道理、便公選一箇極敏捷極精細的人、以安知本爲第一、安知本既被衆人公推、不能諉託、便變了衣服和姓名、由阿善國境、通行山野村落間、小心上面加小心、注意上面加注意、向齊武國都來、卻奸黨防察境內、很是嚴密、任你安知本十分精細、沒帶著旅券、怎能混得過去、便把安知本活捉去了、既捉了安知本、便嚴刑苦具、糾問在阿善各志士的情形、和那計算、安知本那裏肯招、後來被打不過、祇得略略說了、總不招出各志士住處、說是一切往來、都由通信委員傳遞、各志士住在那裏、實不知道、奸黨得了這話、雖不能再遣刺客、卻知道各些志士、是他們一黨的勁敵、有一箇在世、他們一黨、卽不能高枕享受清福、便一不做、二不休、再請斯波多政府、要假斯波多的威武、強迫阿善交出各志士來、恰值這時斯波多用事的人、是國王阿世刺、素來智略過人、早算道與齊武奸黨親和、能得莫大利益、見奸黨有所請求、便一口答應了、便遣一箇使臣、齎著國書、赴阿善來、使還未到、這風信早傳到阿善、阿善國內、便紛紛起了議論、有說斯波多國勢強盛、不好觸犯、應該依允的、有說齊武志士、應該保護、祇宜拒絕的、兩種議

論上朝堂、下閭巷、都講動了、因爲阿善自古有箇制法家、叫索盧、立出一條國憲、凡國政上有甚爭端、無論左袒、那種議論、或在中立地位、總要發揮愛國至心、盡自己國民職分、如有不關心國事、作旁觀的、卽籍沒他的家產、逐出國境、不認爲阿善人民、有了這們的嚴法、所以阿善人民的政治思想、比別國不同、卽些小政務、也要注意、成了一種好議論國事的習俗、這時國民的政治思想、雖比不上古來、卻這事是斯阿兩國治亂強弱的關係、所以國內的議論、還是騰沸異常、又這時的阿善、雖日近衰弱、卻任是希臘境內的強國、希臘各國、祇有阿善能與斯波多作對、所以齊武志士、都投奔他國內來、原想賴他的力量、方能抵拒斯波多、方能回復齊武、卻不料阿善有這些們萎靡不振的人、遇著斯波多這們的暴虐舉動、還要依從、這些志士、好不倉皇、好不著急、早過了幾天、那斯波多使臣已捧著國書、到了阿善都城、阿善政府、照禮迎接、受了國書、拆開看道、

齊武亡命者、潛伏貴國、謀爲不軌、此實擾列國平和之大罪人、願貴國速速捕逮、交與敝國爲幸、貴政府毋庸推諉、七日之中、卽望決示、

這封國書、明明是自恃霸威、強迫阿善、如盟主對同盟國一般、那裏還看得阿善是敵國、這阿善的民政黨、李志他們見了、便主張拒絕議論、那專制黨亞留智他們、卻主張應承議論、那偷安無事的曖昧黨、也有許多偏向應承議論的、說斯波多國勢強盛、若不依從、恐生出大不測來、所以阿善行政官內、便有二說平均之勢、行政官既相持不下、不得不招集五百名公會會議、

據那時的情形看來、人民公會、是隨五百名公會爲趨向、五百名公會、是隨行政官爲趨向、這行政官既兩說相持、招集五百名公會會議、那這回的事件、祇看這五百名公會怎麼樣、那齊武志士的性命、也祇看五百名公會怎麼樣罷了、那時齊武志士、想起數年來、受過多少苦楚、費了多少苦心、若五百名公會內、拒絕論一敗、那自己的性命、本國的民政、數年的苦心苦淚、都一齊收了、所以這五百名公會開會的時候、便有許多志士、趕來側聽、祇見嚴莊的會堂內、坐著擁擠的會衆、有許多巧妙的論士、各放出如河的辨口、有的說拒絕好、有的說應承好、兩黨各爭論幾次、祇見會民主見不定、怕事的人居多、主張應承論的、便佔了一大半、這些齊武志士、祇怕

要赴斯波多，不能再在阿善謀回復事情，釜中的魚，早晨的露，有何避死法子，祇願拒絕論內，出一箇極善言論的辨士，說箇極能感人的道理，挽回各會衆的義心而已，這時有箇大論士伊曾久，獨昇發言臺，放出明亮的音聲，發言道：我阿善的人民，想都知道獨立國的好處，想都知道人民參政的好處，我三十年前，遭逢斯波多，奪我獨立的幸福，及人民參政的幸福，這實是我國人民永不能忘的讎怨，幸天佑我國，降生士良武他們一班豪傑，回復我獨立及民政，那時我邦志士都受過齊武援助，可知我獨立及民政，都是齊武人民義心所賜了，然則今日因保護齊武志士，卽亡了獨立與民政，還是抵得你們不會記得我邦士良武等，逃在齊武的時候，斯波多持強要索，不和今日相同麼，怎麼齊武不怕斯波多的暴呢，何況那時齊武的國勢，實是微弱，不能和斯波多相敵，又他與我邦志士，實是無親無善，可以不保護的，怎他反保護了，現在我邦的國勢，實比那時的齊武，要強幾倍，齊武的志士，實是我邦的恩人，怎能不保護他麼，天下那一國不亡，那箇人不死，祇要人民能不畏強禦，保護志士，似那時齊武一般，便或國亡身死，還是凜凜的有義邦國，卓卓的大丈

夫若畏難怕禍、成就了箇忘恩背義的醜名、我阿善我國民、還有甚麼面目立天地間麼、所以依我看來、這回祇宜拒絕、並沒有甚麼危險可怕、利害可講的、那時伊曾久義氣勃勃、詞色凜然、聽的無不感動、拒絕論便佔了大分、在會堂傍聽的志士、好不喜歡、次日、又開人民公會、果然隨五百名公會的議論、決意拒絕、阿善政府、即定了一封不能應承的國書、交原使帶回、知斯波多必定懷恨、有大戰事出來、便大整軍備、準備開戰、一來知斯波多必不干休、二來也要報前幾年的讐怨、正是

復仇報恩、 天下公理、 拒絕強禦、 扶掖志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英雄熱心走險計 壯士鄉村擊不平

卻說阿善雖不能答應援兵、還能保護各志士性命、所以那些志士、不能安然在阿善住下、徐徐謀回復事情、光陰迅速、又交新年、（紀元前三百七十九年、即齊武國變之第四年）各志士流落阿善、已三年了、既囊中空乏、不得不營謀生業、所以有許多入農家爲傭夫的、有許多牧牛羊的、有許多入商家爲買辦的、千辛萬苦、無非

是因回復民政、救同胞於塗炭的原故、這些志士、在本國時、本是世家貴人、那裏耐得艱苦、內中便有波莫忠等、因身體不慣勞苦、得病而死、又有俱利等、因大功未就、憂鬱而死、那臥病在牀的、不可勝計、齊武國正黨諸人、到這境地、真是淪落已極、那奸黨的威勢、日張日橫、人民漸漸失勢、或便有甘心屈服寡人政體的時候、那時巴比陀見這們光景、便私地下默道、這們悠悠條條、空過日子、不過同志多死幾箇、人民多受些壓制、祇怕等到烏頭白馬生角的時候、還不能回復民政、然則在這裏有甚麼益處、我輩不能做出一點事業、多是因本國內情、不能詳知、我何不捨著這身軀、潛回國內走一遭、看本國人心如何、再定主意、若天不絕齊武、能得兩三箇奸賊、撞在我手裏、出了數年來無窮之恨、便是好的、總之比閒居阿善、空過歲月、要勝許多、祇是這箇主意、要對各同志說知、一定以爲危險、不許走動的、卻我爲救民起見、獨做我的事便了、何必告人、我若回到本國、除得三四箇有權力的人、便是替各同志出了許多力量、我又何苦不爲、我計決了、便不問搜索怎麼嚴密、此行怎麼危險、總要決意一行、看官聽說、巴比陀單身入齊武內地、恰仍自投火中一般、三尺童子、

都曉得這是無益的、怎麼智略蓋世的巴比陀、反不知道、這卻有箇緣故、因爲巴比陀年齡不滿三十、正是氣盛的時候、他聽說國內人民、這們疾苦悲怨、奸黨這們繁盛、又眼見自己同志、落魄不堪的形狀、便把許多鬱積的憤心、發成這們的莽滅舉動、那裏還顧及甚麼危險不危險、有益不有益麼、大凡無論能辦大難、能決大疑的、蓋世英雄、也有時被憤雲怨霧、蔽住慧眼、便朦朧起來、所以英雄有失敗的時候、究竟這是他的血性過人、熱念拔羣的處所、當下巴比陀既決計不對人說知、祇有這同住的瑪留、和我是死生患難的朋友、他有甚事、嘗與我商量、我有事、也對他說知、這回若不告他來、定恨我不近人情、避開他箇人做事、若告他來、他定要與我同行、我這是做好細的舉動、何能與天性短慮的作伴、罷了罷了、我爲大義起見、顧不得朋友交情、走了之後、再寫一信告他罷、便乘瑪留不在的時候、暗暗寫了三封書信、一封與主人李志、一封與在阿善各志士、一封與瑪留、寫完封了、交給李志撥來服事的人、叫他分頭送去、自己便把李志所贈的金銀、帶了一半做盤費、留下一半、給瑪留零用、穿著旅裝、仗著劍、獨自出門去了、且說這天瑪留自外歸來、忽見巴比

陀不在，便怕是遇了刺客，好不驚慌，便喚巴比陀的服事人問道：你主人那里去了？那人答道：某君今日無故帶著盤費衣服，自出門去，叫我們不要理他，并說等你回時，把這書信呈上，卽把巴比陀的書信遞給瑪留，瑪留拆開看道：

弟今潛身入國，欲任我之運命，以僥倖於萬一，我決計往矣，我兩人恐自此永訣矣，大業尙未就，前路阻且長，善自努力，勿以弟爲念。

瑪留看完，大驚道：巴君忍身入國去了，他要作這們事情，緣何不對我說知一聲，與我同去麼？又悟道：是了是了，他知我素來是箇短慮的人，不能作奸細的勾當，所以連說不說一聲，知我若是聽得，必定是要同行的，卻這箇心事，我也是有，不過因巴君緊緊制住，不許我擅動，今他自己去了，我沒有人相阻，我便一箇人一直跑回本國，除去幾箇奸黨，出了這口惡氣，豈不快活，這真是好機會，萬不可失卻的，主意一定，卽刻也帶了巴比陀留下的金錢，作途中費用，也不與別些志士一封書翰，惟在巴比陀與李志的書信，添下瑪留也有同心幾箇字，叫那人趕急送去，自己卽刻把巴比陀餘下的錢物，作了盤費，提著寶劍，背著包袱，大踏步出門來，這從阿善到齊。

武的道路、卻有兩條、那東南方上的、又近些、又平坦、好走、西南方上的、又遠些、又崎嶇難行、瑪留便由東南方的路、直向齊武國進行、不過兩三日、到著阿善與齊武毗連的地方、好不快活、我離本國都城不遠、指日便可殺得好黨了、正走間、忽聽得背後瑪留瑪留、連聲呼喚、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卻是俱利善、原來這俱利善、也是巴瑪二人的同志、與許多的志士、同駐阿善齊武毗連的邊界上、探察國內的情形、所以偶然散步、忽遇著瑪留、當下忙問瑪留道、你往那里去呢、瑪留道、回國去、俱利善道、說那裏話、這國都去得的麼、巴君又怎麼不攔阻你、瑪留道、他麼、自己先去了、留下我一人、所以我隨後趕來、俱利善更加怪道、你平日不識利害、固是難說、怎麼他也是一般糊塗起來、你平日主張單身回國議論、他還是阻你、怎麼他自己又要去、真是不解、這單身入國的話、斷斷行不得、便把國內怎麼的情形、說了一遍、勸瑪留不行、瑪留道、我聞了兩三年、實是悶得難耐、天幸巴君出去、我纔能乘機來到這裏、我何能中止麼、我不管老虎的巢穴、妖魔的洞府、都要去的、好歹你依我罷、瑪留平日、祇信巴比陀一人的話、別人的道理、他那裏聽在耳頭、俱利善還想要勸他兩聲、他單

大嚷起來、向前走了、俱利善趕他不轉、勸他不依、祇得任他自去、心內歎息道、旅券也沒帶一張、入本國境界、況是瑪留、那有不被拏獲的事、可惜好好一箇男子身、要趕來這裏送死、

且說瑪留逃脫了俱利善、快快活活的、直進齊武境內、走過了幾里路、看天色將晚、便在當路一間旅店裏歇下、那旅店的主人、年紀約四十來歲、甚是忠厚老實、有箇老婆、三十餘歲、還有一箇妹、不過十七八歲、雖出自貧家、倒不見得十分醜惡、當下那主人見客人進屋、便殷殷勤勤的服侍、安排晚飯與瑪留喫了、喝了茶、洗了腳、又過了許久、送瑪留進客房安歇、這鄉下的旅店、那裏有廣廊大廈、不過是三五間房屋便了、所以瑪留的客房、正與主人臥室、是隔壁、瑪留翻來覆去、正睡不著、不料隔壁更加諠鬧、更深時候、便有幾箇人在房中議論起來、細細聽去、大概是要主人送那箇妹、與縣吏作妾的意思、祇聽得一箇說道、你若應承時、我們這村裏的公地、可把便宜價錢、買來耕種、公家樹木、也准人斫伐、每年應納的租稅、遲幾月完結、也不要緊、豈不大便、若不肯時、

我們村裏、都要喫虧、那時候、我們顧不得和你的交情、要強把你的妹、送與縣太老爺的、現在還在早、看你是怎麼樣、又一箇說道、你能依我們的話、縣太爺必定歡喜、你還可乘這機會、發頓大財、我們也可略沾幾分光、若你不肯時、那縣太爺的威風、甚麼事做不出來、祇怕你還說甚麼發財、連這客寓、都開張不成了、現在有兩條路、一條財路、一條死路、你還是走那一條爲好呢、這兩箇頑徒、一回硬、一回軟、說些利害禍福、明明是想聳動這主人、自己好從中取利、祇聽那主人的老婆、也在旁邊插嘴道、把某妹許與縣太爺、是我家發財的好機會、不料我們苦了大半世、也得箇好出脫、那裏還可以說不肯的話、那主人被他們左一句、右一句、說得亂了主見、祇把父母在時、已許下別人、不能再悔的話來支撐、嘗言道、地僻吏權多、那兩箇村長、越大怒道、父母是壞了的骨頭、縣太爺是現在的老虎、祇要你能觸犯得老虎、對我說聲一定不肯便罷、瑪留聽到此地、越忍不住、那裏還記得這是好黨管下的地方、早使出那抑強扶弱的義俠舉動、從床上爬下來、一脚踢開了門、跳進隔壁房內、把兩箇頑徒揪住、提起拳頭亂打、那兩老夫婦、都是不解、祇得每人儘力、攀住他一隻手、

替那兩箇告饒，那兩箇得了性命，一溜溜出門去，口內說道：「我且慢慢和你算帳，於是乎這老婆便哭起來，罵這主人道：『都是你不識好歹，亂留強人進屋，趕去我家的財星，種下我家的禍根，你不曉得這兩箇村長，是不好惹的人麼？』這瑪留便快活起來，想道：『我要殺奸黨，先打了他管下的兩箇村吏，做箇開道。』古人云：『將有大勝，先見喜兆。』真是不錯，反自得意洋洋，對了兩壺酒，獨酌獨飲，領略方纔打了奸黨管下的村吏的滋味，那主人便無法起來，被老婆著實罵了一頓，無言可答，祇得等瑪留痛飲一番，徐徐對他說道：『客人，你不知道，我們這裏的村長，是虎一般的，平日在鄉，還是作威作福，尋人取鬧，況你得罪了他，他們豈肯休手？你不如走罷。』瑪留已吃得十足了，立起身來，拴整包袱，想走，月明之下，祇見前面人聲諠雜，向這旅店圍繞而來，知是要捉我的，心內冷笑道：『奴才真不識好歹，我放了他，他反尋起我來，待我好，好打他一頓，方走罷。』便在這旅店內，找得條短棒，直向那夥人隊裏打去，那夥人不過幾十箇，村夫那裏當得起瑪留神力，不一陣，早打得七零八落，都跑了，瑪留也不追趕，乘著明月，帶著酒興，在山路上，左倒右歪的，慢慢行來，行過幾里，那酒興發作，

口內覺得很是乾渴，正聽得前路溪聲潺湲，知有水可飲，便趕近溪邊，掬了幾口水飲了，因身體疲倦，尋著塊草地，放翻身便睡，正是

不識不知，無憂無懼，天真燦爛，俠氣稜稜。

欲知瑪留遇了甚麼禍害，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山中春雨隱士高言 月下歌聲主僕相遇

且說村長糾得一夥人，都被瑪留打散，好不有氣，卻知這人是箇粗漢子，不大明白路徑，并且今夜一定走不出村口，便叫幾箇村夫分頭去四路埋伏，自己帶著幾箇人，沿著溪，信步尋來，正不知何處起了鼾聲，與這溪的水響，遙遙唱和，大驚怪道：若是箇人在這裏眠睡，那裏有這大的聲息？若是箇怪獸，這箇地方也找不出這們的怪物來，便輕輕地走近前來窺視，豈料卽是方纔打我的兇徒，大喜，把村夫叫攏來，一齊動手，先解了他的配刀，再把好幾條繩索，把瑪留的手腳，綑了又綑，瑪留醒來，覺得身體有些不便，睜著眼看時，祇見箇村長和一夥人把我已經綑得幾十重了，那裏還動揮得，祇得任他們罷了，那些人把瑪留擡到村長家中，放在間黑暗房裏，

過了一夜，次日把瑪留引出來，拷問姓名住址，瑪留說是由哥崙布向阿善去的，因迷了道路，錯走到這裏，瑪留的言語，在平日還是不成章片，況這回真箇扯謊，那裏瞞得過人，被那村長再三盤問，便露出真姓名來，那村長大驚道：「豈料我捉得箇犯下大罪的瑪留，奏上朝廷，定有官爵封我，真是天助，即叫人送箇信把守邊的邏吏，說捉了箇大罪人，關在村中，聽候發落，那守邊的邏吏也大喜，忙叫他送到自己的駐紮所來，恐在村中有所疎失，又說村長很有功勞，一定替他保舉，并說途中宜小心謹慎，恐防半途有人搶劫，那村長得這回示，好不歡喜，便一一遵命，率著數十名村夫，爲途中警固，親解瑪留到那邏吏駐紮所來，瑪留到這田地，祇自罵道：「我自己魯鈍，又不肯信別人的言語，所以有今日之事，你看大功未就，枉送卻條性命於一箇村吏手內，還抵得甚麼，這瑪留自怨自恨，憤到極處，那村長得意洋洋，喜到極處，早行了十餘里路，到著一箇山中，距那邏吏駐紮所不遠了，正走間，祇見前面跳出數十名壯士，各執武器，攔住去路，那些村夫看見，各心驚膽裂，平日已是惡村長已極，有事時，誰替他出力，早一聲喊，逃命去了，瑪留和那村長都被捉住，你道這些人

是誰，原來是分住阿善與齊武毗連地方的一夥志士，因為俱利善見瑪留堅執不聽，定要單身入國，便料他必有疎失，告知各些同志，一齊赴要路伺候，果聽說村中捉得箇罪人，要解送邏吏駐紮所去，便約在中途要奪，竟救了瑪留，捉了村長，這些志士和瑪留都是大喜，又把那村長，網在樹上，把那樹削去幾塊皮，先寫村長助奸黨作惡的罪狀，次寫照國憲是應斬首的，姑念是頭一次，權時饒他，下次如若再犯，決不寬恕等語，在那樹上，即由舊路回阿善境內來，那時巴比陀與各同志辭行的書信，已由通信委員，遞到這裏許久了，瑪留看道：

弟今潛身入國，爲僥倖萬一之舉，若得天幸，能斬殺數名奸賊，爲諸公增些小之力量，即所以報我國民也，弟有何顧惜而不願爲之，瑪留天性短慮，勇有餘，智不足，弟去之後，願諸公善爲顧束，餘不多言。

瑪留對衆人道：巴君的語意，都是與我們訣別的話，可見他是拚死一行的，但我們何能由他自置死地，總要設法救他纔好，有幾人道：他是走那裏去的，現在到了甚麼地方，都不知道，何能想出法子出來，又有幾箇，知瑪留是性急的人，今見巴比陀

履了危地，一刻都難安的，祇得緩住他道：「眼見巴君履了險地，那裏能不去救他，祇等探聽他下落的人回來，便好商量箇計策。」現在你暫忍住幾天罷，瑪留依言，勉強強強住下，幾日之後，果然禮溫送了信來，說巴比陀因有了病，還在阿善境內某處滯留，各志士大喜，忙派幾名志士去阻住他，不要走動，原來巴比陀自那天出門後，他卻與瑪留不同，是想少遇著幾箇人，所以東南與西南兩條路，他卻揀西南的遠路走去，所以與瑪留各不相及，也走了幾天，要近齊武的邊界了，祇見無數歧路，齊在面前，巴比陀是箇頭一次，不知打那條是正路，便問一箇村夫道：「向齊武國都去，應走那條路？」那人用手指道：「這是正路，略遠些，這是抄道，要近許多，都在前面相會，你不如走這抄道罷。」巴比陀依言，在這小道上，慢慢行來，真是山輝川媚，水綠草青，況更暮春天氣，村野風味，好不悅人，巴比陀因偷看景致，不覺過了幾家旅店，還不歇息，三春天色，變易無常，陡然落下雨來，又天已黑暗，路徑不大認識，便迷入山路，找不出箇旅店，黑夜裏，大雨下，沒頭沒腦，走了許多時，衣路濕濕的，好不煩燥，陡然見春雨如絲之內，現出燈光，歡喜已極，不論民家莊戶，總要借宿一宵，便走近屋前，

高聲扣門、內裏問是誰、巴比陀答道、失路的遠客、要借塊地方、避一晚風雨、明早即行、內裏應允了、開了門、延巴比陀進屋、巴比陀看那屋時、雖不過茅屋數椽、卻很有清致、看那主人時、是箇老者、鬚髯皓白、飄飄凌雲、像是從前的畢阿斯鐵禮斯（希臘古時爲厭世學者）一流人物、那主人給些火、叫他自烘衣服、又給些鄉下的粗飯、叫他充飢、看著巴比陀、也不像是箇常人、便自己陪他、作種種談話、巴比陀也善於理論、兩人機鋒相對、意味相投、慢慢談起深奧的理學來、那主人問巴比陀失路的原因、說是因臨歧路、擇小徑所致、便感觸起道理來、說道、天下的事情、都和足下走路是一般、走坦夷的大路、雖略遠些、到底危險甚少、成功居多、若走徑路、或略近些、到底雖立功績、易陷險地、我看你的氣象舉動、是箇熱心邦國、想救濟人民的有志之士、不是甚麼要功名求富貴的常人、祇是僅仗著自己一股銳氣、嫌大道遠了、要走捷徑、未免難以成功、反在身體上生出許多危難來、願你把走路的事情、推到處世上面、莫迷了路便好、巴比陀聽了、心內著實感服、祇是呆然不答、當下兩人又說了許多話、夜已不早、各是收拾安息、巴比陀獨把這老翁的話、反反覆覆索玩、又

想起在阿善的一班同志、不知甚麼樣攪擾、瑪留更不知是甚麼樣、左思右想、把那銳氣消了一大半、看官聽說、前回不說英雄的慧眼、有時被憤雲怨霧蔽住麼、卻既是慧眼、怎能蔽得住許久、所以不過幾日、便明白了、巴比陀雖然明白、卻一不做二不休、是英雄極要緊的話頭、事已至此、那裏肯半途中止、次日早起、便要起行、不料雨還沒有止住、并因昨日染了寒、自己身體、覺得有些不舒服起來、那主人勸道、身體既不好、怎能冒雨趕路、且在這醫好身體、待雨止了、再走罷、便替他請醫生醫治、不料越治越緊、一兩日後、雨雖住了、人還不能起行、巴比陀心內好不憔悴、一夜、燈影幢幢之下、想道、我自遇著國難以來、幾乎被奸黨捕獲、幾乎死於水中、幾乎逢著刺客、幾乎被斯波多強捉、都是到了可死之地、卻都仗著彼蒼相佑、得歷千艱萬險、到了今日、怎麼忽遭病魔、把我纏住、若天果喪我齊武、不佑我巴比陀、怎麼遇著那們多的險事、都無傷損、天若助我回復齊武、怎麼又染起這箇病來、嗚呼、若我巴比陀一病死了、回復之大業、成了妄想、濟民之熱心、毫無結果、便枉在人世數十年了、那時遠眺外邊、則月影朦朧、乾坤寂寞、近視身旁、則殘燈閃爍、旅況淒涼、側著耳朵

聽時、遠遠地琴聲和風吹入耳裏、則甚清妙、祇聽彼一人自遠處慢慢地走近窗下、唱了歌、又彈琴、彈了琴、又唱歌道、

我有短劍兮、以斬佞臣、丈夫生世兮、以救兆民、功耀日星兮、氣凌雲、震天地兮、驚鬼神、是男兒之本分兮、是豪傑之偉勳、又何畏乎患難、又何苦乎艱辛、君不見世界之擾擾、悉豪傑之風雲、

巴比陀聽得大驚道、這是我前年偶然感動、做成的一枝短歌、名曰短劍行、怎麼有人把來這裏歌唱、這是誰人麼、又聽得那人又彈一回、又唱一回、巴比陀認清了聲音、恍然大悟、向窗外喊道、這外面的是禮溫不是、那琴聲歌聲便停住了、巴比陀再喊道、是禮溫麼、可進來罷、外面答道、郎君在這裏麼、這是郎君麼、於是主僕便在這裏相見、兩都大喜、禮溫慢慢訴三年來乞食的苦狀、巴比陀也告他在阿善的事情、及現在要回國的欲望、禮溫便陳說回國的不妥處、切諫不可、又寫信與別些志士、便有許多志士趕來相勸、巴比陀更不能走動、後來病也漸漸好了、正是

事憑銳氣、

亦顧利害、

持滿始發、

輕舉者敗、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英雄獄中修理學 安重牢內救志士

再說威波能自國變那一天被捉後，即與許多的志士一同監在獄中，奸黨一夥，本是不顧甚麼國法及甚麼公理的，既捉了這些志士，還不重重的肆幾番惡手段麼，所以威波能及一班志士，在這獄中，受了多少酷苦，自不待言，威波能既被捉入獄，自己曉得遇著這夥奸黨，是定不能免的，心內想道，古來有許多英雄，許多豪傑，生前不知作了許多震天盪地的事業，一朝臨至死期，便不甚檢點，傷了自己的操行，便墮落到被全世唾罵的地位，從前的功業，都成一空的，很是不少，今我因想替我國民謀圖幸福，故而遭逢對手，死於冤刑，這是致死的原因，倒是至公至正，毫無遺憾，祇是在這將死沒死的時候，還要好好謹慎而已，因這一番思想，威波能雖在獄中，仍是與平日一樣，全沒一毫苟且，還常常運動身體，練習心靈，又乘著這空閒的時候，研究平日所最信仰的畢殺可拉的理學，發明道德學的真理，真是這身子一日在世，便要盡他一日的力量，作他的事情，要到頭已落在地，身體已不屬我的時

候纔肯放鬆，真是臨難不苟，一刻不懈，真是聖賢豪傑的真本領，真是希臘第一流的人物。這牢獄中談笑祇囚人往來，惟獄卒那卑污齷齪的樣子，是不待言。威波能卻不討厭那一種人，有時還把自己所發明的理學和他們討論。那一種人平日也聽說威波能的爲人，無不敬他愛他，有時打聽的甚麼新聞，都報知威波能，所以安度俱遇了刺客，以斯明等被殺的事情，他絲毫都皆知道，不免有些傷感，有時奸黨要在威波能身上施些甚麼殘酷舉動，那些獄卒都暗中保護，平日囚人是獄卒的兒孫，今獄卒反是威波能的弟子一樣，真不可解。閒話休提，且說光陰迅速，已到紀元前三百七十九年秋季，威波能在獄中有三年之久了，一晚獄中燈暗影薄，蛩聲唧唧，警柝寂然，威波能還獨自未寢，在那裏研究禮學，祇聽得獄窗之外有人低聲呼喚，大驚，走近窗前一看，原是新來一箇獄卒，便問道：「你來這裏叫我作甚麼？」那獄卒答道：「我名喚安重，是某村裏人，因國變那時候，送巴比陀君到阿善，復奉巴君的計略，叫我潛來這城中，設法救被監在獄的志士，我不知想了多少計策，因你們是國家的重犯，監在深牢裏，那裏能見得一面，後來想道：這箇事情，不做獄卒，斷斷不

能成就便投身獄中、從老獄吏學習那爲獄卒的本事、習了幾箇月、略略熟悉這裏的行款、方纔叫我試試、把那輕犯、給我監管、卻獄中獄卒、各監管各人的、不得亂了獄規、我監管罪輕的人、那裏得與你們國事重犯相近、那監管重犯的獄卒、極難得到、要老成勤敏、能得獄官所信用的、方纔肯給重犯、把他盤管、因此我祇得小心謹慎、竭力盡職、凡作獄內的事務、我都比別些獄卒、作得好些、又買滿獄裏人的歡心、他們時時在獄官面前、吹噓我的好處、因此獄官很親重我、信用我、平常新進獄中的、至少也要五六年、纔能與重犯相近、他見我勤敏能幹、卻不過二三年上下、便叫我監管你一般的重犯、現在我爲監管重犯的獄卒、已兩月了、中間那以陀兩君死的時候、我心如刀割、想設箇法子出來救他、那裏能得、又怕奸黨再找你們爲難、時時懸念、三年之內、度日如年、我纔知道這在獄中救出犯人、確是難事、天幸今日得監管你們、我的事情、講得箇做過一大半了、我們可準備著、若得便時、卽越獄而走、好麼、威波能聽得、呆了半晌道、你爲甚麼受著巴君的指使呢、安重便把巴比陀墮水、被他父親救得、及他父親怎麼吩咐他、巴比陀怎麼授計把他的事、一一說了、威

波能方放下疑心，說道：似你這們樣，真是可嘉可敬，祇是宜更加小心，怕不能走脫。又被拿回，更是不好，又道：這回還能救得幾箇人，一同出去麼？安重道：各人各有獄卒監管，祇因你恰歸我監管，所以我能救你，別人不歸我監管，我與他相近，都是不能，何況救他出獄，還有安知本，是前回做奸細回國，因而被捉的，恰都歸我監管，我能救他，除你二人之外，再不能救別人了，說畢，威波能沈吟了一回道：很好，你再通知安君，我們準備走路，就是看官聽說，這回有一宗極難的事情，你道是甚麼？因為威波能是箇守禮的人，這回安重雖進了牢，若威波能自己不願逃走，便施些怎麼樣的好計策，下些怎麼樣的高手段，總難救得他出來，幸喜他自己答應了，原來威波能也曾想過，他想到：那年瑣苦那德處刑的時候，前一晚，有箇徒弟，私自進到牢中，要卻開牢獄，和他同走，他說道：我要是做過破犯國憲的人，甯可含冤而死，直大罵那徒弟不識道理，不許他胡爲，因為他這們守禮，所以雖然死了，卻聲名遍滿希臘全國，人人都拜服他，依禮，這越獄而走，是破犯國憲，做不得的事情，卻我比瑣苦那德不同，現在的政府，是好黨政府，那囚我的，是好黨囚我，不是齊武政府，因

我犯了法囚我，所以我若能得箇機會，爲甚麼走不得？所以安重對他說，知他直不推辭，應允了。當下安重便辭了威波，能再通知安知本，三人主意定了，卽擇著一箇大祭日，一同越獄而走。到了那日，奸黨等照舊例，凡獄中的獄吏獄卒，都頒發酒食，犒賞他們。安重乘機把各獄卒灌得大醉倒了，不省人事，便開了兩人的枷鎖，暗暗地出了獄門。路中逢著一兩箇醉人盤問，安重回說是喫酒喫得多了，不好過，要和兩箇同夥，出獄散散心。那人既醉，那裏還理會許多，任他們自去。他們出了獄，又在城垣低處跳過了城，到了城外大路上。三人商量道：「要走阿善去時，卻路大人多，搜索甚嚴，怕被拏住，不如逃往法須斯爲好。那國雖弱，不能倚賴成事，卻齊武志士，逃在那處的也很多，都可以用的。路又近，遇着的人也少，暫且到法須斯一行，若不能成事，再作主意。」商量定了，便向北方走來。不過一兩日，到著法須斯，幸喜天佑吉人，路上並未遭著危險事情，於是正黨裏頭，又走出箇極有人望極有才略的出色人物來，好似天要使回復事情，有點起色的模樣，正是：

才既蓋世、

德亦兼人、

臨難不苟、

是真豪傑、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比留利奉使入阿善

巴比陀李府會故人

卻說齊武奸黨、既放出暴虐的手段、壓制這些人民、那人民那裏還安得身、又恰好各志士、有時作些甚麼檄文、聲討奸黨的罪狀、那些人民看見、更是抱怨奸黨等不禮不義、回想那民政的滋味、真是令人垂涎、因此齊武國內民情、渴望正黨興復、奸黨速滅的心思、日增一日、大有勃勃之勢、那奸黨好不擔憂、想道、要想國人不在國政上面生出變端、祇除非和外國開戰、把他們想尋政府爲難的心事、一齊移在外国、叫他們和外人爭勝、負還是日不暇、給便無心計及內政上來、了這們的心事、一生恰好有箇法須斯國、因境界上小小事情、和齊武起了爭論、奸黨們便乘此機會、要舉兵和法須斯開戰、祇有一事、這法須斯是阿善的同盟國、和阿善最爲親熱、要和法須斯開戰的、不得不先向阿善張羅一番、交結阿善的歡心、所以要發遣箇使臣、向阿善布告開戰的緣由、訂定守局外中立、不相援助的條約、當下便商量在朝的人物、看誰人堪任這事、這事本關係重大、不是尋常人能任的、在朝中選來選

沒有人能比比留利勝些卻，比留利從前是正黨裏的人，現在雖改了節忠，勤任說事，毫無異心，到底有些放心不下，祇得在自己黨內，再選箇人，充當副使，叫他暗暗地監察比留利的舉動。當下寫定國書，遣發正使比留利副使比道，齎送到阿善來。比留利又帶著十餘歲的小孩子同行，說是因阿善是希臘文明的中心，要把自己的兒子，在那都城留學。這時也是紀元前三百七十九年秋季，在威波能逃走之先，不久，金風蕭瑟，落葉飄零，流落阿善的志士，對此景物，追懷故鄉，好不傷感。忽聽說本國要和法須斯開戰，都大罵道：要弭內亂，便開外釁，糜爛國人的肌肉，祇爲著自己，奸賊奸賊，我不把你們碎屍萬段，何能替我國民雪恨！又聽說比留利奉著使命，耀耀揚揚，前來阿善，又大罵道：從前在我們黨裏時，居然正人志士，今正黨敗了，便諂媚奸黨，做箇這們無恥的人，人面禽行，真是難測！待他到阿善境內時，我們大大的辱他一頓，爲後來三心二意的做箇模樣。這時巴比陀的意見，卻略有不同。他說道：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不必胡疑別人。比留利平日的爲人，我們都知道的，難道這們無恥的行爲，也肯做麼？我想他或有甚深意在內，都未可知，且待他到了的時候。

暗暗地試他一番、便知他的本意、那時再作道理、因此各志士裏頭、有許多要在中途要擊比留利的、都被巴比陀制住、便舉巴比陀邊利仁兩人、爲私探比留利的人、兩人都不推卻、應允了、不過幾日、比留利果然到來、有箇副使同行、是奸黨裏的人物、巴邊二人聽說、大驚、既有箇奸黨裏人同行、那私探比留利的事、怎好下手呢、因此很覺困難、一日巴比陀與瑪留、同見李志、話中談及這箇事情、巴比陀說很是爲難、問李志能設得箇好法不能、李志想了一想、道、照例外國使臣來時、我們爲行官的、也可請他私宴、我便請他到我府中私宴、你們在我府中相會、好麼、祇有一件、若要請比君時、沒有不請那副使的理、若是把副使請來時、你們還是不能相會了、卻也有箇法子、若有兩人同日相請、他們便不能同行、我便叫同僚法禮馬君、和我同請他兩人飲宴、我請正使、法禮馬君請副使、便把他兩人分開了、巴比陀聽說、撫掌稱妙、李志便與法禮馬商量、法禮馬答應、便各送一封請書、各請一人赴席、卻說比留利、同比道到著阿善、呈了國書、還在阿善都城住下、等候回復、自後陸續陸續、請喫酒的、倒不計其數、此日恰值李志相請、便獨赴李府來、李志恭恭敬敬、以禮款

待酒到半酣、李志道、我這裏有兩位客人、都叫請來一見、便自內室引出巴比陀邊利仁二人來、比留利瞥然看見、大吃一驚、又大喜、一時三人、各無話可說、呆呆的相見了、倒是比留利看見巴比陀的形容顏色、變了許多、先悵然說道、巴君你生長貴族、不慣艱苦、今在外奔波三年、誰想那少年名士的形顏、便變到這田地了、這時邊利仁在旁、那裏還忍得住、大聲道、我們落魄他國、流難奔走、遭著那貧苦疾病、刺客種種患難、無非是想救濟人民而已、便失了首領、都是甘心、何況形顏變易、誰學你改了初心、屈身奸黨、反厚著臉來到阿善、說別人變了形顏麼、比留利祇得說道、邊君你不要相疑、我來這裏、帶了兩樣物件、你們且看看再說話、便在身旁取出箇小包來、指著說道、這是一件、還有一件、是我祇有箇十餘歲的兒子、現在託言留學、把他遠離父母、帶來阿善、交與諸君爲質、表出我祇有濟民的赤心、願諸君不要相疑、第二件是甚麼物件、巴邊二人、還未知道、便打開一看、不是別物、是通行國境的路憑、恰得十二張、巴邊兩人、大喜、比留利更說道、現在國內的民心、渴望民政已極、恰似積著千斤的爆藥、若把導火線一發、便一齊發作、破天裂地了、現在所少的、祇這

導火線、我們所應做的、也是這導火線、動機一發、不可遏抑、回復民政、成就濟民的大業、正在這時候了、現在我有一計、祇要諸君努力、便可成就這導火線了、當下便說出自己的計畫道、舊例、凡使臣回國時、行政官都要設席請酒、有時遇著使臣高興、也有在自己私第、設席還禮的、所以我這回回國、奸黨設席請我、我便設席還答、那時你們趁這機會、用十餘人回國、潛伏我家、到酒酣時候、便可下手、若果殺得幾人、我們的事情、便好做了、好麼、二人聽罷、齊聲贊道、奇計奇計、甚好甚好、我們便此決計了、比留利再說道、我要請他們喫酒、必在阿善、請幾箇絕技的樂師、助他們的酒興、所以等我的請樂師的使者來到、便把日期告知你們、你們便前前後後、各歸國來、要先一日、到著都城、潛伏加倫家裏、看看定靜、再進我家、不要早了、不要遲了、又不要亂動斗脚、可不可麼、二人都道好、祇有加倫、他久已拋棄國事、全不與聞、我們何能唐突進他家麼、比留利道、不妨、國變以後、我雖自避嫌疑、不與正黨裏人往來、卻知道加倫沒有消了熱心、況且我這回回國、自然要和他商量作事、你們祇管進他家、不甚緊要的、二人一一應了、李志又在旁、欽贊比留利能耐能忍、將來回復

齊武可算得第一箇有功的人比留利道非是我不知顧這些小氣節實見我黨裏人人都逃到外國、無一人在內作事、不得不犯不韙之名、忍守在內、到底有一人在內、比有千萬軍馬在外、要得力些、當下三人定了主意、又飲了一巡酒、比留利便辭回、再三叮囑道、我們主意既定、自後便不能再相見、再作商量了、各人自努力、不要我誤了你們、你們誤了我、兩人都說不錯、當下便悵然相別、比留利回到寓所、那副使也回來、兩人各似平日一般、毫無形迹可疑、自後兩人又等候了幾天、阿善政府決了議、定了回書、便留下比留利的兒子、齎著回國、正是

既不顧身、復不顧名、自行其意、睡罵任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賢士說治亂往復寄書

英雄察機宜數言決計

卻說這箇計策、本是奇計中的奇計、險事中的險事、自不待言、那在身處其境的、所能料及的、卻有三件、一是各志士雖得著十二張路憑、卻奸黨搜索、實是嚴密、各志士又是他特別注意的人、難保中途不露出破綻、被他拿捉、拿捉了、這事便做不成、

二是比留利近來雖極力屈意奸黨，卻起初總是正黨裏人，難免奸黨因此帶著疑心，不肯赴宴，奸黨不到比留利家來，這事便做不成，三是即或天從人願，途中安然無恙，奸黨們坦然無疑，一切阻力，皆不遇著，直能殺了奸黨裏幾箇頭領，卻斯波多還紮著三千兵士在都城，若登時知道，國內有變，比即發兵彈壓，這些志士值得甚麼，回復民政的事情，都措手不及，那這事雖做成了，還是無益，其餘在此三件之外，意想所不及的，不知若干，所以這計策，十分不能靠得兩三分，實是危險已極的，祇是這些慷慨悲憤的志士，已空過了三年的日子，那回復的熱心，收拾不住，祇要有小小的縫可攢，都要攢的，那裏計及甚麼危險不危險，所以巴邊二人見比留利有這計策，直決定主意做去，先通知勢應本，圭皮度，勇具貞，多莫俱，吳兒陀，區利染，杜侖美，波重，生良明九人，是正黨裏出頭的人物，要在十二人數內，回國去的，其餘都漸且隱瞞，怕風聲大了，走了消息，內中又有多莫俱一人，聽說這箇計策，恨不得即日跑回國都，便殺奸黨，因此時時刻刻，託言學習音樂，在樂師家裏走動，等比留利的使者到來，好知道設席答禮的期日，這都放下。

且說巴比陀一日閒坐無聊、忽報有人來見、巴比陀問是誰人、回說是安重、巴比陀大驚、想起前年出國時候的事情、忙叫他進來、問他所幹的事是怎麼了、安重便把捱了三年、救得威波能、現在逃在法須斯的話、一一說了、又說因安知本曉得通信委員的住處、所以威波能叫我找著通信委員、問了你的住處、直來報知、他說他已逃出囹圄、在法須斯地方、蒙各志士不相輕視、推他做了首領、也有一百餘人、無不熱心、回復的事情、欲和在阿善的志士、聲氣相通、南北相應、方纔便於作事、并問阿善的情形、及吾兄近況、巴比陀聽得、平日一箇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關在獄牢裏、三年間流離奔苦的時候、常常念及、祇恨不能救出、今出了牢獄、在法須斯措辦回復的事情、好不喜歡、便大贊勞安重一番、再把這事一齊通知各些志士、各些志士聽得、平日一箇有名望有才力的人、一朝出來、我黨裏所增的力量、比得著千萬軍馬、還要勝些、也無不喜歡、這時巴比陀的心中、三年來得了兩件喜事、一是比留利獻出計策、二是威波能身體無恙、當下滿心歡喜之下、便把在阿善的情形、及比留利的密計、詳詳細細、寫了一封書信、叫禮溫齋著、同安重一齊赴法須斯、告知威波

能、自己便準備一切、等比留利的使者到來、卽好回國、過了幾日、禮溫自法須斯回、比留利的使者未來、威波能的返書先到、拆開一看、祇見是大大的一篇議論、寫道、讀巴君來書、具悉一切、然弟於諸公密計、竊有不然者、夫堂堂舉義、爲公戰之改革者、其利大、其害小、暗刺狙擊、爲奇計之改革者、其利小、其害大、蓋行公戰之改革、必合衆多國人之勢力而爲之、合公理、順民情、得衆多國人之勢力、則勝、不合公理、不順民情、不得衆多國人之勢力、則敗、是故以公戰成改革者、惟正黨能之、而奸黨不能、是故若行公戰之改革、則不止有利於國人、卽對天下後世亦是順民之好、而行不得已之改革、昔士良武等是也、士良武等回復阿善、雖祇七十人、而必公戰不用奇計、是誠彼等之美德、而吾最欽服者也、若行奇計之改革、則數人之力、亦能爲之、不必順公理、不必順民情、不必得衆多之勢力、是故不止正黨能爲之、而奸黨亦能爲之、我今日以此傾奸黨、奸黨他日亦以之傾我、是謂循環之改革、各用其詭計、各行其僥倖、此興彼仆、循環不已、不以國民之向背爲勝敗、而以詭計之高下爲勝敗、故果如是、則齊武之政界、殆紊亂無已時、我國民何日

始甯哉、天下後世、推原罪源、我同志實不得辭其咎、則我同志非與國民以幸福、實種禍根於齊武國內也、

我等何以勝於奸黨、卽我等順民情、而彼等背之、故我等之所利者、在公戰之改革、而奇計之改革、則我等試自思、豈能勝彼、故我等若行奇計之改革、則自失其爲正黨之地位、是先自敗、又何能勝、且比留利前本我黨中人物也、奸黨惟不相疑、以誠相待、故肯赴宴、而我等反乘人之信而掩之、則道德之罪人也、是何以對天下對後世哉、故弟之意、雖困難至如何、亦祇欲公戰之改革、若在阿善之同志、皆欲行奇計之改革、則弟不願與聞、亦願諸公無謀一時之小利、而計遠大之幸福可也、諸公意如何、

巴比陀把這封書細閱了一遍、便叫人請勢應本圭皮度諸人、到自己寓中來、把這信給他們看了、他們平日都是欽服威波能的、見了這封信、便似烘得通紅的鐵、忽注些冷水一般、一時祇呆然、把眼看著巴比陀、站不定主意、巴比陀祇得說道、一國政治的基礎、祇看一國的人心是怎麼樣、現在國內的民、既想望民政已極、我順民

心作事、無論公戰奇計、都可行的、我是順著民心行的奇計、難道便說是背了民心麼、若我們這回用奇計勝了好黨、好黨下回也用奇計傾倒我們、也怎能叫他不做、祇是他是背民心的、便祇能殺得幾箇正人、不能搖動全國人心、那有何害、我們自立志以後、便不顧身家、不惜聲名、祇要把些幸福、給現在未來的國民、便是達了我們的志願、然則祇要能回復民政、有利在國民身上、卽或壞了聲名、甚麼緊要、所以天下後世怎麼樣罵我、奸黨怎麼樣報復、都不必計及、祇想在阿善還這們的日子、過得下去麼、和比留利商量定了、失得信麼、時機一去、不可再來、若得了甚麼計策、又計及那裏這裏、我怕等到百十年後、還不能成就這事情了、所以我願諸公莫冷了熱心、銳意做去、若有甚害、祇在我們自己身上、若有甚利、便及全國了、是不是麼、各志士聽得這一席話、真是有理、便把熱念重新提起、不被威波能的話所搖、祇等比留利的使者到來、便決計回國、幾日之後、比留利的使者果然到了樂師家裏、順便帶著封書信、把各志士、是十二月十一日的定期、各志士看見、人人狂喜、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巴比陀便把各志士決計一行、及期日、再寫封信與威波能、叫禮溫送

去、看官聽說、這巴比陀與威波能、若論起交情、真是刎頸之交、不啻骨肉、祇是到公事上面、各人若有各人的意見、便毫不相下、或有時爭論起來、直似仇敵一般的、各無苟且、及爭論完了、不論誰勝誰敗、又各沒有懷恨的事情、交情之深、仍復如故、這叫做英雄志士的交結、比常人不同、正所謂

公義私情、

交盡其美、

卓哉英雄、

卓哉君子、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名士決死歸國都

懦夫發書阻危計

卻說比留利使者既到、期日既定、熱心回復的、便得了下手處、那些志士、自巴比陀及幾箇與謀的、好不歡喜、祇是這在阿善的志士、總共有三百餘人、若知道這箇計策、誰人不心願去做、所以若大家一齊去來、實祇有十二張路憑、祇能容十二人去、得若不大家一齊去來、這三百餘人之內、才智雖有高下、熱心卻無異同、難道這十人二人去得、餘便去不得、十二人回國、餘三百餘人、作何處置、志士交情、極爲深厚、英雄作事、極有條理、便由巴比陀想出計策、說不如公戰奇計、兩道並行、趁十二人殺

奸黨的時候、這三百餘人、便在阿善齊武毗連的地方、唱舉義兵、攻入國都、假使裏頭的奇計不成事、外面的三百餘人、還有後望、假使外面的義兵不中用、裏頭的十二人、或能成功、兩計並行、雙鋒齊舉、左右總有一件成事、又可以使我同志、人人皆有事可做、又可以使奸黨們妨得這裏、妨不得那裏、妨得那裏、妨不得這裏、這計策、自巴比陀倡議、經各志士大衆商量定了、又這志士中有箇瑪留、是性急如雷火的、這回的事情、若在十二人之內、是能早進國都幾天、快殺得好黨、若在三百餘人之內、是要遲進國都幾天、慢殺得好黨、試問瑪留這們熱心的人、肯遲進國都、慢幾天殺奸黨麼、志士交情、極爲深厚、英雄作事、深體人情、便由巴比陀發出議論、說恰好行奇計的、正用著大力無雙的人、除我與邊君及勢應本君九人外、還要一人添補、便叫瑪留補足十二人之數、一同回國去、有我們同行、也不怕他鬧出意外的事情來、這請求自巴比陀發出、經各志士大家應允了、巴比陀便把現在要回國去殺奸黨、及許他同行的話、對瑪留說了、瑪留自非常喜歡、又由通信委員、通知各志士、各志士都是踴躍從命之至、

再這自阿善國都到齊武國都，是一百七八十里路，平常至遲，也要四天，這回行奇計的，應走小路，又應躲避讖面的人，所以加一天作算，要在初六起程，初十日傍晚，到著國都，潛伏加倫家裏，十一日傍晚，入比留利家裏，所以舉義兵的，要等那十二人走後，即於初八日，再全行通知，即全行準備，到十一日午時分，齊集阿善齊武毗連的地方，十一日傍晚，大聲舉義，攻入國境，正人作事，各無異議，英雄作事，少有商量，便由幾箇首領決了議，餘都一律遵行，毫無異見，主意既定，衆論既決，自後各志士便要一齊回國，能回復民政，成就濟民大業，也在這一回，一敗塗地，喪了性命，也在這一回了，這些志士，自國變那時候起，到著今日，在阿善已住了三年之久，與阿善的地方的人物，都有三年的交情，自然有一番惜別辭行的舉動，都不在話下，內中祇有巴比陀與瑪留兩人，同往李志家內辭行，李志是先已知道他們的計策了，也不能留他們，祇勉勵他們許多話，便設席與兩人餞行，又喚女兒令南出來陪客，於是前回所說的老松怪柏天桃嬌李，今又一堂出現，但顏色比前不同，從前的巴瑪二人，是愁悶異常，今日便帶著喜色，從前的令南，今反帶著愁顏，所以四人之內，

見得事情可喜的、現出喜的顏色、見得事情可悲的、現出悲的顏色、見得有事可喜、有事可悲的、現出又悲又喜的顏色、見得無事可悲、無事可喜的、現出不悲不喜的顏色、比前大不相同了、席中李志談及阿善政府、雖屬無用、若齊武志士、自己能舉義兵、阿善的人民、或有響應相助的、也難說、二人聽了、甚是歡喜、當下四人暢談許久、盡歡而別、令南到此境地、好不難過、卻不能阻他不行、又不能說許多甚麼話、祇好暗地垂淚、次日、二人又往阿慈頓家辭行、阿慈頓也與李志一般、說我三年來、不能替你們盡半點力、甚是慚愧、現在你們自己舉事、想我國人難道沒有仁人義士、聞風而來的、所以祇要你們自己努力、我們多少總有能相助的、二人都欽謝了、也飲了一巡酒、談了一番話、回寓把李志及阿慈頓兩人的話、對與謀的幾箇志士述了、都是歡喜不盡、

光陰迅速、早到了初五日夜、明日即是初六日、那行奇計的十二人、要起程了、便大家都到巴比陀寓所來一會、巴比陀便與大家約法二章道、我們這回回國、是從救國民起見、不是從報私恨起見的、諸公想也知道、所以即或僥倖成功、有兩件事不

可不注意、第一奸黨雖然罪重、祇宜學從前士良武、回復阿善的模樣、逐出外國、不必置之死地、第二附從奸黨作惡的、雖有罪可誅、卻奸黨既除、他們自然不敢爲非、便想他以前的罪犯、不必查究、諸公意見如何、若能應允、便此一決、各志士受多少苦難、想回復民政、原是一片愛國的熱心、毫無私怨在內、那有不以爲然的事、都應允了、立下誓詞、這夜大家便痛飲一番、各相勉勵、各自誓死、夜深便在巴比陀寓中歇息、到了次日、這十二人分作三組、巴比陀、瑪留、多莫俱、邊利仁、吳兒陀爲第一組、勢應本、波重、圭皮度、勇具貞、杜命美爲第二組、區利染、生良明爲第三組、有的扮作農夫、有的扮作商家、各帶著張路憑、前前後後、向齊武國進發、正是慷慨提三尺、死生祇一行、且按下再表、

卻說比留利齋著國書歸國、奸黨拆開看時、原來阿善政府、對齊武法須斯兩國的交涉、全不與聞、真是難得、大喜、極賞讚比留利能幹、又問了比道、知比留利赤心反正、毫無異志、便酬他的功勞、設酒相請、比留利應了命之後、自己也要設酒還禮、擇著十一月十一日爲期、下封請書、請奸黨裏幾箇首領喫酒、并說在阿善請了幾箇

樂師、并得幾箇絕色的美人、以助酒興、那奸黨的首領裏頭、像比律布一輩人、是出色如餓鬼的、聽說有美人勸酒、那裏還不肯赴席、便有亞留知、比律布、方柳知、久理知、次苦列、納多善、嘉武利知、七人應允、惟奸黨內一箇最出色、叫溫知的、因有甚麼事務、不肯赴席、這令溫知性質勇武、又有才略、若放在正黨裏頭、實算得箇人物、祇因他心術駁雜、主義不正、所以入了奸黨、卻是奸黨裏頭得力的人物、比留利知道他不肯來、失望已極、幸喜他的黨羽、裏頭幾箇健的都已應允、即或他一人漏網、料也不甚緊要、便任他不來也好、且用心網羅這七箇人、叫人準備了佳美酒肴、又叫工匠把那客廳、修整得十分華麗、并且十分堅固、又專著人向阿善、請絕技的樂師、又自己趕到加倫家裏、及四方善家裏、把這事情和他兩人商量、請他們相助、他們自然應允、一切俱已齊備、祇等期日到來、便好下手、

且說這四方善也是正黨有名的人物、心地正大、又有些材智、祇是性質柔懦、臨事遲疑不決、當下聽見比留利的話、起初還有滿腹的銳氣、幾日之後、未免有些膽小起來、想道、這回的計策、雖算得箇奇計、卻危險的事情、也真不少、第一奸黨嚴防出

入怕不能進得國都、中途被捉、第二奸黨無論甚麼時候、都帶著衛士同行、怕卽或進了國都、不能近得奸黨身邊、第三波斯多扎著幾千兵馬在城、怕他立刻聞變、發兵捕拏、卽或殺得奸黨、不能回復民政、左怕右怕、想來想去、想到初十日、把那銳氣怕去了、細心看來、這事情到底成功居一、敗事居九、不如救了他們的性命、下回再趁機會起事、還穩當些、祇是今天已是初十、他們在早晚進國都了、不得已、叫自己家裏一箇心腹的執事、名加里頓的來、對他說道、三年前常在我家走動的、那巴比陀一班人、你想都認識他們的面貌、現在他們莽莽撞撞、在今日午後、要進國都、你可急趕到城外路上、攔住他們、把這書信呈上、叫他們千萬不要進城來、這書信極緊要、你快些去罷、加里頓答應著、自去了、不知

優柔不斷、敗事之媒、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欲知各志士果被加里頓攔住了否、且看下回便知、

第十七回 志士都門遇難 奸人星夜馳書

卻說加里頓領了言語、心內想道、既說是緊要事、便不得不騎匹馬趕快些去、便跑

自己家裏、從廄裏牽出馬來、又向平日放馬鞍的處所、去取那馬鞍、想套著馬、立刻便走、豈知馬鞍不在原處、便問他的老婆道、馬鞍在那裏、那婆娘也不知、便在家內四處找尋、尋了一遭、仍不看見、加里頓焦躁起來、想道、我若去遲了、誤了主人的事情、怎麼好呢、便推那婆娘趕快尋出來、自己也幫著一尋、大凡人到著急時、倒忘了本來、加里頓本來是想趕快、所以要騎馬、今馬鞍尋不著、便步行跑去、也早到了、卻他這時忘了本來、全然想不到這箇上面、祇想快些尋出馬鞍出來、快些跑去、越尋越著急、越急越尋不出來、至此、加里頓的火性、不知從那裏來、厲聲問那婆娘道、到底你把馬鞍丟在甚麼地方去了、那婆娘也不知馬鞍在那裏、不好回答、祇得隨口應道、是鄰家某人借去了、加里頓大怒道、卽或別人要借我的、也應該對我說一聲、怎麼糊糊塗塗、亂丟亂借、不怕誤了我的大事麼、那婆娘正尋東西尋不出來、也是有氣、也怒道、幹了甚麼大事、怎麼定要對你說、知纔可以、又這是甚麼重要的東西、借給鄰家一箇人、便誤了你的大事麼、兩氣相撞、兩火相遇、加里頓更大怒道、你還要說這們樣的話麼、提起手掌、對著那婆娘、一掌打去、兩氣相撞、兩火相遇、那婆娘

被這一掌，也不肯服氣，要對加里頓還禮，於是兩夫婦便相打起來，早打了一陣，左右鄰家聽得吵鬧，趕來相勸，纔肯收手。加里頓還是氣忿忿的，卻馬鞍總尋不著，祇得在隔壁一家，借套馬鞍套上，疾忙據鞍上馬，連加幾鞭，如飛的趕出城來，早已天色近晚，各志士想進城許久了，祇爲一時氣忿，誤了主人的大事，加里頓真是後悔無及，祇得跑回主人家裏，把這誤事的因緣，對匹方善語了，自謝自己的罪，匹方善也是無法，事已至此，祇得決了計，放手做去。

且說歸國的十二名志士，於初六日，在阿善都城起程，由小路行進故國境界，恰似入了敵國一般，事事留心，處處注意，幸喜連路並未遇著意外事情，直到齊武國都面前，他們天天想起，夜夜夢見的都城，今全到了眼裏了，這時天已將暮，又逢著雨，齊武國都城門口，出進的一切農夫、商販、官吏、士人、老者、少者、智者、愚者，都打著雨傘，往來如織，這些志士，頭一組巴比陀等五人，打著傘遮了面，雜在衆人之內，混進了城，第二組勢應本等五人，也打著傘遮了面，雜在衆人之內，進了城，第三組區利染二人，跟隨第二組後面，相去不遠，也打著傘遮了面，雜在衆人之內，進城來，正用

傘遮面、走到城門口時、不防前面有兩三箇村夫、各挑著擔野菜、恰自城裏出來、各不見、與區利染正撞著、把那人的一擔野菜、撞倒在地下、那人也因爲遇著雨在、城內買了兩三杯酒禦寒、到了這時、正值酒興發作、便大怒起來、揪住區利染要打、區利染有自己的心事、那裏和他計較許多、祇得千不是萬不是、向他謝罪、那人總不肯放手、亂嚷亂罵不休、早驚動了守城的邏卒、聽得城門口、不知爲甚麼事吵鬧、便起來彈壓、忽看見兩人、本來認得像貌、大驚、兩人已被那村夫揪住、何能走得脫、便束手被捉、放在邏卒總長的衙門監下、又這在阿善的三百名志士、都約定十一日午時分、齊集國境、行公戰的改革、等巴比陀等去後、於初八日、無論住居城內、及散在村落的、都由通信委員、一齊通知、都是踴躍便五人一組、十人一羣、陸續續、向邊境上來、內中有箇叫亞幹的、年紀二十來往歲、慷慨有大志、也是國變那年、逃來阿善、謀種種回復的計策、後來費用漸漸告罄、亞幹又遇家貧、不能接濟、便入那都城旁一家賣牛乳的商店、充當傭工、也不知甚麼緣故、那店中主人、有箇女兒、不過十六七歲、一自遇了亞幹、即有心在他身上、不論他是傭工、直把身子嫁他爲妻、

兩人都是青年，況更貌美，甚是相得。早三年了，這回有舉義兵的事，亞幹心內想道：這回的事情，實是萬分僥倖的，倘若不幸失敗，我定是一死報國，不再偷生人世了。祇是大丈夫在世，全始全終，卽至小事細故，都應交代箇明白，方纔乾淨，所以我在這裏，橫豎有了三年因緣，這回回國，何能含糊自去。當下回到那店裏，與那女兒，漸漸談及這事，亞幹道：我現在要回國去了，若幸不失敗，不日卽可相見，你不要多心。好好在家，與你的母親及女伴，過清閒日子便是。那女兒忽聽得回國兩字，便淚盈盈欲下，現出不能相捨的光景。亞幹無奈，祇得再寬慰他道：我實是齊武國有名位的人，現在與各同志回國，若幸而事成，便能回復從前的名位。那時自齊武專遣人來，迎你爲正室，豈不比在這裏貧賤一世，要强許多，你不必捨不得我。難道我與你便真箇難以再會麼？那女兒聽得這話，纔少少帶點喜色。功名事重，枕席情輕，祇得任他自去了。卻原來的青年夫婦，雖然一時割斷，卻怎能割斷得下。送亞幹去後，在他母親面前，或愁或怒，或罵或默，現出種種無聊的樣子。他母親問道：你今日有甚麼不快意的事情？這女兒便把齊武志士行密計，舉義兵，因此他夫婿回了國去的

話對他母親說了、他母親方知女婿是不賤的人、倒替女兒歡喜時、勸慰他、不要帶憂愁、這都是不關緊要的話、不必多提、祇是這志士的密計、由亞幹傳入這女兒耳裏、由這女兒傳入他母親耳裏、一人傳二、二人傳三、大凡富貴人多喫牛乳、所以在牛乳店、多有富貴家的僕役走動、所以到初十日、這密計直傳進亞留智耳裏來、亞留智聽得這話大驚、我既與亞留知君、是極有交情的朋友、何能看見有禍事、不救他麼、祇是他還在齊武、這密計便在明晚下午、我這裏雖知道、卻難以救他了、又想到、自今日午時起、到明日戌刻、還有十四五箇時辰、若叫人晝夜兼程、送箇信去、還可以在明日傍晚時分、到他家裏、這箇事不宜遲、即刻寫下封書信、遣一箇最善跑馬的、不分晝夜、直跑齊武、國國都亞留智家裏來、

且說加倫在自己家裏、等到初十日、黃昏時候、果見有巴比陀等五人到來、隨後不久、勢應本等五人也到了、雖十二人之內、還有二人不知如何、卻這十人、已是安然無恙、進了國都、加倫接著喜不可勝、便叫人在家內一間密室、擺設薄酒、與各志士敘久別的情分、不久、酒已完備、十一人齊在密室內、一面喫酒、一面商議道、聽說好

黨出入各處、常帶著許多衛士同行、這要怎麼處置纔好、加倫道、這倒不必憂心、奸黨因信得比留利別無他志、所以到他家裏來時、并不多帶衛士、祇得平日的一小卒、并且比留利早先想及、把那請客的房子、修飾得十分堅固、若行事時、先把門鎖住了、衛士在外、便一時難以進來、各志士又問道、臨時下手、是怎麼樣的方法呢、加倫道、這箇我與匹君比君、已計議明白了、祇看你們意見如何、便把那下手的方法、對各志士說了、各志士都贊道、這們樣很好、當下十一人談論了許久、早已夜永更深、酒酣人靜、第三組的兩人、還未到來、祇得送已到的十人先睡、這些志士就寢後、也有懷既往、案將來、萬慮叢生、便輾轉不能寐的、也有想及作一切大業、祇在明晚、成敗總是任天、便萬念俱寂、一著寢、即睡去的、他們捱了這大半夜、漸漸東方發白、十一月十一日到了、他們卯刻起來、漱了口、洗了臉、辰刻、喫了早餐、也沒有甚麼言語、又沒有甚麼事務、祇在加倫家內、踱來踱去、時坐時立、等時候到來、也不知甚麼緣故、獨到這一天、日輪走得慢了許多、等之又等、時候總不見到、瑪留更是無奈、時怨天恨地道、爲甚麼今天要慢些麼、他們捱了許久、方交午刻、離約定的時候、不過

五六箇時辰了、又喫了午餐、祇見外面到來邏卒總長一張字條、是叫主人加倫速去商議大事、他們大驚、平日這邏卒總長、全沒有叫加倫商量過事情、今忽然來叫、定是第三組的人被捉、計策露出來了、這時多莫俱道、事敗露了、事敗露了、我們不如等捕卒沒到的時候、先尋箇自潔的法子、免致被奸黨所辱、瑪留道是的、正是的、邊禮仁道、不如等捕卒沒到時、先跑進奸黨們家裏、任天命殺幾箇奸黨、比死在這裏、要好些、瑪留道、正是的、不錯、算這箇計策頂好、正是

無計可救、 無法能逃、 三年苦志、 一旦全消、

欲知他們在多莫俱、邊禮仁、兩條計策裏頭、從那一條、且看下回便知、

第十八回 志士扮喬粧入席 英雄傳假使呼門

卻說邏卒總長一封書來、各志士看見、人人驚疑、便議論不一、大紛擾起來、倒是勢應本把言語鎮住道、區生二君、這時候還沒到來、想是被捉了無疑、祇是他們既被捉、密謀已全露出來、便定有捕卒、即刻來這裏捉我們、何以不叫捕卒即刻來捉我們、反先請加君商議、可知我們的密謀、還沒十分露出來、若果密謀沒有十分敗露、

我們便祇靜守的爲好，不必亂紛亂擾。若我們胡言亂動，先自紛擾起來，那這回的事情，便真做不成了。衆志士聽得這一番話，果是有理，便各不言語，靜寂如常。勢應本再對加倫說道：「既是邏卒總長來叫，你不能不冒死一行，看勢頭如何，好好說話便是。」加倫亦與勢應本同意，即自內領出自己一箇兒子出來，對衆人說道：「我是不能不走一遭了。若奸賊十分用威力逼我，我死必不說出密計，敗了事情。現在我祇有這箇十餘歲的兒子，留質在諸公之前，便證明我這片實心。」巴比陀說道：「加君，何必這樣？你現在把兒子放在這裏，不過與我們同死於非命，有甚麼益處，不如早把他安置箇好地方，我們死後，或者還能承繼父志，成就濟民大業，爲甚麼要把這有用的後輩，丟在死地，難道你的熱心，你的真情，我們還不知道麼？」加倫這時，不覺淚下道：「呵，巴君，他若能與他的父親及諸公，共爲國事而死在這裏，便是他的造化了。我意已決，不必推卻，便留下兒子，與巴比陀等垂淚訣別，自赴邏卒總長的衙門去了。巴比陀等到了這時，心內自歎道：「在阿善流離奔走，辛苦三年，纔得逢一點小機會，進入國都，誰料皇天不相佑，竟使區生二人被捉，把密計敗露出來，嗚呼，三年來

苦心苦淚、都成一夢了、這時他們竟不能想出計策、祇等捕卒到來、便下手自殺、所以各人都把隨身兵器、抽出伺候、把耳聽著外面動靜、足足聽了一二箇時辰、外面鞋聲響響的來了、直進內室、巴比陀等大驚、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加倫、忙問道、到底是甚麼事情、加倫道、沒有別事、是捉著你們的第三組人了、巴比陀等祇聽得這一句、早驚得面如土色了、加倫再接著往下說道、在他二人身上、搜出一張字條、是寫著我的姓名住址、所以直疑出我身上來、直來叫我、幸喜我與區生二君、素來不大識面、便把這箇道理來強辨、又他不能再找出箇我與區生二君通情的證據、所以不大十分窮究、放我回來、說待明天稟上政府、再行查究、這箇怕甚麼、祇要瞞過了今天、便好了、巴比陀等聽到這裏、方纔放下那搖搖的心神、再安心等了許久、交薄暮時分、直進比留利家裏來、

且說主謀的比留利家裏、到了這天、卻忙箇不了、及至午後、那亞留知等七人、方纔穿著禮服、帶了許多衛士、攜長槍、擎弓矢、前呼後擁、慢慢的到來、比留利笑容可掬、好好的接著、即請入客廳坐下、所帶的幾百名衛士、便一齊排列階下、總與奸黨等

寸步不離、日暮、主人比留利進佳肴、陳美酒、請奸黨等照著官爵高下、以次坐了席、自己在主席相陪、獻諛詞道、諸公威德、遍於全國、百姓悅服、今晚既待某不薄、惠然光降、是必痛飲一宵、奸黨等齊聲應道、謹依命、比留利真箇十分殷勤的勸酒、十分恭敬的說話、奸黨也大喜、十分高興的暢飲、一連飲到二更時分、奸黨等都帶醉意了、比律布催道、君所說的美人、可真令我們一拜見否、比留利恰待回答、祇見外面傳進一人、自阿善亞留智家遣發來的、要見亞留知呈上一封書信、并說道、我主人說是極緊要的書信、所以叫我連夜送來的、亞留知便自上座把書信接過來、看官、你道這是甚麼書信呢、這箇便是亞留智的密報、把各志士的計策、報與亞留知、救他的死命的、這送信人恰好跑到他家裏、他早進了比留利家、所以直跑到這裏親遞給他、誰料他罪惡貫盈、應該敗事、接了這封書、不耐煩拆看、說道、甚麼緊急事情、明日再看不遲、便把來揣在懷裏、看也不看、叫那送信人回去、祇催美人早些出來、比留利方纔說道、我們今日宴會、到底是政府排列兵仗、挾妓有些不便、橫豎在我家裏、沒有甚麼意外的變故、請把衛兵遣散回去、席散時再來迎接如何、奸黨等依

允了，對那些衛兵道：「你們祇留二十餘人在這裏，餘都暫且回去。」席散時來接便是。那些衛兵答應，自回去了。比留利又叫自己家內的人，邀那二十餘人，向別處飲酒取樂。那二十餘人也去，祇剩得七箇奸黨，并自己了。便自內室引出十餘美人來，奸黨遠遠地望見，恰似惱風楊柳，帶雨芙蓉，把布蒙著面，娜娜婷婷，緩步近前來。比留利更向客說道：「在前的美人，後不過幾箇侍女，因為不慣見客，況遇貴人，未免有些怕羞，所以把布蒙著面，恕罪，恕罪。」奸黨含笑道：「那有甚麼？」正說間，那些美人已早近席前了，把那蒙面的布除開，卻那裏是婦人，是十二名英雄，卽巴比陀及加倫等。這時巴勢二人當先，正到方柳，知久理，知兩人面前，巴比陀除開布，拔出劍，把方柳知一刀，斫倒在地下，勢應本也把久理，知斫倒。在後的都奮勇前進，奸黨等瞥然看見，大喫一驚，死到臨頭，不得不竭力自保。各拔出隨身的短劍，前來抵敵。奸黨雖然勇猛，卻在沉醉之下，那裏敵得各志士猛虎怒獅一般的死力，便有比律布被加倫多莫俱所捉，次苦列納多善，被邊禮仁圭皮度所捉，亞留知素來勇猛，獨揮起短劍，左衝右突，所向無敵，忽遇著大力無雙的瑪留，方纔收服。嘉武利知死命抵敵，起初

波重吳兒陀和他格鬪，不取能勝，反帶了傷。後來用四人之力，方纔捉住。各志士一霎時殺了三人，捉了四人，便把所捉的，閉在一間密室內，又叫人監住那二十餘人，不許一人走漏，即刻自比留利家出來，到大街上，早有匹方善，牽著數十人，在那裏等候，看見他們出來，知事情已做得成就，大喜，便分爲兩組，巴比陀、圭皮度等，牽著二十餘人，赴令溫知家來，還有一箇皮貞，也算奸黨裏一箇首領，斬草不得不除根，便叫瑪留加倫等，也牽著二十餘人，赴他家裏去。

且先說巴比陀等，走到令溫知家門首，因爲夜深，門已閉了，巴比陀叫一人在門外大喊，道：快開門，快開門。亞留知有急事，特遣我來相報。裏頭守門的聽見，疾忙開了門，各志士趁勢，一湧而入。圭皮度平日在這家裏出入過，知道門徑，便仗著劍，牽著各志士，當先殺進來，大叫：拏賊，拏賊。令溫知這時還沒睡，聽得外面吵鬧，知是有變，疾忙提著隨身兵器，出外來，正遇著圭皮度，罵道：原來是你們，從那裏來的，便一劍斫來，圭皮度仗劍相迎，不過一二合，圭皮度雖然高強，那裏敵得令溫知，被他一劍斫中左肩，不能戰鬪，倒在地下。第二的便是巴比陀，正迎著令溫知，斫倒圭皮度，仗

著劍大踏步出外來、巴比陀大喝道、奸賊往那裏走、提起劍來、一劍斫去、令溫知用劍迎住、這時正在一箇小小迴廊內、兩邊是壁、中間不過數尺寬、僅能容兩人戰鬪、餘在後的、眼光望著、不能相助、祇喊吶兩聲而已、巴比陀、令溫知、一箇正黨的首領、一箇奸黨的頭目、鬪到十二餘合、不分勝負、在後的看了這箇光景、十分著急、正在無法可想、忽聽得巴比陀大叫一聲、令溫知腦上、早著了一劍、大喜、一齊放出歡聲來、看令溫知時、早已喪了命了、便安慰他家裏其餘的人道、我們祇除了令溫知一人、你們無罪、并不相犯、救起圭皮度、一齊轉身出門、瑪留等早活捉著皮貞來了、原來瑪留加倫等、跑到皮貞家門首、也說是某人、有急事、哄開了門、大喊拏賊、皮貞素來柔懦、看見各志士進來、早嚇得措手無法、祇得攀瓦上屋、想走、不料瑪留早已趕到、大叫聲不要走、把他自屋上活捉下來、也安慰了家人、到街上與巴比陀等相會、合爲一路、共五十餘人、齊打破牢獄、救出被奸黨含冤的人民、便率領著、再打破小武庫、拏了些兵器、一齊赴都城內各會堂來、正是

下死功夫、

用疾手段、

以濟人民、

以成大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都民夜半驚警鐘

賢士廟前定部署

卻說各志士劫了武庫後、卽有巴比陀加倫比留利等十餘人、赴中央大會堂來、其餘都五六箇人合爲一組、赴各處小會堂來、原來齊武都城市內、分爲十區、除中央大會堂外、每區還設著箇小會堂、每會堂設著座警鐘、萬一有事變出來、卽由行政官遣人連撞各處警鐘、各區內人民聽得、卽由前輩長老、率著壯年子弟、各帶些兵器、齊集各處會堂、以備不虞、這是齊武國歷年的憲法、當下志士等走到各處會堂、直入警鐘樓、這樓上原有許多人守把、不容易上得來的、祇因這些志士是想回復民政、極得人心的主義、所以走到警鐘樓上、把來意對守兵說了、那守兵還有誰不喜悅的、便替他們把警鐘儘力的撞起來、這時連中央大會堂及小會堂、共有十一處的警鐘、一齊撞起、豈不驚天憾地、但是已交夜半時分、人民都在睡夢中、怎能驚得醒來、這班志士撞了許久、仍舊靜悄悄的、不見有一箇人跑出來、衆人好生著急、正在沒法可施、幸喜匹方善倒有些鈍智、便想出箇計策來、恰好這時候隔一箇大

祭日不遠、舊來的例、到了這祭日、那些吹喇叭的、都齊集都城、競吹喇叭、比較高下、那吹得好的、由政府裏獎賞、所以每年到了這箇時候、有許多吹喇叭的人、在旅店內居住、匹方善便給些錢物把他們、叫他們分走各街上、把喇叭大吹起來、喇叭聲、警鐘聲、一齊送入人民耳裏、自睡夢中驚醒、知道國家有甚麼事變、雖然怨恨政府已極、卻是國家出了事變、不得不捨卻私恨、去奉公事、便各帶著兵器、赴會堂來、始知撞警鐘呼召國民的、不是平日所怨恨的政府、是三年前被難外出的一夥民政黨、一時看見、不覺喜歡、又不覺淚下、原來他們素來在自由政治下生長的、忽然遭著奸黨、把一切民政、全行廢絕、立箇專制政府、誰不怨他們入了骨髓、無奈民政黨都趕出外國、斯波多的戍兵、鎮守城中、所以受壓制受了三年、竟不能逢箇機會、回復民政、他們真是苦極、忽然看見各志士除了奸黨、在會堂上出現、所以歡喜之餘、還流下淚來了、

且說巴比陀等十餘人、到中央大會堂、撞起警鐘、早驚動了全都的人民、漸集漸多、一霎時來了千餘人、巴比陀便對各人民、演說今晚斬除奸黨的瑣末、及回復民政

的意見，并自謝不請命人民，擅自捕殺奸黨的罪過，又請暫編各壯年子弟爲兵，把來防備戍兵攻擊。巴比陀一面說，人民一面歡聲雷動，拍手喝采，賞贊各志士的功勞。會堂下混做一堆了，正嘈雜間，祇見近外面的人，更大放歡聲道：威波能君到了，威波能君到了，各人民各志士聽得，大喫一驚，這自那裏來的麼？卻威波能果然到了，率著二十餘人，自會外穆穆然直進會堂來，看官聽說，這威波能怎麼來了呢？難道是神仙變化不成？原來威波能走到法須斯後，接得巴比陀的一封信，知道他們要行奇計，便寫封信前來勸阻。巴比陀不依，決意行去，便又寫封信，叫禮溫送到法須斯。威波能接著看了，想道：他們竟不聽我的話麼？在阿善捱了三年，熱心越發收拾不住，也難怪他們。這們輕舉妄動，祇是我雖說不願與聞，難道便真箇任他們孤力行事，不去相助麼？這還可以麼？便與在法須斯的志士商量，集了二十餘人，統率著，悄悄的進了國境，因爲奸黨可注意的，祇有阿善那一邊。這北邊不大留神防備，所以一路無人查究，暗暗地到都城旁邊一箇山裏埋伏下。這天十一日，卽買通箇村夫，叫他到比留利家，探聽消息，果說有當國的行政官，在他家裏飲酒，知道他

們的事、或者可以做得成、便與那二十餘人、進了都城、恰聽得警鐘連天的響、知在會堂有事、便赴中央大會堂來、正值巴比陀把那編壯年爲兵的議論說完、那些壯年都踴躍從命、忽見威波能從天上來、那自國變的日起、便兩相離別、至今方纔會面的情誼、也一時記不起、祇覺得今晚會堂上得他來此、不知要增多多少勢力、說道、誰想你今晚在這裏出現麼、恰好、便請你任這編成兵隊防備戍兵的事、那些前輩長老也道、正該請威君當這責任、那漸集漸多的壯年、已有一千五百人的光景、也齊聲道、我們都願服威君的節制、威波能答應聲可以、便率著那一千五百人、入大會堂旁近一箇廟內、一霎時編成隊伍、若戍兵來攻、便可迎敵了、於是巴比陀等及那些前輩長老、便有條有緒的開起公會來、這中央大會、也自國變的時候起、閉了三年多、沒有開過了、當下大開公會、由全都人民、代表一國、決議把奸黨所訂的絕天理的法令、全行廢止、回復舊來的民政、舉巴比陀、比留利、加倫、勢應本、及某某等、共二十餘人、爲理事委員、專措辦一切回復事務、舉威波能、邊禮仁、爲軍務委員、專掌軍事、連夜叫人寫成許多告示、遍貼市街、及許多咨文、移行全國、當下在會堂混

了一夜，便覺曉風淒淒，衣不勝寒，大約是東方將白了。

且說這齊武都城裏，不知爲怎麼緣故，還築著一箇小城郭，喚作雁蹠密城，雖寬長不上一里，卻占都城內的形勝，所以斯波多的戍兵，卻紮在那小城裏。這日夜半，都城內警鐘之聲，透徹遠近，戍兵在那小城內正聽著，大驚，不知都城起了甚麼事變，那統兵將帥曼度及具登，便忙叫人出城探聽，恰好奸黨內的一夥餘黨，聽得變起，逃來小城內，把他們的首領被殺，民政黨橫行市中，都城擾亂的話，一一報知，曼度具登聽得，便似忽然遇著一聲炸雷，大驚了一跳，這是不得不出兵彈壓的，祇是夜半更深的事情，不知道齊武國民是甚麼意向，不知道敵人果有多少，倘若輕舉妄動，怕敵人把城奪去，失了立足之地，反爲不好，所以要先探知詳細，才好布置，先叫人出城來探聽，等他們回城報知，方知道各志士起先不過十餘人，殺了奸黨的首領，劫了牢獄，襲了武庫，大開公會，并已把無數壯年，編成兵隊了，又悔剛纔不早些發兵彈壓，縱他們成了大事，若再遲延，便更不能勦除了，所以早一刻有一刻利益，具登便疾忙分一千兵守城，曼度便疾忙自率三千兵出城，分作三路殺奔中央大

會來、雖然這時已是東方既白、會堂早經營得有條有緒、兵也定了部署了、這時的壯年、早集至四千人、由威波能編成兵隊、分一千人守把會堂、叫邊禮仁、吳兒陀、多莫俱、各率著七百人、守把那自城裏可以通會堂的三條街道、威波能也自己率著一千人、往來巡視、又發許多人爲探子、專看城內靜動、這時候、探子把曼度領兵出城的話報來、威波能便下令道、邊禮仁、吳兒陀、多莫俱、各率所部兵、向前進發、到離城不過半里的地方止、若遇著戍兵、不論勝敗、均宜支持半時、不許退後、三將得令、自領兵前進、半路上、果遇著戍兵、也分作三路殺來、便各接住廝殺、威波能先率所部、向右邊的街道、來助邊禮仁、與戍兵對敵、這戍兵雖是有名的斯波多的軍隊、卻一來彼衆此寡、二來怎敵得齊武的敢死之兵、便敗了、退回城去、威波能也不追趕、叫邊禮仁仍守把原處、自己抽出所部、再向左邊的街道來、也助著多莫俱敗了、戍兵、卽又抽出所部、互向在中的街道、來助吳兒陀、卻不當面迎來、反繞別條街道、抄出戍兵背後、這時正值曼度自率著千人、與吳兒陀對敵、曼度素來驍勇、恰把吳兒陀敗下、忽遇威波能自背後來、兩下來攻、便不能取勝、也率著敗兵回城去、這時天

亮已久、日光離地數丈遠了、齊兵越集越多、又得一番大勝、勇氣百倍、便趁勢把那小城圍了、正是

軍之所恃、

全憑乎氣、

倉卒招募、

亦破強敵、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行功賞國內歸清平

奮霸威大舉伐齊武

卻說各志士出戍兵所不料、剪除奸黨、打破牢獄、大開公會、合全都人民在、時內數便把回復事、略略辦成一點端緒了、及至戍兵出來彈壓時、已集得數千壯士、被威波能率著、大敗戍兵、反把他圍在城裏、於是更無所懼、中央大會堂內、巴比陀等二十餘人、與各志士及各會民、專心專力、措辦一切政務、至十三日、便說得箇成了、章片、都城內驚天動地波瀾、也漸漸平靜、都城內一切子女、便無不歡忻祝賀、謳歌起來、所恨祇有這數千戍兵、紮駐城內、不能安枕而已、這時齊武國都、人人齊力、箇箇切齒、無不願把斯波多的兵卒、殺箇盡絕、方纔收手、倒是威波能意見不同、說道、我們的本意、無非是想回復民政的、若戍兵肯退回本國、於我們的回復事情、毫不干

礙、又何苦不令他歸國、難道我們的本意、是要草菅兩國的人命、纔快意麼、便叫邊禮仁親自進城、陳說利害、要他早些退兵、這時戍兵被圍在城中、糧食漸漸告竭、祇給得兩三天、若死力一戰、又不取勝、若潰圍逃走、又被圍得鐵桶一般、不能出來、若待本國聽得這箇風信、發兵來救、又還要在四十天以後、正困難間、忽見邊禮仁來說退兵的話、曼登的意思、是至死都要守城、不肯退兵、卻具登說徒殺些兵士、毫無益處、不如回國、再作道理、便與邊禮仁訂定退軍條約、由這兩國的將官、蓋了印、互相交換、那條約道、

第一 斯兵帶其兵器、保護輜重、退歸本國、

第二 斯兵在齊武境內、照通行之價、購買軍用糧食、齊人不得阻止

第三 齊人逃入城中、求助於斯兵者、斯兵可領帶回國、

第四 條約交換以後、斯兵於一晝夜之內出城、不得遲延、

條約既定、兩國交換了、曼度、具登、即遵此約、即日領兵出城、回本國去了、阿善阿慈頓等、也遣了箇使者來、說阿善的人民、看見各志士自行舉事、忽然感動、他們趁勢

募集義勇兵，已得二千餘人，現紮在境上，伺候齊武的消息。若果戍兵勢大，不能抵敵，便率兵直進國都前來相助。這時斯兵已退，便寫成封謝書，說斯兵已退，不敢擾動。遣那使者回去了。這時已是廿旬，奸黨的幾箇首領，殺的被殺，捉的被捉，其餘附從的，不歸正的，便逃往外國去了。斯波多的戍兵，已不在城內了。各志士逃在外的，都回了國。監在牢裏的，都放出來了。那布告民政回復的咨文，已遍行各處。各處的人民看見，都說都民辦得在理，無不以爲然的事。都派幾箇委員，代表各處人民，入都城來，與都民一同辦事。這時也都到著了，所以齊武國內，可以說得箇歸了清靜。既歸清靜，於是乎提出改選行政議官，及重開四百名公會的兩件事來。這兩件事，自各志士及那些前輩長老，及各處派來的委員，都是許可。可知通國無異議了。便用投票法，選出九名行政官，及四百名議員來。這時舉巴比陀、威波能爲行政總統官的最多。威波能說自己於這回復民政的事，沒有大功，又才疎德淺，不敢當這大任。把總統官的職辭退了。巴比陀也辭道：改革政體，整頓國政，凡政治家的本意，無非是救身救國，增進自己及他人的福利而已。卻毫不可有臃贖夾雜在內，起了甚

麼想功名求富貴的念頭，我這回奔走國事，不辭勞苦，實也是盡自己應有的職分，別無他意。今諸公選我膺這重任，我若靦然承受，那數年來奔走國事，都是從想富貴求功名起見了，所以我斷不敢承受的。那國民無奈，見兩人堅辭不受，祇得零選加倫，勢應本作了行政總統官，其餘於回復事上有功的，都選作四百名公會議員，又念及以斯明、安度俱，俱莫忠等，都因盡力國事，喪了性命，殊爲可哀可敬，便由政府發出恤銀，賑贍他們的遺族。又在國都中央，建了幾塊紀念牌，上寫著最簡最好，最能動人的，我是替你們死的七箇字，又提出被捉的那幾箇奸黨來，問成荼毒國民，擾亂國政，及屠戮忠良的罪名，便有許多人民，恨他已極，即時要把來正法。倒是巴比陀等阻住，留了他們的性命，流往海島。於是，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國內無政不舉，無民不服，便擇定紀元前三百八十八年元旦日，舉行大祭，把回復民政的事情，布告天地神祇。自此以後，齊武內政已整齊，內力已充滿，祇乘有了機會，便可向外面擴張國勢了。

說卻曼度具登，率著數千戍兵，回本國去。不日到著國都，國王阿世刺，看見大怒道、

卽勢不能敵，也應該死守纔是，爲甚麼要退兵歸國，出了斯波多的醜，卽把他們兩人登時處了死刑，又把那些兵卒的市民權利奪了，不準他與平等人相齒，又恨齊武人的行爲，大無道理，便傳檄自己的同盟各國，徵集大兵，由國王雷音武，（斯波多有二國王）自統率著，浩浩蕩蕩，向齊武來，這時斯波多，獨霸希臘境內，素來最强的阿善，還不能敵他，何況齊武，所以人都替齊武著了一急，雖然齊武是新興國，勢子正銳，那裏管甚麼霸國不霸國，人以兵來，我以兵往，斷不肯降氣的，并且有長於行政的巴比陀，善於用兵的威波能，等人，國雖褊小，卻不信便被人壓倒了，所以斯齊的競爭，恰似強獅遇著猛虎，一時不能分出勝負出來，所以希臘境內，又起了大波瀾，正是

以小禦大、

始識奇才、

以弱摧強、

始稱偉業、

以上敘齊武翦除奸黨，志士整頓內政的事業，成爲前編，至於摧倒斯波多，使齊武立於盟主的地位，成世界莫大的偉業，則自下編始行敘起，前編並未提及，所以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編分解。

經國美談後編

第一回 議戰守大開軍政局 聯邦交重爲異國遊

且說希臘是歐洲南部半島，突出地中海，其地形恰似瓠瓜葫蘆一般，中間那哥倫地峽，祇有寬廣不過十里的陸地，兩頭湧出兩大段落，那邊南的一段落，成爲南部，總稱披旁列沙，內分七域，一納鄂尼，一米世，一烏卡舊，一韋利，一亞階，一留鄂，一守卡尼，這時第一的強國斯波多便在納鄂尼域內，地峽以北，總分中北兩部，一部叫作黑羅，分爲八域，一哥倫，一知珂，一慕知亞，一米峨，一東朗吳，一西朗吳，一法須斯，一營登，阿善在知珂域內，齊武在慕知亞域內，那北部分五域，一特洒里，一馬基頓，一韋留斯，一伊留希，一卡納尼，全國三部內，大大小小，有數十國，古時阿善斯波多兩國，同稱盟主，這時祇有斯波多一國最強，大小數十國，除阿善及其餘小國外，都是斯波多的同盟國，權力所及的地方，所以通希臘全境內，沒有敢與他作對的，這時齊武各志士，既回復民政，把戍兵逐出境外，自知是觸犯了老虎，不容易了安的事，便在國內大設起準備來，通國募兵，一面募，一面訓練，舉巴比陀、威波能、吳

兒陀、邊禮仁、比留利、杜侖、明甯陀七人，爲軍務委員，大開軍政局，商議迎敵的法子。果聽得斯王雷音武自率大兵十二萬前來，吳兒陀便發議道：「斯波多是希臘境內第一的強國，那兵也是素來有名的勇兵，又加了同盟各國，這恰似獅子帶著鐵角抵抗不住的。我國雖然回復了民政，卻國不過這們大，素來祇有被人制服，沒有制服別人的事情，又是承奸黨擾亂之後，立國的元氣也凋喪了許多，軍備不整，糧食不足，內無可恃之強兵，外無可賴之與國，把來敵他，何能敵得過？只是我國民無論勝敗存亡，總要支擋不屈，拚著一死，求箇無愧於祖先而已。」比留利也道：「把我國不訓練的兵士，敵素來有名的波斯多，若與他野戰，到底不能，祇有成守一法而已。」卻現在城也不堅，糧也不足，看起來，守城都是難的，所以不如先發兵守住，巍鐵崙、平昆嶺兩處險要，使他一二月內急切不能進境，便趕緊修補城郭，備辦糧食，倒還是箇長久之計。」巴比陀道：「我看古來成敗之迹，凡戰勝的，不在戰的時候，戰敗的，也不在戰的時候，敗是在未戰之前，早定下了的，那戰不過是把定下的勝敗，表箇明白而已，所以有識之士，多半著眼遠處，不在戰上面，要在未戰之先，早定了勝算，我

國這回與斯波多開戰也是那戰時的野戰城守一切計略都是近處的第二著、還有第一著在遠處、你道這第一著是甚麼、便是這列國的大勢、現在希臘全境、雖有數十國、卻祇有斯波多、阿善、哥倫、齊武幾國、能定天下大勢的權衡、斯波多第一強盛、若阿善齊武兩國連結、同心合力、與他相敵、或能敵得住、若把阿善偏在斯波多那一邊、我齊武獨爲一邊、與他相敵、卽我國十分強盛、都敵他不過、卽僥倖戰勝一二次、都不能長久、所以連結阿善、實是第一要著、現在阿善內政紛擾、人心不齊、有許多懼斯波多霸威、想與他聯合的、并且斯波多國王阿世刺、又是箇長於外交的老手、必定見到這箇上面、我們若不早用外交政略、鼓動阿善的人心、與他深相連結、便不能與斯波多抵敵了、所以我說、兵守二險外、還要派遣委員去連結阿善纔好、三人都把意見說完、經衆人反復詳審了幾次、又辨論了幾次、都覺得意見相同、便決了議、這時齊武全國、聽說斯王親率大軍到來、都恨斯波多恃強凌弱、大無道理、人人怒目、箇箇切齒、富的出錢、貧的出力、都要滅了斯波多、纔肯休手、早全國如狂了、政府內總統官加倫、勢應本、率著其餘幾箇行政官及各會員、便擇箇

日子、齊集雁蹄密城上、右手拏槍、左手拏血、把那血釁在刀上、指著向斯波多那一方的城壁上插下、表明誓與他開戰的意思、是時在城下聚觀的有十餘萬人、都齊聲唱起齊武萬歲來、

於是舉邊禮仁、比留利、率兵二萬五千、守把西北的平昆嶺、巴比陀、瑪留、吳兒陀、率兵一萬五千、守把東南的巍鐵崙、兼辦連合阿善事宜、五人都不推辭、銳身前往、巴比陀、便與瑪留、吳兒陀、自都城赴巍鐵崙來、到了巍鐵崙、相度地形、立下營寨、軍基已定、便把軍務讓在吳兒陀身上、自己與瑪留率著小將數名、精騎百餘、赴阿善來、這巍鐵崙離阿善都城不遠、不過百里路程、一日早到了、阿善國內人民、知道一箇改革齊武立下莫大的偉業的英雄到來、都沿路沿街站在兩旁、觀看丰采、都嘖嘖歎道、英雄器宇、到底不凡、卻不知巴比陀去年在這裏時、原是一箇潦倒窮途的亡命客、那爲亡命時、他們卻不這們說、究竟去年的巴比陀、今年的巴比陀、實相去不遠、巴比陀自己也覺得去年的阿善、一切山川草木、城郭市街、都帶著愁相、令人可悶、今年的都是清輝明媚、有含笑迎我的形狀、卻不知是何緣故、當下一行人進了

阿善都城、首先赴李志府中來、李志笑歡歡的接著、先把從行的人、安置別處、自己與巴比陀、瑪留、進後堂來、早有法禮馬、阿慈頓、一班政黨、與巴比陀舊時相識的、聽說巴比陀、瑪留、將到、先在李志家裏等候、當下一一相見了、巴比陀、瑪留二人、先向李志謝他三年的厚遇、次又向阿慈頓等謝他們數年相愛、又代表齊武國民、謝那發兵應援的事、李志等都說這是應盡的責任、不必相謝、也欽贊齊武志士這回的舉動、實是空前絕後的偉績、又問當時的詳細情形、巴比陀大略述了一遍、又說這回瑪留出力最鉅、瑪留也狠有得色、便慢慢談到國事上面、巴比陀提起阿善、齊武、兩國是唇齒相依、素來同盟的、自今以後、宜親益加親、以抵抗斯波多的議論、李志道、阿善、齊武、同盟、是我們極力主張的議論、只是我國人心無定、近來懼怕斯波多大兵進境、要與他結交的、日益增加、卽如專制黨本是要結交斯波多的、曖昧黨也以結交斯波多爲好、左袒了他、國中還有新起的一種亂黨、也主張結交斯波多的、議論、與民政黨爲難、所以要用民政黨的獨力、壓倒各種黨派、結交齊武、實是難事、巴比陀道、這事全仗諸公力量、若能成就、便是兩國人民的大幸了、當下談了許久、

已交夜分、便擱下這事、待明日再議、法禮馬、阿慈頓等、先辭回家去了、李志、正要與巴比陀、瑪留二人、細談別後的情事、忽魏鐵崙來了一箇急使、報道、斯王雷音武、自率大軍十二萬、已越哥倫地峽、向齊武來、請巴將軍、瑪將軍、趕急回營、巴比陀聽得這報、便要連夜回去、李志留道、自地峽到魏鐵崙、至少也有三日路程、何必這們著急、今晚在這裏停留一宵、明日早起回去、也不遲、巴比陀無奈、祇得坐下、瑪留便急得了不得了、正是、

事變之來、不可測渡、
英雄處之、綽有裕餘、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齊武使臣歸國 阿善暴民作亂

卻說李志、留住了巴比陀二人、便喚女兒令南出來陪客、令南看見了巴比陀、自己心坎裏一箇人、去年以亡命去、今日以一國的大臣來、好不得意、這時法禮馬等已回去、祇有李志、令南、巴比陀、瑪留、四人在座、後民政黨的同志、來了一封信、有國家急事、要請李志去商議、李志便叫令南好好陪著客、自己去了、祇有三人、在座、令南

便問巴比陀，這回在這裏停留幾天。巴比陀道：國事冗繁，祇今晚在這裏宿一宵，明日早起回國。令南道：何時可以再來呢？巴比陀道：不定。若幸而戰勝，便時常來這裏。現在世界太平，兩國和好，何不向齊武一遊？令南道：想是狠想，只是沒有親族在那邊，有許多不便處。巴比陀道：那把我家爲東道主，便是。令南道：怕你有些嫌厭我。巴比陀道：祇要你到我家來，便隨你住許久，都沒有嫌厭的意思。兩人說到這裏，心內口內眼內，都是親熱極了，卻不防瑪留在旁，忽念道：宛然是夫婦一般了。這一句話，瑪留心裏，本不想說的，不過心內默一默，卻不防口內說將出來，被兩人聽見了，都覺得不好意思。令南便低下頭，紅漲了臉，不言語了。半晌，恰好李志已自外面回來。巴比陀問道：甚麼國事，莫不是與阿善、齊武同盟這事，有礙的麼？李志道：這不是，便是我國十餘年前，一箇因擾亂國政，被我黨所攻，逃走在留鄂的，喚做黑搓。現在因我國恐怕斯兵進境，人心惶惶的時候，便趁亂進了國境，在周斯地方煽動亂民，又想在國政上作亂。我黨內同志知道了，狠是擔心，要設箇法子鎮壓他，所以叫我去商議。我看這不算大事，又有客在家，所以趁早辭回。巴比陀聽了，方纔放下心。當夜

談了許久、夜已不早、便送巴瑪二人在客房安歇、自己與令南進內室去、次日、瑪留催巴比陀早起、一同率著從行的一百餘人、辭別李志、令南、同回巍鐵崙去了、

且說這黑搓是從何來的、這事情是緣何而起、這便是斯王亞世刺的外交手段、原來亞世刺也知道阿善、齊武兩國同盟、不是斯波多的好處、便想設箇法子破了他的、恰好阿善有箇人、名叫黑搓、這人習成一種口辨、能於萬衆之中、說箇道理、令萬衆動心、加之生成一種剛勁性子、凡事總要做成、纔肯休手、他既有幾下本領、便不大安分、又祇依自己的意見、不信別人、又祇顧自己的功名、不顧大局、所以由自己私心、想出箇好看的世界來、要在阿善國政上施行、你看私心想出來的、何能施行得、所以民政黨專制黨曖昧黨都攻擊他、他不能在阿善國內安身、逃往留鄂地方、住了幾年了、這時斯王亞世刺心內想道、要使阿善、齊武兩國結連不成、不如先擾亂阿善的內政、所以想到黑搓身上、要把他弄出來、卻又知道黑搓也是箇主張似而不似的民政、厭惡專制政體、恨斯波多的、若直由斯波多國王、與他交涉、他必不依、所以使管下的屬國遣箇人、把阿善國政擾擾、人心洶洶、正是英雄乘機圖事的

時候的一些話、去說黑搓、并說可以幫助他、黑搓本是急於功名的人、那裏有喚不動的道理、便從了他、便直進國境、入周斯這箇地方來。恰好這地方的人、都怕斯兵進境、議戰議和、紛紛皇皇、正是黑搓有隙可乘的機會、便立在通衢廣道、稠人廣衆之中、放出他的口辨、演說起來、他演說的有三種意見、第一是得罪斯波多、是民政黨應援齊武的緣故、應把他們全行正法、第二是村邑的公會、凡臨會的、人民皆應目國庫支出俸銀、第三不論大小公會、均應把禁止放縱的規律除去、許人民隨意集會、他把第一種可以除了民政黨、塞他數年的仇恨、第二種可以收拾愚民的心事、把第三種可以聯絡那些不安本分的暴民、一張辨口、三種意見、對那些搖搖無定的人民說來、一連數日、竟能煽動許多人民、黨羽漸衆起來、這時阿善政府內、專制曖昧兩黨、都見得斯兵入境、是民政黨應援齊武所致、恨了他、看見黑搓這種議論、正合他的意思、不但不攻擊、反暗暗裏助他、民政黨也見得他這箇是細民小弄、不在意上、這時民政黨裏、有箇人物、名叫珂理杜郎、年不上三十、才略英挺、意氣爽快、察盛衰之機、識勝敗之數、他看見這箇光景、卻狠是擔心、對李志法禮馬等說道、

我們阿善的大禍、不在外面的斯波多、在裏面的黑搓、黑搓潛伏外國十餘年、忽然歸來、他的希望、可知不小、現在據他所說的看來、他第一說臨村邑會的細民、都應出國家支出俸銀、村邑會人人可以臨會、便人人皆要由國家出俸銀、卽是人人皆要由國家供給、試問國家那里得許多錢來、供給他們、又人民祇要臨村邑會、便不勞心力、都可以得俸銀、還有那一箇願勤勞麼、他第二說應把公會上禁放縱自由的規則除去、許人民隨意集會、天下無論大會小會、都有章程、有箇規則、并有箇限制、怎能破壞章程、任他們隨意集會麼、若果許他們得隨意集會、將來我國一切會堂、都要被亂民鬧得糟爛了、何況第三、還於外交上說些關係諸公性命的話麼、何況他們心懷叵測、口內所說還不是心內所想的麼、所以據他們的希望看來、不至亂國不止、國家若行了他那說、也不至大亂不止、大凡一國之亂、起初不過一小點、越長越大、便出乎意料之外、今在起初時若不防備、將來紀綱一壞、成憲一破、可愛的阿善、將墮於茫茫昏霧之中、可愛的國憲、將敗壞不可收拾、十五年前的胡耳魏內亂、便是前車、願諸公留意、早些設法補救纔好、這時李志等、都見得這不過細

民小弄、不須擔心、駁他道、黑搓一黨的議論、固屬能煽惑許多亂民、卻我國豈沒有良民、見得他的不是、與他反對的、并且他們所說的意見、都要經五百名公會准許、纔能施行、堂堂的公會、又是黑搓及一黨亂民、所得容易鬧動的麼、然則我們何必多事麼、也是阿善平安了幾十年、應該生出亂來、凡民政的長輩、如李志這一輩人、都是這們兒來、任你珂理杜朗如何說法、總是不信、於是黑搓一派亂黨、越發肆無忌憚、大著膽到處橫行、起初原是周斯一塊地方、漸漸蔓延全國、他那一種議論、最能使無識及無賴的細民信服、旬日之間、都城內政務總匯之區、也有許多人信了他的、連公會堂內會員、也有被他所惑、於是竟有把那隨意集會的議論、也在五百名公會內發出來的、於是民政黨勢之所迫、也不得不倡起反對論來、這時珂理杜朗、又對李志等說道、大亂雖未發、已到眼前、大勢已去、國事不可爲了、現在我們處置這事情、還有兩條計策、第一我黨內各長輩、趁早拋棄國事、退歸田園、任亂黨胡鬧一頓、亂黨的議論、祇能說得好聽、不能實在施行、等他們施行時、生出弊病出來、國民必覺得不好的、然後徐徐出來恢復、這是上策、第二是在這回五百名公會內

極力壓制這種議論、不許施行、儘民政的全力保守國法、也是好策、不過比第一策略爲難些、看你們還是走那一策爲好、李志等仍是要信不信、都見得亂黨勢力不大、不把來放在意內、珂理杜朗看這光景、知事不可復爲、便遺書民政黨各長輩、自述其志、長歎一聲、獨出阿善都城、不知那里去了、正是、

可諫諫之、可去去之、賢者知機、達人識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入公會慷慨就難 得急報倉卒退兵

且說李志、法禮、馬諸人、都是老政治家、難道連這事都看不透、與無識見人一樣麼、這也有箇緣故、因爲阿善本是共和政體、凡公會上提出來的議案、都是以信從人的多少決可否、李志、法禮、馬、阿慈頓諸人、都知道黑搓雖得許多亂民、作了黨羽、卻國中良民、原是不少、兩相比較、墨搓所得的亂民、便形得很少、并且多屬無賴的、無識的、沒有勢力、所以全不把來放在眼中、以爲公會開時、我們的反對論一提、黑搓一黨、便不能抵敵、那隨意集會的議案、便不得准了、卻也是阿善應該生亂、誰知專

制曖昧兩黨，當十餘年前，黑搓倡出改代議政爲共議政，

入人民舉出議員代表自己

不舉議員不要人代表人
得入國會議事喚作共議政

他議論的時候，都與民政黨合力攻擊黑搓，攻退了，這

時卻因些小意見不合，恨了民政黨，這日會議時，反左袒了亂黨，民政黨勢力雖強，人數雖衆，怎當得專制黨曖昧黨亂黨的合力，竟敗下來，於是便把會堂上禁止放縱自由的規律除去，任人隨意集會，於是亂黨勢子越發強盛，行爲越發跋扈，在國內的大小公會，到處發些新奇古怪的議論，有不從的，卽放聲恐嚇，肆力示威，毫無忌憚，橫豎會堂一切規則，都已除去，不能禁他，所以阿善國早不成樣子了，於是亂黨又把臨村邑會的貧民，應由國庫支出俸銀的議案，再在五百名公會內提出來，於是民政黨諸人，亦復難耐，并且是關係重大的事務，不得不用民政黨的全力出來反對，這時專制曖昧兩黨，也覺得亂黨行爲，大不合理，未免有些悔心起來，這一日，五百名公會，大開會議，黑搓一黨，是提議的人，先占住左邊一帶席位，與他們反對的民政黨，占住右邊一帶席位，專制曖昧兩黨，是中立的，占住中間一帶席位，還有無數的亂民，好是豫先安排的一般，現出一種兇獍跋扈，尋人鬧事的形狀，就那

傍聽席，先是亂黨裏頭一箇領袖，喚作武瑟布，占住發言臺，發言道：從來國法，凡臨村邑會的，不受俸祿，以致貧的都不能臨會，試平心想起來，他既肯臨會，來議國事，便是替國盡力的人，便應由國庫發出俸銀給他，纔是盡國家保護人民的職分，說到這裏，那些在傍聽席的亂民，恰似約齊的一般，齊聲叫道：准了議，准了議，如有說半箇不字的，便打殺他。這時民政黨內一箇有名之士，喚作秦明，憤然上臺說道：凡國建憲法設政府，便是全國的人，都受政府的福，沒有富人受得多，貧人受得少的理，也沒有貧人受得多，富人受得少的理，富人與貧人議國政之權，平等一律，國家待他們，也是平等一律，不分輕重，今富家肯自辦費用，臨村邑會，國家怎能因貧人之故，由國庫發出俸銀麼？臨村邑會的人，便受國庫的俸銀，國庫又從那里得來呢？秦明說到這裏，還要連接往下說去，誰知那些亂民，早亂讓起來，都大喝道：把這東西扯下來打殺他，早有兩三箇暴徒，突突的跑到發言臺下，要把秦明下手，餘都身勞取出兵器，要殺向民政黨這邊來，民政黨看這光景，到這田地，也將隨身的短刀拔出來，權時抵敵，專制曖昧兩黨，看這光景，早溜溜的逃出會外，中間一帶席位，已

不見一箇人影了、會長見這光景、只得叫出黑搓、及幾箇亂黨的首領、叫他鎮住那種亂民、不許胡行、卻那里鎮得住、民政黨內早有幾箇被亂民所傷、自知這一種人不可以理服、不能以力壓、祇得集在會堂的、共有六七十人、一同退出會堂來、這日吵鬧之中、便蒙蒙混混的散了會、

且說散會之後、民政黨首領李志、阿慈頓、泰明等、齊集法禮馬家、商議道、誰知他們竟敢如此行爲、眼見得今日是安排的計策、要尋我黨爲難的、梟鴛心懷、真是難度、始信珂理杜朗所言不錯了、卻應設箇甚麼法子、處置後來纔好、商議未定、已是夜分、祇聽得滿城各會堂的警鐘、連天價地的響起來、都大驚、不解何故、原來黑搓一黨、提出貧民支國庫的俸銀的議論出來之後、逆料民政黨必要反對的、豫先勾通許多信服他的亂民、一齊就公會的傍聽席、倘有反對的、卽當場打他一頓、果然不出所料、這日泰明竟倡出反對論來、便鬧了這一場、卻還不服氣、到晚上、便四處撞各會堂的警鐘、召集各會衆攏來、人問他們有甚事、他們便說是斯波多大兵已壓境上、不把那些應援齊武的正法、不能弭禍、想把民政黨人、一網打盡、一來塞他們

前幾年的仇恨、二來除了這黨人、再無人敢與自己反對、越發可以肆行了、當下警鐘聲內、早有人跑到法禮馬家、告知此事、諸人聽得、一時倉皇、有說要逃出外國、徐謀恢復的、有說亂黨既下這們毒手、定有人守住城門、難以走出、不如在這裏自殺的、祇有泰明、阿慈頓道、我們既是五百名公會會員、聽得警鐘響時、入五百名公會便是有甚麼驚懼遲疑麼、倒大著膽、不問性命危與不危、祇向會堂來、祇滿見會堂都是亂民占著、左邊一帶席上、坐著無數亂黨、發言臺上、立著箇辨士、正在那里發那應把李志、法禮馬、阿慈頓、泰明、諸人處法的議論、兩人看這光景、身上不由的有些作戰、卻轉念道、既到這裏、還有甚懼怕、難道我們是怕死的麼、因這一念、膽越發壯起來、便在平時民政黨所坐的右邊一帶席上坐下、這時民政黨裏的會員、沒有一人臨會、祇有這兩人在坐、兩人聽得那發言臺上、有人說道、現在斯波多大兵、已臨境上、我國危亡之禍、便在目前、這都是民政黨諸人應援齊武所致、若不把這幾箇人、在國內處法、告明斯波多、阿善是守局外中立之例、便再不能立國了、阿慈頓不等他說完、早跑到發言臺下、把那人扯下來、自己占住發言臺說道、我阿善的

長計，便是與齊武連合同，抗斯波多。若齊武被斯波多所滅，我阿善還能獨存麼？正說間，他忽有四五十人，一齊到臺下，把阿慈頓自臺上活活的扯下來，泰明看見，卽疾忙上前相救，卻那里敵得許多亂民，兩人都被亂民一面亂打，一面擁著，出會堂去，亂拳之下，不知二人死活如何。於是會堂內，便乘這吵鬧之中，決了議，把民政黨內諸人，作爲國法以外之人，不用國法保護，便把亂民分作幾隊，入諸人家裏，一來捕殺諸人，一來乘勢劫搶家產，自是以後，全國都是他們的世界。阿善國內大亂，亞世刺的計策，便奏了奇效了。

且說雷音武，是斯波多國內極善用兵的大將，十餘歲時，卽置身軍陣內，到三十餘歲，所向必捷，沒有敗過，所以聲名極高。這回起了征齊的議論，自亞世刺至國會的，人民都舉他爲全軍總督，他不能推辭，便催飭十二萬人馬，過了哥侖海峽，向齊武進發。探得齊人已守住二險，便也分全軍爲兩路，叫副將仁洪量率六萬人，自哥侖入海，走慕知亞西南境上陸，攻平昆嶺，自己率著六萬人，直攻巍鐵崙，巍鐵崙地勢險峻，兼之齊將守得利害，雷王攻了十餘日，不能攻破，便想出一計，分兵自別道繞

巍鐵崙背後掩來、作箇兩下夾攻之勢、卻被齊軍探知了、先作下準備、不能取勝、又一夜、乘齊軍無備、去劫齊營、卻也沒有得勝、兩軍相持、早一月有餘了、巴比陀苦心孤詣、把萬餘人、圍住雷王的強兵猛將、自知不能濟事、也不過勉強支持一兩箇月、使國都好修準備而已、這一日、忽自都城來了箇急報、報道、

斯波多第二軍、已破平昆嶺、邊比二將、退保都城、斯兵分二軍、一軍直攻國都、一軍轉東方、似有襲巍鐵崙後之意、望巴比陀、吳兒陀、瑪留、速率兵退歸國都也、

三將看見這報、好不大驚、第二路敵兵既已進境、這處料也不能支撐、便於一夜、暗暗地棄了巍鐵崙、拔全軍寨都起、既有敵兵自背後襲來、連正道也不能走、祇得繞道走與阿善毗連的邊界上、退回國都來、這時到了邊界上、離阿善都城最近的地方、巴比陀看破阿善定有大亂出來、又擔心阿善一亂、自己的外交政略、即不能成功、并且那一天是倉倉皇皇、與李志諸人分別、一切商量、都沒有議得妥貼、因此轉了一念、叫吳兒陀率兵先回國都、自己卻與瑪留率著百餘騎、再進阿善來、早到都城面前了、祇見城內煙霧蔽天、人聲喧雜、喚叫吶喊、聲達城外、巴比陀立住馬、迴顧

諸軍士道、眼見得阿善起了亂了、我們不知底裏如何、怎能胡亂進去得、且暫停在這裏、看看城內光景、再作道理、正說間、前面有許多逃難的、是城內出來、便攔住問道、城內光景、到底如何了、那人答道、城內亂民橫行、拆毀家屋、搶劫財產、捕殺李志、法禮馬諸人、一切紀律規則、都掃地盡了、巴比陀聽得、不由的心內大跳了一跳、大叫道、前日的恩人、今既被難、我們何能不救他麼、便要策著馬、當先要進城去、正是、

第一快事、

報恩復仇、

壯士性命、

輕於鴻毛、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蘭摧柳折名士傷心

鬼怒人怨梟雄得志

且說巴比陀聽得李志諸人在難中、便一時性發、要進城去、倒是瑪留一時解事、苦死攔住道、你是一軍的大將、一國的大臣、關係重大的人、何能輕易履得危地、假使遇著暴民、生出意外事變來、你一身本不甚要緊、我齊武將怎麼處置呢、你若是要救恩人、我情願替你去走一遭、你若自己想自己去、我是斷斷不肯放你去的、巴比陀被瑪留攔住、無可奈何、便道、也可以、請你替我走一遭、瑪留答應、即分了八十餘騎、

自率著便行、行了幾步、巴比陀又叫轉來吩咐道、你去、祇救出幾箇恩人來便是、除非萬不得已、斷斷不可與亂民起爭端、我們若與他起了爭端、他雖屬亂民、總是兩國交際上的妨礙、阿齊同盟這事、便萬無可望了、瑪留道、我自曉得進城去了、巴比陀還剩得十餘騎、便一齊在路旁一間民家內坐下等候、早等了許久、還不見瑪留回來、巴比陀狠不放心、祇怕李志諸人遭了難、阿齊同盟的事、不能成就、心內七上八下的、便又遣幾箇人進城去探聽消息、又去了許久、瑪留等一隊人、纔自城內來到、巴比陀忙問道、城內情形、到底是怎麼樣了、瑪留道、亂黨據議會、捕正人、大權盡到他們手內了、巴比陀忙問道、李君阿君如何、瑪留道、阿慈頓泰明兩人、昨晚在會堂外被亂衆所殺、李志也恰自法禮馬家歸來、中途遇著暴民用石子打中腦蓋、登時死了、巴比陀忙問道、李志家內如何、瑪留道、今日亂民圍了他家、拆毀家屋、搶劫財產、我去時、正在那里放火了、巴比陀忙問道、小姐令南逃往何處、瑪留指著隔壁一間房子道、令南被我救出城來、現在這房內將息、專等你去說話、巴比陀聽得、便進這房來、祇見令南仰臥在床上、用布覆著面、巴比陀揭開布寬慰他道、受驚了、揭

了布定睛看時、祇見星眼緊閉、朱唇不動、那種淡紅薔薇花的顏色、已不在面上了。巴比陀陡吃了一驚、忙問瑪留道、到底是怎麼樣了、瑪留道、我到他家時、正值亂民把他家財擄完、在那里放火、看見我到、便一齊跑了、我找著他家一箇家人、問他家小姐在那里、他說有遺骸在庭內、我便跑到庭前、果見令南腦上也著石子、傷死在庭內、我便想起他與你這們有情、又是你的恩人、特此把他遺骸帶出城來、與你一會、巴比陀聞言、一陣悲酸、不知自何處來的、眼淒淒的看著令南說道、你救得我、我不能救得你了、一時心內如刀割、如箭攢、痛不可言、卻礙著瑪留還有些軍士在前、不好明明下淚、原來巴比陀、令南、兩人如許情分、祇博得那一晚親親熱熱的說幾句話、并且自那一晚後、兩人便再沒有說過話、誰知兩人今生便從此永訣了、當下瑪留對巴比陀說道、阿善助我國回復民政、我國便應替他平靖內亂、然則我們便速速回國、領兩三千兵再來這裏、一來替與國靖難、二來替恩人報恨、如何、巴比陀道、大凡一國、總要自己安甯、纔能干與他國的事、現在斯兵既已進境、卽日便圍國都、我國竭力自保、還是不能、那里有餘兵給我兩人平阿善的亂麼、便又願別些軍士

道、阿善既是如此、我們在這裏無益處、不如暫回守國都、看斯兵退不退、再作道理、祇請你們一二人留這裏收葬令南屍骸便是、事已至此、也不停留、原日與瑪留率著百餘人、自回國守都城去了、

回國之後、次日、斯兵便圍了都城、原來雷王因巍鐵崙守兵已退、便驅軍直進齊武境內、一路無敢擔當、直到國都城下、與第二軍合兵、共一十二萬人、把都城圍了、齊武國又小、兵又弱、糧食又不足、與國又不來援、雖城內人齊心戮力、誓死相守、卻也守不住、守至一月以上、早已力竭計窮了、這一日、斯營內大開會議、國王雷音武自占首位、其餘諸將、以次坐下、雷王命人喚出齊武好黨的餘黨跟著戍兵入斯波多、又跟著雷王來伐齊武的出來問道、你們前說齊武人民不喜歡民政、怨恨現在執政的人、若我國的兵、臨了城下、定有許多人作內應、所以我親統大軍、來到這裏、如今卻怎麼樣了、怎麼大軍圍城、圍了三十餘日、城內還不見一人內應、祇見他守城的心事、日堅一日、原來你們說的話、一句都不足信麼、現在這些事不必提起、祇問你國內的民情、到底是怎麼樣、還是有內應沒有、你們的心裏、還有計策可以攻得

城的沒有，那幾箇餘黨，經這一問，那里能回答得，只低著頭不作一語。雷王看見大怒，立叫退去，更對其餘諸將道：我國起兵來這裏的原故，也不止因得他們的話，實是在自己見得齊武回復民政不久，人心未定，我兵一到，望風可破，所以沒準備著許多糧草，便到這裏來，卻不料在巍鐵崙遲延了三十餘日，在這裏也遲延了三十餘日，自出軍日期起算，便有了八十餘日，齊武人守城越守得堅，我軍糧草倒漸漸不足，加之炎暑時候，行軍大是不便，這不是我軍便不能攻破齊武，不過是我們雖攻破了他，卻自己也要受許多傷損，一箇這們强的斯波多，攻這們弱的齊武，若自己傷損了許多，便算是大敗，所以我說在這炎暑時候，暫且退兵回國，先多準備些糧草，等秋涼時候，領兵再來，便滅了他，你們見得好不好？說完，各將都說道：甚好，便決議退兵。當日傳下號令，次日，輜重隊在前，騎兵殿後，慢慢的向南方退去，齊武都城內，看見斯兵忽然解圍，倒大吃一驚，忙探聽時，方知雷王退兵回國，城內人便相慶起來，原來城內齊人，都知道勢不能敵，早晚斯兵便要破城，都以死自期，無復生望了，幸喜斯兵今已退去，便舉勇具貞，多莫俱，各率騎兵千餘，出城追趕，追了一陣，

無隙可乘、祇得退回城中、雷王便引兵到了慕知亞南境、又想出一著、叫副將仁洪量、率兵四萬、留駐弗拉太都城、這弗拉太北接齊武、東控阿善、是斯波多的同盟、今屯四萬兵在這裏、一來可以恐嚇阿善、使他不敢與齊武連盟、二來可以乘隙進齊武、使齊人奔命不暇、其餘八萬人、自己率著、整整齊齊、到了本國、本國人雖有說不該退兵的、亞世刺卻與雷王同意、祇說仁洪量在弗拉太、這人才淺、不足任這大事、換了一箇極有名的勇將叫蘇方度、來替了他、這且按下再表、

且說阿善的亂黨、在那一日大亂之內、殺盡了李志、法禮馬等、一般民政黨內有名之士、其餘即保得性命的、也不能在國內安身、想逃往齊武、卻齊武在圍城之中、祇得逃往地中海各島內、於是趁著勢子、在五百名會、把那支給俸銀的議案、准了議、也無人敢違抑、他怕蹈著民政黨的覆轍、又在都城內立了箇會同館、爲自己一黨的中心、凡黨內人有甚麼新奇思想、先在這會同館內說出來、經大家說好、即自公會上提出、提出了、便是金科玉律一般、不許人違拘、違拘他的、便十箇二十箇亂民結成一隊、闖入他家、白晝殺人放火、搶劫家財、照民政黨一樣的法子處置他、所以

專制曖昧兩黨，也不爲亂黨所容，逃往外國，專制黨往斯波多曖昧黨往沿海各國去，於是阿善國內，全是亂黨一派的世界了，這時會同館內，還有幾箇出色的人物，一箇叫柳奎太，一箇叫保利登，一箇叫韋黃良，他們所發的議論，還新奇些，還好聽些，比黑搓的還平等些，無非是這箇說要均貧富，那箇說別些或者難以均勻，這田畝房屋一切不動產，是要均勻的，那箇又說行政官的權力，要與農夫一樣，那箇又說便共和政體，也是有弊，要格外創一種新政體出來，纔顯得我們是聰明人，所說不一，總之還比黑搓新奇些，好聽些，平等些，所以信服他們的亂民，還比黑搓多些，黑搓既是起事人，竟經了些閱歷，所以也還知些時勢，壓服他們，不許行那一種議論，他們那里肯服從黑搓，又與黑搓又反對起來，於是亂黨內又分了兩黨，兩黨相軋，便說黑搓遣人到弗拉太，與斯將蘇方度通謀，想圖不軌，又把黑搓下在牢獄，他們自新起以來，不過數月，那首領已遭反噬，反覆無常，不知禮義，亂黨常態，是固宜然，祇可惜了阿善文物典章之邦，正是

狼如豺虎、

毒如蛇蝎、

爲國之禍、

爲民之賊、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弗拉太甘言說斯將 蘇方度夤夜襲阿都

卻說黑搓既除、柳奎太等氣餒益足、便提出均貧富的議案來、要人民將自己所有財產、盡數繳上公會堂、由公會堂均分過了、纔勻勻稱稱的分給全國、因此國內略有財產的人、不得不逃往外國、柳奎太等也知道富民一去、國內便窮的道理、便嚴行禁止、不許人民去國、卻那里禁得住、國人祇如水的跑向外國去、也有許多來弗拉太見蘇方度的、

且說蘇方度自代仁洪量駐紮弗拉太以來、他的功名心事極盛、便想仗著這幾萬兵、立些事業出來、一來報亞世刺的知遇、二來討國內一箇好名聲、因此那些破齊武、滅阿善的希望、時常在心頭、也不止一日了、這一天、蘇方度正在營中悶坐、忽報有兩個阿善商人要來求見、蘇方度在這裏見過的阿善人、原是不少、便也如平常一樣接進來、進來了、蘇方度看那兩人、一箇髮眉皓白、年約五十餘歲、一箇三十餘歲、容貌清秀不俗、便問道、你們離阿善都城許久了、那兩人答道、不過數日、蘇方度

道、阿善現在的情形如何、那兩人道、亂黨越發猖獗、紀綱益壞、與無政府一樣、百姓咨嗟、神人震怒了、蘇方度道、你們今日見我、有何意見、那三十餘歲的便道、我們的來意、便是因阿善這回變亂、有幾句話要對將軍說、現在亂黨口裏、雖說國事、應依大衆而行、卻行事時、不依人民大衆的意見、祇依自己一夥亂民的意見、凡他們自己說好的、不問人民依與不依、便在國政上施行、所以阿善全國、都是亂民的世界、良民人人憤怒、恨不得生啖了他的肉、怎因政府內是亂黨柄權、所以不敢奈何他、卻都引領四顧道、誰人能助我一臂、除了奸賊、平靖大亂、豈不是我們的重生父母、一般、他們既如此想來、所以在這時候、能認真替他平亂的、第一便成了自己偉業、第二便收得全國的民心、所以我們想到這上面、不得想不到將軍、現在將軍的志向、不是想立不世之功麼、不是想擴張斯波多的國勢麼、我便替將軍想一想、這阿善、斯波多兩國、自古即稱強列國、兩不相下、幾千年來、祇有披旁列沙一役、斯波多制服了阿善、卻這功業、成在雷參度將軍身上、雷參度因這一役、聲名便轟轟烈烈、震動天地、令人可羨可慕、雖然、雷參度制服阿善、是用武威制服的、阿善人心不服、

數年後便回復了，所以不及今日。今日若有人發兵直攻都城，替阿善平靖大難，阿善人必是感恩懷德，永盟爲斯波多的同盟國。那功業豈不比雷參度還要高些麼？斯波多豈不從此無敵於天下了麼？所以這是千載一時，萬難逢一的機會。天特把來賜將軍，將軍還不受麼？將軍不受，又讓與誰人？將軍不趁這時做去，又還待何時麼？將軍不知道機會是怪物一樣的麼？這怪物向人前跑來時，頭上毛髮垂地，遮住眼睛，雖五尺童子，還能捉得住。若背人跑出時，跑又跑得很快，皮又是滑的，任你有多少本事，都捉他不住了。如今阿善大亂，正是機會向將軍跑來的時候。將軍還不受，要使他背著將軍跑去麼？所以我們一爲將軍計，二爲阿善計，特此不避利害。來這裏對將軍一言。將軍若想爲自己立功業，爲斯波多張霸威，憐阿善人在塗炭，便請領兵直攻我國都城，平靖我國內亂，把我國放在斯波多同盟國數內，便是阿善人民的大幸。阿善人從此感激將軍不盡。斯波多人從此稱頌將軍不盡。將軍便從此名垂不朽了。現在亂黨無故把比留港守兵撤去，正是天賜將軍成功的時機。若再遲幾日，亂黨把比留港再發兵守住，那這事便做不成了。事不宜遲，願將軍速

速決計、這人說完、蘇方度聽得、大感動、便道、對我說這話的、也不止你們兩人、不過因利害還未十分明白、所以至今遲延未決、今聽你們這一番話、令我疑團頓釋、我主意便定了、你們且退、容我措置一切、當下兩人自作辭去了、蘇方度獨自想道、方纔兩人所說的話、真是一毫不錯、亞王特派我代仁洪量來紮駐這裏、豈不是最看得起我了麼、我若不在這裏立些功業、何能對得亞王、并且我若不趁這機會立些功業、也再不能找第二箇機會了、細想之下、主意一決、便先遣發箇使者去阿善、假說催他早些講和、緩住他的心、使他不設準備、隨後便暗暗發兵前來、那使者奉著命自去了、

卻說這兩箇商人、看見使者啓行、知蘇方度主意已決、自己的計策奏了效、便也辭別蘇方度、回本國去、看官、你道這兩人是誰、那五十餘歲的、是阿善一箇商人、那三十歲的、便是巴比陀的執事禮溫、原來禮溫、也因回復事情、出了力、得了箇官職、做箇裨將、這時阿善亂起、總統官勢應本、想出箇計策、要哄出斯將蘇方度、趁亂去攻阿善都城、破了斯阿兩國的交情、令阿善不結交斯波多、結交齊武、知道禮溫能幹、

便遣禮溫來辦這事、禮溫便伴了一箇商人、同來弗拉太、說蘇方度果然蘇方度功名心盛、竟中了計、當下禮溫滿心歡喜、自回國都復命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蘇方度自遣那使者去後、於即日黃昏、下令軍中人裹甲、馬銜枚、向齊武都城進發、半路上、忽轉了令、不向齊武都城、卻向阿善都城進發、那時部下各將都不解何故、問蘇方度道、阿善是聲明守了局外的、爲甚麼卻攻他都城麼、蘇方度按劍喝道、事已至此、還問甚麼、諸將內中有一人名喚保耳、出頭道、阿善是聲明守了局內的、我軍便不能攻他、如將軍定要攻他、我是不依、祇要率自己部下、一萬餘人、自回弗拉太去、蘇方度見諸將如此說話、祇得把阿善大亂、如何是斯波多擴國威的好機會、及我們若破得阿善、如何是斯波多項有功的人物的話、反反覆覆、曉諭一番、又嚴下令道、如敢再違的、便先斬首、經這一番舉動、諸將方纔心服、俯首無言、便驅兵直進阿善境內、這夜夜色清涼、月光如水、各軍士心內、倒也爽快、樂於行軍、一路并無阻攔、早到都城下了、依蘇方度的心算、本想連夜趕到城下、暗暗裏襲破阿善都城的、卻不料因保耳這一番阻撓、擔擱了時刻、到比留港時、東方早已發白、東方

一白、阿善人便知道了、看見斯兵忽然來襲、大驚、都城內大撞起警鐘、召集城內守備兵、上城守把、這時蘇方度領兵已到城下、見城內早有了守備、不敢攻城、祇得領兵退回弗拉太去、滿腔熱望、領兵前來、毫無所得、掃興而去、蘇方度心內好不晦氣、不在話下、

且說亂黨得了政權之後、早聲明阿善是守局外中立之例、於斯齊兩國開戰事情、兩不偏助、不許國人賣兵器與兩國、不許兩國兵在阿善境內交戰、聲明過後、自以爲阿善可以高枕無憂了、所以把國內一切守兵、全行撤去、卽比留第一箇緊要的港、也不派兵守把、卻誰料斯兵乘夜來襲都城、險些便亡了國、便也知國內防守、是不可少的、祇得派兩支兵同屯近弗拉太的邊境上、防備斯兵入寇、卻這時阿善國內、因遭這一次大亂、凡有才略有名望的老將、都逃出國外、這兩支兵、竟找不出將帥、於是祇得舉出這兩箇人、這兩箇人、一箇叫智猛周、是有名的政治家空龍的兒子、年不過三五六歲、性關達有大略、敬愛賢士、這人四五年前、因爲本國太平無事、不能立出功業、所以走往埃及、已在埃及立了許多軍功、埃及王狠信任地、這時

聽說本國大亂，他說英雄乘機圖事，正是此時，便辭別埃及王，回本國來，又一箇叫解武利，天性爽快，膽略豪壯，曾在國內立了多少軍功，後來見得國內無大事可做，便有壯遊千里之想，離本國赴了波斯，這時本國大亂，便也起了念頭，仗劍回本國來，正值亂黨找將帥不出，便舉了兩人，卻見得兩人素來不是自己黨內人，未免有些信他不過，怕他們反與自己爲難，便想出箇計策，在都城周圍十餘里外，劃了一條解兵線，凡兵不許進這線內，一到線邊，便要立時解散，不解散的，便是大逆不道，以死罪論，劃定之後，纔叫兩人在這線外，把軍兵定了部署，還放心不下，再在自己黨內，選出兩箇監軍，伴著兩將，一同去了，正是

委之以事、

復疑其人、

用人如此、

胡能有成、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智猛周村中訪隱

解武利河畔駐軍

卻說阿善都城外，有一箇小小村落，四面青山圍繞著，中間平平的縱橫數千畝，那山邊有一條小溪，灣灣曲曲，依著山流去，平畝上斷斷續續，現幾處人家，真是世界

之外、別具一種天地、這時正是夏月天氣、但見這村內炊煙縷縷、萬畝青青、農夫耘於野、田婦炊於室、怡然自得、大有不知國家政府是甚麼東西、盛衰勝敗是甚麼事業的光景、祇見有一箇將軍、深眼漆瞳、風采卓異、獨騎著一匹馬、背後十餘人跟著、在這村內畝上、踱來踱去、只見他不著軍衣、祇穿常服、知他是微行訪友的、祇見他踱到這路上、便立住了馬、這路旁田內、有箇農夫、低著頭在那里扯草、這將軍看見、疾忙下馬、施禮道、我便是數年前出遊亞非利加、今纔回國的智猛周、聞足下在這裏隱居、特來相訪、那農夫看見、便自田中上來、卻不作一語、這將軍便教從人暫且散開、自己執著這農夫的手、齊向路旁一株大樹下青石上坐定、這農夫纔含笑說道、今阿善治亂之權、到了將軍肩上了、這將軍也笑道是、這農夫道、將軍身在局中、一切是非利害、或有見不到處、我們在旁的、卻看得清清白白、瞭無障礙、今既承下願、請爲將軍剖白一番、這將軍道、特此相訪、願求賜教、這農夫道、大凡國政上的改革、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因現政弊了、不得不改革的、一是自己憑定、有新奇思想、要在國政上試試的、若改革一國、是因頭一種改革出來的、那國必有進步、是第依二

種改革出來的、那國必因此大亂、譬如從前阿善那幾番改革、去年齊武這一番改革、與前數年胡耳魏那一番改革相比便是、從前的阿善、去年的齊武、經一番改革之後、國內依然安甯、國勢日益強盛、這是甚麼緣故呢、這是因他們的改革、是從一國大局起見、他見得現政實是弊了、不能不改革這一番、所以事事常顧著國顧著民做去、并且他們的舉動、有箇限量、到弊政除盡的時候、便停住了、不再生事、因此國內不大紛擾、人民安堵如故、改革之後、國便漸漸強盛起來、至於前數年胡耳魏那一番改革、與今年我國亂黨這一番改革、便不同、他們不能說現政有甚麼弊病、不過自己發出新奇思想、要在國政上試試、便因此生出一番改革、他們不問國是甚麼樣、民是甚麼樣、祇依著自己意見做去、今日見得這議論新奇、便這們樣改革、明日見得那議論新奇、便那們樣改革、改來改去、毫無定則、國內便鬧得不成樣子了、并且新思想日出不窮、那改革的舉動、也沒有止境、一國祇在紛擾裏中過日子、所以胡耳魏與我國都釀成這們大亂出來、這農夫說到這裏、不覺長歎一聲道、呵、我阿善竟被亂黨鬧到這田地麼、亂黨作事、不問人民許與不許、不問於國宜與不

宜、祇要會同館內協了議、便在國政上施行、然則阿善還是全國人民的國麼、直是一夥亂民的國了、這又是先哲先賢立法的本意、這又是民政國所能容的麼、所以我國神怒人怨到這們田地、若有一人倡難、全國便響應了、這農夫又道、大凡作事、若裏面有可乘之隙、外面沒有可制之勢、還不能成功、若外面有可制之勢、裏面沒有可乘之隙、也不能成功、今亂黨自己互相攻戮、百姓恨他入了骨髓、可乘之隙固屬極多、所缺的便是外面沒有可制之勢、所以數百萬生靈、還在塗炭中、今幸喜將軍與解將軍、親統大軍、出守疆土、自外面制他的勢子也有了、只是一件、僅有將軍一人懷了靖難的念頭、還不能成功、不知解將軍意下是怎麼樣、這將軍道、解將軍也與我一樣、不是沒有靖難的念頭、不過沒有決意而已、這農夫道、若兩將軍有意靖難、便是我天使我阿善人有出塗炭的日子了、將軍事不宜遲、便可與武將軍同心同力、舉兵反攻國都、剪除亂賊、成就這蓋天蓋地的偉業、若再遲延幾日、亂黨忽起了疑心、將要召兩將軍回都、解散兩將軍大兵、兩將軍便不能再作事了、將軍主意如何、這將軍含笑不答、這農夫知他還未決意、便道、將軍的意思、我都知道、將

軍是見得亂黨雖暴亂無道，卻所作的事，都託五百名公會及人民公會做出來的，便可當得一箇政府。若舉兵推倒了他，便是謀叛一樣，要受最惡的罪名。這也是將軍重義顧名的處所，也難怪的。但英雄豪傑作事，顧不得許多聲名，假如千百的愚人誚我罵我，一二箇賢者頌我讚我，我狠是值得。現在的人誚我罵我，將來的人頌我讚我，我狠是值得。今將軍若能除亂賊靖大難，世上的賢者，誰不知道將軍的本意。後世的公議，誰不稱讚將軍的偉業。然則將軍值多了，還要顧這小小聲名麼？這將軍聽得道，是了是了，足下所言不錯。因問道：果若我們舉事靖難，足下能助我一臂麼？這農夫道：這不待言。當下兩人說完，那農夫站起身來，與智猛周作別，依然自己去耘田去了。看官你道這農夫是誰？這人是當亂黨初起的時候，用奇計告民政黨內各首領，各首領不聽，他便知天下事不可復爲，先逃出都城，在這村裏隱居，耕耘自樂。這人叫作珂理杜朗。看官看過前回，便知道的。

且說智猛周經珂理杜朗這一番指點，心內疑團，悉已解散，便依舊帶著那十餘人，自回營來。不過數日，果然柳奎太、保利登等，遣了箇使者來，令兩將撤兵回都。智猛

周心內道、果不出珂君所料、也不敢違命、率著部下二萬餘騎、回國都來、那邊解武利也率著三萬餘人、分路向國都進發、不一日、早到亂黨所劃的解兵線前、據約應在此處解兵了、

且說解武利領著人馬、到涇比河岸畔、正是解兵線前、便把人馬紮駐、獨自在中軍反反覆覆尋思道、我若不解兵、進了這線限、便是大逆不道、千載以下、長受謀叛的罪名、我若解了兵、單身進國都去、這兵一解、不可復聚、我便再莫想立這大業了、兩箇問題、橫在中心、想來想去、總斷不明白、祇見平日幾箇心腹將校、都進中軍、問道、將軍主意決了麼、解武利也不理會、那幾箇將校走迎前、附耳低言道、昨晚將軍說要舉大事、各將士聽見、無不踴躍、願効死力、這真是將軍立大業的好機會、將軍還要依亂賊所訂的賊約、要在這裏解兵、丟了這機會麼、并且即依了他的條約、解了兵、他們疑將軍已深、也不能因此便饒將軍的性命、所以爲將軍計、祇有進兵這一條路、還可以遲疑的麼、我料將軍素來勇於決事、斷不至這們沒有主張、解武利聽著、點了點頭、任是呆呆坐著、不發一語、諸將正待再激他幾句話、祇見亂黨所遣的

兩箇監軍也進中軍來、只得退去、那監軍見了解武利也說道、自昨晚以來、軍心大動、有想不在這裏解兵、回攻國都的、這都是叛賊的思想、不識法度的、將軍素來忠勤公正、最服從五百名公會及人民公會的命令、毫無貳心、是我們所深信的、願將軍不要信他、若不在這裏把兵解散、便是大逆不道、千年萬載、永受污名、雖孝子慈孫、不能洗了、將軍是極聰明識利害的人、我們也不要多說、解武利聽得、把頭一點、不答一言、那兩箇監軍也自退去了、解武利獨自坐著、把左手擎著佩劍、右手豎在左手上、支住頤、獨自默想、這原是聲名隆替性命死生的大關係、便豪氣蓋世的解將軍、也猶豫到這田地了、

且說這時解武利部下各將校、各軍士、想撲滅亂黨的念頭、極爲勃躍、只礙著主將號令、還未下來、不敢造次、祇得靜靜的聽候號令、卻空閒無事、這時正是夏日天氣、日落時分、這涇比河畔、夕陽柳色、霞影水光、好不令人有興、這時中營內有幾箇喇叭師、在那裏商議道、我們今日足足忙了一天、來到這裏、幸喜主將還未下進軍的號令、何不乘這空閒、在這洲上閒遊一遊、好麼、這些人都道好、便一齊在這洲上、慢

慢的散步起來、真是好風好景、觀之不盡、正有趣間、祇聽得隱隱裏笛聲、不知是那裏來、各喇叭師聽得、讚道妙妙、祇見這洲上樹影間、現出一箇牧童、趕著一隊牛、手裏擎著短笛、一面吹著行來、這些喇叭師叫住問道、你能吹笛麼、那牧童道、祇能吹一兩枝調子、不曉得多的、這喇叭師道、試再吹一枝聽聽、這牧童應允、吹了一遍、這喇叭師都稱獎道、好極、這牧童吹完、便把那短笛插在腰間、忽見喇叭師手裏拿著喇叭、便問道、這是甚麼物件、喇叭師道、這是軍中用的大笛、那牧童道、借給我看看、喇叭師道、你不曉得吹法、看他作甚麼、牧童道、我也吹過、這喇叭師便把喇叭給他道、試吹這箇我聽、這牧童接著在手、便吹起來、真是湊巧、這牧童所吹的調子、正與解武利軍中所用的進軍調一樣、各營內喇叭師聽得這聲音、以爲主將決意進軍、發下進軍喇叭、便和著一齊吹起來、這營如是、那營更是無疑、一時間、喇叭聲轟天裂地、各軍士聽得、更是大喜、所礙的便是主將主意未決、不發下進軍號令、今進軍喇叭已發、還有那箇不踴躍的、人人爭先、箇箇恐後、喇叭怒號聲裏、早有前軍五千人馬渡了河、這時解將軍正在那裏凝想、忽見喇叭怒號、軍馬渡河、大驚、忙召諸將

查問諸將也不知緣故、反說是主將發的號令、一時竟查不出是甚麼緣故、解武利因此心內一決、大叫道、這不是天使我立這大功的麼、便發下號令、叫軍馬一齊渡河、進攻國都、正是

人謀未定、濟之以天、有意無意、神鬼使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傳檄遠近義正詞嚴 轉戰街前正興邪仆

卻說與解武利同率一軍回國的智猛周、他的主意早已決定、祇看解武利的行止、今解武利既已不顧亂黨所訂的條約、越了解兵線、智猛周還有甚麼遲延、即引兵直越解兵線、進攻都城、黃昏時候、便到了城下、把兩軍合成一隊、因怕軍士怨恨太深、一進城中、便放手殺戮、不可收拾、故暫把大軍紮駐城外、不許胡亂進城、這事情早飛傳入城內、亂黨一時聽得這信、倉皇間不知所措、祇得集自己一夥黨羽、在會同館內、先行商議、次後便集合服從他們一夥亂民、與本有的二萬守備兵、共三萬餘人、四面守把、一面遣人送信與散佈各地的黨羽、叫他速速引兵來救都城去了、

這時城外的議軍，還是整整齊齊，站住不動，祇見有一箇農夫著破衣乘羸馬向義軍營內跑來，這便是珂理杜，因智猛周行軍的時候，有信通知他，他見信便即忙跑來的。當下智猛周解武利，遠遠的接著進營，共升帳中商議一切，珂理杜朗便立地草出一篇檄文，遍傳遠近各處，那檄文的大略道：

昔我先王紀魯破與人民定國憲以來，經歲千餘，常霸列國，其間雖不無外內之變亂，盛衰之更迭，然人民之疾苦，未有如今日者也，社會之紊亂，未有如今日者也，列國之輕侮，未有如今日者也，昔披旁列沙之役，我國大創，數十年不能平復，其痛極矣，然不如今日之前，冤刑後豪奪，貧富均受害也，昔波斯之侵入，我國人棄國而走，洒乃密，其禍烈矣，然不如今日之紛擾無已，搜求無厭，均不能安於室也，二十年來，阿善國勢墜地，被制斯人，其辱極矣，然未有使敵人乘夜奪都城之事也，嗚呼！我阿善人民，何辜於天，竟降生亂黨，遭此巨禍也，亂黨得權以來，擅公私論會，肆力示威，脅人民不敢不服，是阿善非人民之共和政，而亂黨之專制政也，強奪人財，以充國庫，給之貧民，名曰俸銀，彼辛勤而得之，此安坐而享之，求之

列國、不見此政略也、夫人民受國法之保護、平等無偏倚者也、惟其私交之間、因德操之厚薄、智力之強弱、遂生差異、是自然之定則、人事之不可易者也、而亂黨必欲均之等之、甚至欲均其財產、一其貧富、遂種斯大亂於全國、嗚呼、彼何讐於國、而行斯舉動也、其他破壞國法、凌辱良民、種種無道、雖盡灑落尼克之海沙、不能數其罪、做三十奸黨之故例、不能懲其咎、總而言之、亂黨不除、亂賊不去、則阿善復無以立國、我人民欲求享獨立之幸福、奮盟主之霸威、不可得矣、今者西南二路軍士、憫舊物之墜地、憤國勢之不振、悲同胞之在塗炭、特茲首倡義舉、期與我愛國人民、共救我先王所辛苦經營美麗繁盛之國土、於黑暗沈溺之中、凡我阿善國民、想當聞風興起、雲集響應、以除亂賊、以成偉業、切切此檄、

草完了、便把這檄文傳示營內各軍士、各軍士都是意見相合、便由數萬軍士出名、由珂理杜朗、智猛周、解武利、三人代表、把這檄遍傳全國、并遣人進城、貼些在這都城內各街上、珂理杜朗等自知亂黨是人民所不服的、任他怎樣用力、總抵大軍不住、祇怕大軍銳氣正盛、一進都城、見了亂黨、便把積恨發出來、肆意殺戮、不可收拾、

所以先在城外紮駐一夜，把銳氣一頓，再進城內，祇先傳檄城內，振起城內人心。這時檄已遍貼各街上了，城內人民知道義軍已到城下，他們本來恨亂黨入了骨髓的，今見兩路軍士首已倡義，他們那裏還忍得住，便有那些少壯子弟，十箇百箇，一霎時成了好幾隊，一齊相集相結，攻打西南二門，迎接城外義軍。這西南二門的守兵，也有許多良民在內，那裏肯替亂黨出力，見這些人來攻，都一闕而散。這些人倒毫不費力，破了二門，迎接義軍進城。義軍看見無不踴躍，都要在這夜進城。智解二將也禁止不住，祇得從衆之所志，整起隊伍，在這夜便進城來。這時正是三更天氣，亂黨驅策一兩萬亂民，前來街上迎敵，卻這一夥亂民，平日橫行街市，放火殺人，極其勇悍，忽見了大兵，一點事都不濟，大軍殺得他幾箇，便一齊跑了，大軍全無損傷。直據了那枯緣坡，是城內第一箇緊要區處，又復嚴下號令，不許軍士輕動。且說亂黨既不能抵住義軍，自知大勢已去，便集在那會同館內，商量免難的法子。有的說還要驅策這一兩萬亂民，決一死戰，有的說應逃往他方，再謀恢復，議論紛紛，不能決斷。這時數百名黨羽，及萬餘服從他的亂民，還是相偃相傍，集成一團，在

這會同館左右前後、不敢離散、

且說那集成的幾隊少壯子弟、攻破西南二門、出城接迎義軍、又隨著義軍、再進城來、他們當亂黨得勢時、被亂民凌虐的事、不知幾百次、今靖難義軍已進城中、又是他們得勢、便想趁這機會、報復起來、這時也共有萬餘人、一齊商量道、我們不斬盡亂賊、粉齏這會同館、如何能消得數月來的積恨、大家心內一橫、便齊向這會同館圍來、這時亂黨正在那裏商量未決、忽見義軍圍來、也決意道、事已至此、迎戰也是死、不迎戰也是死、橫豎逃不脫、不如捨死一戰、於是兩下便在這街上混戰起來、看官聽說、天下最勇猛難當的有兩種力、一種是報怨的、這報怨的是無數積恨積怨鬱在胸中、不容易發洩得出來、若得發洩的時候、便暴裂已極、任你怎麼、都當他不住、一種是負死的、這負死的是到了窮極困極、萬無可救的田地、不得不放出死力、自救性命、所以在那時候、任你怎麼、都當他不住、當下兩下混戰、恰好這下是報怨、那下是負死、都是捨死拚命、毫不相讓、都是比平常要烈得幾倍、當下兩下戰了許多、到底良民這一邊、有大軍在枯緣坡、可以壯膽、又人數越集越多、亂民那一邊、沒

有應援、人數又越散越少、所以亂民大敗、祇得合著餘黨、殺開條血路、棄了會同館、四散逃命去了、這邊良民、便在會同館內放起把大火、一時燒著、雜雜刺刺、屋宇齊倒、各良民在旁邊看了、拍掌稱快、又一面分人四處追捕亂黨、多多少少、也殺了好些、便天明了、這時駐在枯緣坡的大軍、派出一枝小隊出來彈壓、這時良民的積恨、覺得消了大半、便也住手、於是騷亂之內、黑搓死在獄中、柳奎太、保利登、死於亂刀之下、韋黃良、央霧費等逃走、不知去向、其餘的黨羽、也有被殺的、也有逃走的、也有反邪歸正的、不一其類、總而言之、都城內全歸平靜、無亂黨的影子了、亂黨自起事以來、不過數月、又復消滅、其間戮志士、虐良民、種種暴亂、無所不爲、到了這晚、勢衰力竭、奄奄欲盡的時候、還是逢人便殺、逢屋便焚、肆其荼毒、以斃、豈不可恨、然今日興盛、明日滅亡、把阿善鬧得糟爛、自己卻沒得一毫利益、祇賺著萬姓的恨怨、百世的唾罵、以去、豈不可笑、

卻說次日天明以後、都城內亂黨都已除盡、算得箇清淨了、於是智猛周、解武利、說道、眼見得亂黨不濟事了、誰料掃除亂賊、全出那班少壯子弟的力、我們義軍、竟沒

費許多勞力、珂理杜朗道、我原知亂黨是容易除的、不過要我們提倡大義而已、智猛周道、都城內亂黨雖已除盡、卻盤踞各處的、還是不少、并且有韋黃良等逃去了都城、怕他們再在外面生事、常言道、斬草須要除根、切不可輕輕放過他們、解武利等都以為然、便派幾隊兵、分頭去各處搜除餘黨、一面先召集滿城都民商議國政、提出三箇問題、一是照亂黨的法制行去、一是把舊來的法制恢復起來、一是於二種之外、零改新政、看都民的意見、於這三種之內、想行那一種、於是都民各用投票之法、術出自己意見、於是珂理杜朗等與都內的長老、把各人的票齊集一看、幾乎都是想恢復舊政的、於是便知人民的公意見所在了、過了幾日、那派出去的幾隊兵、也都回來復命道、各處人民、看見檄文之後、無不振起、都是滿肚的怨氣、同心協力、各掃除各處的亂黨、與都城一般、各處亂黨、勢不能敵、不是反正、便是逃走、不是逃走、便是被殺、無不與都城一般、都清淨了、珂理杜朗等聽得大喜、全都人民聽得、都是大喜、於是珂智解三人、與全國人民舉出的議員、因全國人民的公意、把亂黨的法制、一齊推倒、依舊照舊來的法制行去、祇有公會內禁止人放縱自由的規則、

更加嚴一層、這因爲把這規則除去之故、便生出這一番大亂、所以鑒於前車、把這規則重行整頓一番、其餘一切都與舊來一樣、正是

無可奈何、方行改革、徒事紛更、反以擾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國微兵弱都城重被圍 弱從強衡同盟初起點

且說齊武國上上下下、都望與阿善同盟、來抵敵斯波多、誰知黑搓等不識大勢、反中了亞世刺毒計、在阿善國內、鬧出大亂來、同盟這事、辦不成就、齊武國人、好不著急、又想替阿善平亂、卻自己國力太小、無可如何、所以齊武國人都望阿善國亂早平靜一天、同盟事情早成一天、這時聽說智解二將倡義、全國響應、不出十數日、便除了亂黨、恢復舊政、無不替阿善大喜、便遣箇使者前去慶賀、隨後舉巴比陀、匹方善、爲外交全權委員、赴阿善來、不數日、早到了都城、但見人煙稀少、市面淒涼、舊時美麗繁盛的光景、數月內、已不知到了何處、這時巴比陀前日所有相識、俱已遭難、也沒有李志家中可住、祇得零找居停、

又說亞世刺知道黑搓一夥亂黨、弄了政柄在手、把阿善鬧得糟爛、自己的外交計略、奏了大效、便也歡喜、後來又遣人去亂黨面前嚇之以威、誘之以利、亂黨更是帖然服從、不敢提及聯結齊武幾箇字、及至蘇方度夜襲都城、方纔知斯人不可信、於是向斯波多的心事、漸漸轉向齊武來、亞世刺因此大怒、在國會倡議、把蘇方度召回國來、問明他不守法令、妄犯局外的罪名、擬了死罪、這時他的太子因爲與蘇方度有親、日日在父王面前、替他求免、亞世刺也見得蘇方度殺了可惜、怒氣漸減、便又在國會倡議道、這們驍勇的大將、也不必因他得罪阿善的緣故、便殺了他、於是把蘇方度的罪減了等、僅革了他的官職、罰他許多銀兩、便算了事、一面告明列國、說夜襲阿善、是蘇方度的私謀、政府並不知道、一面遣人去阿善、說斯波多因阿善之故、革了國內一箇大將、阿善自後宜感激斯波多政府的好意、永遠和親纔是、這時阿善是珂理杜朗諸人執政、已換了人、非復前日亂黨可比、便派國內兩箇外交老手、前去阿善、也無非是些嚇之以威、誘之以利、要阿善與己國和親、不與齊武同盟的手段、於是兩箇使臣奉著國命去了、又有人在亞世刺面前說道、我國旣已派

人去阿善、斷齊武的外援、便應一面用兵去攻破他、纔是。現在天氣清涼、將士樂於從軍、糧食廣足、正是用兵滅齊武的時候、不趁此時滅了齊武、還待何時。亞世刺以爲然、便由國會發兵一十五萬人、親自統著、復起伐齊大軍、便自本國越哥崙地峽、到了弗拉太境內、留兵二三萬人、與前的四萬、共七萬人、紮駐這裏、做箇恐嚇阿善、令他不敢與齊武同盟出兵來援的地步、其餘十餘萬人、浩浩蕩蕩、向齊武進發、這報飛傳到齊武、齊武總統官勢應本、加倫、與軍務委員商議道、斯波多大兵到來、我們這樣國力、何能抵得住、祇靠著巴君匹君在阿善、看能借得援兵不能、威波能道、我國國勢弱小、列國都見得我不足恃、誰敢發兵出來救我、總要與斯波多開一戰、想箇計策、勝他一陣、纔能顯得齊武尚有可爲、或者在阿善能借得援兵、衆人都道、這計狠是、便請威波能專任這事、威波能也不推辭、便由公會發出四萬兵、舉威波能爲全軍總督、率著半路迎敵、威波能率兵來到英峨山上、祇見探子報道、斯兵已進國境、離這山不過二三十里了、威波能便叫就這山上紮住兵、以地勢的利害、補兵數所不足、相度地形、分守險要、等斯兵到來、位置已定、敵便到著山下、見山上

有兵守把、便也在山下平地上紮住、次日、大驅十二萬大兵、乘著銳氣、前來迎攻、被威波能竭力擊退、一連三日、都是這樣、不能前進、亞世刺憤極、至第四日、見這處左近有一高山、遠遠與這英峨山連接、齊軍卻無人守把、便令軍士上了這山、再由這山進攻英峨山、以前是由下攻上、所以不能取勝、今兩軍各據一山、地勢相等、齊軍雖是死戰、那裏敵得斯波多大兵、戰至兩三箇時辰、斯兵漸漸進逼英峨山、所有險要、盡被奪了、威波能自知兵力太微、不能抵敵、祇得棄了此地、退回都城去、這時都內人民、聽得斯兵進境、攻破英峨、卽是威波能這們的大將、還不能抵他、便知斯兵卽日便來圍城、無不戰慄、又關心四萬軍馬全滅、威波能亡於陣中、箇箇愁眉皺眼、卻國都無力再發兵去接應他、祇好坐聽天命而已、捱了一日一夜、纔見威波能率著敗兵回都、各人方纔放心、卻看威波能時、還是顏色幽閒、不像受了大驚恐的模樣、城內人心、倒也爲之一定、於是威波能將所有餘兵、及城內守兵、共守著都城、於是亞世刺大兵長驅直進、又把齊武都城圍了、這回比前不同、糧食又足、勢子更銳、在城內造起大營、築起高壘、打算箇長久之計、要滅了齊武、方纔回國、這時齊武人

已是驚弓之鳥，那裏還敢正眼視斯兵，那里還有力能退他，祇是日日夜夜，望著阿善那一方的天，看有救兵來沒有。

且說巴比陀與匹方善，在阿善都城，辦理阿齊同盟的事，這時斯波多所派的兩箇使臣也到了，也是阿善與幾國連和，凡遇巴比陀所辦的，都要出來生阻，并且阿善的人心，見得斯波多可怕，齊武不可恃，要與斯波多連和的，狠是不少，又自國內傳來的甚麼英峨失險，國都被圍的警報，日增一日，巴比陀心內，便日比一日著急，這反是那些斯波多可怕，齊武不可恃的火上油，辦事日比一日爲難，巴比陀焦極了，這時阿善國亂黨已滅，大亂漸平，舊政漸漸恢復，逃出外的人民，漸漸歸國，雖元氣還未復原，也說得箇安甯，所以國內極緊要的，便是這外交問題，外交上兩箇問題，一箇聯斯，一箇聯齊，據斯波多使臣說來，覺得聯斯爲好，據齊武使臣說來，又覺得聯齊爲好，總決不清楚，自淨國難以來，早經兩箇月，已是秋中時候，這時珂理杜朗的議論，是主張聯齊，他說希臘各國，若求平和無事，總要兩下勢力均平，假使阿善不與齊武相連，便不能與斯波多均勢，權勢與斯波多不相均，便不能制住斯波多。

制斯波多不住，便各國不能獨立，無論齊武、阿善及那一國，都要亡的。這一種議論，經珂理杜朗的辨口發明出來，漸漸溶入全國人耳裏，方纔決了國議，辭回斯波多使臣，獨留齊武使臣在國，商議同盟一切事宜。於是巴比陀略寬了心，便與阿善政府商議幾天，擬出這回同盟的大要件，那幾件：

一 阿善齊武擬與某某各小國，結一大同盟，以抗斯波多。

二 擬阿善爲盟主。

三 擬每年開同盟會於阿善都。

四 擬詳立相助相救章程，凡盟內一國有急，餘國各有赴救之職務。

這幾件由兩國全權委員擬成，俟齊武擊退斯兵後，即召集不屬斯波多的各小國，共會阿善都城，實成此事。於是同盟事略有頭緒了。巴比陀便提出求救兵的議論來，這又是阿善一件大難事。阿善承大亂之後，一切還未復原，那裏肯出兵與斯波多開戰。後來也是仗珂理杜朗極力主持，說齊武不救，阿善也不能保，方纔舉解武利爲總督，率兵三萬餘，與巴比陀、匹方善同赴齊武來。這時齊武與斯兵相持，已經

三十餘日，齊人不能解圍，斯軍不能破城，正在不分勝負，忽有解武利領兵到來，城內人看見，大放歡聲，勢子越發壯起來，於是解武利將兵紮在都城東門外，與城內作箇犄角之勢，也不去斯營挑戰，大家相持相守。

且說斯營內一箇偏將，名叫安多留，與許多將士，在那裏議論道：上半年出兵來伐齊武，忽因糧食不足，毫無所得，便退了兵，今亞王自率大兵到這裏，又悠悠忽忽，過了一兩箇月，毫無所得，還是相持，不肯開戰，據這們看來，應到那一天纔能滅得齊武麼？若我斯波多兩次舉兵，還不能滅得齊武，豈不可恥之至！議論之際，諸將都是氣極，來中營見總督亞世刺，獻一計道：今阿善兵紮在東門外，兵數不過三萬，又祇能水戰，不善陸戰，若以我軍全力去壓他，沒有不敗的理，敗了阿善的援兵，齊武這邊，便是容易事了。亞世刺道：阿善兵數雖少，又不善戰，卻他那主將是有名的解武利，素來長於用兵，切不要小覷了他，諸將聽得這話，更是氣極，當日退出，次日，更邀了許多同伴，一齊見亞世刺道：世人說我國前回出兵，是教齊武練兵來的笑話，當是

時希臘列國的冷評說斯波多大舉伐齊毫不用力祇與齊人小戰數次便退了兵與數齊人練兵術無異

我王沒有聽見麼，既來這裏，爲

甚麼不開戰、既不肯開戰、爲甚麼要來這裏、倒不是又學前回的樣子、退兵回國、把歷年積下的霸威、雙手遞與別人、還要好些、誰耐煩在這裏過空閒日子、亞世刺見諸將這們奮激、也無可奈何、祇得下令軍中、作開戰準備、一面遣人去阿善營內、下戰書去了、正是

恃勇喜戰、

武士之常、

一劍一馬、

馳騁疆場、

欲知開戰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佈死陣阿軍逸待勞

突重圍齊將寡破衆

卻說威波能與各軍務委員、日夜守把都城、竭力盡心、不少懈怠、這一日、忽自城上望見斯營內、喇叭怒號、十二萬人馬、一霎時齊集在中營前面、威波能便下令軍士、各宜留意、祇見斯兵忽分了二路、一路五萬餘人、向東門外紮住、便知他要與阿善兵開戰、特把五萬人紮這裏、是箇扼住城內應兵的出路的意思、祇見其餘六萬餘人、金甲粲然耀日、戰旗飄然臨風、軍威懍懍、向阿營進發、真是霸國兵威、令人望之可畏、祇見那邊阿善兵、也一齊出了營、在一箇小邱上、列成陣勢等候、威波能便對

各軍務委員道今日斯阿兩軍開戰，若阿善兵有甚不虞，我們便速領兵出去接應。各軍務委員都道是正說間，祇見斯兵前進，離阿善兵不過八百步遠了，祇見他在這裏，分爲兩隊，前隊二萬人，後隊四萬人，相隔不過二百步，齊向前進，便知他是箇把前隊贏兵，與阿善兵開戰，令他亂了隊伍，然後出後隊精兵，突然相逼的計策，祇見斯兵前進，離阿善兵不過四百步了，也是全軍寂然無聲，用著緩步，慢慢的前進，祇見他到了二步遠，便變了快步，如怒濤，如疾風，如奔電，前隊二萬人，吶著喊，揮著大刀，挺著長槍，向阿善兵殺來，這時轉眼看阿善兵時，祇見他全軍列成陣勢，前面幾排軍士，右手擎著長槍，左手擎著籐牌，後面幾排軍士，都擎著弓箭排槍，見斯兵近前來，卻整然不動，肅然無聲，想是箇以逸待勞的計策，祇見怒濤一般，疾風一般，奔電一般的斯兵，早到阿善兵面前，相距不過十餘步了，祇見肅然無聲的阿善兵，忽然大發聲喊，後面的飛箭排槍，便飛蝗一般的向斯兵發來，祇見斯兵前隊，便屏風一般，倒了多少，越發冒著箭槍，向前殺進，這時兩軍前排的刀槍，都能相接，後面的阿兵，越發排槍羽箭，一陣緊似一陣，向前亂發，戰了一陣，斯兵似乎不能支。

持、祇見斯軍前隊、便敗下陣來、前隊既敗、後隊出現、又是疾風暴雨一般、向阿善兵奔來、這時威波能看見兩軍相距、還有二萬步遠、新兵精銳無前、阿兵氣勢已竭、似乎斯兵衝來、阿兵必然抵擋不住、便對各軍務委員說道、我們不去接阿善兵、還待何時、便與邊禮仁各領兵三萬五千、邊禮仁出東門、敵住那五萬兵、威波能卻繞道出南門、前來助戰、這時斯兵已奔到阿善兵陣前、不過二十步遠、正要接戰了、亞世刺忽然發下退軍喇叭來、各軍士聽得、不敢前進、便依著令、整起隊伍、向營內慢慢退去、解武利看見亞世刺陡然退兵、倒大吃一驚、以爲亞世刺有甚計策、祇得嚴陣以待、後見斯兵慢慢進了營、卻沒有別甚麼舉動、方纔收兵回營、威波能正領兵到城門時、忽聽得退軍角聲、便知兩軍不再接戰、也收兵回城、邊禮仁也收了兵、這一日兩軍便是這箇樣子收了戰、收戰之後、斯營內諸將、一齊見亞世刺說道、今日正在要取勝之際、爲甚麼又下令退軍、亞世刺怒道、我原說解武利善於用兵、不容易勝他的、你們不信、定要開戰、今日開戰到底勝了他沒有、我看若不趕早收軍、我軍還不知要敗到甚麼地步纔止呢、你們自後宜注目遠大、切不可這門恃勇喜戰了、

諸將被亞世刺一頓教訓，各無言可答，自退去了。又解武利因這一戰，話便傳開去，說他用三萬兵，敗了斯波多六萬精兵，實算得希臘境內數一數二的大將，聲名便從此日高起來，這是閒話。

自此以後，又是相持，不敢輕於開戰。又過了月餘，秋盡冬來，天氣漸漸寒冷，亞世刺圍著齊武都城，不能攻破，與阿善開戰，不能戰勝，心內悶極。這時風聞阿善國內，還要陸續發救兵前來，又國內也有人勸他趕早退兵的，便也無法，祇得率著十二萬人馬，仍由原路回本國來。路過一國，名喚多那吳，這國本是斯波多的同盟國，因斯波多辱待了他，便暗暗裏通了齊武。這時亞世刺正在他國內過，聽說他暗通齊武的事，大怒，恰好數月內攻齊武不破的一肚氣，要找地方發洩，便令部將吳後禮、番蘇陀兩人領兵三萬，攻打這國的都城，自己統著餘兵，整整齊齊，回本去國了。這多那吳被斯軍攻擊，不能保守，便遣簡使者，前來齊武告急。這時齊武正當退了斯兵之後，諸名士正在大開筵席，互相慶賀，忽見多那吳使者前來求救，便大家商議道：多那吳在危急之際，我國若不能救他，自後再莫想別國與我國通好了。於是衆

議一決、推巴比陀帶三百名神武軍、前去赴救、

且說、這神武軍也是諸名士回復民政以後起的、這是吳兒陀的提議、招集國內性質勇武品行端方的健兒、別立一軍、名曰神武軍、平時當守護神廟之任、有事時便分配各營、因爲他是經精選出來的、所以遇事常冠絕各軍、後來興隆國業、祇有這神武軍立功最鉅、今且慢表、祇說巴比陀率著這三百神武軍、晝夜兼程、早入多那吳境內、離他都城不過二十餘里了、巴比陀因怕路上逢著敵人、便叫軍士從小路前進、中途忽遇著大霧、濛濛漫漫、不辨咫尺、摸摸索索、行了許多路、方纔霧散雲收、天氣晴朗、到著一塊地方、名喚帝慈、定睛看時、前面有五六千敵軍紮在那裏、阻住去路、便知是走錯了路、忙叫軍士退後、祇見後面也二三千敵軍紮住、方知是陷在敵心、無不大吃一驚、這時敵軍探子看見、報知主將、主將卽合前後兩軍、四面圍將攏來、便把三百神武軍圍在中心、巴比陀及三百神武軍、真是到了絕地、昇天無路、入地無門、好不倉皇、這時有箇軍士、不覺失口說道、今日陷於敵手了、巴比陀聽得、勵聲喝道、胡說、安知不是敵陷在我手中麼、因這一語、軍心一振、巴比陀便發下號

令、祇管向敵軍中堅衝去、這時斯兵七八千人、都欺得齊兵住、以爲這箇容易就擒、所以懶懶散散的、不防齊兵倒奮勇向前衝來、斯兵卻沒留神、所以抵擋不住、但見疾如風雨、閃如雷電、便出了陣、巴比陀大喜、又見斯兵部伍不整、易於取敗、便又勒轉馬頭、驅著三百神武軍、再衝進陣去、在裏面亂殺一陣、再衝出陣來、把斯兵殺得箇落花流水、四散逃走、齊軍便大獲全勝、三百神武軍、祇傷得數人、當下巴比陀捉了幾箇敵兵、訊問問此情況、那幾箇兵把城已破了的、話、詳細細說了一遍、巴比陀纔明白底裏、便道、他的都城既破、我們在此無益、祇得回國、便率著三百神武軍、由舊路自回國來、這一次雖不能救得多那吳、卻在帝慈、獲了回大捷、這是希臘境內數百年來、以寡敵衆、未曾有的事、因此齊兵的武勇名聲、便轟轟烈烈、這事在希臘史上、喚作帝慈之捷、最有名的、當下巴比陀與三百神武軍、到了國境、又逢著國內續發的接應軍、便合做一路、齊唱著得勝歌、回國去了、又斯將吳後禮、番蘇陀、滅了多那吳、留著幾千戍兵、也率著餘兵、自回國去、

於是光陰迅速、又是春來、卽紀元前三百七十八年了、齊武退了斯兵、國境安靜、阿

善除去亂黨、舊政恢復、便擇著本年春內、開起同盟大會來、這數年來、雖然阿善國勢不振、與國離心、卻救齊之役、解武利以三萬人、敗了斯兵一陣、帝慈之役、巴比陀以三百人破了敵人二十倍之衆、并且斯人兩次大舉、還不能損齊武秋毫、諸事都足令列國懾服、所以那些怨恨斯波多的小國、便不怕了他、大著膽與阿善、齊武、同盟、所以這一回、如知珂域內諸邦及沿海小島諸國、也都在列、於是各國各派箇全權使臣、前來會盟、齊武是派的巴比陀、邊禮仁、兩人、一同到著阿善都城、於是各國使臣、在阿善國都、開同盟大會、由各國使臣、議出合從條約、那條約所列的、是

第一 凡同盟各國、共其戰守、同其患難、

第二 海上之戰事、戰備、專委阿善一國、

第三 海軍之費、準各國人數派出、

第四 陸地之戰、準各國人口、分出軍隊、其軍費軍器、亦各由本國供給、

第五 盟內各國、若生紛議、則於同盟會公決其曲直、

第六 阿善人民、若有將違戾同盟等議論、在公會發出者、阿善自應與以放逐

之罪

(這一條是因前年底羅同盟、是由阿善人壞的、所以加這條於末)

會盟已定、巴比陀、邊禮仁、與各國使臣、都離了阿善、回本國去了、於是齊武國人、有同盟國可恃、不怕斯波多屢次生事了、於是專意整內政、修兵備、日夜不懈、正是

外有與國、內有賢良、國能如此、雖小猶強、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詳述、

第十回

英雄湖上遇奇人

慈母燈下誡少女

且說巴比陀自阿善歸後、一日、看國人競馬、心內恍然有感、想道、這些馬把他合在一處跑、便格外跑得快些、若把來分開、各跑各的、便跑不得這們快、可知天下凡物、總要合攏、纔能生出大力來、便如我國這神武軍、平常把二十人分配各軍、到底不見甚麼奇異處、去年把三百人合成一隊、便在帝慈大獲捷勝、可知這神武軍、與其分二十人配各軍、不如合做一隊好些、細想之下、心內淹然明白、便把這議論倡出來、人人都是合意、便改了神武軍制、自後有事時、獨爲一軍、不再分配他軍了、所以

自後立功更著、又這時威波能的議論、齊武宜以養馬軍爲最要、於是國內大興起馬軍來、把喚作冀刺的一塊地方、作爲草料場、把與法斯爲鄰的一些未墾的山野、作爲養馬軍之地、自此以前、阿善人長於水戰、卻不宜於陸、這時斯波多以陸軍雄視列國、是用著步兵、於馬軍一道、尙不十分充足、至是齊武又興出馬軍來、馬軍進退之間、快速非常、時能佔得先著、并且齊武的馬隊、又與列國不同、別國的馬隊、不學步操、除了進退比步兵迅速之外、別無一長可取、那齊武的卻又不然、平日習騎之外、兼習步操、所以以馬軍而兼步隊之長、迥非別國所可企及、這時齊武的步兵、比起別國來、常占少數、至於馬軍、卻比列國多些、大約兵數十分之中、有二三分是馬軍了、又在國內沿海各處、製造兵艦、大修海軍、又大開海禁、銳興貿易之業、於是國內日富、國勢日強起來、這時威波能見國內尙武之風盛行、又怕他流入傲暴這一邊來、便發出些技術音樂之學、以和緩那暴氣、自來齊武人長於吹笛、比阿善還好些、昔年阿善國一箇名士、叫烏革比、來齊武學笛、學了許久、總不精通、便氣極了、把笛子一拋、憤然說道、我阿善人具有天生的妙舌、不要甚麼樂器、也唱得好曲調、

出齊武人卻不能，定要這笛子，纔能吹出好曲調，可知齊武人天生的口舌狠拙了，便怒著回國，棄了笛，不學了，卽此一事，便知阿善人文學美術，百般都能蓋過列國，祇有這吹笛，卻比齊武不上，齊武人善於吹笛，也不是枉然的，因爲他離國都不遠，有箇紅平湖，這湖內所出的笛管，比別處的分外精製，分外好吹，所以齊武人的笛，竟蓋過了希臘全境，這時威波能既在國內大興音樂之學，自然就這吹笛等類上面，加意提倡起來，并且自己有暇時候，也要吹一吹笛，奏一奏樂，以自消遣，這一日，威波能想去紅平湖內，採幾根笛管回來，又值公務閒暇，便邀巴比陀、邊禮仁、多莫俱、圭皮度、一班最親愛的朋友，同去遊湖，諸名士都一齊興高，答應了，便自都城面前一條小河內，泛著扁舟，直入湖內，這時正是暮春天氣，但見水面無風，暖日蕩漾，湖光與天色，上下相接，湖水皎潔澄清，與數十里碧玻璃相似，諸名士一艇一槳，在這波面上，葦蘆間，盪來盪去，這時斯兵已退，同盟已成，國漸安穩，諸名士憂國憂民的心事，都釋了許多，人人心中，無不暢快，正盪到興酣之際，忽見迎面波上一箇水鳥浮著，威波能便道：我們何不借這鳥試試箭術，說著一面取出隨身帶的弓，搭起

箭、颼的一聲、對著那鳥射去、威波能的箭術、本來百發百中的、不知這一箭、怎麼卻錯了些兒、正落在那鳥身旁、那鳥便撲的一聲、向上飛起、離水早有五六丈遠、諸名士看見、樂極、大笑不止、正笑間、祇見岸上忽發來一箭、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正射著那鳥的咽喉、撲的又落在水面、諸名士更是喝采不迭、便有邊禮仁趕出船頭、向岸上站的人人問道、是誰射落這鳥來、祇見岸上人隊裏、走出一箇少年、年紀二十上下、清眼豐頰、輕髮楚楚、美如冠玉、手裏拏弓、腰上插著箭、向船上人欠身行了禮、邊禮仁便問道、射鳥的便是足下麼、我看足下容態、不像本國人、到底何方人氏、尊姓大名、現寓何處、那少年答道、我是高天厚地、無處可容的一箇亡國之民、我國便是數百年前雄飛披旁列沙域內的一箇共和國、喚作米世、當數百年以前、國內殷富、內治整齊、號稱宇內強國、後來漸漸衰弱、被斯波多壓將下來、竟至被斯波多所圍、這時我父李世未、因靈狐相救、出了幽穴、與國內諸名士、竭血盡力、與斯波多苦戰數十年、終至不敵、便被斯人所殺、便滅了國、我國人不是戰死、便是趕逐、死了的含冤地下、在生的便似喪了家的狗一般、流落外國、無所依歸、我名喚李宗明、當

國滅時、纔有八歲、從著我母親、帶著兩箇妹、與國人同走到黑斯伯、又被斯人逐去、逃到留鄂、這留鄂又是斯波多的屬國、不能相容、祇得遠赴阿善來、幸喜阿善國人、憐孤恤寡、哀我亡國之民、厚遇我母子、方纔安身在阿善住下、屈指又住了十餘年了、我年及長、承母親日夜指點、方知國運若此、便矢下大志、誓將大挫斯波多、恢復舊國、無奈身微力弱、無從下手、祇學一身本事、以待時至而已、我數年來深察列國大勢、見自古與斯波多同霸列國的阿善、近來國勢衰弱、人心委頓、不能賴他成我的恢復事業、聞齊武諸名士恢復民政、大修軍備、立意與斯波多作對、正是大有爲的國、我欲恢復舊國、不賴這國、還去賴誰、所以便想離阿善赴齊武來、又值兩軍廝殺之際、所以遲遲未發、至於今年春暖、大難已靖、纔銳身前來、現住都城、已數日了、不圖今日以一箭之緣、便在這裏遇著諸公、這真是我的萬幸、祇願諸公哀我亡國之民、把來加入卒伍之列、使得甘心於斯人、便是諸公的大惠、自當不惜身命、以圖相報、說著、不覺淚如雨下、諸名士聽罷、無不淒然、又見他人品不賤、言動舉止、落落大方、不覺起敬起來、當下邀他進了船中、用好言撫慰了他、與他遊了半日湖、天已

晚了，便帶著這少年，一同回國都來。威波能見這少年，零丁孤苦，可憐可愛，又見他有母有妹，無處可以安置，便對他說道：「你何不將母妹搬進我家來住，一來我們兩人，可以旦夕相處，二來不至如旅店裏那們齷齪，令人放心不下。」李宗明聽著，更加感激，不敢推卻，便搬母妹在威波能府中住下。

且說李宗明這兩箇妹，一叫貞納，芳齡二十一歲，姿容妙麗，性質溫和，一叫裕綺，芳齡十九，性情活潑，容貌雖不及乃姊，然較之常人，已屬天淵。這兩姊妹因流離無歸，所以年雖及時，還沒婚嫁。這時既搬來威波能家中，威波能是國內第一箇有名望的人，家中所來往的朋友，無非是巴比陀、邊禮仁、圭皮度、吳兒陀，這一班名士，都是英年俊傑，并且並沒婚娶，若別人處這境地，自然要在這裏頭，揀箇中意的人出來，祇得貞納、裕綺，卻是名門之媛，賢慧之女，又是患難裏出來的人，不知他懷了這念頭，沒有也難忖度。總而言之，若是二女，或有這念頭，便是在珠山寶海中一般，任憑選擇了。這時又有人見威波能賓主之間，甚是相得，便疑威波能把自己伉儷，屬意在二女身上的，卻不知威波能素來滯厚沉重，嚴於律身，他一舉一動，都是學堂中

學生一般、有限制有章程的、便如他每日所行所爲、都不是別人那們混雜、他每日定著甚麼時候起身、操演武藝若干時、在甚麼時候晨餐、限若干時接應客、到甚麼時候、便入政府或公會、措辦公務、午候甚麼時候、復歸私第、遊步幾時間、讀書幾時間、在甚麼時候、晚餐後、與同志幾箇名士、或李宗明、議論幾時間、到夜靜後、便獨自去研究理學去了、這是他日內的行爲、至於心內、更不消說、自然是祇打算國政如何修整、軍備如何擴張、如何方能使齊武興盛等思想了、所有家務、都託在家宰、或李宗明母妹身上、毫不介意、何況這甚麼婚娶的閒事麼、所以這些人這樣著疑、他卻不祇沒懷這樣心、并別人疑他的事、都沒看出、可知他留李宗明的母妹在家、實是敬他是名門之後、憐他是無家無國之人、愛他是有用之材、并沒有別甚麼意見了、這一晚、夜闌人靜、孤燈熒熒、威波能家內、李宗明的母親、召貞納、裕綺、進房、對他說道、我留這殘命在世上的緣故、便是想勉勵出你兄出來、恢復舊國、雪你父的恨而已、所以在阿善專注意你兄、教他百般學藝、幸喜你兄善體母意、百般都能精通、學問才藝、都高人一等、這是最喜歡的、也常對你們說過、今我們又蒙諸名士錯

愛、搬到這裏來、諸名士待我母子、比阿善人還好、若皇天可憐、有朝有日、諸名士能大挫斯人、假其大力、恢復我亡國、那我死可以瞑目無恨、你父親在地下、也可以吐氣了、現在這些名士之中、祇有威君巴君、待你兄更是格外親愛、時時教訓他、指點他如師如友如骨肉一樣、這真是我們的大恩人、永不可忘的、祇是外間見得你姊妹與兩君年齒相當、竟有疑你們彼此有甚麼妄想的、在你姊妹有這心事沒有、我原不知道、祇是你姊妹若有甚麼妄想、被巴威兩君看出、必因此輕視我母子、冷淡你兄、那時你兄便再莫想恢復舊國了、若果如此、你姊妹真是不孝之極、還有甚面目對你父於地下麼、大凡對著恩義深重的人、最易令人動念、你姊妹卻祇可感激兩君的恩、不可於感激之外、再生出妄想來、二女聽得、祇是紅泛兩頰、低著頭、不作一語、那母親又道、夜色已深、你姊妹各去睡罷、二女聞命、即辭了母親、各歸各房、自去就寢、不在話下、正是

愛才念切、

慕美情輕、

丈夫之操、

義士之行、

欲知後事如何、還有下回細說、

第十一回

斬驍將奇計奏功

爭東海水師獲勝

卻說光陰如矢，又是紀元前三百七十八年，孟夏，齊武回復民政，已有一年餘了，總統官加倫，因別有事故，雖二年的任期未滿，先辭了職，國人不得已，舉以斯明代了。這時國內又有斯兵來侵之事，原來斯波多前有雷音武，後有亞世刺，兩次大舉伐齊，都不得志，這本是斯波多稱霸以來，南征北討，未曾見過的事情，國內那一箇不憤氣，又怕齊武阿善兩國，結了同盟，將來爲斯波多的後患，所以國內竟以征伐齊武爲第一緊要事，但是這回不比從前，阿善、齊武，既結了同盟，必合兵在巍鐵崙等處，中途相阻，所以越哥崙直走米峨這條路，是不能進兵的，祇有自守卡尼取海路，由勾令灣上陸，侵入齊境，這條路，略便些，於是發兵三萬人，渡海先奪勾令灣，入屬邦留羅境內，紮駐他都城，以爲將來大軍進兵的地步，這二萬兵的統帥，便是老將法美，卽前年通結齊武好黨，推倒民政，驅逐各志士的，又是箇頂好戰頂驍勇的大將，他率兵到了留羅境內，不過數日，探聽得齊武邊境守備雖嚴，兵勢不厚，那裏還忍得住，便不等大軍到來，先率自己部下三萬人，及在弗拉太切比等國，徵來的二

三萬人、共侵入齊境、這時齊武所派的守將、正是吳兒陀、圭皮度、兩人、若論起他兩人的兵略、正與法美是對手、便因部下兵數太少、加之精銳不及斯兵、所以到底支持不住、棄了第一險、退守第二險、又棄了第二險、退守第三險、齊兵步步退、斯兵步步進、便入了齊武內地、這時正值麥秋時候、齊人在國中所種的麥、都已成熟、法美大喜、便叫軍士不必攻城、祇割取田中已熟的麥、及民間所儲穀米、運送留羅存下、以供後來軍用、這報早傳到都城、各政家都大驚、在公會發議道、齊武自兩次被兵以來、國內人民所種田實、不被敵兵割去、便被踐踏無遺、幸有外國糧米運來接濟、纔不至餓殍相枕、然民間已是受苦已極、不料令值麥秋時候、又遭著法美這一番擄掠、這法美這東西、實可惡、前年傾我民政、令我民塗炭了三年、今又割我田實、絕百姓的生命、不殺了他、怎能雪得恨、不退了這回兵、怎能立得國廢、於是人民大憤、橫豎法美祇有五萬人、兵勢不盛、不似前兩國那們可畏、稍不慎便圍了都城、所以大著膽、發兵一萬五千、加以神武軍一千、舉加倫統著、前來接應吳圭二將、卻說法美由切比侵入齊境、肆兵擄掠了一回、再轉兵向東、入弗拉太境內、又由這

裏侵入、放兵擄各處、圭吳二將、率兵扼米拉利山、死力把住、正在危困之際、忽有加倫領萬餘接應兵前來、大喜、便要合著、與法美決一死戰、加倫阻住、獻計道、敵軍最可怕的、便是法美一身而已、若擒得這人、其餘雖多、都不足慮、且這法美便是五年前襲破都城覆我民政的、令我國人民塗炭三年、算他的罪、比奸黨還重、我們不趁這時殺了他、雪了恨、還待何時麼、我又聽說這人勇悍有餘、智謀不足、每回臨陣、必率壯士十人、獨自當先前進、若果是這樣、待我略施小計、先斬了他、其餘的如何處置、再作計較、諸將都道狠好、加倫便把計策對他們說了、當下自作準備、次日午候、齊武軍全數下了米拉利山、在平地排成陣勢、另分馬軍二千、神武軍一千、離陣八百步、去斯營前挑戰、法美正苦齊兵祇是死守、不肯出戰、忽見齊兵下了山來、大喜、便把軍隊一齊出營、也排成陣勢、向齊軍圍來、三千挑戰兵、見斯兵圍來、不敢抗戰、撥轉馬頭、向本陣便走、斯兵陣內大將法美看見、心內惱極、卽自率著千餘人、隨後趕來、齊兵祇顧走、斯兵祇顧趕、早離了斯兵本陣、相隔有數百步了、正趕攏間、齊兵內陡然暗號一鳴、喇叭數聲、二千馬軍、一千神武軍、一齊作轉、如旋風一般、向斯軍

捲來、這時斯兵全然不怕、奮勇抗戰、早戰了霎時久、齊兵見斯軍一將、甲冑鮮華、往來指揮衝突、甚是勇悍、認得是法美、無不怒從心起、千人一心、千目一的、齊集在這將軍身上、祇向這將軍殺來、祇見神武軍一箇小將、撲的一箭、正射在這將軍身上、倒落下馬來、齊軍內便一齊大放讙聲、於是斯兵失了主將、軍心一亂、齊兵便乘勢鑿起來、可憐一千斯兵、被齊兵殺死者、不計其數、當下法美既殺、齊軍陣內、又是喇叭數聲、一千神武軍、二千馬軍、齊退歸本陣、齊軍依然部伍整齊、退上山去、比及斯兵全隊趕來、齊兵已上了山、山上守備、甚是利害、斯兵在山下仰攻不進、祇得退回、於是法美死了、斯營中沒有主將、又聽說齊軍已有了接應軍相助、自知不敵、祇得連夜退入弗拉太境內去了、一連數日、不敢復窺齊境、於是齊武稍稍安堵、惟國內田實、已被斯人割去、不能補救、百姓竟遭了大害、

自此以後、斯兵纔識齊人利害、有好幾月不敢侵境、希臘各國、因此都享太平福、過了夏天、直到秋月、又過了秋天、直到冬天、真是耳不聞鞞鼓之聲、肉不撻刀槍之办、太太平平、休息了幾箇月、這時齊武總統官已滿了兩年任期、各辭了職、職國人祇

重新舉出兩總統官來，又是舉巴比陀、威波能的最占多數，兩人再不敢辭，祇得受命。

卻說光陰迅速，又是一年，到紀元前三百七十五年了，齊武國因諸名士數年的經營，越發大治，凡公衙有甚麼命令，不待發出，百姓已是預先行去，全國恰似頭腦和神經一般，百姓之與國家，恰是手足捍身體一般，上下同心，公私無間，雖國勢還沒十分擴張，而國內協和的樣子，實通希臘全境，無與比的了，這年自春至夏，數月之內，淫雨連綿，接續不斷，希臘境內，如慕知亞、法須斯等處，都受了大害，人民所種的麥苗，無不腐敗，竟至十成中不能收一成了，至於齊武一國，更不待言，連年數遭斯兵，所有田實，都被擄掠殆盡，何況今年更加以天災麼？這時隔海的幽美境內，及北部特洒里等處，還是豐熟，平常齊武的糧食，全靠這幾處運來接濟，到了這年，不料斯波多，聽得齊武年歲不佳，想出箇坐困齊武的法子，令大將仁洪量，率水師六十艘，巡行密得安海面，及幽美海峽等處，來往扣齊武運糧的商船，又傳令各屬邦，不許售糧與齊武國人，因此齊人益窘。

且說阿善自結了同盟之後、國內人心稍振、即遵合從條約、修水師六十餘艘、令解武利統著、屯在比留港內、相機行事、這時斯波多水師、巡行密得安海面各處、同盟各國、連催阿善趕些出師、阿善政府無奈、祇得令解武利率所統水師、及齊武的二十艘、共八十艘、前來迎敵、解武利得令、即傳令各艦一齊拔錨、離比留港、聞斯艦欲進庫里波海峽、即也揚帆向庫里波海峽進發、不過數日、便到幽美的西岸、將要近能李灣了、在這裏遙望灣中、祇見帆影片片、遠映朝陽、波上現出無數小點、知是敵艦已進這灣、要投錨了、解武利趁這機會、下令各艦、順著南風、向敵艦殺去、這時敵艦剛要投錨、見阿艦殺來、祇得擺開各艦迎敵、真是波掀浪翻、海暗天昏、兩軍水戰、好不利害、早戰了兩三時、斯艦大敗、六十餘艦、已被阿兵捕得四十九艘、其餘殘艦、狼狽狼狽、逃出這灣去了、這戰若解武利狠心鏖殺、實不難令斯艦全沒、這也有箇緣故、因爲三十年前、有一日水戰、那水軍提督、因貪功之故、祇管殺敵、不管自己負傷兵士、所以收戰後檢查時、勝雖勝了、卻自己的損傷、也就不少、因此國人痛攻擊了他一番、自後阿善人便沿了成例、凡水戰時、以救負傷軍士要緊、不窮殺敵人了、

這次解武利獲勝之報、傳到四處、同盟各國、勢子日振、阿善人也把那懼怕斯波多的思想、滅了幾分、纔起了恢復舊日霸威的念頭來、阿善自披旁列沙大戰以來、纔有這一戰、佔得斯波多的上手、祇可惜希臘諸史、記得不甚詳細、令看官短興而已、卻說齊武都城、諸名士聽得這信、也無不大喜、正相慶賀間、忽有幽美境內卡里希列多拉兩國的使臣到來、你道這是作甚麼的、原來這時斯波多制服各屬邦、有一種慣手段、凡他得了一國、便強改那國的政體、把那國的專制黨、提高起來、叫他把國內政治、做得與斯波多一樣、又置幾千戍兵、在他都城、名爲保護他、其實是制他死命、所以那國的專制黨感激他、民政黨無奈他、所以永永世世、不能脫他的牢籠、成爲獨立國、譬如前年在齊武國、便是這們施爲、卻也不止齊武一國、凡他的屬邦、都是一律、因此之故、凡屬斯波多的國、民政黨便不能立足、卻也因此之故、凡民政執權之國、便不敢惹斯波多、都向齊武、阿善這一邊來、譬如慕知亞域內玻璃亞、高朗忍、兩國、起先是斯波多的屬國、後來忽入阿齊同盟會內、便是民政執權的緣故、這時這卡里希列多拉、兩國、也是一樣、這兩國素來是斯波多的屬國、斯波多也

是改政體、設成兵、照別國一律處置他、兩國民政黨便懷恨已極、又有齊武謔名、
回復民政、逐出成兵諸事、去打動他念頭、他們越發流涎不已、恰好這時斯艦在龍
季灣內大敗、斯波多的兵力、不能越密得安海、遠制幽美、兩國民政黨、便乘這機會、
照齊武名士的原樣、大唱恢復、舉起義兵來、誰料天運不同、成敗異數、他們這回義
兵、倒被斯波多成兵所敗、逃在一箇山中、日不能捱一日了、不得已派幾箇志士、前
來齊武求救、齊武人好好款待了、威波能便在公會內、唱出三當救的議論來、一隔
海的鄰邦、當救、二同遭過難的人、當救、三同抱的民政主義、當救、全民都以爲然、便
令邊禮仁、瑪留、率兵五千人、伴著那幾箇志士、渡幽美來、這時兩國的專制黨、與斯
波多成兵、聽得風聲、自知斯波多國內、一時不能發救、兵到這里來、三十六計、走爲
上計、便一聲喊、逃往斯波多去了、於是兩國民政黨得勢、推倒斯波多改的政治、變
成民政、入了阿齊同盟會、并留邊禮仁、瑪留、二人在國、大開饗宴、以謝功勞、并訂定
把便宜價賣糧食與齊武的條約、以酬相救之誼、於是瑪邊二人、在這處盤桓了幾
日、仍率著兵自回本國來、於是齊武有兩國糧食接濟、百姓不至十分受困、又與阿

善兩國連年共獲數勝、國勢漸強起來、便擇吉日在國內舉行大祭以誌喜慶、并卜後來國運、正是

虎初出山、銳不可當、何分大小、政良國強、

欲知這次大祭有甚事出來、且看下回便知、

第十二回 憐薄命兩結偕老緣 開邊釁忽來不測禍

卻說這一日大祭之後、又有人招集親戚朋友、在家開小宴的、這晚有一家內、有一少女、打扮得齊齊整整、像要去那裏赴宴的光景、祇見又一箇少女、也是豔服靚妝、從外面進這家來、邊這少女道、今晚某君在家中開宴、我與你同去坐坐如何、這少女道、狼好、我正要去你家邀你了、不料你先來我家、狼好、時候還早、且在我這裏歇一歇、那少女應允、便坐下、這少女身旁、站著一箇待侍、見那少女坐下、因問道、今夜大宴、不知有多少婦女們、那少女答道、吳君加君的姊妹、邊君圭君的夫人、及某某等、大約共十餘人、那婢又問道、有多少男賓麼、那少女答道、威君巴君邊君等、及我家兄弟、共十三四人的光景、那婢又問道、此中沒婚娶的、說還多麼、那少女道是、那

婢又道、這裏頭威君巴君兩人、容貌拔羣、人才出衆、加之聲名滿天下、今年已如許、還沒有伉儷、不知要誰家有福的小姐、纔消受得起、我在門第年齡才貌上論起來、想見兩位小姐無疑了、那少女聽得、低了頭、不好回答、這少女便笑向那少女道、威君巴君的伉儷、現放著貞納、裕綺、兩姊妹在家、難道還能輪到我與你身上來麼、說罷、相與目逆而笑、這時時候已到、兩少女一齊起身、向那家赴宴去了、真是名門淑女、華美無雙、

且說這晚前總統官勢應本、在家開一小宴、所邀的是威波能、巴比陀、瑪留、邊禮仁、圭皮度、勇具貞、吳兒陀、區利染、杜崙、波重、生良明、諸人、都是政治上同主義、私交上同患難、同安樂的生死友、及各友的家人、共男女佳賓三十餘人、先以次就座、各名士、各佳人、均痛飲了一巡酒、次散席、施了禮、各隨意移座相就、暢談起各種議論來、在希臘當時風俗、男女交際、本不宜十分放誕、祇因諸名士都是冒萬死犯大難逃出生命來的、所以各家眷親、都是骨肉一樣、所以來往相聚、男男女女之間、竟無許多禮節、無許多拘束了、這時在宴的、不是如花淑女、便是轟轟烈烈的名士、自然衣

裳燦爛儀容華美都不待言，祇有伴著威波能來的貞納、裕綺、兩姊妹，姿容雖蓋過一堂，卻衣裳甚是樸素，言語動作之間，總帶著不得意的模樣，所以越令人動可憐之念。這時巴比陀當席散之後，移座來貞納、裕綺面前，與他敘敘，不一刻，威波能也趕了攏來，共聚一處，談談論論，便談入美術音樂裏，這又是貞、裕二女所長的。威、巴二君所喜的，所以狠談得入興。這時巴比陀與威波能、貞納、裕綺共覽壁上掛的畫圖，大家批評了一番，又賞讚了一番。巴比陀見那畫上畫著一箇將軍，狀貌魁梧，威容肅肅，便指向貞納道：「你看這畫好麼？」貞納道：「好一箇雄糾糾的偉丈夫。」巴比陀笑道：「你也說他是偉丈夫麼？」這丈夫未必不像威君。貞納被巴比陀一笑，紅漲了臉，不答一語。威波能也笑向裕綺道：「你看畫中以何爲最好？」裕綺用纖手指著一箇優美文人的畫圖道：「算這箇頂好了。」威波能笑道：「這箇狠像巴君。」裕綺聽得，也不答言，轉說他話。這晚，各名士各淑女，大家暢談一宵，盡歡而散。這時雖斯波多日夜厲兵秣馬，謀侵齊武，正齊武人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時候，然三年之內，內政既整，武備既修，又有同盟諸國的合縱條約，互相保護，所以齊武國較之前日，已安甯了許多。諸

名士心內也漸漸舒暢、於是勸巴威兩人趁這時候娶親的狠不少、兩人既被諸人所慫恿、又憐貞納、裕綺、兩姊妹、紅顏無主、便也道好、卽託人把威波能願娶貞納、巴比陀願娶裕綺的話、對李宗明母子商量、他母子還有甚麼不願意、便擇箇吉日、威波能與貞納、巴比陀與裕綺、同在阿婆姥、綺絲美侶、神廟內、行了婚禮、共結百年偕老之緣、又吳兒陀、區利染、杜崙、諸人、也各趁這時候、娶了妻、於是諸名士除國慶之外、又有家室和諧之樂、惟瑪留一人、卻不肯娶妻、任你怎樣勸他、都執意不信、人人都瑟琴相樂、他一人獨甘淡泊生涯、這也是天地間一種的人物、

且說齊武、阿善、自帝慈、弗拉太、能季、諸捷以來、威勢日振、小國漸漸畏服、自哥崙以北、中部諸國、都入了同盟會了、又齊武遣明甯陀、遊說知魯忍、安貞屯、奧理、泥理、諸國、也說動了那幾國人心、都甘心與齊武同盟、爲齊武的屬國、所以慕知亞域內、除切比、弗拉太、斯武、三國外、如玻璃亞、高朗忍、壕湖明、阿曾布、知魯忍、安貞屯、奧理、泥理、八國、都歸齊武權力之下、於是慕知亞一域的霸權、全握在齊武人手裏了、這時齊武國人、雖不因此便心滿意足、卻國勢既安、心內也爲之一慰、不似初回復民政

那兩年那們兢兢業業了、諺有道、高名之家、鬼瞰其室、凡人功名日高、妬忌他的人、便日甚、威波能、巴比陀、諸人、自回復民政以來、便有許多人忌了他、嫉了他、祇因當國難紛集之際、凡事都仗這幾箇人佈置、所以還沒發現出來、這時國內稍甯、便起了一小黨、這黨的大宗旨、還與威、巴、諸人合意、於施政的枝節、卻時常要與諸人作對、這黨的首領、是明甯陀、甯具、等輩、也是回復民政出了力的人、後來因些意見不合、竟至反對起來、這時明甯陀、那一黨的意見、以爲斯兵幾次來侵的根據地、不是切比、便是弗拉太、若要斯兵不來、總宜除了他在、慕知亞域內的根據地、便在公會內提出發兵侵兩國的議論來、巴比陀、威波能、他們、卻不以爲然、在公會倡反對論、道、齊武新興、祇宜養兵蓄銳、不宜出兵疆外、致啓邊釁、公會內兩種議論、反覆辨了數次、國人竟以明甯陀一黨的爲是、舉甯具率兵萬餘、來侵切比、切比人與斯波多的戍兵在境上迎戰、爲甯具所敗、乘勝進逼都城、切比人大驚、一面與斯波多的戍兵死守都城、一面馳報斯波多國、請發救兵、這時亞世刺正欲大舉伐齊、祇因屢次無端生事、列國輿論不甚好、並且徵兵無所藉口、所以還在遲遲、忽有切比的求救

文書來，正是好一箇出師題目，便先發兵二萬，急救切比，隨後徵集各國大軍，共十萬人，亞世刺親自統著，向慕知亞境內進發，甯具聽得這信，自知不敵，連夜率兵逃回本國去了，亞世刺統著大兵，不過月餘，便入了切比國，會諸將商議道：齊武這回不比從前，有許多同盟國相助，不是孤立國了，所以要破齊武，應先斷他的手足纔好，諸將都道：狠是，便驅全隊人馬，自切比直襲齊武的屬國玻璃亞，玻璃亞人大懼，忙遣使來齊武告急，齊武公會內，直決議出兵，舉威波能爲大將，巴比陀副之，率兵四萬餘，急救玻璃亞，在這時，大將出征，原是不甚奇怪，祇是貞納、裕綺，都新婚未久，不免有戀戀不捨之情，這日，巴比陀出門，裕綺揮淚相送，并道：你這一去，善自愛護，巴比陀聽得，回轉臉來，向裕綺笑道：你爲何不叫我愛護一軍，卻叫我愛護一身麼？這一語，不料竟傳及全軍，兵心忽爲之大感，於是威波能、巴比陀統著人馬，不數日，到了玻璃亞都城，威波能下令，玻璃亞人民，都清野入城保守，又斯兵到處，不許迎敵，一面遣人入阿善，求他速發同盟艦隊，出沒勾令灣各處，斷斯軍糧道，這時解武利所統的是陸軍，阿善的水師提督，卻是智猛周，智猛周卽率著艦隊，循行披

旁列沙沿岸時侵勾令灣、小戰數次、便敗了斯艦、於是斯兵糧道全絕、亞世刺率著十萬人馬、在玻璃亞境內、來來往往、找不出箇敵人、而本國不能運糧前來、敵國又無物可掠、十數萬人馬、全靠著前幾年從齊武掠來、存在弗拉太、留羅、等處的糧食、度日、看這又能給得幾日、所以竟絕起糧來、不得已、下令退軍、又勾令灣有智猛周的艦隊出沒、不敢走海路、祇得由陸路回本國來、幸喜威波能沒有尾追、同盟軍不來邀擊、還得無傷無損、到著哥崙、這一次招禍的是明甯陀那一黨、而退禍卻全靠威波能的計略、巴比陀所結的同盟、所以明甯陀等在國內、不體面、正是

善謀國者、見遠慮深、妄欲生事、反以招尤、

欲知亞世刺到了哥崙、有甚事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愛壯志老王釋虜 徵軍費兩國啓隙

卻說兩邊碧波浩浩、海色蒼蒼、中間現出一地峽、這地峽兩頭連貫兩大陸、爲希臘境內衝要之地、除了這地峽、便南部不通中部、北部、中部、北部不通南部、把幾千人扼住這地峽、便任你有一千軍萬馬、都不能過去、所以這地峽在當時、爲軍事上必爭

之地、然又爲商務輳集之區、凡希臘南北兩大陸、要交通貨物、由陸路總逃不開這地峽、固不待言、便海上的貿易、也是這裏最盛、因爲這裏有條良港、凡海上來來往往的商船、都由這裏經過、都在這港內停泊、所以這裏海陸商務、都蓋過天下、真是說不盡的好處、形容不盡的良區、這便是有名的哥崙地峽、這地峽有條官路、爲貫通南北的孔道、每日內來往的商賈、不知多少、運轉的貨物、不知多少、上下的車馬、不知多少、便經過的官吏、也不知多少、出退的軍兵、也不知多少、這時日暮了、官路旁邊、有一小小樹林、林內一箇壯士、左手執著弓、右手拏著箭、在那裏張頭張腦、不知是探望甚麼、祇見他目送著許多商賈、或許多閒人過去了、須臾間、祇見他聽得馬聲啾啾的來了、祇見他望得人影幌幌的來了、這時間、祇見一隊數千人、軍威懍懍、在這路上徐徐過去了、隨後又是一隊、也過去了、霎時間、一連過去了好幾隊、祇見接連來的、便無數將士、無數兵馬、簇擁著一箇大將、金甲銀鞍、威風肅肅、坐下一匹白馬、也在這路上過來、祇見這壯士看見、便隱身樹影間、搭著箭、拽滿弓、等這大將近前時、祇見他撲的便是一箭、祇見那大將便大叫一聲、墜下馬來、祇見隨行的

將士忙走近前來，把這大將扶上了馬，看他時，原來是傷的左股，便令隨行軍士，把這樹林圍了，那壯士還是不怕，還不逃走，見這些人來捉時，又是一連幾箭，射倒了七八箇，怎奈衆寡不敵，竟被捉住，那負傷的大將，便叫就這旁近紮住兵，聚集衆將，自升中營，命人推上這壯士來，帳下各將看見，不由的不怒從心起，便打的打，罵的罵，混做一堆，這壯士卻默然不作一語，便推到那大將面前，這壯士忽大聲說道：「昔二十年前，你們滅米世故國，奴其民，墟其都，那時米世一箇豪傑，嘗千辛，冒萬苦，終殉國難的李世末的名聲，你想也聽著說過，他那一箇兒子，祇我便是，我近日見中部諸國，結了阿齊同盟，南部各屬邦，也漸漸離了心，知道你國將衰，正是天祚我遺民的時候，所以想假齊武各名士之力，以興我廢國，繼我絕世，以慰我祖父於地下，祇是現在你國國勢還強，阿齊兩國，盡死力祇能保得自己獨立，不能壓倒你國下來，所以我國還難恢復，我想這定是你這老王亞世刺還在的原故，若除了你，你國內斷難找出第二箇人，你國必因此漸衰，希臘列國形勢，必因此一變，所以捨著身命，瞞著齊武諸名士與母親，自你出軍以來，卽跟定你軍中，伺著你，祇因軍威嚴重，

不能下手、僅認清你的面貌、直跟你到哥崙來、幸喜今日在這裏逢著機會、又不知是天不助我、還是手技不精、這枝百發百中的箭、今日卻射不中你的咽喉、祇射著你的左股、便長歎一聲道、事已至此、還有何言、還有何恨、祇求你早早殺我、早與我祖我父在地下相見而已、說罷、便閉了口、張目看著老王、帶著憤氣站著、不作一語、帳下各將有問他的、有罵他的、他祇是默然不答、不作聲色了、亞世刺帶著笑容、對他說道、我國強不強、祇看我國人勇不勇、於我何關麼、即使我把這髮班班的頭送給你、我國豈因此衰了麼、大凡人死生有命、成敗有數、我倒不怪你、卻愛你的壯志、今次饒了你、你想殺我、你下次再想計策罷、又轉臉向帳下各將各軍士道、我國的壯年子弟、試看米世國雖亡了、卻有這們的壯士、將來爲我斯波多大患的、不在中部的阿善、齊武、在南部的米世了、便叫軍士把李宗明釋了縛、縱之營外、自己在這裏延醫治好了傷、依舊統著大軍、自回國去、口中還是好壯士好壯士的歎惜不已、且說李宗明被亞世刺放出營來、再進那小林內、心裏想道、我不聽母親及威巴諸君的言語、瞞著他們、私自出來行刺、今又刺不著亞王、我還有甚面目回見他們麼、

我得罪亞王、亞王反不殺我、放我生命、又叫我再想計策去刺他、我下次還有甚面目再與亞王相遇麼、我想恢復舊國、不得不刺亞王、亞王這樣待我、我又不能再刺他、刺亞王、便背恩、不刺亞王、便背義、恩與義我將何從、天與地我將何容麼、我還在世界留得一刻麼、罷了、我自立志以來、便不懷生望、今日祇有一死而已、於是拔出佩刀、北望慕知亞那一方的天、傷母親之永不相見、謝威巴之錯愛、南望米世那一方的天、歎同胞之困苦、哀恢復之無日、又望著自己長歎道、不料我李宗明七尺身軀、得母親教導、承阿齊兩國名士推愛、學得一身本事、長成二十餘歲、卻在這裏結局麼、也罷、手起一刀、刺中咽喉、一身倒在地下、這時斜陽西墜、倦鳥還山、樹聲瑟瑟、暮景淒淒、送李宗明見他父親去了、後人在這裏往過的感李宗明之事、憐其志、哀其死、爲之立一高聳聳的紀念碑、在這林間、這是後話、

且說這信傳到齊武都城、自巴威兩君、凡認得李宗明的、無不歎惜、一母兩妹、更是傷心、那母親所以留殘喘在世的、便是望著這兒了、今弄到這田地、便憤不欲生、還是威巴兩君及二女勸住、兩君并說總是竭力盡心、恢復他亡國、那老母心內、方纔

少寬、自此便在威波能府中、貞納奉著他終老、至眼見諸名士恢復米世故國後、方纔死去、這是後話、

且說阿善、自能季灣大捷、及勾令灣、敗得斯軍糧艘以來、國人益知海軍得力、舉智猛周爲水師提督、永不換任、令他率著同盟艦隊、迴航披旁列沙沿岸、聯結各小國、於是智猛周奉著國命、於西北海沿岸、或示兵威、或用說客、招撫各國、又不索他許多軍費、又不干預他內政、所以各小國陸續續、來入同盟會的、狠是不少、於是阿善國勢日振、斯波多稍衰、因此斯人大憤、舉老將韋洪良率水師六十艘、發其舊港、前來爭海上權力、兩軍正在老佳斯海岬相遇、便在這處大開水戰、這時智猛周自率堅艦十餘艘、直衝斯艦中堅、韋洪良雖死力相抵、激戰兩三箇時辰後、竟爲智猛周所破、於是斯艦被同盟艦隊截斷、兩下不能相顧、便大敗、失了堅艦三十艘、餘都四散逃走去了、於是哀我尼安海上霸權、自披旁列沙大戰以後、全歸斯人掌握、至是漸漸到阿善人手裏來、因是阿善的國威、隨智猛周的高名、日益震振起來、智猛周率部下艦隊、久滯境外、雖威勢大振、卻軍費也浩大非常、因不向那些小國、無限

無厭的要素，祇得遣人回本國催促，這時阿善因保同盟諸國獨立及恢復自己霸業起見，連年勦所不及，強所不逮，屢次出發大軍，已供應了許多軍費，國力已盡，也早支持不來了，便在國都大開同盟會，向各國使臣，求各國於每年定額之外，再出若干，以濟臨時困急，各國使臣，也有因國力充足，便應允的，祇有齊武公使陀仁布不肯，說道：海軍戰費，由各國支辦，條約上面，固已載出明文，祇是我齊武於供給軍費之外，又備戰艦二十艘，幫助阿軍，如前年能季那一戰，齊艦便在裏面狠出了力，足見齊武於同盟會，盡心盡力，到極處了，據理講來，齊武要於定額內減出幾分來，也是應該的事，何況這臨時軍費，在定額外的，也要派到齊武麼？陀仁布這箇道理，阿善人卻不以爲然，駁他道：齊武出軍費，備戰艦，固屬盡了力，卻同盟艦隊，或能季、斷糧道，都是救齊武起見，然則同盟艦隊，雖說是保同盟各國，究是保齊武一國了，爲甚麼今日軍費不給，臨時籌派，其餘各國，還肯派出，反至你齊武一國，獨要免了麼？齊武如此，阿善如彼，兩國因軍費之故，議論漸漸不對，意見漸漸不合，本來齊武連年與斯波多開戰，陸海軍費，非常浩大，國內理財家已支絀之極，所以這回要素，

實有應允不得的苦、阿善也見得連年出軍、實是從救齊武一國起見、所定要攤派齊武、也不爲無理、加之齊武近年國勢漸強、不似前幾年那們恭順、阿善人又要拏出盟主的威風、以壓服齊武、因此兩國議論竟各不相下、於是這次開的會、便挾著意見散了、於是阿齊兩國交際上、便漸生起嫌疑來、正是

危則相依、安則相離、人情如此、國際亦然、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志定乘亂敗斯兵

齊武藉端滅弗國

且說會散之後、阿善人憤齊武不過、便下令智猛周、叫他迴航西北海的艦隊收了回來、不要顧慕知亞北境了、於是智猛周奉著國命、不得不退兵回國、先是智猛周迴航這幾處的時候、募集坐金周國內亡命壯士、編爲一隊、令他隨軍立功、那些壯士、感激智猛周、曾出過多少力、這時智猛周要回國了、便在坐金周沿岸、擇一塊要地、立起營寨、叫那些壯士、在這裏上陸、以爲永駐之計、坐金周執政的、見國內亡命遭阿善人如此待遇、便有些憤氣、祇因自己獨力不能制服、便求助於斯波多、於是

斯波多政府、乘阿艦回國之後、派出艦隊二十五艘來、這時坐金周的鄰國、有箇胡耳魏、國內執政的、是民政黨、便入了阿齊同盟會、那在下的反對黨、卻不服氣、暗地下通了斯波多、這時阿艦既歸、斯艦出發、那一黨便與斯波多政府通謀、乘這機會、發作起來、這時斯波多政府、正想趁此時回復日企陽海面霸權、那有不歡喜的道理、卽又徵集婁解斯、空捕拉家、伊里斯、柴莖舊、伊批到理、安列情、伯米能、巴里士、諸國艦隊、共八十艘、及四萬陸軍、令將軍南無瑟統著、直侵胡耳魏、大破胡耳魏海軍、便上了陸、連戰連勝、便把胡耳魏都城圍了、胡耳魏執政大恐、忙遣人來阿善求救、這時智猛周歸國已久、同盟艦隊已解了、阿善公會、雖決議出兵、祇是艦隊既解、一時不能發大兵、祇得漸派五千人、待大軍未到之先、且助他守著都城、又這不得才、略拔羣的將帥、不堪當此大任、便舉出一箇新出的人物、叫志定、統著這五千精兵、取陸路、直向胡耳魏進發、這時胡耳魏都城、被斯將無南瑟、水泄不通、圍了一二箇月、城中糧食將盡、百姓皆嚼草果食樹根度日、胡耳魏執政者大窘、便有人想出計策、要將城內人口減少、以節食物、便將城內所有奴隸、盡數趕了出來、城外斯兵、知

城內糧食不足、偏不准城內人出去、於是那些奴隸、進也不能、退也不能、彷徨兩下、先先後後、餓死在城塹間、然城內雖趕了無數奴隸、仍不濟事、糧食不足、兵皆瘠弱、守備便不能固、下城之期、卽在旦暮了、正危苦間、一晚、忽聞城外喇叭怒號、阿將志定、領兵已到城下、原來志定統著兵、晝夜兼程、到日企陽海西岸、因王柳敬多之力、得船十餘艘、乘斯艦所不防、航來胡耳魏海岸、由此地悄悄的上了陸、於這夜襲破斯兵一角、領兵直到城下、城內人看見大喜、便開門接進城中、一同守著、自是守備稍堅、祇是糧食更加不足、

且說斯兵圍著胡耳魏都城、圍了兩三箇月、知城內糧食已竭、陷落在卽、用心便也稍怠、待各國的兵、也不大加禮、原來斯波多徵兵各國的時候、原說過軍費由斯波多供給、至是無南瑟、驕心漸盛、便背了前言、有兩月不發軍費、給各國兵、各國兵都懷了怨望之念、這日、無南瑟下令前軍、一齊攻城、各國兵內有箇將官、面見無南瑟道、你不給費用、叫他們怎麼攻得城麼、無南瑟聽說大怒、親自操杖、把那將官痛打了一頓、因此各國兵越發怨恨、無南瑟下令攻城、各國兵都按著不動、這信早使志

定曉得了、志定道、不料天使我在這裏立得大功、便率部下五千人、及胡耳魏守兵、共一萬人上下、開城門、吶聲喊、直衝敵陣、各國兵都不迎敵、四散奔走、無南瑟也不能抵抗、便被阿兵所敗、大將無南瑟、死於亂軍之中、奪得許多糧草、阿兵直殺到敵軍營後、看見輜重隊、誤認作後備兵、方纔不敢窮殺、收兵回城、此一戰、斯兵傷損甚多、不能復置城、副將伯耳麥、代無南瑟、統著殘兵、回國去了、於是胡耳魏人纔有復生之慶、然阿善政府、說隨後便派大兵來的、卻至今還未到著、

又說齊武連年以來、銳意修內政、練兵馬、乘阿斯兩國有事的時候、用手段籠絡多那吳、切比、弗拉太、三邦、收他入了慕知亞十二邦同盟會、又與切比國、訂定條約、在他國內勾令灣築堅砦、屯幾千戍兵在那裏、以扼斯兵來侵慕知亞的要路、又慕知亞對岸有一國喚作法季溫、本是阿善的同盟國、後來屬了斯波多、曾從亞世刺、侵犯過齊武一次、齊武人恨了他、乘斯阿兩國相爭的時候、令邊禮仁、圭皮度、率兵度海、侵入法季溫、便圍了他都城、法季溫人怖甚、即遣人往阿善乞援兵、又求救於屯在鄰境的斯波多戍兵、斯波多戍兵用全力來援、邊圭二將、與他小戰數次、不能取勝、

便收兵回國。這一次雖無所損，亦無所得，祇有阿善人聽說這事，見得齊武人大有乘機吞小國擴張國威之勢，嫉齊武之心益甚。

又說弗拉太這一國，因齊武、阿善兩國，勢子漸盛的緣故，雖入了慕知亞十二邦同盟會，又入了阿、齊同盟會，卻心內還是歸附斯波多。齊武人也知道他國的心事，祇不說破，要等他露出形迹來的時候，假箇口實，一舉滅了他，以雪前幾年的恨。所以兩國交際，外面上雖說同盟同盟，內心裏卻不十分浹洽。恰好這時弗拉太國有人於外交上，仍倡要結斯波多的議論的，這事傳至齊武人耳裏，齊武人便假此爲名，在公會內決議出兵討弗拉太。這時威波能、巴比陀、苦勸不可，反對黨明甯陀等不從。國人也是憤氣，便遣甯具率兵，聲言交代境上守兵，欺弗拉太無備，侵入境內。原來弗拉太自入了阿齊同盟會，及慕知亞十二邦同盟會之後，便不得不趕出斯波多戍兵，所以國內空虛，突然齊兵襲來，倉卒之間，不能召集大兵，中途迎敵。齊將甯具率著兵，猛雷急電，便到城下。弗拉太人周章狼狽之下，無計可施，祇得遣人來齊軍中謝罪乞和。齊將甯具要挾道：弗拉太和要乞如，宜便把國都塹城毀了，國內貴

重的人民、不許復居境內、這兩款本是絕滅弗拉太的、慘虐太甚、固不待言、弗拉太被齊武所逼、也無可奈、祇得應允、都城便被齊人所破、出色的民族、便哭哭泣泣、被齊人逐往外國、弗拉太舊國便亡了、於是甯具又在這國內任意施爲了一頓、奏著凱歌、得意揚揚、回國去了、弗拉太人因此痛恨齊武、入了骨髓、他國本入了阿齊同盟會的、便遵合從條約第五款、把齊人無禮的行爲、告訴盟主阿善國、阿善素來與弗拉太、沒有甚麼嫌隙、又嫉齊武人的舉動、便替他傳知同盟各國、大開同盟會、審訊此事、各國也都見得齊武此事大無道理、都遣箇委員前來會審、不一日、都到了阿善都城、擇日開會、先是弗拉太亡民起立演說、齊武數年來如何不遵合從條約、肆意攻擊同盟國、若不嚴加懲戒、便不止侵了盟主阿善國的大權、卽凡在同盟諸國、都難自保、并條陳他國與阿善怎樣的交情、并與齊武若何的親好、如何並沒有得罪齊武、便舉兵滅了他、又指示齊武對他國怎麼樣的暴行、怎麼樣的無理、這一席是與德摩雪泥齊名的易索苦納在內主持、所以說出來、又能動各國委員的耳、又能生各國委員的氣、各國委員聽罷、都以齊武爲不然、便要把齊武攆出會了、這

時齊武的委員是巴比陀，他不比別人，便國人不信他的話，招出禍來，他仍不懷意見，還要救濟於既敗之後，便也起立，放出那餐花香，說齊武數年所拮据經營的，如何如何，都是想抵抗斯波多，并無他意，這弗拉太外面雖入了同盟會，心內仍屬斯波多，若斯波多下次出兵來，侵慕知亞，他必仍爲斯兵的根據，以貽同盟各國的大害，何事何事，便是證見，所以齊武於他形迹已露後，出兵征討，這不止是爲齊武一國起見，并爲同盟各國起見，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不然，同盟會是齊武發起的，那裏便敢背同盟條約，并齊武近年對同盟會，怎樣盡了力，與盟主阿善，怎樣親好，并待弗拉太怎樣好，怎奈弗拉太倒懷歹心，不得不出這一番舉動，并辨明齊軍在弗拉太境，並沒有甚麼極暴的行爲，巴比陀的口舌，素來是利的，卽道理有不足處，也回得轉來，所以弗拉太的辨論，反爭他不過，同盟各國委員，也不能屈他，竟無人能發出攢齊武出會的議論來，於是議定齊武無罪，齊武這回的難，又被巴比陀排去了，祇是一件這些事情，越足討阿善人的嫉惡。

以上所說，當時希臘形勢，略具一斑，看官看過，便知當時大勢，是怎樣了，所以希臘

形勢在這幾年有一大變動，正是

載戢干戈，以敦玉帛，國安其平，人盡其德。

欲知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各國厭亂弭兵 英雄奉節赴會

卻說希臘境內，不有箇哥崙麼，這哥崙前回也說過的，是希臘全土的中樞，海陸兩路的咽喉，貿易極盛，國內殷富，所以人民都願太平，不喜戰鬪，他國的外交，也是守中立地位的居多，這數年齊武、阿善、斯波多、三國龍爭虎鬪，海陸震動，凡希臘各國，無不受了戰禍，祇有他哥崙一國，從沒入過戰局，也沒有助斯波多攻過齊武，也沒有助阿善、齊武、戰過斯波多，也沒有於大小百餘國內，得罪著那一國，總是棄怨修和，立約通商，前幾年，他國內有幾箇仁者，倡出一說道，人類一羣聚處，原是交有無享快樂的，爲甚麼又生出干戈相爭，殘虐同類等事麼，今一國之內，都設著法律，永禁一人一族間爭鬪之事，爲甚麼國際上還是強凌弱大併小，爭奪相逞，殺戮相殘，毫不痛心麼，這豈不是天心所甚惡，人類所大恥麼，他們倡出這一種議論，起先是

著書立說、隨後便成羣結社、及至同志稍多、便立起一箇會來、這會是以擴社會上平和主義、施於國際爲宗旨、以勸境內各強國、先撤去駐屬邦的戍兵、認各屬國爲獨立國、然後各國派委員開箇平和大會、處斷各國國際上事務、有不服的、卽合各國兵馬討之、爲著手方法、這時希臘境內、志士仁人、本來不少、所以這會漸大、祇是一件、這會是民間倡的、又恰逢那時各國、都要逞強爭勝、不願平和、所以這會的宗旨、要行實難、祇有這會中人心內想、口內說、筆下作文而已、歷數這會自倡立以來、經過齊武國變、民政回復、斯齊阿三國交兵、全境糜爛諸時代、以至今日、屈指有十餘年了、這會經了這十餘年、也得幾分進步、便是會中一箇人物、名喚安太留、這時執了哥崙共和國權柄、藉國家之力、於外交上得與各國往來、加之各國因斯人侵齊、齊人拒敵、阿斯兩國爭霸諸事、累得兵疲馬倦、財盡民貧、都起了希望平和之念、於是安太留與會中諸人、揣明時勢、便乘這機會、運動起來、安太留先離本國、來游說斯波多、這斯波多是希臘境、祇有他一國最強、沒有能制得他住的、所以又祇有他一國生事最多、這時他國被阿善連敗數次、沿海諸屬邦、失了許多、又屢次舉大

兵侵齊武，都不得志，兵馬糧食損得不少，國運也漸衰了，所以國內眼明的都怕後來還有遭大挫的日子到，正要及早休息，并且國民那股銳氣，也不似前幾年了，便回答安太留道：希臘各國，都以現時境土爲界，此後永不相犯，是斯波多所願的，安太留既得斯波多應諾，又離斯波多來到阿善，阿善國人素來是委頓了的，這時雖連勝幾次，恢復得舊日的幾分霸權，卻國帑已因此空乏，人民更因此罷敝，并且與新興的齊武國起了嫌隙，正要與斯波多修好息兵，所以公會內主張平和論的，直佔了大半也答應了，所答的話，與斯波多一樣，安太留大喜，便又遣人來說齊武，這時齊武人乘機擴張國勢的念頭還未衰，又知道這事是舊強國及小國的利，於新興國卻沒有甚益處，欲待不應允，祇是這萬國平和會，是極好的名色，阿斯兩強國，都已應允，若齊武獨從中阻撓，各國必說齊武不好，因此生了離心，齊武又要陷於孤立的地位，若斯波多再發大兵前來，又要與前幾年一樣，不能抵敵了，所以不能不應諾，加之明甯陀那一黨，嫉忌諸人功名的，卻巴不得這事早成一日，在公會極力贊成此舉，所以公會內決議道：不論好歹，暫先應允了，再作道理，便也答應道：休

兵息民、與萬國開平和大會、是齊武所求而不得的、看官原知道、這時希臘的強國、第一是斯波多阿善、第二是齊武哥崙、既發起的是哥崙、贊成的是斯波多阿善、齊武通希臘全境、還有那國敢違拗的、都一齊應諾了、於是安太留、與會中人、往來各國、議定各國都派三名委員、共開平和大會、議定會期在紀元前三百七十一年正月內、又議會地、有說在阿善都城好的、有說在斯波多都城好的、有說在希臘中央那一國內好的、最後議定是斯波多都城、

會期即定在明年正月、各國便應於今年年底下、派人前赴斯波多、這本是希臘立國以來、未曾有的盛舉、各國都把這箇做大事辦理、都揀選國內數一數二的人物、前來與會、惟恐稍有不逮、辱了國體、至於齊武、因這事與他國盛衰、極有關係、又知這回斯波多阿善、必因此修好、這兩國一是齊武的世仇、一也與齊武生了嫌隙、一修了好、或便有大禍、向齊武撲來、也未可料、所以公會內慎之又慎、揀選這次的委員、有舉巴比陀的、有舉威波能的、背後公論歸了威波能、便舉威波能爲正使、勢應本、加倫爲副使、伴著慕知亞同盟十二邦的委員、同赴斯波多、威波能等一路行來、

不一日，便到斯波多都城，後阿善全權委員王德加利珂理杜朗也到，凡希臘境內南部披旁列沙域內七十餘邦的全權委員，哥崙以北中部五十餘國，北部三十餘國的委員，都先先後後，於正月初五日以前，齊集世界第一強國斯波多的都城了。大凡列國會議大事，有兩種議法，一是公議，一是私議，凡議事總要彰明昭著，公議出來，纔準得憑，固不待說，祇是公議時，各國之間，有許多拘束，有許多隔閡，所以議事反有許多不便，并且公議是表面上的說話，到此時大家顧著己國的體面，便不緊要的事，都要死爭，不肯稍讓，因而議事反不能成，倒不如幾國使臣來往的私議，這私議是沒有拘束的，大家不過如朋友，議論一般，都是情通意洽，又沒有體面可講的，都露出真心實意來，所以通古今萬國，凡會議都靠著這私議成事，那公議不過把私議定了的，表箇明白而已，所以當外交官的，於公議時，以一言半語，關係一國的強弱興衰的手段，固屬緊要，然私議時的對答周旋，權術牢籠，尤宜巧之又巧，又外交上兩樣要物，一是國力，若國力不足的，他使臣於外交場裏，他國祇當不瞧見，他說一句話，他國祇當不聽他，任你的使臣有多大本領，都佔不得利益來，二是

使臣的手段、手段高的、便自己國力略弱些、也可不受虧損、若手段卑劣的、便國力十分強盛、也濟不得甚事、所以外交場裏、國力足、使臣能的、佔最上等、國力强、使臣無能的、或使臣能、國力不足的、佔中等、那國無力、使臣無才的、便最下等了、卻說各國全權委員、既達斯都、便天天私會、把這平利會的事、商議起來、本來這時祇有斯波多、阿善、兩國最強、所以這回的事、也祇有他兩國使臣的話、作得憑據、雖說是哥崙倡的議、其實皆由兩國作主、列國俯首聽指揮而已、祇是兩國數千年以來、都是和好的日子少、搆兵的日子多、今日突然開起平和大會、兩國委員、到底不能面商、面議、祇用著安太留在中間作箇調和人、這邊聽了斯波多委員的話、那邊聽了阿善委員的話、又通傳兩國意見、又調停兩國齟齬、勸兩國各讓幾步、因安太留這們盡力、兩國的意見、經十餘日、也漸和洽、於是安太留於一夜、在私寓設宴、招兩國委員赴席、兩國委員、當面議箇妥貼、大致是希臘列國、以現疆爲界、永不侵犯、斯波多、阿善、分掌海陸兵權諸節、

兩國委員獨斷獨行、所商議定了的、除調和人安太留外、從沒問過他國委員一聲、

從沒容過他國委員一語、內中如齊武的全權委員、尤兩國最見外的、這時兩國商議定後、安太留纔於一夜親訪威波能寓所、把兩國議定的大致、通知威波能、并問齊武還有甚麼意見、威波能祇說道、除各國勢力平均外、再沒有維持平和的方法、祇這一語、並無一言、安太留聽了、更不知齊武委員命意所在、祇見威波能沒有不依的話、便也放了心、於是兩人談談論論、把公事商議過了、安太留素來知威波能的名聲、久傳他是箇有遠識的人、所以於論公事後、又以私情問威波能道、依足下所見、這次平和會、到底維持得長久麼、威波能道、希臘全土開平和大會、全土人民最歡喜的、足下熱心辦此事、我輩平和朋友、最拜服的、足下努力爲之、大凡天下事、有箇定數、順的便成、背的便敗、我輩辦事人、不可不深察的、今從人事的定數看來、要定希臘全土平和的、應有第一第二兩勢、第一勢是列國勢力平均無強弱大小之別、凡天下事都是強力在先、道理在後、要強力相等、不能用的時候、纔用得道理著、若強力不等、人祇曉得強的便占益處、那裏認得道理麼、所以第一勢不可不有的、第二勢是有箇容易壓得他國住的大國、卻極意想結平和、因這大國還望平和、

小國必不能反想不平和、便大憐小、小事大、以成平和之局、所以若沒有第一勢、第二勢是斷不可少的、今日各國平和大會、是有第一勢麼、我看希臘境內、大小強弱之差、沒有比今日還狠的、可知第一勢是沒有、又有第二勢麼、今日阿善斯波多、兩國既相持不下、又有貴國、又有敵國、那裏得箇容易壓得他國住的大國麼、可知第二勢也沒有、兩勢都不有、維持平和這事、實在難了、雖然、人事變遷、本來難測、若因足下這們盡心、萬國都是厭亂、能維持這平和過去、那便不特是敵國所甚願、通希臘全土人民、都感情不淺了、我與足下、還是不願事成、願事敗的麼、安太留聽了、點了點頭、默然不作一語、細想了一番、又問威波能道、斯波多、阿善、兩國分掌霸權、這事貴國人肯允許麼、威波能道、事若不關敵國的存亡、敵國人民、豈肯因此細故、冒大險破了平和麼、祇是事若關係敵國的存亡、敵國人民、便與希臘全境作對、都不敢讓一步、何況甚麼斯波多、阿善麼、足下辦這事、祇宜永執萬國平等的主義、不許那一兩國特居高位纔是、安太留聽罷、連聲稱是、又與威波能談了好些話、方辭別威波能、自回寓去了、正是

仁心熱血、以成大事、何以助之、日時與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亞世刺氣凌列國 威波能面折斯王

卻說紀元前三百七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希臘三部百餘國的全權委員、大會於謹
吶比德廟堂內、這廟在斯波多都城中央、是斯波多人最敬的神廟、雖說是樸素國
風、卻也蓋造得壯麗宏大、巍巍動人、這時會堂中間、安著一張公桌、用錦繡飾著、放
上盟書誓紙、及許多會盟應用的物件、四面安著五百名委員的坐席、各國委員、衣
冠齊整、以次入坐、正面第一位、斯波多老王亞世刺、高齡六十餘歲、頭戴白髮、面色
赭紅、身體肥健、雙眼炯炯、光彩射人、坐了首位、以下斯波多外交委員皮邊耳、及同
盟國易彼得、柴列格、補拉部、雪拉沙、密苦里、黑羅坡、事求、希眼難、希里、伯南羣、易鼐、
喜得拉、麥殺、可里、呵守、可林、我耳和、黑臘、苦里到、得謝、馬志尼、黑卵斯、等二十四邦、
及韋利亞階、留鄂、守卡尼、域內數十邦的全權委員、各以版圖之廣狹、人口之多寡、
順次一字兒坐下、左側阿善全權委員王德、加利、珂理杜朗、三人占上位、以下同盟

國希紐、怕羅晤、老里午、乙柳斯、乙柳德、殺訥米、幽其訥、以及東海沿岸十七邦的全權委員、敍版圖人口爲次序、一字兒坐下、右側自哥崙委員安太留等、以至北部的韋留斯、伊留周、卡納尼、諸域內獨立國、中部的東朗吳、西朗吳、法須斯、營登、諸域內獨立國的全權委員、敍版圖人口爲次序、一字兒坐下、對面是齊武、全權委員威波能、勢應本、加倫、占上位、以下安貞屯、奧理、泥理、高朗忍、知魯忍、壕湖明、阿曾布、諸國的全權委員、都序次坐下、想起自齊武民政回復、斯波多出大兵以來、七年之間、各國英雄名士、或以兵馬競馳戰陣之間、或挾術縱橫國際之上、動輒是些性命相撲、你想殺我、我想殺你的勾當、不料今日忽然雍容和氣、聚會一堂、互相談笑、互講起禮讓來、真是仇人睹面、敵手相逢、各英雄名士、到此境地、還是喜歎、還是怒歎、還記及前日情景歎、不知各名士心內是怎麼樣、

這時一百餘國、五百餘名委員、以千古未有之盛舉、會此一堂、他們所最注目、最熟視的人物、是誰呢、想是長握希臘全土霸權、英名轟列國的會長亞世刺麼、不是、想是收拾紊如亂絲的社會平靖大難的阿善全權委員珂理杜朗麼、不是、又想懷是

利物濟人的大志、倡空前絕後的盛會的哥崙全權委員安太留麼都不是他們最注目最熟視的實在那以七年之力、把箇蕞爾小邦、內修國政、外振武威、弄得漸有駕凌萬國的勢子的中部一箇人傑的齊武全權委員威波能身上、聞其功、震振宇宙、見其貌、溫然寬厚、無可奇者、嗚呼、各委員看了、還是拜服他、還是怕他、還是愛他麼、

這時各國委員坐定後、會堂整然無聲、斯波多外交委員皮邊耳、先立起身來、謝各委員遠來之勞、并先先後後惠臨都城的厚意、次哥崙委員安太留起立、先報明在會五百名委員的名姓、又說明因大會開在斯波多都城、便請老王亞世刺爲會長、這事各國委員先商議妥了的、都齊聲道是、於是亞世刺就了會長席、於是命他的外交委員、把私議定妥了的平和大會條約、高聲朗誦、給各委員聽、那條約道、

第一條 希臘列國、均以現時疆界爲限、無得復相侵犯、

第二條 希臘列國、不論小大強弱、悉有獨立之權、

第三條 凡盟主駐屬邦之戍兵、於會議定後、一律撤回、

第四條 陸地兵權、斯波多統之、海上兵權、阿善統之、且以便宜討違約之國、

第五條 斯阿兩國、有出兵討違約國事、他國若不出兵相助、亦聽其隨意、

讀罷、皮邊耳歸坐、安太留起立道、長止干戈、保各國獨立、哥崙全權委員安太留、於此條約無異言、安太留說完、歸坐、皮邊耳又起立、說道、不侵小國、憐弱國、令人服大國之令德、斯波多全權委員皮邊耳、於此條約無異言、說完、歸坐、阿善委員王德、也起立說道、希臘所以不得安甯的、便因強暴的大國、好侵弱國、今阿善人民、並不問以前的過失、祇保守將來的平和、那全權委員王德、於此條約無異言、這話未免雜著傷斯波多的意見在內、所以阿善副使珂理杜朗、再起立說道、希臘境內不得安甯、豈盡因披旁列沙的強國、有點不是、卻黑羅的強國、也不爲無過、總之兩國都宜自慎而已、阿善全權委員珂理杜朗、於此條約無異言、次後齊武委員威波能、也起立說道、望希臘全土人民、都享太平的福、齊武全權委員威波能、於此條約無異言、隨復百餘國的委員、都以次表明於這條約無有異言、這條約便定了、這條約中本有陸地兵權、斯波多統之、海上兵權、阿善統之等語、本來不甚平等、所以各國委員

心內都有些不服，祇是這已經斯波多、阿善兩國議定，自己國小，無力爭執，祇得依從。當下各國委員都說完了，亞世刺又起立道：「這條約既得各國委員，不生異言，便不再更改，永定爲據，便宜永遠遵守，不許違背了。」請各國委員，便此畫押。於是斯波多外交委員，進至會長席前，拏了誓紙，向各委員發誓道：「斯波多全權委員皮邊耳，謹代表斯波多人民及同盟二十四邦人民，說明永遠遵守此約，說罷，畫了押。右側的獨立國委員，聽得心喫一驚，想道：「這條約不明明說各國不論小大強弱都有獨立之權麼？然則斯波多與二十四邦，應各畫各的押，爲甚麼皮邊耳又代表他麼？也罷。若斯波多代表得二十四邦，阿善也是代表同盟十七邦了。正想間，阿善委員王德，也進至會長席前，向各委員發誓道：「阿善全權委員王德，謹代表阿善人民，說明永遠遵守此約，說罷，也畫了押。於是左側十七邦委員，也順次進至會長席前，各畫了押。各獨立國委員，越是詫異道：「斯波多既代表二十四邦，阿善也可以代表十七邦了，爲甚麼不那們發誓麼？真奇怪了。不止斯阿兩國與他國分箇高下，便阿善與斯波多，還有高下要分。這回的平和大會，怎能維持得長久麼？正想間，祇見齊武委

員也進至會長席前、便轉念道、且看他怎樣說、便吞了涎、側著耳、用心專念、聽威波能說、祇見威波能手拏誓紙、向各委員發誓道、齊武全權委員威波能、謹代表齊武、及慕知亞十二邦人民、說明永遠遵守此約、這些委員聽得、心內無不稱快、阿善委員、便心內不免不好意思、臉上不免慚愧起來、這時斯波多委員皮邊耳、趁威波能還沒畫押、忙立起身、遠遠地呼威波能道、齊武委員、剛纔你說的錯了、請好好的再說一次、威波能更放大聲說道、齊武全權委員威波能、謹代表齊武及慕知亞十二邦人民、說明永遠遵守此約、會長亞世刺聽得、把目對皮邊耳作勢、皮邊耳大聲道、齊武全權委員、你沒看見條約麼、這條約上不明明載出列國都有獨立權麼、然則齊武全權委員、祇能代表得齊武一國、何能代表十二邦麼、這十二邦爲甚麼沒有獨立權麼、爲甚麼不各畫各的押、要你齊武委員代表麼、試快些把那緣由說來、各獨立國委員聽得這話、知齊武委員觸犯了斯波多、必至惹出大辱來、人人都替威波能捏了兩把汗、祇見威波能聽得皮邊耳說、辨道、列國委員、請聽齊武委員一言、昔齊武建國慕知亞域內、那支派分爲十二、卽現在的十二邦便是、所以十二邦卽

齊武、齊武卽十二邦、慕知亞各國同體同盟、是與建國並生長、無盡期的、從前齊武辦弗拉太一箇罪人、盟主斯波多也有委員會審、那時斯波多委員道、齊武與慕知亞十二邦、是同體同盟的國、叛齊武便是叛自國一樣、齊武本可辦得他的、這是前五十年的事、請斯波多委員、查查國內舊典看、從前波斯軍侵境、齊武與十二邦、重新結一同盟、那時斯波多、也派箇委員、獎勵這事、并宣言齊武與十二邦永遠爲一身同體的國、爲甚麼那時認我們是一身同體的國、今日反要我們分離麼、威波能說到這裏、把箇豪邁寡言的亞世刺、激得怒火高起三千丈、更忍不住、便不待皮邊耳說話、自己在會長席上、高聲叫道、齊武委員、不要多言、祇看你代表十二邦麼、不代表麼、說一聲便了、亞世刺的雄風勇狀、與那國威、不待發言、已足令人戰慄、這時各國委員聽得、都有些發抖起來、那替威波能害怕的心事、更不知怎麼樣了、祇見喜怒不形於色的威波能、聽得亞世刺所說、也現出憤然的容貌、高聲道、我倒要問斯王一聲、到底斯波多是代表二十四邦麼、沒代表麼、亞世刺聽著、更怒不可言、把那炯炯的眼、睨各國委員道、爲甚麼今日平和大會、卻容這們無禮的齊武委員在

列麼、我眼裏實看不得這箇人、我知你們諸位、都無異言、我便代你們趕他出會、便大聲喊道、齊武委員、快些出會、快些出會、於是齊武委員勢應本、也起立發怒道、斯波多在會中這樣橫行、齊武及十二邦委員、早要出會了、何待人叫喊麼、於是慕知亞十餘邦的委員、一齊帶著怒容、也不復畫押、比卽出會、各獨立國委員、雖心內極以威波能爲是、卻懼怕斯波多國威、不敢發出公論、眼睜睜看著他一行人出會去了、

卻說亞世刺、趕威波能出會後、心內憤齊武人已極、餘怒還未消、安太留與各國委員、婉言勸了一頓、然得安太留與右側各獨立國委員、以次畫了押、沒了誓詞、又當堂公舉幾箇委員、任執行平和條約的事、然後互祝賀了一番、公唱了幾聲平和大會萬歲、纔散了會、這時安太留、雖見慕知亞十餘邦出了會、平和這事、萬難維持下去、幸喜阿善、斯波多兩國、還沒有甚麼衝突、或可勉強維持、卻總見得空前絕後的大事、到將成時、忽生出波瀾來、便不能完備、心內總覺不快、

且說威波多等退出會來、卽日離了斯都、向本國進發、路上有人疑這事似乎不該

這們決裂的、威波能道、人事千變萬化、無極無窮、要在中看清利害來作事、怎能麼、我祇守我的道義而已、我在道義上見得是、便銳意行去、縱令因此惹起大辱、我心內都覺得綽有餘裕、有甚麼可怕麼、這便是英雄志士的本色、那人聽了、恍然大悟、當下一行人經國過邦、自回國去、且說亞世刺自散會後、心內氣齊武人不過、便又在國內倡起出兵伐齊武的議論、舉傾國之兵、大伐齊武、於是齊武果因這一次生出大禍來、正是

禍不可避、

愈避愈深、

惟信是守、

惟義之行、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陰人乘機肆邪言

強國藉端逞野志

卻說齊武自應諾平和大會以來、內心惴惴、惟怕這會的結果、祇有斯阿兩國、占得利益、其餘諸國、不過徒享平和的空名、又怕斯阿兩國、因此和好、便深相連結、不利齊武、所以選使臣的時候、加意又加意、又要能不在兩國面前低頭、又要能不得罪兩國、所以選出威波能來、於威波能起程的時候、叮囑又叮囑、於威波能去後、日日

懸念、祇願他忍小恥、完大會、全使命歸國、卻誰料威波能在會時、反衝撞了斯王、惹出大禍來、這信傳到齊武都城、各政家聽得、恰似忽聞霹靂一般、又恰似把冷水注頭上一般、全出意想之外、各人民聽得、便知危在旦夕、戰慄起來、那反對黨明甯陀等、偏又藉爲口實、大肆攻擊、這時二月初旬、威波能一行人、早回了國、已到都城前、出城迎接、祇有同志幾位名士、大家相見、面少歡容、語無樂趣、都心內含著苦、當下威波能進了國都、外務官多莫俱問明原委、便遵國憲、招集五百名公會阿把斯兩國委員如何專橫、齊武如何見外、斯王如何暴傲、威波能如何辨論、如何出會的顛末委實、一一報明、於時明甯陀那一黨、便倡出攻擊論來、他道、希臘建國以來、列國大會的事、雖不能說沒有、卻維持平和、長止干戈的盛舉、沒有像今日這一次的、

所以通希臘全境、自人民以及執政、無不歡歡喜喜、派委員前來臨會、若有一國因細故、爭小忿、破了平和、誰不怨恨他、誰不把後來人命草菅、生民塗炭的罪、都歸在他一國麼、今依外交官所報、衝撞斯王、破了平和、惹萬國怨怒的、便是我國全權委

員、那緣由便是因代表十二邦一語、試問破平和事重麼、代表十二邦事重麼、我全權委員威波能、爲甚麼輕重都分不明白麼、這豈止是我齊武的罪人、實希臘全境的罪人了、破平和、得罪萬國、還可容忍、把國家置危亡之地、這罪也輕麼、試想我國自回復民政以後、卽與強國斯波多起釁、辛辛苦苦、支持七年、以至今日、豈盡我國人的武勇、與將士的計略所致麼、實因東有阿善等國相援、北有法須斯、營登、四十餘邦相助、又海上霸權、皆是同盟諸國所握、所以我國還能保守殘喘、不至滅亡、試問七年前的事、若解武利不來援、斯兵不能陷我都城麼、三年前的事、若智猛周不斷斯軍糧道、慕知亞諸國、不盡落斯人手內麼、阿齊同盟、有利齊國、豈還淺鮮、今日平和大會、斯阿兩國深相結納、我全權委員、不知交歡阿善、不能離間兩國、自今以後、我國又孤立無援、與前一樣了、威波能觸了斯王、斯波多大兵、卽日薄我城下了、不料我國人辛苦七年、幸得今日、卻被威波能數語、弄到這田地、這威波能的罪還輕麼、今我國人祇宜把威波能重加懲處、因阿善以謝斯波多、謝天下萬國、或者可救禍於萬一也、別無他法了、我國人殺一人便救一國、有甚麼不可麼、明甯陀這一

席話、道理狠能動聽、論鋒頗爲利害、實難屈服、這時圭皮度、卻袒護威波、能出席說道、這次的平和大會、若是不關存亡的小故、果不必衝撞斯王、惹出大禍、祇是代表十二邦這事、實我國與十二邦分離之起點、也可說作細故麼、大凡天下事總爭在第一步、不可稍失、失了第一步、便不能守第二步、失了第二步、便不能守第三步、第三步四步都失、國便不可救藥了、從前隔地中海有箇南北兩國、那南國有一次被北國所敗、北國要挾名族三百人爲質、南國人想道、這有甚麼緊要、橫豎將來可以報復的、一時依從了、一年後、北國人又挾南國獻出船艦、南國欲待不從、卻名族三百人、已在他國爲質、不敢違拗、又依從了、後來北國又挾南國盡獻出兵器、南國既沒有船艦、不能抵抗、祇得忍恥耐痛、又依從了、次後北國人又要毀南國的城塹、燒南國的房屋、逐南國的人、盡往亞非利加荒島、南國人至此、眞忍之無可忍、便舉兵與北國死戰、卻船艦既失、兵器也無、怎能與北國對敵、於是國被滅、人便亡、至今惟見南國人經營的城壁都市、零落在荒煙蔓草中而已、所以人都憐南國、怪南人、笑他不知爭第一步、這是爲國的一箇好龜鑑、今代表十二邦一事、是我國與十二邦分

離不分離的關鍵、與十二邦分離不分離、是我國存亡的關鍵、若同體的十二邦、不能保守、將來波斯多於我國、還有甚麼事做不來麼、我祇怕我全權委員、惑於平和之虛名、忘卻本國之實利、便失了第一步、幸喜他能爭此一步、今日怎麼反說他有罪麼、列國的輿論、都稱道我全權委員、處處得宜、怎麼自己國內、反有煩言麼、兩下議論、相爭不下、最後會民都以不惑虛名計實利爲好、又素來敬服威波能爲人、便議定威波能無罪、各名士都替他大喜、又會民都知道即日便要與斯波多開戰、端、雖孤立無援、與前幾年一樣、卻不願向斯波多低頭、都怒目切齒、鼓勇奮氣、要與斯波多死戰、當下會議時、立意甚決、

卻說斯波多、因這次大會、結交得阿善、哥崙、諸大國、斷了齊武的手足、又在會堂、當衆多委員面前、羞辱了齊武、他的外交計略、也說得箇十分得手、便知滅齊武的時機到了、恰好這時法須斯域內有一小國、因邊境上牧民、與齊武牧民起釁、被齊武欺負、趕來斯波多告訴、越發觸起斯波多人的怒氣、大舉伐齊的議論、在國內日倡日高、通國會內人、沒一箇不以爲然、僅僅有箇喚畢羅齊的出來反對、說道、平和大

會、還沒過一兩箇月、列國人民、誰不希望平和、我國若因私憤、又大發殺機、豈不失了列國歡心、又顯得我霸威衰了麼、我國養兵蓄銳、那一日沒有機會可滅齊武、何必定在今日、這議論雖出、卻沒人信他、甚至有嘲笑的、於是國會決議出兵、也真箇人人摩掌、箇箇擦拳、勇氣大作、於是斯波多政府移文各國、聲明齊武破平和凌辱小邦的罪、求各國興兵、這時列國望太平之念甚切、都以這事是因斯齊兩國私怨、不願與聞、多遵平和條約第五條、不肯發兵、也有懼怕斯波多霸威、不敢不發兵的、就中如阿善、哥崙、及各獨立國、都守了局外、如易彼得、柴列格等、二十四邦、及南部中部北部諸小邦、都發兵前來相助、總數約二十萬、斯波多都令在沿途相會、自己也起傾國之兵、約二十萬、擇三月初旬起程、前伐齊武、并聲言老王亞世刺自爲總督、這回不比前次、正是強軍壓孤國、怒虎逞狂威、各國聽得此事、都替齊人膽寒、且說這信早傳到齊武都城、齊武總統官、招五百名公會會員、開密會、商議戰守之策、威波能、巴比陀、這一黨、主張野戰一策、明甯陀、甯具、那一黨、主張守城一策、明甯陀道、我國回復民政以來、與斯波多起釁、已經七年、我國恃以自保的、無非城守一

事實因倍圍等戰半守、兵家常例、并且新興之國、微弱之兵、與素稱野戰的常勝軍的斯兵對敵、真非野戰所能取勝、我們不見前年守平昆、守巍鐵、據英峨、諸事麼、我兵出城守野、便無有不敗、死守都城、終能退得敵兵、前例如此、何況今日、今日斯波多浩浩蕩蕩四十萬人馬、儘全國之力、向我國撲來、我國豈可輕言開戰、若堅壁清野、死守都城、斯兵浩浩四十萬、糧少人多、不久必將自退、若想僥倖一戰、真是危險中之危險、萬分敗不得一分勝的、我國祖先辛苦經營的國土、何能捨萬全之策、把來當孤注麼、所以我說守城好、巴比陀道、守城之計、前日固常用的、卻今日的時勢、非前日可比、前日我國與阿善同盟、斯波多圍我都城、阿善必發兵來救、所以能保、今阿善既怨了齊武、通好斯波多、得他不助斯波多攻我、還是幸事、何能發兵救我麼、我國困守一城、外無應援、斯波多通南部中部北部、皆屬與國、傾其全力、圍我一城、我都城恰似巨浪中孤舟、還能免覆亡麼、斯波多前前後後、都是與國、並不憂糧盡、並不有後患、何能不久自退麼、並且慕知亞十二邦、全靠我國作主、若我國困守都城、不顧他處、慕知亞全境、必被斯兵踐踏無遺、便僥倖退了斬兵、同盟十二邦、還

向我麼、何不儘能儘力、決一死戰、幸而得勝、齊武便可以霸天下、不勝、又再作道理、總比坐而待斃好些、所以我說野戰好、兩黨議論、各有情理、相持不決、這時是威波能、巴比陀、這一黨勢力盛些、便決議野戰、舉威波能爲大總督、巴比陀爲副總督、外又舉軍務委員九名、專任徵兵籌餉一切事務、這時國人無不知生死存亡、決此一戰、人心奮激、不可名狀、有年歲體格不合的、也強要當兵、這幾名軍務委員、倒不十分費力、至三月初旬、卽徵得兵三十萬、也算出人意外了、卻較之斯軍、還不過四分之三、又除了分守各處的十萬、祇得二十萬、都歸威波能統帶、正是

賢士爲城、

民氣爲堵、

雖曰國小、

夫誰敢侮、

欲知存亡如何、且待下回細述、

第十八回

神武軍喪服出都門

副總督帳中夢冤鬼

且說威波能受國命、不能辭責、便召集部下將校、商議戰略、因向諸將道、斯兵是素稱野戰的常勝軍、又比我軍多得一部、若與他對敵、何能勝麼、所靠的便是地利而已、今我想以地形之便、補軍力所不足、察出一處地方、便是國都西南方界、切比亞

斯久、中間有名的隆具大野、這野廠平數十里、南有命南一帶連山、北有吐朗峯一帶連山、若斯兵不繞北境、自南方進來、無論那條路、總宜經過這處、我軍可先拒吐朗峯、扼住斯軍、斯軍不能前進、必拒命南、兩軍挾了隆具大野、然得察機宜、相形勢、擇日開戰、你們以爲何如、諸將聽了、都點頭稱是、祇是心內總見得斯兵這樣武勇、卽佔得地利、也怕難以取勝、未免有點危懼、威波能又道、我軍旣以占吐朗峯爲第一著、今聞斯軍旣已發途、最快於三月二十三日內、便可進慕知亞境內、我軍卻來集的、還不過五六萬人、若待三十萬人齊集時、恐怕擔誤了日子、所以應先發兵扼住平昆、巍鐵、二險、勉強支持幾日、令敵軍於三月十五日以前、不能過隆具野、便可以佈置裕如了、諸將又連連稱是、威波能便問道、誰敢去守巍鐵、加倫應聲而出道、弟願去、威波能又問道、誰敢去守平昆嶺、新將智留、應聲道、弟願去、威波能卽與巴比陀商量、每人各給三萬人馬、令他率著、卽日分頭往兩處去了、

且說斯波多、旣集得大兵四十萬、老王亞世刺、原想親自率著出征、卻因平和大會那一日、與威波能齟齬、大怒之下、前瘡復發、左足疼痛、不勝軍事、國人祇得舉雷音

武作了總督、這時雷音武、正率兵遠征特洒里等處、因平和開議、退兵歸國、途中接得這信、不能推卻、便受了命、這雷音武、天姿秀英、雖豪邁、不及亞世刺、而察機用兵、卻勝過他、素來所向無敵的、當下得了信、受了總督之任、大兵還未全集、便想道、若等大兵到時、齊武必先扼住了險要、不如先下手爲高、便揚言在哥崙等候大兵、其實自己先率精兵三萬、由披旁列沙海岸渡海、入法須斯境內、由這裏直進慕知亞、迂回平昆嶺後、直襲知留之背、這時齊武各名士、正在徵兵設備、忙箇不了、忽三月十日、慕知亞西境、來一報道、

雷王自統精銳數萬、由法須斯、進湖濛明境內、出不意擊我軍之背、同盟國高朗、忍已背盟應之、智將軍恐失都城聯絡之路、因棄平昆、退歸國都、現已在途、國人得報、都以爲飛將軍從天而下、無不大驚、又疊連來一報道、

雷王既奪平昆、則分兵爲二路、一守平昆、一襲南境、不圍都城也、

他們聽得此報、祇得令巍鐵崙守將、速領兵歸都、於是雷音武、又奪了巍鐵崙、誰料三月十二以前、兩險已失、威波能的心算、卻不能如願、幸喜人民樂於從軍、也非人

意料所及，至是早集得兵十八萬了，便定十四日爲全軍出發之日，這時又探得雷音武於奪得二險後，卽在十三日，於米峨會合四十萬大兵，分爲兩路，一路十五萬，仁洪量統著，取路弗拉太，直逼都城，一路二十五萬，雷音武自統著，漫侵慕知亞各處，便也分軍爲二路，一路勢應本統著，加倫爲副，當仁洪量那一軍，一路威波能、巴比陀等統著，當雷音武那一軍，這時集得的兵數，除守兵十萬之外，還得二十三萬，比豫算還出了三萬，也可知人民敵愾之念了，於是勢應本那一路，得七萬人，威波能這一路，得十六萬人，同擇十四日早，一齊由國都出發，這時國內不從軍的人，都趕來城外相送，都知此行若敗，人便爲奴，國便成墟，都有千言萬語，要吩咐這些從軍的，卻不知從那一句說起，祇道得聲努力而已，這時神武軍六千人，卻披著喪服，對送行的人訣別道，此行一敗，我們便死在陣前，不復回國都了，當下以意相會，以誠相送，從軍與不從軍的，悄然作別，各軍於決死之下，卻帶著勇氣，自向隆具或三弗拉太來，大凡人當緊急之時，依賴主將的心事，益加一層，這時齊武國人，不請從軍的，連不從軍的，都屬目威波能身上，凡他舉動言語，固不待言，便顏色也十分留

意、他們見威波能的顏色、總在喜怒哀樂之外、與平常並沒有不同處、所以人心稍安、當下威波能與巴比陀、領著十六萬兵馬、兼程疾進、至十八日午前、早達隆具野口、登吐朗峯、遠望敵軍、還未到來、威波能素來喜怒不形於色的、至是也不禁抵掌道、天助我也、便分軍爲十八隊、相度地形、令諸隊跨這峯頭、面隆具、結了營、策立恰定、探子便來報道、斯軍前隊三萬人馬、已到命南山下、次日、雷音武全隊、一齊到著、見齊軍拒住吐朗峯、便也沿命南一帶山脈、面大野、結了營、帳幕相接、互連數十里、原來雷音武、見平昆、巍鐵、二險、容易奪得、知齊人不足深懼、又料齊軍必死守都城、不敢出城拒敵、所以大軍不貴神速、徐徐前進、至十九日、纔到隆具野前、見齊軍十餘萬人、敢出城來野戰、斯軍且驚且喜、都笑齊人不知量力、當下全軍在命南山上、結營已定、雷音武便召諸將至帳前、問他們的意見、諸將都道、今齊軍不去守城、卻來途中邀戰、是獻勝於我而已、我們祇怕他死守山上、拒了險要、或者難以破他、若能誘他下山來、還有甚麼難麼、這議論一人倡出、百人齊和、幾乎無不以爲是的、祇有一人喚作周貞虞、一人喚作保耳、出言反對道、齊武與我國戰了七年、祇用守城

一策、今日卻不懼怕、出城邀戰、是必決意我與拚一死戰、其心最不可測的、一人負死、還是難當、何況一國麼、所以狠要仔細仔細、不可輕視了他、我說不如拖延一兩月、待他們憤氣消盡、然後與他開戰爲好、這時諸將立功心盛、不信兩人的言語、雷晉武也以爲敗齊軍的計策、祇在哄他下山而已、便作一封言辭傲慢的文書、去齊營挑戰、那文書道、

斯波多之軍、馬肥人勇、欲與將軍於詰朝獵隆具之野、將軍其許之、

二十日早、卽遣箇使者、直送這書來威波能營中、這時齊軍諸將、都向威波能求計、正在威波能營中、看這文書、是要在野開戰的話、都未免膽怯、現出躊躇之色、瑪留跳起身道、斬了這使者、明日與他開戰、便是、諸將都沒有答應他的、威波能也道、我們出軍那時、便早知有今日了、遲疑甚麼、祇顯得我軍膽怯而已、巴比陀還有箇武蘭知、也道、大總督所言正是、於是威波能親自秉筆、批那書後道、

謹奉來諭、修敝車、駕疲馬、從王於隆具之野、臣之素所願也、

於是兩軍約定來日二十一開戰、齊武一國、或存或亡、決於數日內了、

且說巴比陀、於遣使者去後、便離了大總督營中、自歸下處、心內想道、明日開戰、我何不還去看看山下地形、當下便覺得月色朦朧、是初更時候、自己一人、騎著馬、沒帶從人、下了山來、在野中來來往往、查看了一遍、又心中如此如彼、商量了一遍、覺有一箇時辰、馬力稍倦、口內乾渴、聽得水聲潏潏、便下了馬、用手牽著、趕來溪邊、掬了一口水飲了、又把馬也飲了、忽聽得遠遠有啾啾之聲、卻似婦人夜哭、心內怪道、茫茫荒野、這聲音那裏得來、仍牽了馬、依著哭聲趕來、祇見荒草之中、有兩三堆古墳、墳上有兩箇少女坐在那裏哭泣、心內更加詫異、便走近前問訊、祇見又跑出一箇老翁、對他跪著、掩淚說道、我父女三人、被斯人所辱、含恨此地、待將軍已久了、今復讐的時候已到、我想假手齊人、以成此事、請齊人殺箇有栗色毛的處女祭我、這戰必定大勝、後來必定握盟主的大權、願將軍勿疑、巴比陀聽得、更是作怪、正要細詢、忽然陰風一陣、颯然吹來、寒氣徹骨、一時開眼、祇見身在副總督營中、手裏拿著何蔓古詩希的詩卷、在棹上打盹、原來方纔是南柯一夢、問時候時、還是巳刻、回想夢境、歷歷在目、便信步出營來、遙望茫茫廣野、又與夢中所歷相符、更是不解、便信

步行來武蘭知營中、這時諸將自大總督營中出來、又有許多在這裏商議的、巴比陀進來、便道、你們暫莫議論、我說件怪事給你們聽、便把方纔夢境說了一遍、并道、我素來不打盹的、怎麼今日卻這樣奇怪、想是因戰事勞了心的緣故、諸將聽得、各都不解、是吉是凶、猜測了一陣、武蘭知忽拍手道、我又想起一件事來、我營中一箇老兵、是斯波多投降來的、嘗在軍中傳出一奇話、與巴君所夢、略相符合、大約明日定大勝了、漸先傳那老兵來問問、便叫人去傳、須臾、傳到、便問那奇話的委細、那老兵道、隆具野三堆墳的事、古來斯波多傳出一則奇話、這話現在曉得的很少、我少時聽父老說過、所以記得、從前隆具野有箇小國、是斯波多的屬邦、斯波多派幾千成兵駐他都城、保護他、那時他國內有家巨族、主人名喚周季多、這周季多有二女、生得樣兒縹緞、通國人求娶的、無千無萬、他都不中意、揚言道、不是才貌相配的、便不把女兒許他、這是被斯波多成兵的將官聽見了、這將官雖醜又笨、卻強要娶他、二女爲妻、周季多不肯、這將官便大怒、窺周季多不在家、率許多兵卒、去家內強搶、二女誓死不從、便網著手足、強姦了一頓、還不服氣、至令兵卒輪姦致死、周季多回

家曉得這事、憤極、跑來斯波多政府告了、政府反袒護那將官、不理、他更憤氣、便歸家自殺、人把他父女三人的屍、葬在一處、卽隆具的三堆古墳便是、這事斯波多政府、本無禮已極、所以國內傳出幾句豫言道、隆具的事、要在隆具報復、祇是這隆具、卻不止一處、納鄂尼海邊、有箇隆具、守卡尼域內、有箇隆具、這處也是隆具、年湮代遠、到底不知是那一處、今據副總督所夢、便是這裏無疑、明日必定大勝了、諸將聽得、都拍掌稱怪、箇箇心內大喜、以爲明日有神相助、必定大勝了、祇是栗色毛的處女一事、又生出枝節來、有的人說道、奉神託殺人致祭的事、古來原不少、從前波斯、席捲希臘全土的時候、斯王柳尼太、奉神託、把身體作了犧牲、便救得滅亡、殺吶米、大戰的時候、阿將米多列、殺小童、遵神託、便全阿善、又如滅羅虱、馬解利諸人、都因殺人奉神、獲了大勝、反之如斯王亞世刺、因捨不得愛女、違了神託、便致大敗、爲國人所痛罵、援以上諸例、可知神託是要遵的、今當一國危急之秋、殺箇處女、有甚麼愛惜麼、巴比陀總見得殺人祭神、是野蠻的行爲、不可施行、甯可得罪那冤鬼、橫豎齊武亡與不亡、全靠天祚、不求冤鬼相助、總不肯作此事、其餘諸將、又不勸巴比陀

必拘泥的、正在不決、忽見營外有幾名兵士、趕出一匹瘋馬來、匹方善眼尖、忽然看見、便道、奇哉怪事、諸人忙問道、甚麼事、正是

甯我負神、我不殺人、惟真豪傑、乃有仁心、

欲知匹方善所言是甚事、且俟下回述出、

第十九回 齊將誓死決戰 斯王負傷喪命

卻說匹方善、一眼瞥見那馬、忽然感觸、便道、你們看那馬、不是栗色麼、不是還小麼、你們祇問若是牝的、便是所謂栗色毛的處女了、各人聽得、一時大悟、便道、還有甚麼不是的、忙問時、果是牝的、便叫把馬綑住、飾以文繡、命親隨數百人、張張揚揚、在野前、找著那三堆古墳、殺這馬致了祭、這事早傳及全軍、都以爲明日有神相助、膽氣大壯、因此便有人說、這是巴比陀勵軍的手段、卻不知是真是假、

這日暮後、大總督威波能、在營中大開會議、神武軍總將吳兒陀、副將瑪留、馬軍總將邊禮仁、第一隊總將武蘭知、第二隊總將圭皮度、第三隊總將勇具貞、第四隊總將匹方善、第五隊總將多莫俱、以及第六隊至第十八隊的總將、與同盟各國的將

校、一齊來會、坐定、大總督威波能、向諸將道、我國存亡、決於明日了、我知你們各有勝算在胸、請爲國家盡情說出來、我與副總智、也略有小小商量、待你們說完後、再說與你們聽、言已、諸將都默然無語、原來他們與斯兵野戰、卻是箇初回、又明明此弱彼強、所以各不能想出好勝算、祇看大總督有甚麼計策沒有、所以各無言可答、當下默坐了許久、祇有玻璃亞一箇將官、深帶憂容、說道、與野戰的常勝軍開戰、又兵數比我強些、怎能得萬全之策、祇看據山爲陣、因地形之利、或可僥倖萬一麼、說完、諸將中有許多合了意的、威波能道、你們的意見、本屬萬全、卻敵將雷音武、素來英武敏捷、部下諸將、皆老於戎事、他們所最怕的、便是我軍據山自守一事、你看他來的挑戰文書、便可見他們的意見、所以我軍若據山爲陣、他們斷不敢深逼、恰似數年前、亞世刺、在我城下、與阿將解武利開戰、忽然中止一樣、兩軍還是我勝他不敗、與不開戰相同、這又何苦麼、所以這樣計策、斷不必想、斷不可行、祇看明明朗在野前決勝負時、有甚麼勝算沒有、又殷殷勤勤問了一次、沒有一人開口的、威波能便道、你們既沒有甚麼勝算、我便把與副總督商量的計策說出來、你們大家以

爲何如、這一次的事、我們早熟慮過了、我國自回復民政以後、與斯波多作對、何止兩三年、國人夜夜不高枕、日日不安食、是你們知道的大凡天下事不進便退、不退便進、斷沒有在中間站得穩的理、我國不是稱霸列國、制住斯波多、便是爲斯波多所滅、作奴作虜、也斷不是今日小爭、明日小戰的局面、所以決意要決箇勝負、所以七年來、整內政、修武備、孜孜不倦、也是這箇主意、不料天祚齊武、我們所志、今漸就緒、回復民政那一年的十四歲的少年、今在我政治下、長成箇二十一歲的壯士、二十歲的男子、今在我政治下、長成箇二十七八歲的壯士、國風士氣早已大變、連年大攻小戰、迄無甯日、國人皆慣於軍旅、至今日皆可大用了、所以這次決意一戰、也沒有甚麼可靠、祇靠我國人愛國之熱、與敵愾之情、及諸君的智勇而已、威波能一面說、諸將一面連聲稱是、威波能道、我今日且把明日的戰略說出來、我探得敵軍全數二十五萬人、其內十二萬人、是斯波多空國的精銳、其餘十三萬人、都是同盟列國徵來的、今按他列營的方位、是面向隆具大野、列成一線、右端是斯波多精兵七萬人、紮著雷王自統之、自是而左、同盟軍十三萬、雜著斯波多精兵五萬、順序列

營、還有五萬同盟軍、結營在後、是作後備軍的、他這佈置、極有意見在內、平常是這樣列營、明日必也是這樣臨陣的、若果是這們樣、明日必是照舊例、作十四人一重的長隊、以斯波多精銳七萬、及同盟軍二三萬、作右翼、以同盟軍八萬、散置斯波多精銳五萬、作左翼、再以同盟軍五萬、挾後、備緩急、所以敵軍雖有二十五萬、內中可怕的、祇有右翼的七八萬斯兵、其餘雖多、不足懼、右翼一敗、自然跑了的、今我軍十六萬、內有八萬、是我國的精兵、明日臨陣、也全靠這八萬人、與敵的精兵決戰、幸喜他自己分去了五萬的左翼、最猛烈、最難當的右翼、不過七萬人、我以精兵八萬人、盡全力以當之、有何難破、若能破得右翼、其餘的不戰自敗了、我與副總督的意見、大略如此、諸君以爲如何呢、諸將聽得、如蒙初啓、豁然大悟、纔知明日也有可勝的望、頭、威波能又道、明日若果是這等佈陣、敵軍所重的、全在右翼、必然自右翼疾進、左翼緩步、斜斜的掩我左翼、我軍對他、也是以左翼爲重、把左翼疾進、右翼落後、斜斜的上前相迎、迨至兩軍相交、必是八字形一樣、我軍左翼、與敵軍右翼、相交最切、以下漸離漸遠、所以兩軍勝敗、全決在我軍左翼、與敵軍右翼相交的時候、我軍左翼、

破敵軍右翼的手段、宜先出馬軍二萬、神武軍六千、衝突敵陣、敵軍最善步戰、不精騎戰、馬軍雖有、都羸弱不中川、并且屬同盟軍、斯波多不過六七千騎、所以我馬軍衝去、他們必然不支、隊伍一亂、我步軍隨後相乘、敵軍必大敗無疑了、諸將聽得、皆齊聲稱是、並無他言、威波能分撥道、武蘭知、圭皮度、勇具貞、匹方善、及某某諸君、各率部下兵、爲戰時左翼、玻璃亞、高朗忍、兩國同盟軍、在後助戰、祇要使敵人不知我軍精銳盡集於此、宜變十四人一重的舊法、作爲五十人一重、智魯忍、安貞屯、奧理、泥理、諸國同盟軍、爲戰時右翼、宜張大軍勢、變十四人一重的舊法、作爲六十人一重、令敵人望之可畏、又邊禮仁、瑪留、吳兒陀、率部下馬軍、及神武軍、從左翼之後、待兩軍相切時、急出前衝敵陣、明日戰時、神武軍最宜得力、即以賴副總督、請副總督助吳君一臂、又後隊總將禮濫、留輜重隊一半守軍營、自率一半、在後接應、右翼的同盟軍、分撥已定、諸將唯唯聽命、威波能又諄囑道、明日決勝、雖全靠左翼、各軍卻右翼若不支、大事也全敗了、願右翼諸將帥、各自盡力、同盟軍諸將、聽得、都道、敢不努力、於是大致已定、威波能又道、戰機自古變化無常的、剛纔的佈置、不過因敵軍

列營的位置定出來的，若敵軍不是這樣了，我軍便不能不變，那時我臨機下令，卻大概總不改變，怎麼呢？若敵把精兵集在左翼，我便把左翼爲右翼，右翼爲左翼，便是，若敵把精兵散佈各隊，我仍儘力攻他右翼，便是，那大概總是這樣了，詳細處待戰時再行傳令，有違制度，誤國事的，卽以軍法從事，決不寬恕，諸君其勿怪，諸將都道：這箇何敢，威波能便叫撤去議席，大開筵宴，先饗將士，席次，瑪留起立，又遍敬酒一杯道：明日大戰，我們還可望生麼？我們今生，便從此永訣了，請大家滿飲此杯，互相訣別，諸將都道：瑪君這言狠是，便舉起杯，一飲而盡，二更過後，席散，諸將各歸營中，自作準備，并將平日所愛的各樣物件，並行李衣服，寄回家中，并傳語道：明日若死，這樣物件，便是紀念了，正是一身殉國事，餘物寄家人，絮話休提。

且說威波能，待席散，送諸將出營後，又下令道：若有同盟軍或齊軍，明日不願戰者，於今夜許其歸去，各軍士正要爲國決死，那裏有一人歸去的，祇有切比一國的五千人，不解是何緣故，自得這令，卽連夜自回國去，威波能並不阻攔，當下威波能，又告誡諸將一番，閒著無事，便取出理學書看了一番，又取出在紅平湖採的笛弄起

來、這時四邊靜寂、人馬無聲、吐朗峯頭、月色如晝、凡聽得的、不知這裏是戰場、並不知明日、這裏便有大戰、

次日、曉日既升、雲峯燦爛、這紀元前三百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卻是大晴天、隆具野前、吐朗峯山脈、與命南山脈、遙遙相對、威波能在峯上、遠望見對面斯兵忽然蠢動、恰似羣蟻一般、漸漸下山來、這邊也是喇叭數聲、一十八隊軍馬、整然齊肅、下了吐朗峯、列於山脚、這時探子來報道、敵人精銳、齊集右翼、同盟軍爲左翼、向前進來、威波能知不出昨日所料、便下令前進、自己也率傳令官二十餘名、書記十餘名、護將數名、親入陣中督戰、遠望見敵軍二十餘萬、一霎時漫了隆具野、旭日之下、望見敵軍內閃閃、放出金光、知是新磨的刀鎗所映、又一轉眼、敵軍右翼、全帶赤色、知是斯波多精兵的服裝、知探子所報不錯、越叫左翼軍用神、又一霎時、兩軍漸漸相近、祇見敵軍戰旗搖搖、鎗劍閃閃、如猛潮激浪之衝岸、向齊軍撲來、齊軍也不讓不避、上前相迎、於是兩軍相距、不上八百步了、這時敵軍也變了舊時戰法、打算先用馬軍、衝突齊陣、然後步軍繼之、這時兩軍相逼、兩下馬軍、一齊出陣、各想衝突敵陣、

正在兩軍中心相遇、萬騎蹴地、馳突如風、遠望之、但見人頭馬脚、旋轉煙塵之間、彼此刀影鎗光、互相閃映而已、這時神武軍總將、見兩軍勝敗未分、便轉一聲令、六千神武軍、從斜刺裏橫衝過去、這本是齊武第一的精兵、百鍊的悍馬、但見人馬到後、敵軍便不能支、向後退走、這邊齊武馬軍、便分爲兩隊、一隊殺向右翼那邊去、一隊隨後緊緊趕來、敵的馬軍、便掙紮不住、反向自己陣內衝去、便因此亂了步伍、隨後齊武馬軍趕來、又是一頓衝突、若是他國兵、此時早敗下來了、幸是斯波多的精兵、多在此處、還得勉強支住、這時齊軍左翼、見馬軍已衝入敵陣、便喇叭數聲、人人奮勇、隨後殺來、這時敵軍既經自己馬軍一衝、又經齊武馬軍一衝、忽逢五十人一重的厚隊、便也抵擋不住、但見齊軍左翼、又似堅艦劈巨浪一樣、殺奔敵陣去了、且說雷普武、正指揮兵馬、親自督戰、見齊軍是左翼銳進、右翼徐行、斜斜的前來、便看出齊軍的計策、急令左翼疾進、掩齊軍的右翼、於是兩軍相對的八字形、忽變成箇二字形、斯軍左翼、並齊軍右翼、相距的遠近、與斯軍右翼、與齊軍左翼、相距的遠近一般了、斯軍左翼、既與齊軍右翼相近、也放出馬軍、向齊軍直衝過來、齊軍卻抵

擋不住、正待慌張、忽左翼的馬軍、恰從側面殺奔過來、又與斯軍在中心相遇、交戰數刻後、齊武馬軍、因在左翼戰後來的、戰力已疲、步伍已亂、便潰走去了、斯波多馬軍、卽直向右翼衝來、卻強努之末、不能穿魯縞、被齊軍右翼、用亂箭射住、雖然這時斯軍右翼、堪爲齊軍所敗、齊軍左翼的步兵、早殺入敵陣內了、

這時雷音武、見齊武先馬軍、後步隊、緊緊撲來、斯軍的右翼、支擋不住、將有大敗之勢、心內憤極、大叫一聲、提後隊的同盟軍二萬、親自當先、前來赴救、這時齊軍已將得勝、勇氣百倍、這二萬救應的同盟軍、狠極也不濟得甚事、忽齊軍隊內、五十騎猛士、擁出一名暴將、面塗丹砂、頭髮蓬蓬、左拏鐵楯、右執長鎗、瞥見雷音武在此、便躍馬衝來、雷音武左右親兵、抵擋不住、那人便是一刀、斫中雷音武右肩、墮於馬下、正是

其貌何凶、其力何雄、堂堂壯氣、懍懍威風、

欲知此人是誰、請聽下回述出、

第二十回

新興國一戰張霸威

老霸王數言振國氣

卻說雷音武親自領兵赴救，忽遇瑪留被瑪留一刀斫倒馬下，保耳在雷音武背後忙發一箭，射中瑪留的乘馬，連人倒於地下。斯軍士卒一擁上前來捉瑪留，這五十人死命抵住，救出瑪留，保耳也連忙救雷音武上馬，不敢戀戰，向命南山而走。這右翼的斯兵，至是大敗，都東分西散逃命，齊兵奮勇四處追趕，斯軍的左翼見右翼已敗，也祇得向後便退，齊軍的右翼卻緊緊追趕，不稍放鬆，那邊漸退漸怯，這邊越趕越猛，先至大敗下來，都被齊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直追至命南山下，威波能道我軍敗敵至此，也可止了，不必逼人太甚，便下令退軍，喇叭數聲之下，諸隊軍一齊收回，都至隆具野中心紮住。這日兩軍自晨刻開戰，至此時已午刻了。

日暮，威波能纔令諸軍回杜朗峯舊營，仍留萬餘齊兵在戰地中央紮住，作箇進攻之勢。這是那時候戰勝的慣例，所以威波能也不能免俗。當下諸將卸甲鬆馬，齊來大總督營中相會，諸人在昨夜已訣別了的，不料今日還得相會，并且大小數十將，全沒傷著一箇，見面之下，歡喜非常，全軍中無不歡忻跳舞，惟威波能、巴比陀，仍是如常。當下疊連令人探聽敗軍中消息，回報並無動靜，惟總督雷音武傷亡卽在目。

前、次日遣來一箇使者、呈上副總督韋洪良的文書、威波能折開看道、

天不祚斯波多、昨日之戰、多亡其良、若假以休戰三日、使得收其屍骸、則齊人之
大惠也、敢以爲請、

斯波多開國以來、與列國交通來往、從沒有出過這樣卑下語氣、今日纔見箇初回、
足知這一戰所傷、實非尋常可比、威波能看了、便與諸將商量、回書道、

昨日之戰、齊人亦感斯軍之武勇、將以厚禮送其屍骸、休戰之請、敢不聽命、請令
同盟軍先取其屍、

這要同盟軍先取去死屍的意思、是想除去同盟軍死者數目、單表出斯軍死者數
目出來、以示天下後世、當下封了回書、遣發那使者去了、這夜命南山敗軍、忽大舉
發哀、大總督雷音武、因負重傷、於這裏死去、副總督韋洪良、代統殘軍、於三日之內、
叫同盟軍盡收死屍、其數二萬人、剩在原頭的、都是斯波多兵士、然後檢點數目、不
下四萬餘人、死的還有這們多、負傷的更不必說、大約十餘萬了、又這時的慣例、凡
戰勝的、都剝戰死者甲冑、以誌勝利、威波能卻不依例、反以禮送還斯營、祇留下將

官五百名楮鎧、獻希臘人最尊敬的泥比神廟、爲大勝記念、（這五百楮鎧、存在泥比神廟中、後五百年、有名的歷史家破洒尼河來參神時、說還見過）

又說齊武都城、接得二十一日開戰的報、人人心內、都以爲這戰一敗、國都便毀爲墟、人民便捕爲奴、都心內懷著鬼胎、於二十夜、全都人民、盡停了業、致祭國神雪比德、以祈勝利、并在國都至隆具道上、連路豎旗作號、以報勝敗、人心搖搖、行步不安、這日忽見旗號搖動、似報戰勝、都陡然一驚、恍然大悟大喜、箇箇如狂、全城鼎沸、祇是未得詳報、都將信將疑、及至二十二日、薄暮、纔自戰地發出捷報使來、頭上插著雉尾枝、以爲記號、沿路人民、如雲如霞、趕來問候、那使者口內祇叫勝了勝了不絕、直報至都城、在議政堂候報的留守官、留守將、聽得一齊狂喜、甚至有喜極昏去、許久方纔甦醒的、齊武人這一喜、較之回復民政、那時還要過之、若比聽得威波能在大會衝撞斯王那報、真是前後兩樣、一時苦到盡頭、一時樂到盡頭了、

又說斯波多國、都於這月二十七日、舉行大祭、這是三年一屆、全國內數一數二的盛舉、國人於半月之前、卽作準備、也聽得在隆具開戰的報、都知道斯兵是素稱野

戰的常勝軍、從來有勝無敗的、何況這次是空國大舉、無不滿擬聽得捷報、於二十七日、好作慶賀、誰料二十六日、卻接得戰地來的飛報、隆具之戰、我軍大敗、雷王戰沒、十餘萬精銳、過半死傷、同盟軍亦潰走、韋將軍率殘兵、死守命南候救、并詳報何隊何隊全沒、何隊何隊大傷、這都是斯波多人聞所未聞的事、一時得報、恰似劈頭潑下雪水一般、滿腹候捷的熱念、都變成冰塊、何況國王戰沒的事、自賢王柳尼太以後、數百年未曾見過、未曾聽過、并未曾料過、所以國人更加傷心、一時便欲停止大祭、老王亞世刺、召集國會、發言道、我國奮霸威於天下、已數百年、豈因這一敗、便墮下來麼、今括全國之兵、還可得七萬人、把來接應敗兵回國、生聚教訓、還可有爲、何必先自喪氣、便行停祭呢、這祇顯得我國勢衰氣餒、令列國看輕而已、斷斷不可如此、全國人都以爲是、停祭之議、因是中止、當日亞世刺、又提起速出救兵之議、國會一齊議決、又有一件最難處的事、原來斯波多自古有箇制法家來高瓦制成一律道、

凡斯波多國人、有從軍臨戰、不死役而生還者、則剝其應有之權利、不許參與

公事、其有怯行者、則斬以徇、

表面上的法律、既已這們嚴酷、裏面的風俗上、更是一層利害、若有軍敗生還的、舉國人、不惟不屑與他結交、并且不屑與他講話、他、有時著華衣出門、逢人看見、即要、把他扯破、加以毆打、所以他、即或留了性命、也不能在世界上見人、失了人生之樂、所以、凡人臨戰、無不捨死、所以、斯軍武勇、甲於列國、也是這箇緣故、祇是來高瓦、這、律雖定得嚴、卻實行的時候也少、因為斯波多出軍、到處沒有敗過、即或敗了、所罰、的、不過百人千人止了、卻不及這一次、一罰便有數萬人、不能免的、若罰得來、著實、難以爲情、若不罰得來、實背了先哲的遺制、所以國會把這事、狠不好處置、也是老、王亞世刺道、先哲的良法、祇在二十一日閉一天眼、二十二日再開便是、這隆具一、戰的軍人、均無庸議罰、國會又以爲是、一一核免了、於是舉雷王的太子亞智駝爲、總督、悉空國的守備兵、一齊出發國都、前來命南赴救、次日、全國還是無事一樣、氣、勢揚揚、舉行大祭、並不少帶衰勢、還有一件奇事、凡在隆具戰敗的軍士、雖免了罰、那些父母兄弟親戚姊妹、仍深帶羞愧、縮頭縮腦、不敢出門一步、這日大祭、竟沒有

一人來臨的、至於那些戰沒的、所有父母兄弟、卻盛衣盛服、到處誇耀、見得他家人死難、便是膺了九錫一般、還說甚麼悲傷哀痛麼、又令人念及披旁列沙大戰、阿軍全沒的報、達阿善都城的時候、全都人民、便悲號哭泣、慘無天日、有人在比留港口、聽得哭聲、還淒然淚下、把兩事比起來、足見兩國的國情民俗了、

又說斯軍第二路十五萬人、取路弗拉太、與齊軍在亞蘇布河口相持、齊將勢應本等、總是固守本營、並不出戰、數日之後、隆具大敗的報、到了這裏、斯軍聽得心慌起來、不敢久停、連日拔營便走、勢應本等隨後追趕、在弗拉太故墟追著、兩軍大戰、斯軍大敗、死傷四萬餘人、殘兵急走、巍鐵崙、扼險自守、

又隆具大戰的報、旬日間如飛電急流一般、達希臘全境、凡人聽得、也有抵掌稱快的、也有吐舌的、也有膽戰心驚的、從此把懼怕斯波多、懾伏斯波多的心事、移來齊武國了、齊武政府、乘此機會、遣使舊來同盟的阿善特、洒里諸國、請發兵相助、共滅斯波多、永絕禍根、使者到阿善、阿善執政珂理杜朗、智猛周解武利等、素來主張聯齊的、這時反換了主見、不怕大勢偏重斯波多、祇怕大勢偏重齊武、竟在公會主張

不發兵的議論、公會復齊武使者道、阿善遵守平和大會的宗旨、不干與此事、這使者討箇沒趣、自回國來、又一使者到特洒里、特洒里王是遜、卻所見不同、自率輕騎二萬、夤夜前來、不日即到隆具、與威波能大軍會合、這時命南山的斯軍、自敗後、逃亡的同盟軍、狠不少、兵勢日蹙、齊武軍卻來助的狠多、兵勢陡增、便有許多想乘此時殲沒斯軍殘隊的、是遜一到、便勸道、這次所以大勝的、豈盡因貴國兵的武勇、與諸君的戰略麼、畢竟決死之心、敢死之氣、全在齊軍的緣故、現在這心這氣、已移在斯軍中去了、若還要窮逼、我恐勝負之數、又要易地了、殺盡斯軍殘隊、於貴國有甚益處、萬一敗了、怎麼好呢、所以我勸你們與他講和、放殘兵回國、若肯信我、我自願爲調停人、威波能也以爲窮迫敗軍、不仁不義、非丈夫所爲、一口應允了、諸將祇得不生異言、於是是遜親往命南斯軍中、見韋洪良、勸他退兵講和、韋洪良那裏得來的歡喜、便道、惟王之命是聽、於是藉是遜調停、與齊軍講了和、自率殘兵退去、命南、并於巍鐵崙會著第二路敗軍、同至哥崙地塊、又遇著國內發來的救兵、一齊返旆回國、自此生聚教訓、再作捲土重來之計、又威波能自韋洪良去後、卽下令班師、全

軍打著得勝鼓、唱著凱歌、刀鎗上插著綠桂枝、於四月下旬、一齊入都、兩旁觀者如堵、直至公會場、紮住、於此地行了解兵禮式、這時來觀的人民、無不向軍士行禮、以表敬意、又把大軍經由的城門、用錦繡飾著、喚作凱旋門、以誌大勝、自是希臘中部諸國、除阿善外、一齊來服、東朗吳、西朗吳、法須斯、營登、米峨、幽美、諸城、全是齊武權力所及之地了、又同盟各國來會的兵、都遣發回國、特洒里王是遜、也引兵回去、這人胸懷遠略、素有吞併希臘北部、及伸鞭小亞細亞、波斯、諸地的念頭、所以有隙可乘、即便攢來、如見齊武使者到來、便親率兵相助、及勸兩國休兵、以博萬國歡心、及得和解戰局名聲、諸節皆是、正是

服大以威、

懷小以信、

新興之邦、

於焉始振、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斯波多無力鎮南部

烏卡舊乘勢結聯邦

卻說隆具大戰、既顯出斯齊兩國的盛衰、又是希臘全土、專制政治與民主政治起伏的大界線、自此以前、斯波多執境內霸權、凡有屬國、都勒令學自己的模樣、改作

專制政治、舉出與自己通情的專制黨派、執國內政柄、置幾千戍兵、在那國都城、壓服那國的民政黨、及希望自由的人民、所以斯波多全盛的時候、即專制政體全盛的時候、這時斯波多大敗、霸氣漸衰、各國人民、便動起自由民權的念頭來、就中斯波多臥榻之側、有箇守卡尼一域、域內小國十餘、皆屬斯波多、有略強的、一喚曼知、一喚帝治、這曼知國內有箇偉人、名喚理高明、慨然以興國自任、數年前壯遊齊武、會威巴、諸氏、密有所謀、歸國後招集同志、欲有所爲、卻這時斯波多勢力狠強、不能展翼、後來平和大會、斯波後把戍兵撤去、接後便是隆具一戰、斯波多霸威墜地、理高明等、便趁此機會、大動起來、在國內倡義、要脫斯波多的籬籠、建獨立國、要廢去斯波多的專制政治、要與守卡尼域內諸國、結一大聯邦、以曼知爲首府、本來貴自由愛自主、是人類的天性、理高明這議論、卻爲人所服、國內專制黨、不能相阻、便先在曼知國內、建了箇共和政府、又倡獨立、築都城、派人遊說守卡尼各國、以叛斯波多、這信傳到斯波多都城、通國人大怒、即要出兵彈壓、老王亞世刺道、凡舉義倡獨立的、銳氣百倍、怎能壓得住、待我用甘言撫慰、看他如何、便向人民求輕騎五百、並

不多帶從人、親來曼知、於曼知人民開會時、直進會場、和顏悅色、發言道、曼知與斯波多同盟、五十餘年了、兩國立的盟誓、曾說過大舉大事、必與斯波多商量、所以你們要建共和政府、斯波多必與聞、你們要築都府、斯波多必與聞、斯波多儘力保護你國、并無異心、你們有事、找我們商量、我們自然允許的、何苦要獨斷獨行、致兄弟之國、自相分離麼、亞世刺素來雄風偉略、曼知人民、仰之如鬼神的、今親來勸慰、甘言篤語、猶屬難得、一時便有爲亞世刺所動的、這時高理明一人、卻毅然起立、向亞世刺道、亞王、你國壓制自由的夕陽、已向西天落去、我曼知民政的太陽、已升中天了、你這們的詭言詭語、還要在人民之前賣弄麼、便伸出手掌、示亞世刺道、亞王、人類的手掌、有生毛的時候、我曼知再與斯波多有同盟的時候、一面說、一面會民喝采、把箇亞世刺、氣得口呆目瞪、無言可發、又所帶的從騎、祇有五百、不能肆力、祇得也翻轉臉皮、發怒道、你們儘你們的力、作你們的事、我也儘我的力、作我的事罷、說罷、翻然起身、率那輕騎五百、自回國去、曼知人民、知他此去、必不甘休、便趕急修築都城、日夜整軍備、

這裏曼知國建了共和政府，那邊帝治國也不能默然。這時帝治是專制黨人執政，喚作周太悉，這人頗有才略，能御衆民，把民政黨壓得動揮不得。這時民政黨也有兩箇壯年人物，一箇叫夫琪，一箇叫賀利美，聽得曼知人民舉義，便也不能服氣。在國內大倡建共和政府的議論，專制黨抗執不從，便大開會議，仰衆人裁斷。這日兩黨各防不測，都豫藏軍器進會，爭論之中，果然決裂，便開起戰來。這國專制黨的勢力卻盛，民政黨大敗，夫琪被殺，賀利美率餘黨據城門自保，忙遣使向曼知的同志告急。曼知發了兩千援兵來，於城門與賀利美相合，大敗專制黨，便執國政，改國爲共和政治，與曼知連合，大厲軍馬，以備斯人。帝治、曼知兩國旣動，風聲所及，其餘諸國無不響應。如美奈鄰、如波利斯、如伊慈貞、如勇吐利，都相率舉義，與曼知、帝治相合，便在阿希城內，大結守卡尼同盟，除壕弗冥、平柳兩邦外，無不來會。於是通守卡尼一域，盡叛斯波多南部的民主政治，發芽曼知，漸遍守卡尼全域了。

隆具大戰以後，民政之風潮奔漲希臘南部，又不止曼知、帝治兩國，鬧得這們利害，如戲絕臘、弗劉蛇、亞留吳、滅解乃，皆然。就中還說亞留吳一國，更鬧得出人意外。這

亞留吳、本留鄂域內一國、素來是斯波多的同盟邦、這時民政黨與專制黨互相爭競、這黨得勢、放手殺那黨人、那黨得勢、又放手殺這黨人、兩黨互興互仆、所殺的人、便不知多少、聞說那時都城內血流成了河、奇慘奇變、真非人所忍聞了、後人比法蘭西大革命、爲與此次無異、希臘史上、稱之爲斷頭之變、這時希臘人聽得這國變得如此利害、無不戰慄、阿善公會、因此事殺牲祭神、發誓道、我阿善人民、永遠後世、不可蹈留鄂之覆轍、也足見這事變慘到甚麼田地了、

從來斯波多的精兵、都從守卡尼、米世、諸城募來的、這時守卡尼全城反叛、斯波多便似斷了右手一般、於大敗之後、又遭此一難、斯波多國、真倒運極了、大凡人情、當倒運之時、卻要歸罪他人、這時斯波多遭大挫折、正當亞世刺執政的時候、所以斯波多國人、雖素拜服亞世刺、也不免生出些嫉念來、并且斯波多自古傳下一句豫言、是說道、跛王之世、宜留意、恰好亞世刺自慕知亞出軍回來、遭著李宗明一箭、成了跛脚、所以國人在這時、狠不洽意、待亞世刺也冷淡了些、反是亞世刺卻不介意、還是內勵國人、外施計略、盡力爲國、一絲不苟、卻與平常無異、他自曼知發怒回來、

便向人民求兵三萬，自己統著，并得平柳、弗禮武諸國的援軍若干，共伐曼知、帝治。這時韋利留鄂諸國，卻助曼知、帝治，所以曼知、帝治的兵，反多過亞世刺。亞世刺知難以取勝，便乘各國兵還未集時，晝夜兼程，急搗幽多利小府。這府的壯丁，先派出曼知、帝治去了，所留的不過是些老弱。亞世刺到，一擊便破，即引兵進城，秋毫無犯。見幽多利人民在那裏築城，反叫兵士擔士助之，以收民心。又發信與普羅多婆，此入本慕知亞人，因爲民政黨所逐，委身斯波多，叫他速率壕弗冥諸國援軍，速來相助。理高明等探知此事，直提精兵，搗壕弗冥，破其軍，斬普羅多婆。亞世刺便不有接應，卻還盛氣不怕，直率兵離幽多利，指曼知進發。不日，即抵曼知新築的都城面前，離城數里結營。這時守卡尼各國聯軍，也前前後後，來到。趁夜斫斯軍大營。亞世刺祇得引軍依山下營，大張軍勢，做箇進攻的模樣。這邊曼知軍也不相逼，相持了三日。至第四日，亞世刺便引兵向本國退去，守卡尼境內，便得安全。雖然，各國是新結的同盟，不甚和睦。這次聯軍的將帥，各從己意，互不相下，遇事互相推諉，不肯當先。敵軍在前的時候，還略顧大局，敵軍退後，更不協和起來，自己內裏，又要起爭端了。

譬如許多雜木雜石，胡亂集成一堆，把來建宏堂大廈，固是絕妙的材料，但不得箇好手匠人砌出來，終久還是散的。一經風雨，便連根基都倒了。這守卡尼聯邦，若不得箇老練的政治家經營出來，又何能成事麼？所以守卡尼的聯邦，民政的萌芽，還是不結不實在這裏，卻誰想亞世刺退兵不久，竟有箇威波能，並齊兵六萬，出現守卡尼域中，正是

衆木成林、

衆心成城、

衆小相結、

以禦強鄰、

欲知威波能此行有何事業，且俟下回細述。

第二十二回

報舊怨聯軍圍都

望軍容老王興歎

卻說烏卡舊諸國，自脫斯波多籬籬後，即想倚齊武爲後援，卻也有人說阿善，是數千年的舊強國，不如結阿善好的，便先遣人來到阿善，這時阿善新與斯波多和好，不願開戰端，接了這使者，卻唯唯諾諾，不說發兵相助的話，也不說不發的話，這使者大怒，回國極言阿善，怎麼怎麼不可靠，便遣使來齊武，齊武卻好好的接待了，滿口應承，那使者歡天喜地，回國這裏公會內，便提出出兵一議，但也有這難處，這時

特洒里王是遜、久蓄異志、自隆具歸後、探得中原情形、卽有出兵南下之念、時在齊武的屬國、法須斯域內生事、齊武要防此一著、不能南顧、所以出兵之議、還遲遲未決、這時忽接北部來報、說是遜因斷獄失宜、爲仇人所殺、方纔免後顧之憂、卽由公會徵兵六萬、舉威波能爲總督、以二年爲期、急赴烏卡舊。

卻說烏卡舊諸國、結聯邦、叛斯波多、米世舊邦、揚獨立旗、與斯波多分離諸事、威波能自隆具大捷後、處心積慮、卽以爲永制斯波多的法子、無過於此、所以這一次、他極力主張出兵的議論、又極願自任這事、當下率兵越哥崙地坎、直進烏卡舊域內、烏卡舊諸國、始信齊武眞可靠可恃、歡歡喜喜、迎接大軍、大軍一到、威波能見他們內裏光景、先勸他們和衷共濟、不要互懷私見、又勸他們早些建聯合憲法、以息爭端、他們不敢違命、便由各國各派出代議士一萬名、共集曼知都城、議定幾條憲法、那大節道、

第一條 同盟各國、每年出一萬代議士、代表其國、成此聯合政府、

第二條 此聯合體卽名一萬一會、

第三條 對他國宣戰講和之權、此會掌之、

第四條 審問公事罪犯之權、此會掌之、

原來是許多不合意見的國集合來的、議此憲法、互有爭論、幸得威波能在中調停、纔能成議、於是憲法蠱定了、又有一箇難的問題、便是聯邦的都城一事、若定都在曼知都城、帝治國必不服、若定都在帝治都城、曼知及他國又不肯、這箇說在這裏好、那箇說在那裏好、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且按下不表、

卻說隆具大敗、斯波多霸威墜地、不止烏卡舊一城、望風反叛、卽亞階、守卡尼、韋利、留鄂、諸域內小國、也生了異心、至亞世刺、領兵征烏卡舊時、一齊叛了、都發兵來助烏卡舊、這時齊集曼知都城內、總數約有二十萬人、都不肯遽散、要乘勢大挫斯波多一番、恰好米世的遺民、也乘此時蠢動、斯波多生了內亂、各國便推威波能爲首、要聯軍直攻斯波多、以報從來的仇恨、威波能堅執不依、因爲他那一回因平和大會、深入斯波多國內、見滿國都是山嶺縱橫、曠野甚少、是天生的峻嶮之國、今用二十萬烏合之衆、斷難破他、若不幸而敗、前功便盡棄了、因復向各國兵將道、我出兵

的意見、不過援烏卡舊、米世、諸國獨立、并沒作攻斯波多的準備、方今天氣嚴寒、兵士進退溪谷之間、狼形不便、加以糧食不繼、深入重地、尤覺非宜、何必在此時攻他麼、這時各國兵將、都恨斯波多已極、伐斯之念、日捱日深、時向威波能面前獻計、並有人說道、斯波多要害、今沒有一人守把、若以二十萬大兵攻之、必不能擔當、若遷延時日、斯波多自設起備來、便任你百萬甲兵、都攻他不破了、威波能的副將加倫、邊禮仁等、也道、斯波多內外交亂之時、正可乘機一擊、若遲延不進、反被列國恥笑、威波能不得已、纔應允了、即分兵爲四路、幽多利諸國軍爲一路、取西東進、二沙諸國軍爲一路、取正東進、齊武與馬烏卡舊軍各爲一路、取中間進、共攻斯波多、果然沿途要害、無人守把、直入境內、各國軍恨斯人已極、逢人殺、逢屋焚、所過處、人民一齊遭害、惟齊武軍紀律甚嚴、到處秋毫無犯、途中烏卡舊軍與斯軍決戰數次、因有人民在內相助、得了勝、威波能所統的齊軍、也敗斯軍數次、同進至絕拉沙相會、併作一路、沿幽朗河直進、至阿鮑羅墓前、此處離都城不遠、明日即可攻城了、這各兵各將、無不大喜、

翌日、大軍二十萬、浩浩蕩蕩、渡幽朗河、正至橋邊、望見對岸有斯兵七萬、左右兩旁、備射手、中列馬軍、後繼步兵、將有決死一戰之勢、各國兵將笑道、諒你這六七萬人、何能當得大兵住、威波能道、不然、大軍與之決戰、雖可得勝、卻損傷必也不少、不如避開爲妙、便率本部齊兵沿幽朗河下流、見一淺灘、叫軍士就此涉水而過、此處斯波多卻未設重防、祇有少兵守把、見齊兵一到、盡跑散了、威波能率兵由這裏上岸、轉襲斯軍之後、斯軍大驚、不敢拒戰、退兵走回都城去了、各國軍便安安穩穩過了橋、整隊前進、路中不再逢一敵兵、直薄都城下面、斯兵不能抵敵、便圍了、這斯波多都城、自建立以來、沒見過敵人一騎一馬、所以不設城堞、斯波多每以此對人自誇、不料今日忽被威波能所圍、斯波多人無不喪膽、列國得信、也知斯波多、自此不能復振、齊武勃興之勢、越無底止了、雖然、斯波多都城、雖不設城堞、卻天然峻嶮、四面都有山圍著、不容易破的、

且說圍城之中、老王亞世刺、當此存亡危急之秋、還與太子亞知駝、外修守備、內撫國人、勞勞措置、無晝無夜、誰料外患迭乘之際、又生出內難來、原來這斯波多、是寡

人專制之政、國內上族下族、分得極嚴、凡高等官及國會議員、都是上族的人、不用下族、這下族起初原是斯波多戰勝、在外國捕來的、那子孫次第興盛、成爲下族、斯波多人看輕他、與奴僕同樣、他們狠不服氣、每想作亂、數十年前、曾起過一回事、因阿善幫助上族、所以不能得志、還是忍屈受辱、就上族的壓制、祇是心內越發懷恨、一有變動、便要作亂的、這下族內還有一種、名喚黑保、是下族之下等、殆與奴隸差不多、素來不許這族人當兵的、這時國都被圍、無可奈何、破了舊例、在這族內編出兵一萬五千人來、這上族卻狠疑他、怕他防他們比城外圍兵還狠些、這族人狠不自安、便有二千人、陡然集成一隊、在城內一處、圖謀作亂、以通外軍、守城將聽得大怒、登時要遣兵去彈壓、正逢老王亞世刺、因巡城來此、忙止住道、凡事激則生變、何必妄動、便率親騎數人、自來這處、向那二千人道、我未令你們來守這處、怎麼來了這處麼、想是你們聽錯了號令了、我實是令你們去守某處的、你們速去守把、那處的責任、便全在你們身上了、你們須要小心言辭懇篤、形色依然、這二千人一時被他訛住了、若要登時殺了他、又不好下手、他們素來怕了亞世刺的、今自來親親切

切的傳令、更不敢違、一時祇得遵令、往那處去了、亞世刺見他們動身、隨即遣一軍、出其不意、把他們圍住、把那爲頭的十五人、拏來、登時斬首、餘一齊監禁、這次的大變、便無聲無響的平了、這時滿城人都欽服亞世刺的手段、又依史家布柳刀提所說、斯波多雖屬寡人政治、卻狠重國法、不審便殺人的、祇有這一次、這時亞世刺年齡雖已七十、意氣精爽、還似少年、於幽朗之險已失、自古不受敵兵的都城被圍、內亂外禍、紛至沓來的時候、還是一毫不苟、禦外治內、處處用心、若使尋常人處這境地、能經得起這大風浪麼、卽經得起、能不心焦麼、那知這亞世刺既有過人的才略、又有過人的精神、越當衰老時、意氣越壯、越當危急時、心內越舒服、越事多越能措辦、越磨折越不灰心、所以當霸威墜地、危在旦夕的時候、國人還敬愛他、所以遇著二十萬憤兵、還能守得國住、

卻說威波能爲首、率聯軍二十萬、圍斯波多都城、圍了十餘日、還不能下城、倒有齊武的馬軍、與斯波多馬軍、在平野開戰、反爲斯軍所敗等事、威波能越信斯波多不可輕視、便於一夜、召各國兵將至帳前、說道、前年斯波多舉大兵圍我國都城、那時

我國兵不練、糧不繼、僅有國民的一縷決死之氣、還能永久支持、這事是我自身經驗過的、今我們圍了這城、城內雖有上下兩族互抱不平的事、卻國人都有決死之志、有長於戎事的老將、有勇名轟列國的兵士、有雄才大略的國王、縱令我與諸君儘全力攻打、也不容易破他、祇是我們諸國、都在勃興之途、假有萬一反受斯人挫、便以前所費的力、都成一空、以後的興盛、也難保了、今我軍已入人國、圍人都武也揚了、斯波多素不受敵兵的都城、遭我軍馬踐踏城下、喪氣也到極處了、烏卡舊聯邦、也從此可永保無虞了、古語道、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請諸君想想、諸將聽得都默無一語、恰好這時斯波多、移書舊日的同盟國、各國有與斯波多結交最深的、都派兵赴救、在這日齊集了、聯軍中糧食、也形不足起來、諸將無奈、祇得決議釋圍、威波能便令各國兵在前、自率齊軍殿後、以輜重隊在中、馬軍守左右、輕兵斷後、二十萬大兵、部伍整然、解圍而去、城內探得這信、出精兵七萬、舉老王亞世刺統著、尾後追擊、亞世刺率兵登阿米苦里山頭、立住馬、望聯軍部伍整齊、肅不可犯、便呼威波能的名字、喟然長嘆道、呵、你是成大業的人、"Oh! Thou man of great deeds!" 卽旋

兵回都、不復尾擊、正是

欲求知己、

莫若敵人、

兩賢相敬、

兩賢相傾、

欲知釋圍後有甚事業出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英雄定計築新都

名士公心犯國法

卻說威波能、解了斯都之圍、卽率兵循提側山、出納鄂尼南部、襲斯波多的海軍兵庫、黑落、及其舊、兩府固不能拔、威波能見各國兵恣意擄掠、過意不去、急叫退兵、卽離了納鄂尼境、入米世域內、這米世、數十年前、爲斯波多所滅、入了斯波多版圖的、但國內人民、怨恨斯波多已極、這時見斯波多都城被圍、霸威墜地、便也蜂起起來、倡言獨立、求助於威波能、威波能那有不應允的、便領兵直入米世境內、替他趕出境內斯人、替他召散在意打利、烈情、希希里、里皮亞、斯賓希、各處的名族回國來、又勸米世、與烏卡舊聯邦、結爲盟約、相助相救、互爲犄角之勢、以抗斯波多、兩國都依允了、將及一月、事漸就緒、便留兵二萬人、在這裏、以備斯兵、餘一齊班師、回烏卡舊來、這一次雖不滅得斯波多、卻也踐踢到他都城下面、又扶米世獨立、割了他版圖

一半、斯波多自此不能復振了、大軍既歸烏卡舊、各國兵都散去、威波能率部下齊兵、還留烏卡舊境內、於是定都一事、因大舉伐斯、暫時擱議、至是重新提出來、各國內又生出紛議、威波能從中調停、勸他們在各國都城之外、另築新都、各國都以為是、便由每國各選出幾名委員、曼知二名、帝治二名、其餘各國、也是二名、與威波能共擇定烏卡舊中央、黑立遜河畔、一處地方、這處地勢比他處略高、控制烏卡舊全部、恰如獅子居中、羣獸拱服一樣、又有歐呼河繞其南、黑立遜河出其北、戰時既可據天險自守、平時又可因河流交通往來、威波能不禁大喜、各委員也說道、真是天造地設、令我聯邦建都的了、便擇定這年秋月開工、以次建會堂、起公衙、設兵庫、經營各事、威波能與各國委員、忙箇不了、至次年春月、方纔完工、佈置巧妙、建築鞏固、據史家說、是威波能匠心經營出來的、所以能極一時之妙、當下大工告竣、烏卡舊聯邦、便永定為都、命名曰命賀堡、

新都既築、憲法既定、烏卡舊聯邦、便可永固無虞、因此又築起米世的新都來、米世自為斯波多所滅後、都城即被毀壞、今恢復舊業、不得不另建新都、這時烏卡舊各

國、有勸他就舊都爲基的、米世人不從、因爲建都此處時、被斯波多所滅、不利、要建新都於伊蘇武山上、這山東不連提側、西不接特馬、獨聳德苦魯之野、高海面殆二千五百尺、遠可控制披旁列沙全部、當年希臘有箇哲人、德沒獨利、嘗道苦落鄂、伊蘇武、二山、是希臘南部之雙角、能有二山的、便有披旁列沙全部、所以米世想建都此地、威波能也極力贊成此舉、米世人民便築城於山、開市於麓、中連長壁、蜿蜒數百丈、如阿善都城之於比留、也築了數月、方纔竣工、米世人於此建公會、設官衙、擇日舉行建都大禮、是日、威波能先捧犧牲、祭齊武的國神、次烏卡舊、聯邦的委員、捧犧牲、祭烏卡舊的國神、次米世的人、捧犧牲、祭米世的國神、唱頌歌、祝亡國之再興、又令人弄齊武笛、奏布綠名曲殺解他名曲之曲、大禮成後、米世人又大開筵席、饗威波能、及齊武諸將、及烏卡舊諸委員、威波能於席中、又想起李宗明來、道、他若不死、今日親見這們盛典、不知幾多暢快麼、又念及他平日的志行義勇、與死難之精神、又念若亞世刺、不受他一箭、隆具大戰、是他爲大總督、便勝敗之數、還不可料、所以齊武、如此興盛、米世得以恢復、皆說得是出李宗明之力、便對米世人民、說出勸他們

鑄李宗明的像、立於街上、以爲紀念、米世人民、一一應允了、於是兩城既定、一米世、一烏卡舊、遙遙相應、以迫斯波多、又伯兒起一小邦、也爲米世所讎、叛了斯波多、於是自列打卡、至苦里打海岬、凡披旁列沙的西南部、都是斯波多的敵國、斯波多若再想越國鄙遠、稱雄中部各處、萬不能了、加之米世獨立、斯波多的版圖、說得箇割了一半了、所以威波能這一次、雖不滅得斯波多、卻制了他的死命、

且說斯波多、見國勢日蹙、齊武兵、滯披旁列沙域內、經久不歸、還有大有爲之勢、日益恐怖、便遣使來阿善、求出兵相助、阿善素來與齊武最親、自平和大會、便不出兵助齊武、卻也沒助過斯波多、於兩國戰爭、祇守中立、并不干預局內、這時斯波多、使者到了阿都、呈上國書、阿善政府、拆開看道、

昔貴國之苦於皮西斯拉提也、以斯波多之助而禍解、波斯之來侵也、以兩國之合力而兵退、米世之叛斯波多也、亦以貴國之助而亂息、我兩國建國以來、數千年中、雖不無棄好尋仇之事、然實兄弟之國、唇齒之邦、而危亡互相救者也、今米世、烏卡舊、背叛我國、交通齊武、齊將威波能、橫行披旁列沙域內、斯波多之危亡、

迫在旦夕、國人惟日夜伸領延頸、以待阿師之至、知義俠之阿善、必不忘舊誼、而坐觀斯波多之亡、以強他國也、

斯波多自來獨霸宇內、其對諸國、言辭傲慢異常、今忽然卑下起來、阿善人知他被挫不小、反把平日敵愾之心、轉爲憐念、國內大政治家珂理杜朗、智猛周、解武利、等輩、也主張齊武國勢日盛、阿善宜合諸國遏之、以求列國勢力平均的議論、所以見斯波多使者到來、接待甚好、不似常日、祇是歷年的仇國、一旦出兵相助、國人有許多不願意的、所以出兵之議、一時難決、恰好哥崙、法隆、等國、也遣了使者來、都說齊武兵橫、披旁列沙域內、勢益熾熾、恐將不可復制、因此阿善全國、都動了念、於這日的五百名公會、便決議出兵、舉伊秘貞爲總督、率兵六萬人、前來援斯波多、這時已是紀元前三百六十八年、秋季、威波能自七十年率兵出國、至是恰已兩年、限期已滿了、正收拾一切、打點班師、忽接得阿善兵來的報、威波能便變了念頭、全不提班師的話、執掌兵權依然如故、聞阿善兵、已越哥崙地坎、卽率部下、迎之烏卡舊境上、兩軍小戰數次、不分勝負、伊秘貞、忽率軍退歸哥崙都城、於是威波能、纔班師回

國、這時烏卡舊人民、及米世人民、都戀戀不捨、成羣結隊、遠遠相送、這是威波能擁兵在外、逾限三箇月了、三箇月後、方纔起程班師、中間又在哥崙攔攔幾日、及至歸都城時、已在限外四箇月了、於是解了兵、據國例、將二年間、在外情形、一一報明公會、這時通國人民、聞說遠征軍已歸、大總督威將軍、於此日報告二年間情形、無不進會傍聽、會堂擠滿了、祇見威波能身著刑衣、惶惶恐恐、緩步進來、看他形狀態度、仍似舊時、祇是面色黧黑、雙頰露骨了、想是二年間措辦一切、費了無限精神所致、祇見他報道、我奉國命、與六萬兄弟、在外二年、所辦的、是成烏卡舊聯邦、及助米世獨立、與各國聯軍、迫斯波多城下、及築命賀堡、並米世的新都數事、此二年間、我軍死者二千人、傷者五千餘人、所費的軍費、有從軍會計官詳細報上、祇此數言、並無他言、把壓倒數千年稱雄全土的斯波多、使他永遠不能復振之大功、祇當小事一般、毫無誇言壯語、會衆聽得、狠不滿意、反對黨、明甯陀等、便提言道、限期外還弄兵柄的、據我國憲、應處死刑、今遠征諸將、在二年外、還擁兵至四月之久、是甚麼緣故呢、威波能又向會衆說道、我豈不知國憲之重、於限期滿後、還敢弄兵柄麼、實因那

時、阿斯兩國、合全力逼烏卡舊、若我兵解散歸國、烏卡舊新造之邦、必不能守、我們二年來、苦心經營的事業、便一齊壞了、所以不能不漸留數月、解此大難、此四月間的六萬兵馬、實比他日的千百萬人、還得力些、所以我擔著山重的罪犯、膽敢逾期四月、殺身斬首、又何敢辭、今惟有一死而已、我自出軍以後、即不想再見我國人、於今以凱旋軍歸國、又以除國家後患而死、豈非我的幸事麼、祇是我兄弟六萬人、與我在外二年、備嘗勞苦、當任期將滿的時候、無不勸我解兵歸國、是我堅執不從、違憲的罪犯、全在我一人身上、願赦了他們便是、低聲下氣、汗流浹背、不誇功、不飾過、惶惶恐恐、說了這幾句話、便悚然敬立、以待死命、反對黨首領甯具、便發言道、這次遠征軍、固不無寸功可錄、祇是一國的憲法、是一國的柵壘、無論居心是怎樣、立功至何田地、都不能犯的、若私心以爲是除國家的後患、便犯了國憲、又因他有功、免了罪、他日奸雄也可援此爲例、借箇口實、犯得國憲、侵得人民的權利了、何況私弄兵權、更易生不測之事麼、三軍敗了、以我國人之力、還能恢復得來、國憲一破、禍害說得盡麼、我國人若念遠征諸將的微攻、便免了破國憲的罪、我國人將爲奸雄的

奴隸不遠了、功人易得、國憲難移、我國人祇照國憲治罪便了、念甚麼功、念甚麼勞、甯具說完、吳兒陀出來辨道、我等遠征軍、犯了國憲、罪固不可赦了、祇願我國人原諒、這片爲國的忠心、及數年跋涉的勞苦而已、想我兄弟六萬人、自前年出軍、至今二年有餘、朝戴星而進、夕戴星而退、枕木石、食糟糠、內無溫飽之樂、外饜鋒鏑之苦、或在嚴寒墜指的時候、超阿民大之險、涉幽朗之河、或當烈日如焚之下、從事命賀堡之土工、奔走米世之熱地、二年之間、大小十餘戰、耳膜破於鞞鼓、性命逃於刀鋒、某次那一役、我兄弟六萬人、夜不解甲數日、鎧紋深印皮肉、這是爲著甚麼、不過一片愛國的至誠、冒萬死一生、求國家幾日安甯而已、想我國數年以前、斯兵屢次圍我都城、國人爲奴之慘、迫於眉睫、至今日慕知亞的兵馬、反橫行披旁列沙、我軍的馬蹄、反踐踏至斯都城下、舊日斯波多的雄威、盡移來我國、斯波多救亡不暇、還敢出兵侵我國麼、這都是諸兄弟的血肉、及威君的心血換來的、今日國日肥、人日瘠、國勢既強、此身乃死、威君與諸兄弟、還有遺恨麼、威君與諸兄弟、並無不甘、犯國憲得罪、本無可逃、祇願我國人念寸功、諒苦心而已、各會衆聽得這番議論、不免痛心、

又見諸將容顏，真有國日肥人日瘠之感，無奈反對黨總不放鬆，首領明甯陀，又出席說道：自烏卡舊至國都，並不有三月四月的路程，若阿軍南下，烏卡舊旦夕不保，怎麼不請命國人，求延限期麼？他們眼裏，還看見國憲麼？他們自恃寸功，想定國人必不治罪，便擅弄兵柄，這樣行爲，是我齊武人所爲的麼？期限二年，不爲不久，軍馬六萬，不爲不多，以烏卡舊成城之志，抗斯波多，以各國聯合之軍，圍斯都，興米世，也不爲甚難，他們竟敢以功自居，并敢犯國憲，怎麼無恥到這境地麼？何況遠征諸將內，說還有娶米世遺民爲妻的，因其私情，便救米世，遂築新都，至誤期日，嗚呼！若果是這樣，他們愛國憲的心，竟不及愛妻女麼？明甯陀說猶未完，祇見一箇偉丈夫，突然至發言臺上，把明甯陀一脚踢落臺下，會堂內一時喧吵起來，正是

欲濟私怨，乃假公議，小人之心，險亦甚矣。

欲知此議如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壯心冒險英雄陷危地 敗軍需救賤卒統兵權

卻說明甯陀，正訐威波能等，到興高處，忽有人把他踢下發言臺來，衆人看時，不是

他人正是那瑪留、當下右席的、反對黨、登時立起身來、將要揮動手腳、左席的諸名士、這一黨、也不能安席、一齊立起、會堂一時鬧嘈了、會長忙高聲鎮壓、會堂的警備兵、早進會來、明甯陀那一黨、便不敢動、瑪留也不復逞暴、束手被警備兵捉下、不過口內亂叫亂嚷、也卻聽不清楚、當下吵了一刻、纔歸肅靜、各會員都憑公心處斷這事、議定將功折罪、遠征諸軍、都不受刑、祇是犯國憲的大罪、也不能輕輕放過、將大總督威波能、從最輕之刑、罰他爲城卒、司啓閉城門、及掃城等賤役、這最重之罪、處了最輕之刑、也算待威波能極厚了、又瑪留被捉後、各會員也念他平日最肯爲國出力、也把罪減了等、議定罰爲城卒、於是威波能與瑪留、都發來凱旋門供役、於是蓋天蓋地的希臘第一流人物爲雁蹄密的凱旋門的城卒、朝候門、暮擊柝、著賤服、拏掃帚、恬恬然、栩栩然、自以爲樂、這時齊武人民、於法上罰威波能爲了城卒、於情上卻憐他、見他在這凱旋門供役、都不忍來這裏經過、所以威波能與瑪留、在這凱旋門、不洒掃也可過日子、倒也清閒、

卻說齊武、出兵助烏卡舊、國威遠振希臘南部、同時又伸遠臂於北部、先是特洒里

王是遜既死、北部諸國、一時瓦解、無有能管轄的、其中稍能稱強的、是秘理王、歷參、馬其頓王、亞岷他二人、歷參凌虐小邦最甚、他生性暴戾、嘗手刃叔父、以試鐵鎗、嘗使罪人蒙獸皮、嗾獒犬把他嚼殺、靠滅里牙、哥多利、兩小國、集兩國人民、大開公會、會中忽派兵圍住、把會民盡數殺卻、又嘗見人演最哀的悲劇、忽令中停、向那優人道、我今日停你的戲、不是爲你演得不好、因我每次殺千百萬人、不會流出一點英雄淚、今日見你演劇、當國人之前、忽流起淚來、我心狠以爲恥、所以叫你中停、你卻不必懼怕、據此看來、可知他的性情了、所以北部各小國、都爲他所苦、連遣人來齊武求助、於是齊武舉巴比陀、率一軍來鎮北部、這時是威波能、圍斯都的時候、齊武專用力於披旁列沙、不能兼顧北部、祇發得萬餘人馬、給巴比陀率著、巴比陀沿途在各屬國徵集、也得數萬人、直進北部、歷參知勢不敵、詣巴比陀營中求和、巴比陀允了、力勸他爲政宜寬厚、待人宜仁愷、他反不以爲然、心內懷了氣、夤夜逃回本國去了、巴比陀連路進軍至馬其頓、正值國王亞岷他已死、皇族布到米、代理國政、聽得巴比陀到、牽羊擔酒、迎接、這時馬其頓兩太子爭政、巴比陀一到、卽替他剖斷曲

直、兩太子都服、因爲他們素耳巴比陀的威名、又知他爲人公正、於是巴比陀、在馬其頓、滯留旬日後、又往他處、這巴比陀經營北部的時候、正值威波能奔波南部、所以威波能一切舉動、巴比陀卻不甚詳細、威波能成功回國、因犯國憲、罰爲城卒後、巴比陀還不在國、

卻說斯使北來、阿軍南出、斯波多、阿善、兩國、懼齊武之日盛、雖棄怨修了好、但同盟還未固、至是威波能既歸、斯波多再遣使來阿善、永結同盟之約、結約的大旨、仍無非是一海一陸、分掌霸權諸事、這時阿善、有箇辨士、名喚克弗列、在公會倡議道、斯波多雖布艦隊、爲數甚少、并用的都是下族、把海上兵權、歸阿善掌管、因應該的、祇是陸地兵權、歸斯波多掌管的事、卻不妥當、阿善近來極留意陸軍、國內名門巨族、也編入軍籍、若全歸斯波多掌管了、阿善怎能下得去麼、斯波多若想與阿善結盟、海陸的兵權、應歸兩國交代掌管、如斯波多掌了五天、便歸阿善掌管、阿善掌了五天、又歸斯波多掌管、輪流交代、無重無輕、較之一國專掌海權、一國專掌陸權、便合宜得多了、這議一倡、阿善全國、都以爲是、斯波多也不爭辨、便從此議、永定爲約、於

是阿善、與斯波多、各出大軍、合哥崙諸國的、共十五萬人、守哥崙地峽內的黃嶺、這嶺是南部與中部的孔道、這處一斷、兩下的交通、便絕、齊武與烏卡舊、米世、諸國、便彼此不能相顧了、然後斯波多出兵五萬、舉太子亞知駝率著、直侵烏卡舊、烏卡舊聯邦、也出兵相迎、兩軍相持、經久不戰、恰值斯波多軍內、有箇小將、名喚喜志太、率支隊赴拏布兒、途中爲米世所襲、勢不能支、求救亞知駝、亞知駝卽拔兵赴救、烏卡舊軍尾後追躡、這亞知駝天性武勇、善於用兵、頗類乃父、見烏卡舊追迫、便回軍返擊、烏卡舊軍雖有八萬人、比斯軍爲多、卻被亞知駝所敗、死者萬餘人、斯軍並不傷得一箇、希臘史上、稱此戰爲無淚之捷、因爲自古開戰、雖得勝、自己也無有不負傷的、獨有這一回、卻不傷卻一人、不使斯波多人墮半滴眼淚、所以這們稱呼、又說斯波多國內父老、聽說這戰勝了、都喜而泣、又烏卡舊聯邦、經這一敗、便有立國不穩之勢、國人大恐、忙遣使來齊武告急、齊武又因此出兵六萬人、這時巴比陀、正遠徇北部、威波能已降爲賤卒、祇得舉勢應本、邊禮仁、兩人爲總督、兩人率兵至哥崙地峽、遇阿兵一小隊、一戰破之、直進兵至哥崙都城下、阿將伊秘貞、在城上、見齊軍部

伍不整、引兵開城門殺出、勢應本等、卻未防備、便大敗、殘軍逃至米峨、據險自保、忙遣人歸國求救、國人接得文書、大驚、援軍困於哥崙、烏卡舊危在旦夕、數年來辛苦得來的霸業、又岌岌乎殆了、

有一日、薄暮、夕陽霞影、遠映凱旋門上、這門是作隆具大勝的紀念的、門上飾著些金玉錦繡、這時夕陽之下、燦然放光、城下有兩箇門卒、手拏掃帚、在那裏掃地、內一人開言道、想起隆具大捷的時候、我們揚鞭策馬、在這裏進都、好不榮耀、今日卻寂寞、在這裏掃地、能不令人憤氣麼、那一人道、何必憤氣、那時的凱旋門、與這時的凱旋門一樣、那時的我與你、與今日的我與你一樣、我與你苦心熱念、贏得隆具一勝、是爲國、今日被罰在這裏掃地、也無非是爲國、有甚麼可愧、有甚麼可憤麼、那人聽了、點頭稱是、正話間、忽見一羣官人、穿朝衣、捧文書、威儀扈從、齊整而肅、向這門前來、見了這兩人、卽下車施禮、恭恭敬敬的說道、我國救烏卡舊的援兵、中途爲阿軍所敗、退依米峨、危在旦夕、今告急的文書、到了都城、五百名公會、決議發兵赴救、祇是這總帥、除足下之外、沒有人能當此大任的、願足下看國家面上、不記及前

日的事情、速帶此任、救我同胞、這便是五百名公會、起復足下的文書、特叫我們齋來迎駕、這內中一人、卽接書在手、看了道、謹奉國人之命、因文書之意、與足下等共赴政廳、說罷、一同上車、與那羣官人、共赴政廳去了、兩箇門卒之內、還剩下一箇、這去的便是威波能、來接的便是齊武行政官、剩下的便是瑪留、自威波能與瑪留、爲門卒後、這凱旋門來往的人、狠少、自威波能去後、來來往往的、又從前一樣雜沓起來、正是行人如織、車馬如梭、累得瑪留、掃不清楚、瑪留心內、狠是憤氣、

卻說這時巴比陀、在北部年餘、收得北部諸國、共結同盟、便率著諸國爲質的人、共回國來、這時馬其頓王的兄弟希里布、卽後來統制希臘全土、出兵小亞細亞、遠略印度的歷山大王之父、也在數內、與巴比陀、共來齊武、住馬其頓公使館內、這人英武有略、在齊武時、最佩服威波能、後來的一切偉略、也學威波能的模樣、但他所學的、不過是威波能的才略、並不知威波能的操行、當下巴比陀、歸國不久、北部又有急報到、說歷參雖一時安靜、巴比陀歸後、又如前逞起暴威來、齊武接得報、祇得又遣巴比陀、前去鎮壓、這時救烏卡舊的六萬人、敗在哥崙、又還要出兵前去救應、國

內不能付許多人馬，巴比陀也不求多兵，祇率五百人，出國先至特洒里，聞馬其頓又亂，便赴馬其頓，諭攝政布到米，鎮定大亂，又歸特洒里，途至蒿洒里，正值暴王歷參率兵數千，赴這裏來，這正是有名的殺人的大王，齊武兵四五百人，聽得無不戰慄，巴比陀道：不要慌張，橫豎是要落他手裏的，待我親去撫慰，看是怎麼樣，便大著膽，單騎赴歷參軍中來，這歷參素來不知甚麼禮義的，便叫拘下，不令放歸，但一時殺名轟列國的豪傑，到底不敢下手，便拘巴比陀歸本國去。

且說威波能奉國命至政廳，即脫賤卒之衣，著總督之服，率兵三萬，赴哥崙來，在米峨與勢應本等殘兵相會，一齊重入哥崙，這時斯阿兩國聯軍，已據黃嶺之險，威波能兵至嶺下，百計不能過去，兩國聯軍，又堅守不肯出戰，早相持十餘日了，威波能一日忽見這黃嶺接連有一帶山脈，斯阿兩國軍，卻沒有多人守把，便先用全力奪了此山，然後由這山進攻黃嶺，兩國聯軍，抵敵不住，便被威波能奪了，於是披旁列沙之道，纔通這一戰，在斯軍獲得前日的許多奸黨，據例，凡捉得敵軍的兵士，都可用金錢贖去，獨本國的好黨，不可贖，威波能卻不然，便捉得本國的好黨，也不許加

害、仍許斯人用金錢贖去、總之、威波能心內、總見這時的世界黑暗、人道不昌、所以到處有這們舉動、當下軍道既通、威波能、便引兵直入烏卡舊境、斯軍聽得風聲、無不膽裂、連夜逃回本國去了、於是烏卡舊、聯邦之危也解、威波能在這時、聽得巴比陀、被拘的信、便與諸將商量、旋兵回國、正是

救國之急、

赴友之難、

壯士肝腸、

皎然河漢、

欲知下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王后多情英雄解難

霸威遠振名士成功

卻說暴王歷參、拘巴比陀歸國後、便把他閉在牢內、許國人要會他的、可隨意進牢相見、自己心內、以爲箇轟轟列國名士、都被我拘來、令國人見見、一來顯得自己威風、二來出了巴比陀的醜、卻誰料國人先聞說巴比陀的聲名、早以不睹爲恨、今幸暴王帶來、得以相見、不但以爲榮幸、并且要在巴比陀面前、訴說這暴王許多許多歹處、巴比陀聽他們訴說、常憮然道、王若以虐人爲樂、惱及無辜人民、倒不如速殺我還好、這話有人傳到歷參耳中、便發怒道、他竟這們求死得急麼、自此便禁止國

人再在牢中往來、懷了殺巴比陀之念、國中大臣、都進諫道、今日殺了此人、明日齊武、便有討罪之師到來、我王何苦以一人之故、得罪齊武、自取大禍麼、這時歷參的王妃、是特洒里王是遜的女、素來耳巴比陀的聲名、已久、也曾瞞著歷參私進牢中、會過巴比陀一次、巴比陀起先不認得是王妃、後來問了獄卒、方纔知道、便當面稱讚先王是遜、許多好處、以致敬意、并說自己與先王、怎麼怎麼的交情、王妃也傷心、蓋世英雄、陷於縲紲、又見巴比陀在牢中、越發神采凜然、可敬可愛、心內大有所感、不覺掩淚說道、不知你夫人在家怎樣傷心麼、巴比陀也道、我替王妃悲王之爲政、這王妃自得接巴比陀幾語、越發感心、日日夜夜、在歷參面前、說軟話、於是枕畔柔言、與廷中諍論、竟制住了暴王歷參、巴比陀的性命、尙得奄奄延延、過無聊之歲月、且說巴比陀、被拘的報、來到齊都、齊武人聽得、無不憤氣、卽發一軍、北伐秘理、因軍中將校、互不相能、反被歷參所敗、逃歸本國、齊武又欲重舉大軍、祇是這時威波能等、已出軍南方、不能從事北部、正在困急、恰好威波能大軍、自哥崙回國來、國人大喜、便加諸軍以護國軍名號、褒以遠征之勞、仍派他們征北部、仍舉威波能爲總督、

威波能率兵至北部、沿途的屬國、都派兵相助、已得八萬人、便進至秘理境、歷參遣猛將、率兵四萬、據險迎敵、齊軍前隊、輕其兵少、率兵攻之、反爲所敗、威波能因斬前隊統將、下令軍中、不許出戰、三日之後、拔寨都起、退歸齊武、秘理軍隨後追躡、將及十里、齊軍突然喇叭數聲、諸隊一齊反馬、如潮浪一般、向秘理軍殺來、秘理措手不及、又衆寡不敵、大敗、退去、死者萬餘人、齊軍若乘勢一湧而進、直逼秘理都城、便可擒捉歷參、似探囊取物、一樣容易、卻威波能以爲相逼太緊、巴比陀身上、必生出不測來、仍叫軍士緩緩而進、當下大敗之報、達秘理都城、各大臣都勸歷參、謝罪求和、歷參不得已、用厚禮送巴比陀、歸齊武營、遣使謝罪、并道、自今以後、服齊武威德、不敢反了、威波能、知他的膽已怯、便應允了、並不重懲他、並不苛派他、與他結盟後、便班師回國、於是北部諸國、全無反覆之虞了、

北部既服、南部也有大半結了同盟、斯波多、被烏卡舊、米世、兩國、閉在裏面、不能出頭、齊武國威、至是凌希臘全土、所差的便是阿善、哥崙、諸國、還各自獨立一方、并依艦隊之力、保東南海面的威勢而已、於是齊武諸名士、又以養海軍爲要著、西在勾

令灣、增設般廠、及海軍武庫、東於幽美海峽、大造戰艦、張海軍之力、於是東西兩海、齊武各有六十餘艘戰艦、諸名士又以爲要與阿善、在海上爭霸權、宜先占庫里波、海峽以北、至水列旁的航權、然後盡力南海、使出艦隊、往來說特羅德、瑯絲、披山、諸小國、示之以威、諉之以恩、諸國次第服從、至紀元前三百六十七年、庫里波、海峽以北、不見阿善艦隊的影子了、

卻說齊武霸威、海陸全震、斯波多、阿善、哥崙、諸國、日恐日甚、窮窘之餘、便想出一計、派人至東方的波斯國、想借波斯的軍資、藉波斯的助力、以壓齊武、恰逢斯波多、一箇人物、名喚憂其苦列、久仕波斯、蒙波斯王寵愛、執了波斯國政、斯波多、阿善、諸國、越是如狂、以爲援兵可借、齊武可亡了、斯波多、阿善、各派使臣三人、入波斯來、這謀爲齊武所覺、齊武的政家、以爲破兩國的詭謀、祇有也派人通波斯爲好、便由五百名公會決議、舉出巴比陀、爲國使、與隨員譯官、前赴波斯、沿途各國、都久聞巴比陀的名聲、到處恭迎厚待、自不必說、一直到了瑣洒都城、波斯王好好的接待他、也傳聞希臘現時豪傑、是某某諸人、先有起敬之念、便於引見斯波多、阿善、兩國使臣之

前、先召巴比陀相見、望其風采、觀其舉動、已覺非凡、又由譯官聽其議論、越發起敬、起愛、及至延見斯波多、阿善、兩國使臣、恰似太陽下的燈火、波斯王全不看他在眼、便祇有巴比陀之言是信、勸兩國不必與齊武爭執、勸斯波多認米世爲獨立國、勸阿善讓某處的爭地、與齊武互通和好、并宣言道、如不聽他勸的、波斯便與他絕交、兩國使臣滿面無光、回本國來、波斯王又替齊武移書希臘各國、勸各國都奉齊武爲盟主、認齊武爲希臘首府、又留巴比陀在國內盤桓幾時、然後放他們一行人回齊武來、臨行時、又贈他許多珍玩器物、巴比陀一一不受、祇留一兩樣作爲記念、原來這波斯、兵威雖不強盛、卻版圖極寬、國又殷富、僅僅一國、卻比希臘全部、大得幾倍、嘗在希臘列國中間、居調停地位的、又王家極富、不可比擬、凡希臘使臣來時、好歹都有所贈、這時阿善與斯波多使臣、都贈了物件、阿善使臣卻受了回國、因所受太多、大爲國人所詆毀、由公會定了罰、這時一箇大辯士、易彼苦拉、在公會對會衆說笑話道、若奉使往波斯的、都學這次的使臣一樣、將來我國派往波斯的、卻不必派貴人、祇宜派極貧窮的人、到也是我國濟貧之一道、說著、滿會堂人、一齊哄笑、觀

此數語、足證波斯王贈物之豐厚了、閒話休題、於今祇說巴比陀歸國後、齊武奉書希臘各國、擇定紀元前三百六十六年、某大祭期、在都城大會各國使臣、共結太平之會、這時希臘各國、不待波斯移文、也早奉了齊武爲盟主、還有那一國敢拒命的、除斯波多、阿善、哥崙、法隆等四五國外、都派使臣前來赴會、這便是希臘史中、齊武最盛的時代、通希臘全土、北部特洒里、馬其頓、韋留斯、卡納尼、伊留希、五域內諸國、盡與齊武連盟、中部除知珂、哥崙、二域外、慕知亞、米峨、東朗吳、西朗吳、法須斯、營登、諸域內各國、皆戴齊武爲盟主、南部除納鄂尼一域外、米世、烏卡舊、韋利、亞階、留鄂、守卡尼、諸域內邦國、皆奉齊武爲霸國、西海自哥崙海灣、東海自幽美海灣、至小亞細亞一帶、諸邦府盡屬齊武威權所及之地、於是叢爾慕知亞、一小邦、竟拔扈飛揚於天下了、這日巴比陀、與威波能、在私第相會、因閒談道、我們自國變以來、至於今日、雖費煞苦心、卻也能令國勢飛騰到這田地、我們的志望、也算小遂了、威波能道、大功大業、得之難、保之更難、我們自後、固不必便心滿意足、但如此國勢、如此聲望、極宜好好保守纔是、巴比陀道、我國人愛國的真誠、與我等日夜的死力、成此大業、

以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或可保此大業、威波能道、誠如君言、正是

以其熱誠、

換斯大業、

曰誰不驚、

曰誰不羨、

以上所記、自紀元前三百八十二年、齊武內政紛擾、國勢微弱、人民塗炭、志士出走、時起、至紀元前三百六十六年、國力飛揚、主盟希臘、時止、十八年間、齊武諸名士、內除奸黨、外伸國勢之經國美談、有何意味、是何宗旨、讀者於讀完之後、試掩卷想想、

經國美談後編

第二十五回

百八十二

經國美談後編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279B

